

隋唐演义

清 褚人获 著

(上)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隋唐演义

(上)

(清) 褚人获 编著

目 录

第 一 回	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	(1)
第 二 回	杨广施谗谋易位 独孤逞妒杀宫妃	(12)
第 三 回	逞雄心李靖诉西岳 造讖语张衡危李渊	(22)
第 四 回	齐州城豪杰奋身 楂树岗唐公遇盗	(32)
第 五 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41)
第 六 回	五花阵柴嗣昌山寺定姻 一蹶囊秦叔宝穷途落魄	(49)
第 七 回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61)
第 八 回	三义坊当铜受腌臢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70)
第 九 回	入酒肆蓦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79)
第 十 回	东岳庙英雄染疴 二贤庄知己谈心	(87)
第 十 一 回	冒风雪樊建威访朋 乞灵丹单雄信生女	(97)
第 十 二 回	皂角林财物露遭殃 顺义村擂台逢敌手	(106)

第十三回	张公谨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带罪见姑娘	(118)
第十四回	勇秦琼舞铜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	(128)
第十五回	秦叔宝归家侍母 齐国远截路迎朋	(137)
第十六回	报德祠酬恩塑像 西明巷易服从夫	(146)
第十七回	齐国远漫兴立球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158)
第十八回	王碗儿观灯起衅 宇文子贪色亡身	(166)
第十九回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 逞弑逆扶王升御座	(175)
第二十回	皇后假宫娥贪欢博宠 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	(183)
第二十一回	借酒肆初结金兰 通姓名自显豪杰	(193)
第二十二回	驰令箭雄信传名 屈官刑叔宝受责	(205)
第二十三回	酒筵供盗状生死无辞 灯前焚捕批古今罕见	(215)
第二十四回	豪杰庆千秋冰霜寿母 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儿	(225)
第二十五回	李玄邃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浼赃官	(235)
第二十六回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244)

第二十七回	穷土木炀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偶	(254)
第二十八回	众娇娃剪彩为花 侯妃子题诗自缢	(264)
第二十九回	隋炀帝两院观花 众夫人同舟游海	(275)
第三十回	赌新歌宝儿博宠 观图画萧后思游	(285)
第三十一回	薛冶儿舞剑分欢 众夫人题诗邀宠	(296)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击大鼠	(307)
第三十三回	睢阳界触忌被斥 齐州城卜居迎养	(316)

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

第一回

诗曰：

繁华消歇似轻云，不朽还须建大勋。

壮略欲扶天日坠，雄心岂入駑骀群。

时危俊杰姑埋迹，运启英雄早致君。

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

从来极富、极贵、极畅适田地，说来也使人心快，听来也使人耳快，看来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都藏在里边，不做千古骂名，定是一番笑话。馆娃宫、铜雀台，惹了多少词人墨客嗟呀嘲诮。止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倒会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常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格却也平时定了。譬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轻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就到后来称颂他的，形之纸笔，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食牛气概。说来反觉新奇。我未提这人，且把他当日遭际的时节略一铺排。这番勾引那人出来，成一本史书写不到、人间并不曾知得的一种奇谈。可是：

器当盘错方知利，刃解宽髀始觉神。

由来人定天能胜，为借奇才一起屯。

从古相沿，剥中有复：虞、夏、商、周、秦、汉、三国、两

晋。晋自五马渡江，天下分而为二：这叫做南北朝。南朝刘裕篡晋称宋；萧道成篡宋称齐；萧衍篡齐称梁；陈霸先篡梁称陈。虽各有国号，绍袭正统，名为天子；其实天下微弱，偏安江左。北朝在晋时，中原一带地方，倒被汉主刘渊、赵主石勒、秦主苻坚、燕主慕容廆、魏主拓跋珪诸胡人据了，叫做五胡乱华，是为北朝。魏之后乱离，又分东西；东西二魏：一边为高欢之子高洋篡夺，改国号曰齐；一边被宇文泰篡夺，改国号曰周。周又灭齐，江北方成一统。这时周又生出一个杨坚、小字那罗延，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乃父杨忠，从宇文泰起兵，赐姓普六茹氏，以战功封隋公。生坚时，母亲吕氏，梦苍龙据腹而生，生得目如曙星，手有奇文，俨成“王”字。杨忠夫妻知他异人。后来有一老尼对他母亲道：“此儿贵不可言，但须离父母方得长大，贫尼愿为抚视。”其母便托老尼抚育。奈这老尼止是单身住庵，出外必托邻人看视。这日老尼他出，一个邻媪进庵，正将杨坚抱弄，忽见他头出双角，满身隐起鳞甲，宛如龙形。邻媪吃了一惊，叫声“怪物”，向地下一丢。恰好老尼归来，连忙抱起，惋惜道：“惊了我儿，迟他几年皇帝！”总是天将混一天下，毕竟产一真人。

自此数年，杨坚长成。老尼将来送还杨家。未几，老尼物故。后来杨忠亦病亡，杨坚遂袭了他职，为隋公。其时，周武帝见他相貌瑰奇，好生猜忌，累次着人相他。相者知他后有大福，都为他周旋。他也知道周武帝相疑，将一女嬖缘做了太子妃，以固宠。直至周武帝晏驾，太子即位，是为宣帝。宣帝每有巡幸，以后父故，恒委坚以居守。宣帝庸懦，杨坚羽翼已成，竟篡夺了周国，国仍号隋，改年号为开皇元年。正是：

莽因后父移刘祚，操纳娇儿覆汉家。

自古奸雄同一辙，莫将邦国易如花！

隋主初即位，立独孤氏为皇后，世子勇为太子，次子广封为晋王。打起一番精神，早朝晏罢；又因独孤皇后悍妒非常，成全了他不近女色。更是在朝将相，文有李德林、高颀、苏威，武有杨素、李渊、贺若弼、韩擒虎。君明臣良，渐有拓土开疆，混一江表意思。若使江南人主也能励精图治，任用贤才，未知鹿死谁手，无奈创业之君多勤，守成之君多逸。创业之君亲正直，远奸谀；守成之君恶老成，喜年少。更是中材之君，还受人挟持，小有才之君，便不由人驾驭。这陈主叔宝，也是一个聪明颖异之人，奈是生在南朝，沿袭文弱艳丽的气习，故此好作诗赋。又撞着两个东宫官：一个是孔范，一个是江总，又乃薄有才华，没些骨鲠的人。自古道“诗为酒友，酒是色媒”。清闲无事，诗赋之余，不过酒杯中快活，被窝里欢娱，台池的点缀，打点一段风流性格，及时取乐。始得即位，不说换出他一副肝肠，倒越畅快了他许多志气，升江总为仆射，用孔范作都官尚书。君臣都不理政务，只是陪宴、和诗过日子。陈主又在龚贵嫔位下寻出一个美人，姓张，名丽华，发长七尺，光可鉴物；更是性格敏慧，举止娴雅，浅笑微颦，丰华入目；承颜顺意，婉变快心。还有一种妙处：肯荐引后宫嫔御。一时龚、孔二贵嫔，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并得鱼贯承宠。陈主那有闲暇理论朝廷机事？就有时披览百司章奏，毕竟自倚着隐囊，把张丽华放在膝上，两人商议断决。妇人有甚远见，这里不免内侍乘机关节，纳贿擅权。又且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固宠专政；当时只晓得有江、孔，不知有陈主了。

檀口歌声香，金樽酒痕绿。

一派绮罗筵，障却光明烛。

况是有了一干娇艳，须得珠珰玉佩，方称着螭首蛾眉；翠枕锦衾，方称着柳腰桃脸。山珍海错、金杯玉斝，方称他妙舞清讴；瑶室琼台、绣屏象榻，方称他花营柳阵；不免取用民间。这番便惹出一班残刻小人：施文庆、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替他采山探海，剥众害民。在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座大阁，都高数十丈，开广数十间。栏槛窗牖，都是沉香做就；还镶嵌上金玉珠翠，外布珠帘。里边列的是宝床玉几，锦帐翠帷。且是一时风流士女，绝会妆点，在太湖、灵璧、两广，购取奇石，叠作蓬莱，山边引水为池，文石为岸，白石为桥；杂植奇花异卉。正是：

直须阆苑还堪比，便是阿房也不如。

陈主自住临春阁，张丽华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住望仙阁，三阁都是复道回廊，委婉相通，无日不游宴。外边孔范、江总，还有文士常侍王瑳等，里边女学士袁大舍等，都是陪从。酒酣，命诸妃嫔及女学士江、孔诸人，赋诗赠答，陈主与张丽华品题，各有赏赐，把极艳丽的，谱在乐中。每宴，选宫女数千人，分番歌咏，焚膏继晷，辄为长夜之饮。说不尽繁华的景气，风流的态度。正是：

费辄千万钱，供得一时乐。

杯浮赤子膏，筵列苍生膜。

宫庭日欢娱，闾里日萧索。

犹嫌白日短，醉舞银蟾落。

消息传入隋朝，隋主便起伐陈之意。高颀、杨素、贺若弼，都上平陈之策。正在议论之间，忽然晋王广请领兵伐陈，道：

“叔宝无道，涂炭生民。天兵南征，势同压卵；若或迁延，叔宝殒灭，嗣以令主，恐难为功，臣请及时率兵讨罪，执取暴君，混一天下！”

看官们，你道征伐是一刀一枪事业，胜负未分，晋王乃隋亲王，高爵重禄，有甚不安逸，却要做此事？只为晋王乃隋主次子，与太子勇俱是独孤皇后所生。皇后生晋王时，朦胧之中，只见红光满室，腹中一声响亮，就像雷鸣一般，一条金龙突然从自家身子里飞将出来。初时觉小，渐飞渐大，直飞到半空中，足有十余里远近；张牙舞爪，盘旋不已。正觉好看，忽然一阵狂风骤起，那条金龙不知怎么竟坠下地来，把个尾掉了几掉，便缩做一团。细细再一看时，却不是条金龙，倒像一个牛一般大的老鼠模样。独孤后着了一惊，猛然醒来，随即生下晋王。隋主闻知皇后梦见金龙摩天，故晋王小名叫做阿摩。独孤后大喜道：“小名佳矣！何不并赐一个大名？”隋主道：“为君须要英明，就叫做杨英罢。”又想到：“创业虽须英明，守成还须宽广，不如叫做杨广。”正是：

玄鸟赤龙曾降兆，绕星贯月不虚生。

虽然德去三皇远，也有红光满禁城。

只因独孤后爱子之心甚切，时常在晋王面前说那生时的异兆。晋王却不甘为人下，因自忖道：“我与太子一样弟兄，他却是个皇帝，我却是个臣子。日后他登了九五，我却要山呼万岁去朝他。这也还是小事。倘有毫厘失误，他就可以害得我性命。若只管战战兢兢去奉承他，我平生之欲如何得遂？除非设一计策，谋夺了东宫，方遂我一生快乐；只是没有些功劳于社稷，怎得到这个地位？”左思右想，想得独孤最妒，朝臣中有蓄妾生子的，都劝隋主废斥。太子因宠爱姬妾云昭训，失了皇后的欢心。晋王乘

机，阳为孝谨，阴布腹心，说他过失，称己贤孝。到此又要谋统伐陈兵马，贪图可以立功；且又总握兵权，还得结交外臣，以为羽翼。

却喜隋主素是个猜疑的人，正不肯把大兵尽托臣下。就命晋王为行军兵马大元帅，杨素为行军兵马副元帅，高颎为晋王元帅府长史，李渊为元帅府司马。这高颎是渤海人，字昭玄；生来足智多谋，长于兵事。李渊成纪人，字叔德，胸有三乳；曾在龙门破贼，发七十二箭，杀七十二人。更有两个总管：韩擒虎、贺若弼，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为先锋，自六合县出兵；杨素由永安出兵，自上流而下。一行总管九十员，胜兵六十万，俱听晋王节制。各路进发，东连沧海，西接川蜀，旌旗舟楫，连接千里。

陈国屯守将士，雪片告急。施文庆与沈客卿遏住不奏。及至仆射袁宪陈奏，要于京口、采石两处添兵把守，江总又行阻挠。这陈主也不能决断，道：“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涣败，彼何为者耶！”孔范连忙献谄说：“长江天堑，天限南北，人马怎能飞渡？总是边将要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隋兵若来，臣定作太尉公矣！”施文庆道：“天寒人马冻死，如何能来？”孔范又道：“可惜冻死了我家马。”陈主大笑，叫袁宪众臣无可用力。这便是陈国御敌的议论了。饮酒奏乐，依然如故。

北来烽火照长江，血战将军气未降。

赢得深宫明日月，银筝檀板度新腔。

到了祯明二年正月元旦，群臣毕聚。陈主夜间纵饮，一睡不醒，直到日暮方觉。不期这日贺若弼领兵，已自广陵悄悄渡江，韩擒虎又带精兵五百，自横江直犯采石。守将徐子建一面奏报，一面要率兵迎敌。元旦各兵都醉，没一个拈得枪棒的，子建只得

弃了兵士，单舸赶至石头。又值陈主已醉，自早候至晚，才得引见。回道：“明日会议出兵。”

次日鬼混了一日。到初四日，分遣萧摩诃、鲁广达等出兵拒战。内中萧摩诃要乘贺若弼初至钟山，击其未备；任忠要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截其后路。都是奇策。陈主都不肯听。到了初八日，督各将鏖战。其时，止得一个鲁广达竭力死斗，也杀贺若弼部下三百余人。孔范兵一交就走。萧摩诃被擒。任忠逃回，陈主也不责他，与他两柜金银，叫他募人出战。谁知他到石子冈，撞了擒虎，便率兵投降，反引他进城。这时城中士庶乱窜，莫不逃生。陈主还呆呆坐在殿上，等诸将报捷。及至听得北兵进城，跳下御座便走。袁宪一把扯住道：“陛下尊重，衣冠御殿，料他不敢加害。”陈主道：“兵马杀来，不是耍处！”挣脱飞走，赶入后宫，寻了张贵妃、孔贵嫔，道：“北兵已来，我们须向一处躲，不可相失！”左手挽了贵妃，右手挽了贵嫔，走将出来。行到景阳井边，听得军声鼎沸，道：“罢，罢，去不得了，同一处死罢！”将自投于井，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以身蔽井，陈主与争久之，乃一齐跳入井中。喜是冬尽春初，井中水涸，不大沾湿，后主道：“纵使躲得过也，怎生出得去？”

凯歌换却后庭花，萧鼓番成羯鼓挝！

王气六朝今日歇，却怜竟作井中蛙！

三人躲了许多，只听得人声喧闹，却是隋兵搜求珠宝宫女。只见正宫沈后，端处宫中；太子深闭阁而坐。单不见了陈主。众军四下搜寻。有宫人道：“曾见跑到井边的，莫不投水死了？”众军闻得，都来井中探望。井中深黑，微见有人，忙下挠钩去搭。陈主躲过，钩搭不着。众军无计，遂将石块投井中，试看深浅，

好下井找寻。陈主见飞下石子，大喊起来道：“不要打我！快把绳子抛下，扯了我起来！”众兵急取长绳，抛勾数十丈。又等半日，听得陈主道：“你等用力扯，我有金宝赏你，切不可扯不牢跌坏我！”初时两人扯，扯不动；又加两人，也扯不动。这些人道：“毕竟他是个皇帝，所以骨头重。”一个道：“毕竟是个蠢物！”及至发声喊，扯得起来，却是三个人，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故这等沉重。众人一齐笑将起来。宋王元甫有诗曰：

隋兵动地来，君王尚晏安。

须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宽。

楼外烽交白，溪边血染丹。

无情是残月，依旧凭栏干。

众人簇拥了陈主去见韩擒虎。陈主倒也官样，相见一揖。晚来，贺若弼自北掖门入城，呼后主相见。后主见他威风凛凛，不觉汗流股战。贺若弼看了笑道“不必恐惧，不失作一归命侯！”着他领了宫人，暂住德教殿，外边分兵围守。这时晋王率兵在后，先着高颍、李渊抚安百姓，禁止焚掠。驰入建康，两人正在省中出来，晓谕黎庶，禁约士卒，拘拿陈国乱政众臣。

只见晋王向来矫情镇物，不近酒色。此时他远离京师，且又闻得张丽华妖艳，着高颍之子记室高德弘，驰到建康来取张丽华。高颍道：“晋王身为元帅，伐暴救民，岂可先以女色为事？”不肯发遣。高德弘道：“大人，晋王兵权在手，取一女子，抗不肯与，恐至触怒。”李渊便道：“高大人，张、孔狐媚迷君，窃权乱政；以国覆灭，本于二人。岂容留此祸本再秽隋氏？不如杀却，以绝晋王邪念。”高颍点头道：“正是昔日太公蒙面斩妲己，恐留倾国更迷君也。今日岂可容留丽华，以惑晋王哉！”便分付并孔

贵嫔取来斩于清溪。高德弘苦苦争阻，不听。

秋水丰神冰玉肤，等闲一笑国成芜。

却怜血染清溪草，不及夷光泛五湖。

张、孔二美人既斩，弄得个高德弘索兴而回；四至行营参谒。那晋王笑容可掬道：“丽华到了么？”高德弘恐怕晋王见怪，把这事都推在李渊身上，道：“下官承命去取，父亲不敢怠慢，着备香车细辇，还选美貌嫔御十人，陪送军前。”晋王笑道：“非着记室往取，高长史也未必如此知趣。”高德弘道：“只是可奈李渊，他言祸水不可容留，连孔贵嫔都斩了！”晋王听了失惊，道：“你父亲怎不作主？”德弘道：“臣与父亲再三阻挡，必不肯听，还责下官父子做美人局，愚弄大王。”晋王大怒道：“可恶这厮他是酒色之徒，一定看上这两个美人，怪我去取他，故此捻酸杀害。”却又叹息道：“这也是我一时性急，再停两日，到了建康，只说取陈叔宝一干家属起解，那时留下，谁人阻挡？就李渊来劝谏，只是不从，也没奈我何。这便是我失算，害了两个丽人。”临后恨恨的道：“我虽不杀丽华，丽华由我而死。毕竟杀此贼子，与二姬报仇！”当下一场懊恼散了，早已种下祸根。

头悬小白愆亡陈，谁解匡君是忤君？

羞是鸱夷东海畔，智全越国又全身。

晋王因此一恼，倒勉强做个好人。一到建康，拿过施文庆，道他受委不忠，曲为谄佞；沈客卿重敛逢君；阳慧朗、徐哲、暨慧景，侮法害民；时为五佞，都将来斩在石关下。又把孔范、王瑳等投于边裔，以息三吴民怨。使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一无所取，以博贤声。又道贺若弼先期决战，有违重责；李渊怠惰不修职事，上疏纠劾，请拘拿问。隋主知平陈若弼首功，

渊居官忠直，俱免罪。还先召回若弼，赐绢万段。

其时各处未定州郡，分遣各总管督兵征服；川蜀、荆楚、吴赵、云贵，皆归版图，天下复统于一。惟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高凉郡石龙夫人冼氏为主。夫人陈阳春太守冯宝之妻，冯仆之母也。闻隋破陈，夫人亲自起兵，保全四境，筑城拒守，众号圣母，谓其城曰“夫人城”。隋遣柱国韦洸安抚岭外。夫人拒之，洸不得进。晋王遣陈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使之归隋。夫人得书，集首领数千人，尽日恸哭，北面拜谢后，始遣其孙盎率众迎洸入广州。夫人亲披甲胄，乘介马，张锦伞，引毅骑卫从，载诏书称使者，宣谕朝廷德意，历十余州，所至皆降。凡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封盎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太夫人，赐临振县为汤沐邑；一年一贡献，三年一朝觐。时人作诗，以美其事，有“锦车朝促候，刁斗夜传呼”，及“云摇锦车节，月照角端弓”之句。智勇福寿，四者俱全。年八十余而终，称古今女将第一。

不说那谯国夫人之事，却说是年三月，晋王留王韶镇守建康，自督大军，与陈主与他宗室嫔御文武百司，发建康。四月至长安，献俘太庙。拜晋王为太尉，赐辂车衮冕之服，玄圭白璧。杨素封越公，贺若弼、韩擒虎并进上柱国。若弼封宋公。擒虎因放纵士卒，淫污陈宫，不与爵邑。高颎加上柱国，进爵齐公。李渊升卫尉少卿，因是晋王恼他，不与叙功，反劾他，故此他封赏极薄。李渊也不介意。喜是晋王复奉旨出镇扬州，不得频加谗譖；但是晋王威权日盛，名望日增，奇谋秘计之士，多入幕府。他图谋非望之心越急了。

四皓招来羽翼成，雄心岂肯老公卿。

直教豆向釜中泣，宁论豆箕一体生。

况且内有独孤后为之护持，外有宇文述为之计划，那有图谋不遂的理？

但未知隋主意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杨广施谗谋易位 独孤逞妒杀宫妃

诗曰：

人谓骨肉亲，我谓谗间神。
嫌疑乍开衅，宵小争猜猜。
戈矛生笑底，欢爱成怨嗔。
能令忠孝者，衔愤不得伸。
巧舌固如簧，萋菲成贝锦。
此中偶蒙蔽，觊面犹重阍。
心似光明烛，人言自不侵。
家国同一理，君子其敬听。

尝言木有蠹，虫生之。心中一有爱憎，受者便十分倾轧。隋自独孤皇后有不喜太子勇的念头，被晋王窥见，故意相形，知他怪的是宠妾，他便故意只与萧妃相爱，把平日一段好色的心肠，暂时打叠；知他喜的是俭朴，他便故意饰为节俭模样，把平日一般奢华的意气，暂时收拾。不觉把独孤皇后爱太子的心，都移在他身上。这些宦官宫妾，见皇后有些偏向，自然偷寒送暖，添嘴搦舌。循规蹈矩的事体，不与他传闻；有一不好，便为他张扬起来。晋王宫中有些歹处，都与他掩饰；略有好处，一分增作十分，与他传播。况且又当不得晋王与萧妃，把皇后宫中亲信的异常款待；就是平常间，皇后宫人内竖往来，尽皆赏赐。谁不与他在皇后前称赞？

此时晋王已知事有七八分就了。他又在平陈时，结识下一个安州总管宇文述，因他足智多谋，人叫做他小陈平。晋王在扬州便荐他做寿州刺史，得以时相往来。一日与他商议夺嫡之事。宇文述道：“大王既得皇后欢心，不患没有内主了。但下官看来，还有三件事：一件皇后虽云恶太子，爱大王，却也恶之不深，爱之不甚。此行入朝，大王须做一苦肉计，动皇后之怜，激皇后之怒，以坚其心。这在大王还有一件，外边得一位亲信大臣，言语足以取信圣上，平日进些谗言，当机力为撝掇；这便是中外夹攻，万无一失了。但只是废斥易位，须有大罪，这须买得他一个亲信，把他首发。无事认作有，小事认作大，做了一个狠证见，他自然展辩不得。这番举动不怕不废，以次来大王不怕不立；况有皇后作主。这两件下官做得来。只是要费金珠宝玩数万金，下官不惜破家，还恐不敷。”晋王道：“这我自备。只要足下为我，计在必成，他时富贵同享。”其年恰值朝觐。两个一路而来，分头作事。

巧计欲移云蔽日，深谋拟令腊回春。

一边晋王自朝见隋主及皇后；朝中宰执，下至僚属，皆有赠遗，宫中宦官姬侍，皆有赏赐。在朝各官，只有李渊道：“虽为旧属，但人臣不敢私交。”不肯收晋王礼物。这边宇文述参谒大臣，拜望知己之后，来见大理寺少卿杨约。这杨约是越公杨素之弟。素位为尚书左仆射，威倾人主。只是地尊位绝，且自平陈已后，陈宫佳丽，半入后房；颇耽声色，不大接见人，故人有干求，都向杨约关节。他门庭如市。宇文述外官，等了许久，方得相见。送了百余金厚礼，一茶而退。

但是宇文述与杨约是平日忘形旧交，因此却来答拜。宇文述早在寓等候，延进客坐。只见四壁排列的都是周彝商鼎，奇巧玩

物，辉煌夺目。杨约不住睛观看。宇文述道：“这都是晋王见惠。兄善赏鉴，幸一指示。”杨约道：“小弟家下金宝颇多，此类甚少，尝从家兄宅中见来，觉兄所有更胜。”见侧首排有白玉棋枰、碧玉棋子，杨约道：“久不与兄交手矣！兄在此与何人手谈？”宇文述道：“是随行小妾。”杨约道：“是扬州娶来的了。扬州女子多长技艺。”宇文述道：“棋枰在此，与兄一局何如？”便以几上商鼎为彩。宇文述故意连输了几局，把珍玩输去强半。及酒至，席上陈设，又都是三代古器，间着金杯玉罍。杨约道：“这些金酒器，一定也是扬州来的。我北边无此精工。”宇文述道：“兄若赏他，便以相送。”便教另具一桌盒与杨爷畅饮；这些玩器酒器，都送到杨爷宅中。手下早已收拾送去了。

杨约还再三谦让道：“这断不敢收。这是见财起意了，岂可无功食禄！”宇文述道：“杨兄，小弟向为总管，武官所得不够馈送上司；及转寿州，止吃得一口水，如何有得送兄？这是晋王有求于兄，托弟转送。”杨约道：“但是兄之赐已不敢当；若是晋王的，如何可受？”宇文述道：“这些须小物，何足稀罕！小弟还送一场永远大富贵与贤昆玉。”杨约道：“比如小弟，果不可言富贵；若说家兄，他富贵已极，何劳人送？”宇文述笑道：“兄家富贵，可云盛，不可云永。兄知东宫以所欲不行，切齿于令兄乎？他一旦得志，至亲自有云定兴等，官僚自有唐令则等，能专有令兄乎？况权召嫉，势召讐，今之屈首居昆季下者，安知他日不危昆季，思踞其上也？今幸太子失德，晋王素溺爱于中宫，主上又有易储之心，兄昆季能赞成之，则援立之功，晋王当铭于骨髓。这才算永远悠久的富贵。是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兄以为何如？”杨约点头道：“兄言良是。只是废立大事，未易轻诺，容与家兄图

之。”’两人痛饮至夜而散。

二五方成耦，中宫有骊姬。

势看俱集苑，鹤禁顿生危。

次日宇文述又打听得东宫有个幸臣姬威，与宇文述友人段达相厚。宇文述便持金宝，托段达贿赂姬威，伺太子动静。又授段达密计道：“临期如此如此。”且许他日后富贵。段达应允，为他留心。

及至晋王将要回任扬州，又依了宇文述计较，去辞皇后，伏地流涕道：“臣性愚蠢，不识忌讳；因念亲恩难报，时时遣人问安。东宫说儿觊觎大位，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谗生投抒，耽遇杯酌，是用忧惶，不知终得侍娘娘否？”言罢呜咽失声。皇后闻言曰：“睨地伐渐不可耐，我为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妇礼待之，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我在汝便为所凌，倘千秋万岁后，自然是他口中鱼肉。使汝向阿云儿前，稽首称臣，讨生活耶！”晋王闻皇后言，叩首大哭。皇后安慰一番，叫他安心回去：“非密诏不可进京，不得轻过东宫。停数月，我自有主意。”晋王含泪而出。宇文述道：“这三计早已成了！”

柳迎征骑邗沟近，日掩京城帝里遥。

八鸟已看成六翮，一飞直欲薄云霄！

一废一兴，自有天数。这杨约得了晋王贿赂，要为他转达杨素。每值相见，故作愁态。一日杨素问他：“因甚怏怏？”杨约道：“前日兄长外转，东宫卫率苏孝慈，似乎过执，闻太子道：‘会须杀此老贼！’老贼非兄而谁？愁兄白首履此危机。”杨素笑道：“太子亦无如我何！”杨约道：“这却不然。太子乃将来人主。倘主上一旦弃群臣，太子即位，便是我家举族所系，岂可不深虑？”

杨素道：“据你意，还是谢位避他，还是如今改心顺他？”杨约道：“避位失势；纵顺，他也不能释怨。只有废得他，更立一人，不惟免患，还有大功。”杨素抚掌道：“不料你有这智谋，出我意外！”杨约道：“这还在速，若还迟疑，一旦太子用事，祸无日矣！”杨素道：“我知道，还须皇后为内主。”

杨素知隋主最惧内，最听妇人言的，每每乘内宴时，称扬晋王贤孝，挑拨独孤皇后。妇人心肠褊窄浅露，便把晋王好，太子歹，一齐搬将出来。杨素又加上些冷言热语。皇后知他是外廷最信任的，便托他赞成废立，暗地将金宝送来嘱他。杨素初时，还望皇后助他；这时皇后反要他相帮，知事必成。于是不时在隋主前搬斗是非；又日令宦官宫妾，乘隙进谗，冷一句，热一句，说他不好的去处。

正是积毁成山，三人成虎。到开皇二十年十月，隋主御武德殿，宣诏废勇为庶人。其子长宁王俨，上疏求宿卫，隋主甚有怜悯之意，却又为杨素阻住。还有一个五原公元旻直谏，一个文林郎杨孝政上书，隋主听信杨素，俱遭刑戮。杨素却快自己的富贵可以长久。到了十一月，撺掇隋主立晋王为太子；以宇文述为东宫左卫率。晋王接着旨意，先具表奏谢，随择吉同萧妃朝见；移居禁苑，侍奉父母，十分孝敬。隋主见他如此，也自欢喜，且按下不题。

却说独孤后的性儿，天生成的奇妒，宫中虽有这宫妃彩女，花一团，锦一簇，隋主只落得好看，那一个得能与他宠幸？不期一日，独孤后偶染些微疾，在宫调理。隋主因得了这一个空儿，带了小内侍，私自到各宫闲耍；在鹄鹊楼前步了一回，又到临芳殿上立了半晌。见那些才人、世妇、婕妤、妃嫔，成行作队，虽

都是锦装绣裹，玉映金围；然承恩不在貌，桃花嫌红，李花怪白，看过多时，并无一人当意。信着步儿，走到仁寿宫来。也是天缘凑巧，只见一个少年宫女，在那里卷珠帘，见了隋主来，慌忙把钩儿放下，似垂柳般磕了一个头，立将起来，低了眼，斜傍着锦屏风站住。隋主仔细一看，只见那宫女生得花容月貌，百媚千娇，正是：

笑春风三尺花，骄白雪一团玉。

痴疑秋水为神，瘦认梨云是骨。

碧月充作明珰，轻烟剪成罗縠。

不须淡抹浓描，别是内家装束。

隋主见了，不觉心窝里痒将起来，问道：“你是几时进宫的，怎么再不见承应？”那宫女见隋主问他，因跪下答道：“贱婢乃尉迟回的孙女，自投入宫，即蒙娘娘发在此处，不许擅自出入，故未曾承应皇爷。”隋主笑道：“你且起来，今日娘娘不在，便擅自出入也不妨。”尉迟氏是个伶俐女子，见隋主亲口调他，怎不招揽？便于眉目之间，故做许多动情娇态。引得个隋主拴不住心猿，系不定意马，遂走近前，将手挽住说道：“早是今日相遇，若教错过他，不辜负了这个美貌？”正说间，只见近侍们请回宫进晚膳。隋主道：“就在此吃罢！”不多时，排上宴来，隋主就叫尉迟氏侍立同饮。尉迟氏酒量原浅，因隋主十分见爱，勉强吃了几杯，不觉晕入四肢，两朵桃花上脸。隋主在灯下看他，愈觉标致。因问道：“你这般娇媚，夜来独宿，岂不寂寞？朕甚怜你，你知道吗？”尉迟氏答道：“寂寞固不敢怨，但蒙万岁爷怜念，实出望外，如何不知？”隋主笑道：“你既知道，今夜就包管你不寂寞了。”尉迟氏也微微笑道：“但贱婢下人，不敢点污龙体。”隋主道：“天

地间但凡快活的事就分不得什么上下。”尉迟氏一笑，不做声，又斟酒一杯奉上。隋主吃了，也叫斟一杯酒与他。二人情意十分快畅。隋主酒兴发作，色胆猖狂，哪里记得独孤的奇妒？遂留在仁寿宫中宿了。你看他，一个是初恣意的君王；一个是乍承恩的妃子，你望我的恩波，我爱你的情意，两下里何等绸缪，真个是如鱼得水，但见：

娇莺雏燕微微喘，雨魄云魂黯黯苏。

偷得深宫一夜梦，千奇万巧画春图。

次日隋主早起临朝，满心畅美道：“今日方知为天子的快活！但只怕皇后得知，怎生区处？”却说独孤后虽然有病，那里放心得下，不时差心腹宫人打听。早有人来报知这个消息。独孤后听了，怒从心上起，也顾不得自家的身体，带了几十个宫人，恶狠狠的走到仁寿宫来。此时尉迟氏初经雨露，心下又惊又喜，梳洗毕，正在那里验臂上的蜂黄，退了多少。猛看见皇后与一队宫女，蜂拥而来，吓得他面如土色，扑碌碌的小鹿儿在心头乱撞，急忙跪下在地。

独孤后进得宫来，脚也不曾站稳，便叫揣过这个妖狐来。众宫人那管他柳腰轻脆，花貌娇羞，横拖的乱挽乌云，倒曳的斜牵锦带。生辣辣扯到面前，便骂道：“你这妖奴，有何狐媚伎俩，辄敢蛊惑君心，乱我宫中雅化！”尉迟氏战兢兢答道：“奴婢乃下贱之人，岂不知娘娘法度，焉敢上希宠幸？也是命合该死，昨晚不期万岁爷，忽然到宫吃夜膳，醉了，就要在宫中留幸。贱婢再三推却，万岁爷只不肯听，无奈何只得从顺。这是万岁爷的意思，与贱婢无干，望娘娘哀怜免死。”

独孤后说道：“你这个妖奴，昨夜快活！不知怎么样装娇做

俏，哄骗那没廉耻的皇帝。今日却花言巧语，推得这般干净！”喝宫人：“与我痛打！”尉迟氏叩头：“望娘娘饶命！”独孤后道：“万岁爷既这般爱你，你就该求他饶命，为何昨夜不顾性命的受用，今日却来求我？你这样妖奴，我只提防疏了半点，就被你撺哄到手。今日就将你打死，已悔恨迟了，不能泄我一腔之气？怎肯又留一个祸根，为心腹之害！左右为我快快结果他性命！”众宫人听了，一齐下手。可怜尉迟氏娇怯怯身儿，能经甚么摧残？不须利剑钢刀，早已香销玉碎。正是：

入宫得宠亦堪哀，今日残花昨日开。

一夜恩波留不住，早随白骨到泉台！

却说隋主早朝罢，满心想着昨夜的快活，巴不得一步就走到仁寿宫来，与尉迟氏欢聚。及进得宫，那晓得独孤后愁眉怒目，恶剌剌站在一边；尉迟氏花残月缺，血淋淋横在地下。猛然看见，吃了一惊，心中大怒，更不发言，往外便走。恰遇一小黄门牵马而过，隋主便跨上马，从永巷中一直径奔出朝门，逞一愤之气，欲抛弃天下，奔入山谷中去。幸值高颍出朝见了，抵死上前阻住，叩问何故。隋主只得回马，仍至大殿，召集各官，将独孤后打死尉迟氏女说了一遍，要草诏废斥那老妇。高颍奏道：“陛下差矣。陛下焦心劳思，入虎穴，探龙珠，不知费了多少刀兵，方能统一天下，正宜励精图治，以遗子孙，岂可以一妇人而轻视天下乎？”隋主怒犹未息。颍等再三申劝，方始回宫。独孤后病中着恼，又因这一惊，病体愈加沉重；合眼只见尉迟女为厉，遂成惊痫之疾，日甚一日，不数月而崩。免不得颁诏天下，命所司议定丧葬仪制，——如礼。后人诗专道独孤后之妒云：

夫婴儿兮子奇货，以爱易储移帝座。

莫言身死妒根亡，妒已酿成天下祸。

隋主自独孤死后，宫帙寂寞，遂传旨于后宫嫔妃才人中选择美丽者进御。自有此旨，宫中人人望幸，个个思恩。谁知三千宠幸，只在一身，如何选得许多。选遍六宫，仅仅选得两个；一个是陈氏，一个是蔡氏。陈氏乃陈宣帝的女儿，生得性格温柔，丰姿窈窕，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蔡氏乃丹阳人也，一样风流娇媚。隋主见了，喜不自胜，因说道：“朕老矣！情无所适。今得二卿，足为晚景之娱。”随封陈氏为宣华夫人，蔡氏为容华夫人。二人虽并承雨露，而宣华更加宠爱。隋主自此以后，日日欢宴，比独孤后在日，更觉适意。

那隋主到底是个创业皇帝，有些正经：宫中虽然欢乐，而外廷政事，无不关心，百官章奏，一一详览，常至夜分而寝。一夜正在灯下披阅本章，不觉困倦，隐几而卧，内待们下敢惊动，屏息以待。隋主朦胧之间，梦见己身独立于京城之上，四远瞻眺，见河山绵邈，心甚快畅。又见城上三株大树，树头结果累累。正看间，耳边忽闻有水声，俯视城下，只见水流汹涌，波翻浪滚，看看高与城齐。隋主梦中吃惊不小，急急下城奔走。回头看时，水势滔天而来。隋主心下着忙，大叫一声，猛然惊醒。左右忙献上茶汤。隋主饮了一杯，方才拭目凝神，细想梦中光景大非佳兆，乃洪水滔没都城之象，须要加意防河，浚治水道，以备不虞。又想此处如何便有水灾？或者人姓名中，有水旁之字的，将来为祸国家，亦未可知；须存心觉察驱除，方保无患。

梦中景象费推求，疑有疑无事可忧。

天下滔滔皆祸水，行看大业付东流！

隋主本是个好察机小数，心多嫌忌的。今得此梦，愈加猜疑了。

究竟未知此梦主何吉凶，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逞雄心李靖诉西岳 造讖语张衡危李渊

词曰：

英雄气傲，硬向神灵求吉兆。行雨空中，不是真龙也学龙。流言增忌，危矣唐公偏姓李。仙李盘根，却笑枯杨稊不生。

右调《减字木兰花》

从来国家吉凶祸福，虽系天命，多因人事；既有定数，必有预兆。于此若能恐惧修省，便可转灾为祥。所谓妖由人兴，亦由人灭。若但心怀猜忌，欲遏乱萌，好行诛杀，因而奸佞乘机，设谋害人，此非但不足以弭患，且适足以酿祸。

却说隋主因梦洪水淹城，心疑有个水傍名姓之人为祸。时朝中有老臣郕国公李浑，原系陈朝勋旧，陈亡而降隋，仍其旧爵为郕公。隋主猛然想得：“浑字军傍着水，其封爵为郕，郕者城也，正合水淹城之梦。且军乃兵象，莫非此人便是个祸胎！但其人已老，又不掌兵权，干不得甚事，除非应在他家子孙身上。”因问左右：“李浑有几子，其子何名？”左右奏道：“李浑长子已亡，止存幼子，小名洪儿。”隋主闻“洪儿”两字，一发惊疑，想道：“我梦中曾见城上有树，树上有果。树乃木也，树上果是木之子也，木子二字，合来正是个李字。今李家儿子的小名，恰好的洪水的洪字，更合我之所梦。此子将来必不利于国家，当即除之。”遂令内侍赍手敕至李浑家，将洪儿赐死。李浑逼于君命，不得不

从。可怜洪儿无端殒命，举家号哭。后人诗叹云：

殷高与文王，因梦得良相。

楚襄风流梦，感得神女降。

堪叹隋高祖，恶梦添魔障。

杀人当襊梦，举动殊孟浪。

隋主以疑心杀了李家之子，此事传播，早惊动了个姓李的，陡起一片雄心。那人姓李，名靖，字药师，三原人氏；足智多谋，深通兵法，且又弓马娴熟，真个能文能武。幼丧父母，育于外家，其舅即韩擒虎也。擒虎常与他谈兵，赞叹道：“可与言孙吴者，非此子而谁？”时年方弱冠，却负大志。见隋朝用法太峻，料他国脉必不长久。闻知隋主以梦杀人，暗笑道：“王者不死，杀人何益？”又想道：“据梦树木生子，固当是个李字；洪水滔天，乃天下混一也。将来有天下者，必是个姓李之人。”因便想到自己身上。

一日，偶有事到华州，路经华山，闻说山神西岳大王甚有灵应，遂具香烛，到庙瞻拜，具疏默祷道：

布衣李靖，不揆狂简，献疏西岳大王阁下。靖闻上清下浊，爰分天地之仪；昼明夜昏，乃著神人之道。又闻聪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诚感神，位不虚矣。伏惟大王嗟峨擅德，萧爽凝威；为灵术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岳；是以立像清庙，作镇金方。遐观历代哲王，莫不顺时禋祀。兴云致雨，天实肯从，转孽为祥，何有不赖？于乎靖也，一丈夫尔，何乃进不偶用，退不获安，呼吸若穷池之鱼，行止比失林之鸟，忧伤之心，不能亡已！社稷凌迟，宇宙倾覆，奸雄竞逐，郡县土崩。兹欲建义横行，云飞电扫，斩鲸鲵而清海岳，卷氛侵

以辟山河。俾万姓昭苏，庶物昌运，即应天顺时之作也。若大宝不可以据望，思欲仗剑谒节，俟飞龙在天，捧忠义之心，倾身济世，吐肝胆于阶下，惟神降鉴。愿示进退之机，以决平生之用。有赛德之时，终陈击鼓。若三问不对，亦何神之有灵？靖当斩大王之头，焚其庙宇，建纵横之略，未为晚也。惟神裁之。

祷罢，试卜一筮，暗祝道：“我李靖若有天子之分，乞即赐一圣筮。”将筮掷下。却也作怪，那两片筮儿，都直立于地。李靖心疑，拾起再掷，却又依然直立。李靖见了，不觉怒从心起，挺立神前，厉声击桌道：“我李靖若无非常之福，天生我身，亦复何用？惟神聪明，有问必答，何故两次问筮，阴阳不分？今我更卜，若不显应明示，定当斩头焚庙。”祝毕再将筮掷下。那筮在地盘旋半晌方定，看时却是个阳筮。李靖暗想道：“阳为君象，亦吉兆也。”遂收筮长揖而去。一时在庙之人，见他口出狂言，也有说他亵渎神明的，也有疑他是痴呆的。正是：

燕雀安知鸿鹄志，任他肉眼笑英雄。

且说李靖是夜宿于客店，梦一神人，幞头象简，乌袍角带，手持一黄纸，对李靖道：“我乃西岳判官，奉大王之命，与你这一纸。你一生之事都在上。”李靖接来展看，只见上写道：

南国休嗟流落，西方自得奇逢。红丝系足有人同，越府一时跨凤。道地须寻金卯，成家全赖长弓。一盘棋局识真龙，好把尧天日捧。

李靖梦中看了一遍，牢记在心。那判官道：“凡事自有命数，不可奢望，亦不须性急；待时而动，择主而事，不愁不富贵也。”言讫不见。李靖醒来，一一记得明白，想道：“据此看来，我无

天子之分，只好做个辅佐真主之人了。那神道所言，后来自有应验。”自此息了图王夺霸的念头，只好安心待时。正是：

今日且须安螻屈，他年自必奋鹏抟。

一日偶因访友于渭南，寓居旅舍；乘着闲暇，独自骑马到郊外射猎游戏。时值春末夏初，见村农在田耕种，却因久旱，田土干硬，甚是吃力。李靖走得困倦，下马向一老农告乞茶汤解渴。那老农见是个过往客官，不敢怠慢，忙唤农妇去草屋中，煎出一瓯茶来，奉与李靖吃了。李靖称谢毕，仍上马前行。忽见山岩边走出一个兔儿。李靖纵马逐之。那兔东跑西走，只在前面，却赶他不着；发箭射之，那兔便带着箭儿奔走。李靖只顾赶去，不知赶过了多少路，兔儿却不见了。回马转看，不记来路，只得垂鞭信马而行。看看红日沉西，李靖心焦道：“日暮途歧，何处歇宿哩！”举目四望、遥见前面林子里有高楼大厦。李靖道：“那边既有人家，且去投宿则个。”遂策马前往。

到得那里看时，乃是一所大宅院。此时已是掌灯时候，其门已闭。李靖下马扣门。有一老苍头出问是谁。李靖道：“山行迷路，日暮途穷，求借一宿。”苍头道：“我家郎君他出，只有老夫人在宅，待我入内禀知，肯留便留。”李靖将所骑之马系于门前树上，拱立门外待之。少顷，内边传呼：“老夫人请客登堂相见。”李靖整衣而入。里面灯烛辉煌，堂宇深邃。但见：

画栋雕梁，珠帘翠箔。堂中罗列，无一非眩目的奇珍；案上铺排，想都是赏心的宝玩。苍头并赤足，一行行阶下趋承；紫袖与青衣，一对对庭前侍立。主人有礼，晋接处自然肃肃雍雍；客子何来，投止时不妨信信宿宿。正是潭潭堪羨王侯府，滚滚应惭尘俗身。

那老夫人年可五十余，绿裙素襦，举止端雅，立于堂上。左右女婢数人，也有执巾栉的，也有擎香炉的，也有捧如意的，也有持拂子的，两边侍立。李靖登堂鞠躬晋谒。老夫人从容答礼，请问：“尊客姓氏，因何至此？”李靖通名道姓，具述射猎迷路，冒昧投宿之意，且问：“此间是何家宅院？”老夫人道：“此处乃龙氏别宅。老身偶与小儿居此。今夜儿辈俱不在舍，本不当遽留外客；但郎君迷路来投，若不相留，昏夜安往？暂淹尊驾，勿嫌慢褻。”遂顾侍婢，命具酒肴款客。李靖方逊谢间，酒肴早已陈设，杯盘罗列，皆非常品。夫人拱客就席，自己却另坐一边，命侍婢酌酒相劝。李靖见夫人端庄，侍婢恭敬，恐酒后失礼，不敢多饮；数杯之后，即起身告退。老夫人道：“郎君尊骑已暂养厩中。前厅左厢薄设卧榻，但请安寝。倘夜深时，或者儿辈归来，人马喧杂，不必惊疑。”言讫而入。

苍头引李靖至前厅卧所，只见床帐裋褐，俱极华美。李靖暗想：“这龙氏是何贵族，却这等丰富，且是待客有礼？”又想：“他家儿子若归来，闻知有客在此，或者要请相见，我且不可便睡。”于是闭户秉烛，独坐以待。因见壁边书架上，堆满书籍，便去随手取几本来观看消闲。原来那书上记载的都是些河神海若，及水族怪异之事，俱目所未睹者。

李靖看了一回。约二更以后，忽听得大门外喧传：“有行雨天符到。”又闻里边喧传：“老夫人迎接天符，”李靖骇然道：“如何行雨天符却到他家来，难道此处不是人间么？”正疑惑间，苍头叩户，传言老夫人有事相求，请客出见。李靖忙出至堂上。老夫人敛衽而言道：“郎君休惊。此处实系龙宫，老身即龙母也。两儿俱名隶天曹，有行雨之责。适奉天符；自此而西，自西而南，

五百里内，限于今夜三更行雨，黎明而止，时刻不得少违。怎奈大小儿送妹远嫁，次儿方就婚洞庭，一时传呼无及；老身既系女流，奴辈又不可专主。郎君贵人，幸适寓宿于此，敢屈台驾，暂代一行；事竣之后，当有薄酬，万勿见拒。”

李靖本是个少年英锐、胆粗气豪的人，闻了此言，略无疑畏，但道：“我为凡人，如何可代龙神行雨？”老夫人道：“君若肯代行，自有行雨之法。”李靖道：“既如此，何妨相代。”老夫人大喜，即命取一杯酒来。须臾酒至，老夫人递与李靖道：“饮此可以御风雷，且可壮胆。”李靖接酒在手，香味扑鼻，遂一饮而尽，顿觉神气健旺倍常。老夫人道：“门外已备下龙马，郎君乘之，任其腾空而起，必不至于倾跌。马鞍上系一小琉璃瓶儿，瓶中满注清水，此为水母。瓶口边悬着一个小金匙，郎君但遇龙马跳跃之处，即将金匙于瓶中取水一滴，滴于马鬃之上，不可多，不可少。此便是行雨之法，牢记勿误！雨行既毕，龙马自能回走，不必顾虑。”

李靖一一领诺，随即出门上马。那马极高大，毛色甚异。行不数步，即腾起空中，御风而驰，且是平稳，渐行渐高。一霎时，雷声电光起于马足之下。李靖全不惧怯，依着夫人言语，凡遇马跃处，即以滴水滴在马鬃上。也不知滴过了几处，天色渐次将明，来到一处，那马又复跳跃。李靖恰待取水滴下，却从曙光中看下面时，正是日间歇马吃茶的所在，因想道：“我亲见此处田土干枯，这一滴水济得甚事？今行雨之权在我，何不广施惠泽？况我受村农一茶之敬，正须多以甘霖报之。”遂一连约滴下二十余滴。

少顷事竣，那马跑回，到得门首，从空而下。李靖下马入门，只见老大人蓬首素服，满面愁惨之容，迎着李靖说道：“郎君何

误我之甚也！此瓶中水一滴，乃人间一尺雨；本约止下一滴，何独于此一方连下二十滴？今此方平地水高二丈，田禾屋舍人民，都被淹没。老身因轻于托人，已遭天罚：鞭背一百，小儿辈俱当获谴矣！”李靖闻言人惊，一时愧悔局踖，无地自容。老夫人道：“此亦当有数存，焉敢相怨？有劳尊客，仍须奉酬；但珠王金宝之物，必非君子所尚，当另有以相赠。”乃唤出两个青衣女子来，貌俱极美，但一个满面笑容，一个微有怒色。老夫人道：“此一文婢，一武婢，惟郎君择取其一，或尽取亦可。”李靖逊谢道：“靖有负委托，以致相累，方自惭恨，得不见罪足矣，岂敢复叨隆惠？”老夫人道：“郎君勿辞，可速取而去。少顷儿辈归来，恐多未便。”李靖想道：“我若尽取二婢，则似乎贪；若专取文婢，又似乎懦。”因指着那武婢对老夫人道：“若必欲见惠，愿得此人。”老夫人即命苍头牵还了李靖所骑之马，又另备一马与女子乘坐。相随而行。

李靖谢了夫人，出门上马与女子同行。行不数步，回头看时，那所宅院已不见了。又行数里，那女子道：“方才郎君若并取二女，则文武全备，后当出将入相；今舍文而取武，异日但可为一名将耳！”遂于袖中取出一书，付与李靖道：“熟此可临敌制胜，辅主成功。”举鞭指着前面道：“此去不远，便达尊寓。郎君前途保重。老夫人遣妾随行，非真以妾赠君，正欲使妾以此书相授也。郎君日后自有佳人遇合。妾非世间女子，难以侍奉箕帚，请从此辞。”李靖正欲挽留，只见那女子拨转马头，那马即腾空而起，倏忽不见。李靖十分惊疑，策马前行，见昨日所过之处，一派大水汪洋，绝无人迹，不胜咨嗟懊悔。寻路回寓，将所赠之书展看，却都是些行兵要诀及造作兵器车甲的式样与方法。正是：

龙神行雨人权代，赢得滔天水势高。

鞭背天刑甘自受，还将兵法作酬劳。

李靖自得此书之后，兵法愈精，不在话下。

且说那些被大雨淹没的地方，有司申报上官，具本奏闻朝廷。隋主览奏，降旨着所司设法治水，一面赈济被灾的百姓，因想：“我曾梦洪水为灾，如今果然近京的地方多有水患，我梦应矣！”自此倒释了些疑心。

仁寿元年六月，隋主第三子蜀王秀因晋王广为太子，心怀不平。太子恐其为患，暗嘱杨素求其过端而谮之。隋主信了谗言，乃召秀还京，即命杨素推治。杨素诬其酷虐害民，奉旨废为庶人，幽之于别宫。那不怕事的唐公李渊又上本切谏。且请将已废太子勇及蜀王秀俱降封小国，不可便斥为庶人。隋主虽不准奏，却也不罪他。只是愈为太子所忌，遂与张衡、宇文述等商议，问他：“有何妙计除却此人？我的东宫安稳，你们富贵可保。”宇文述道：“太子若早说要处李渊，可把他嵌入两个庶人党中，少不得一个族灭。如今圣上久知他忠直，一时恐动摇他不得。”张衡道：“这却何难！主上素性猜嫌，尝梦洪水淹没都城，心中不悦。前日郕公李浑之子洪儿，圣上疑他名应图讖，暗叫他自行杀害。今日下官学北齐祖珽杀斛律光故事，布散谣言：浑、渊都从水傍，能不动疑？恐难免破家杀身之害。”太子点头称妙。

谋奸险似蜮，暗里欲飞沙。

世乱忠贞厄，无端履祸芽。

张衡出来暗布流言。起初是乡村乱说，后来街市喧传；先止是小儿胡言，渐至大人传播，都道：“桃李子有天下。”又道是：“杨氏灭，李氏兴。”街坊上不知是那里起的，巡捕官禁约不住，

渐渐的传入禁中。晋王故意启奏道：“里巷妖言不祥，乞行禁止。”隋主听了甚是不悦。连李渊也担了一身干系，坐立不安。但隋主已是先有疑在心了，只思量那李浑身上。

其时，朝中有那诬陷人的小人中郎将裴仁基上前道：“郿公李浑，名应围讖。近因陛下赐死其子，心怀怨恨，图谋不轨。”圣旨发将下来勘问，自有一班附和的人，可怜把郿公李浑强做了谋逆，一门三十二口，尽付市曹。

诚心修德可祈天，信讖淫刑总枉然。

晋耽牛金秦御虜，山河谁解暗中迁。

李渊却因此略放了心。那张衡用计更狠，又贿赂一个隋主听信的方士安伽陀，道李氏当为天子，劝隋主尽杀天下姓李的。亏得尚书右丞高颍奏道：“这谣言有无关系的，有有关系的，有真的，有假的。无关系的，天将雨，商羊起舞是了；有关系的，厓弧箕服，实亡周国是了。有真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楚霸王果亡了秦是了；有假的，高山不推自倒，明月不扶自上，祖珽伪造害了斛律光，遂至亡国是了。更有信谗言的秦始皇，亡秦者胡，不知却是胡亥。晋宣帝牛易马，却是小吏牛与琅琊王妃子私通生元帝。天道隐微，难以意测。且要挽回天意，只在修德，不在用刑，反致人心动摇。圣上有疑，将一应姓李的，不得在朝，不得管兵用事便了。”

此时蒲山公子李密，位为千牛。隋主道他有反相，心也疑他。他却与杨素交厚，杨素要保全李密，遂赞高颍之言，暗令李密辞了官。其时在朝姓李的，多有乞归田的，乞辞兵柄的。李渊也趁这个势乞归太原养病。圣旨准行，还令他为太原府通守，节制西京。这高颍一疏，单救了李渊，也只是个王者不死。

猛虎方逃柙，饥鹰得解绦。

惊心辞凤阁，匿迹向林皋。

此时是仁寿元年七月了。太子闻得李渊解任，对宇文述道：“张麻子这计极妙，只是枉害了李浑，反替这厮保全身家回去。”宇文述道：“太子若饶得过这厮罢了；若放他不下，下官一计，定教杀却李渊全家性命。”太子笑道：“早有此计，却不消费这许多心思。”宇文述道：“这计只是如今可行。”因附太子耳边说了几句。太子拊掌道：“妙计！事成后将他女口囊囊尽以赐卿。只是他也是员战将，未易剪除。”宇文述道：“以下官之计，定不辱命；纵使不能尽结果他，也叫他吃此一下，再不思量出来做官了。”两人定下计策，要害李渊。

不知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齐州城豪杰奋身 楂树岗唐公遇盗

诗曰：

知己无人奈若何？斗牛空见气嵯峨。
黯生霜刃奇光隐，尘锁星文晦色多。
匣底铓锋悲自扃，水中清影倩谁磨？
华阴奇士难相值，只伴高人客舍歌。

这首诗名为《宝剑篇》。单说贤才埋没，拂拭无人，总为天下无道，豪杰难容。便是有才如李渊，尚且不容于朝廷，那草泽英雄，谁人鉴赏？也只得混迹尘埃，待时而动罢了。况且上天既要兴唐灭隋，自藏下一干亡杨广的杀手，辅李渊的功臣。不惟在沙场上一刀一枪，开他的基业，还在无心遇合处，救他的阽危。这英雄是谁？姓秦，名琼，字叔宝，山东历城人；乃祖是北齐领军大将秦旭，父是北齐武卫大将军秦彝。母亲宁氏。生他时，秦旭道：“如今齐国南逼陈朝，西连周境，兵争不已，要使我祖孙父子同建太平。”因取一个乳名，叫做太平郎。

却说太平郎，方才三岁时，齐主差秦彝领兵把守齐州。秦彝挈家在任。秦旭护驾在晋阳。不意齐主任用非人，政残民叛。周主出兵伐齐，齐兵大溃。齐主逃向齐州，留秦旭、高延宗把守晋阳，相持许久，延宗城破被擒，秦旭力战死节。史臣有诗赞之曰：

苦战阵云昏，轻生报国恩。
吞吴空有恨，厉鬼誓犹存。

及至齐主到齐州，惧周兵日逼，着丞相高阿那肱协同秦彝坚守，自己驾幸汾州。不数日周兵追至，高阿那肱便欲开门迎降。秦彝道：“朝廷恐秦彝兵力单弱，故令丞相同守，如今守逸攻劳，正宜坚拒以挫敌锋。丞相国之大臣，岂可辄生二志？”那肱道：“将军好不见机！周兵之来，势如破竹，并州、邺下多少坚城，不能持久，况此一壁？我受国厚恩，尚且从权，将军何必悻悻？”秦彝道：“秦彝父子，誓死国家！”分付部下把守城门，自己入见夫人道：“主上差高丞相助我，不意反掣我肘，势大败矣！我誓以死守，图见先人于地下。秦氏一脉托于你。”说未毕，外边报道：“高丞相已开关放周兵入了！”秦彝忙提浑铁枪赶出来，只见周兵似河决一般涌来。秦彝领军，虽有数百精锐，如何抵挡得住？杀得血透重袍，疮痍遍体，部下十不存一。秦领军大叫一声道：“臣力竭矣！”手掣短刀，复杀数人，自刎而死。

重关百二片时隳，血战将军志不灰。

城郭可倾心愈劲，化云飞上白云堆。

此时宁夫人收拾了些家资，逃出官衙。乱兵已是填塞街巷，使婢家奴，俱各惊散。领了这太平郎，正没摆划，转到一条静僻小巷，家家俱是关着。听得一家有小儿哭声，知道有人在内，只得扣门，却是一个妇人，和一个两三岁小孩子在内。说起是个寡妇姓程，这小孩子叫做一郎，止母子二口，别无他人。就借他家的权住。乱定了，将出些随身金宝腾换，在程家对近一条小巷中，觅下一所宅子，两家通家往来。

此时齐国沦亡，齐国死节之臣，谁来旌表？也只得混在齐民之中。且喜两家生的孩子，却是一对顽皮，到十二三岁时，便会打断街、闹断巷生事。到后程一郎母子，因年荒回到东阿旧居，

宁夫人自与叔宝住在历城。

这秦琼长大，生得身長一丈，腰大十围，河目海口，燕颌虎头；最懒读书，只好轮枪弄格棍，厮打使拳。在街坊市上，好事打抱不平，与人出力，便死不顾。宁夫人常常泣对他道：“秦氏三世，只你一身，拈枪拽棒，你原是将种，我不禁你；但不可做轻生负气的事，好奉养老身，接续秦家血脉。”故此秦琼在街坊生事，闻母亲叫唤，便丢了回家。人见他有勇仗义，又听母亲训诲，似吴国专诸的为人，就叫他做赛专诸。更喜新娶妻张氏，奁中颇有积蓄，得以散财结客，济弱扶危。

初时交结附近的豪杰：一个是齐州捕盗都头樊虎，字建威；一个是州中秀才房彦藻；一个是王伯当；还有一个开鞭仗行贾润甫。时常遇着，不拈枪弄棒，便讲些兵法。还有过往好汉遇着，彼此通知接待，不止一个。大凡人没些本领，一身把这两个铜钱结识人，人看他做耍子，不肯抬举他。虽有些本领，却好高自大，把些手段压伏人，人又笑他是鲁莽，不肯敬服他，所以名就不起。秦琼若论本领，使得枪射得简，还有一样独脚武艺：他祖传有两条流金熟铜锏，称来可有一百三十斤。他舞得来，初时两条怪蟒翻波，后来一片雪花坠地，是数一数二的。若论他交结，莫说他怜悯着失路英雄，交结是一时豪杰；只他母亲宁夫人，他娘子张氏，也都有截发留宾、刲荐供马的气概。故此江北地方，说一个秦琼的武艺，也都咬指头；说一个秦琼的做人，心花都开。正是：

才奇海宇惊，谊重世人倾。

莫恨无知己，天涯尽弟兄。

一日，樊虎来见秦琼道：“近来齐鲁地面凶荒，贼盗生发，官司捕捉，都不能了事。昨日本州刺史叫我招募几个了得的人，在

本郡缉捕。小弟说及哥哥，道哥哥武艺绝人，英雄盖世；情愿让哥哥做都头，小弟作副。刺史欣然，着小弟请哥哥出去。”秦琼道：“兄弟，一身不属官为贵。我累代将家，若得志，为国家提一枝兵马，斩将搴旗，开疆展土，博一个荣封父母，荫子封妻；若不得志，有这几亩薄田，几树梨枣，尽可以供养老母，抚育妻儿。这几间破屋，中间村酒雏鸡，尽可以知己谈笑；一段雄心，没按捺处，不会吟诗作赋，鼓瑟弹琴，拈一回枪棒，也足以消耗他，怎低头向这些赃官府下，听他指挥？拿得贼是他的功，起来赃是他的钱。还有咱们费尽心力，拿得几个强盗，他得了钱，放了去，还道咱们诬盗。若要咱和同水密，反害良民，满他饭碗，咱心上也过不去。做他甚么？咱不去！”

樊虎道：“哥，官从小大来，功从细积起。当初韩信也只是行伍起身。你不会拈这枝笔，做些甚文字出身，又亡过了先前老人家，又靠不得他门荫，只有这一刀一枪事业，可以做些营生，还是去做的是。”

惭无彩笔夜生花，恃有戈矛可起家。

璞隐荆山人莫识，利锥须自出囊纱。

说话间，只见秦琼母亲走将出来，与樊虎道了万福，道：“我儿，你的志气极大；但樊家哥哥说得也有理。你终日游手好闲，也不是了期。一进公门，身子便有些牵系，不敢胡为；倘然捕盗立得些功，干得些事出来也好。我听得你家公公也是东宫卫士出身，你也不可胶执了。”秦琼是个孝顺人，听了母亲一席话，也不敢言语。次日两个一同去见刺史。

这刺史姓刘，名芳声，见了秦琼：

轩轩云霞气色，凛凛霜雪威棱。熊腰虎背势嶙嶙，燕颌虎头

雄俊。声动三春雷震，髯飘五络风生。双眸朗朗炯疏星，一似白描关圣。

刘刺史道：“你是秦琼么？你这职事，也要论功叙补。如今樊虎情愿让你，想你也是个了得的人，我就将你两个都补了都头。你须是用心干办。”两个谢了出来。樊虎道：“哥，齐州地面盗贼都是响马，全要在脚力可以追赶，这须要得匹好马才好。”秦琼道：“咱明日和你到贾润甫家去看。”

次日，秦琼袖了银子，同樊虎到城西。却值贾润甫在家，相见了。樊虎道：“叔宝兄新做了捕盗的都头，特来寻个脚力。”贾润甫对叔宝道：“恭喜兄补这职事，是个扯钱庄儿，也是个干系堆儿。只恐怕捉生替死，诬盗扳赃，这些勾当叔宝兄不肯做；若肯做，怕不起一个铜斗般家私？”叔宝道：“这亏心事咱家不做。不知兄家可有好马么？”贾润甫道：“昨日正到了些。”两个携手到后槽，只见青骢、紫骝、赤兔、乌雅、黄骠、白骢，班的五花虬，长的一丈乌，嘶的，跳的，伏的，滚的，吃草的，咬蚤的，云锦似一片，那一匹不是：

竹披耳峻，风入蹄轻；

死生堪托，万里横行。

那建威看了这些，只拣高大肥壮的，道：“这匹好，那匹好。”拣定一匹枣骝；叔宝却拣定一匹黄骠。润甫道：“且试二兄的眼力。”牵出后槽，建威便跳上枣骝，叔宝跳上黄骠，一辔头放开，烟也似去了。那枣骝去势极猛，黄骠似不经意；及到回来，枣骝觉钝了些，脚下有尘；黄骠快，脚下无尘，且又驯良。贾润甫道：“原是黄骠好。”叔宝就买黄骠。贩子要一百两，叔宝还了七十两。贾润甫主张是八十两。贩子不肯，润甫把自己用钱贴去，方买得

成，立了契。同在贾润甫家，吃得半酣回家。以后甚是亏这黄骠马的力。

一日忽然发下一千人犯，是已行未得财的强盗，律该充军，要发往平阳府泽州、潞州着伍。这刘刺史恐有失误，差着樊虎与秦琼二人，分头管解：建威往泽州，叔宝往潞州，俱是山西地方，同路进发。叔宝只得装束行李，拜辞母亲、妻子，同建威先往长安兵部挂了号，然后往山西。

游子天涯路，高堂万里心。

临行频把袂，鱼雁莫浮沉。

不说叔宝解军之事。再说那李渊见准了这道本，着他做河北道行台太原郡守，便似得了一道赦书，急忙叫收拾起身，先发放门下一千人。这日月台丹墀仪门外，若大若小，男男女女，挨肩擦背，屁都挤将出来。唐公坐在滴水檐前，看着这些手下人，怜惜他效劳日久，十分动念，目中垂泪道：“我实指望长安做官，扶持你们终身遭际。不料逼于民谣，挂冠回去，众人在我们门下的，都不要随我去了。”唐公平昔待人有恩，众人一闻此言，放声大哭。唐公见他们哭得苦楚，眼泪越发滚出来，将袖拂面忍泪道：“你们不必啼哭，难道我今日不做官，将你这些众人赶逐去不成？我有两说在此：在领我田畴耕种的，有店房生意容身的，有在我们门下效劳、得一官半职的，有长安脚下有甚么亲故的，这几项人，都不要随我去了。若没有田畴耕种，店房生理，长安中又举目无亲，这种人留在京中也没有用处，都跟我到太原去，将高就低，也还过了日子。”这些手下人内，有情愿跟去的，即忙答应的：“小的们愿随老爷去。”人多得紧，到底不知是那个肯去那个不肯去。唐公毕竟有经纬，分付下边众人：“与我分做两班：太原去

的，在东边丹墀；长安住的，在西边丹墀。分定立了，我还有话。”唐公口里分付，心中暗想道：“情愿去的，毕竟不多。”谁料这干人略可抽身的，都愿跟归太原，有立在西丹墀的，还复转到东边去，一立立开，东西两丹墀，约莫各有一半。那些众人在下边纷纷私议：在长安住下的，舍不得老爷知遇之恩；要去时，奈长安城中沾亲带故，大小有前程羁绊，生意牵缠，不得跟去。故此同是一样手下人，那西边人羡慕东边人，好像即刻登仙的一般。唐公问西丹墀：“都是长安住下的了么？”有几员官上来禀谢道：“小人蒙老爷抬举，也有金带前程。”有几个道：“小人领老爷钱本房屋。”有几个禀道：“小的领老爷田畴耕种，这项钱粮花利，每年赍解到老爷府中公用。”唐公听毕，分付把卷箱抬出来，不拘男妇老幼，有一名人，与他棉布二疋，银子一铤。赏毕又分付道：“我不在长安为官，你众人越该收敛形迹，守我法度。都要留心切记！”众人叩头去了。唐公又向东边的道：“你们这干是随去的了么？”众人都上前道：“小的们妻孥几辈了，情愿跟了老爷太原去。”唐公分付开一个花名簿，给与行粮银两，不许骚扰一路经过地方，细微物件，都要平买平卖，强取民间分文，责究不恕。分付了，退入后堂少息。

只见夫人窦氏向前道：“今日得回故里，甚是好事；只是妾身身怀六甲，此去陆路，不胜车马劳顿；况分娩将及，不若且俄延半月起程。”李渊道：“夫人，主上多疑，更有奸人造谤，要尽杀姓李的人，在此一刻，如在虎穴龙潭，今幸得请，死还归故乡死。你不晓得李浑么，他全家要望回去是登天了！”窦夫人默默无言，自行准备行李。李渊一面辞了同僚亲故，一面辞了朝，自与窦夫人、一个十六岁千金小姐，坐了软舆；族弟道宗与长子建

成骑了马，随从了四十余个彪形虎体的家丁，都是关西大汉，弓上弦刀出鞘，簇拥了出离长安。

回首长安日远，惊心客路云横。

渺渺尘随征骑，飘飘风弄行旌。

此时中秋天气，唐公趁晴霁出门得早；送的也不多，止有几个相知郊饯。唐公也不敢道及国家之事，略致感谢之意，作别起程。人轻马快，一走早已离京二十余里，人烟稀少。忽见前面陡起一岗，簇着黑丛丛许多树木，颇是险恶：

高岗连野起，古木带云阴。

红绣天孙锦，黄飘佛国金。

林深鸟自乐，风紧叶常吟。

萧瑟生秋意，征人恐不禁。

这地名叫做楂树岗。唐公夫妇坐着轿，行得缓，三四十家丁慢带马，前后左右，不敢轻离。只有道宗与建成赶着几个前站家丁，先行有一二里多路。建成是紫金冠红锦袍，道宗是绿扎巾，面前绣着一朵大牡丹花纹袍，肩上缠有一条大剥古龙金鹞兔带，粉底皂靴，走一个落山健，赶入林子里来。若是没有这两个先来，唐公家眷一齐进到林子内，一来不曾准备，二来一边要顾行李，一边要顾家眷，也不能两全，少不得也中宇文述之计；喜是这几个先来，打着马儿正走。

这边宇文述差遣扮作响马的人，夤夜出京，等了半日，远远望见一行人入林：一个蟒衣，是个官员模样；一个小哥儿，也是公子模样，断然是唐公家眷。发一声喊，抢将出来；都是白布盘头，粉墨涂脸，人强马壮，持着长枪大刀，口里乱吆喝道：“拿买路钱来！拿买路钱来！”建成见了，吃了一吓，踢转马便跑。道

宗虽然吃了一惊，还胆大，便骂道：“这厮吃了大虫心狮子胆哩，是罐子也有两个耳朵，不知道洒家是陇西李府里，来阻截道路么？”说罢，拔出腰刀便砍，这几个家丁是短刀相帮。这边建成吓得抱了鞍鞵，凭着这马倒跑回来，见了唐公轿子，忙道：“不好了，不好了！前面强盗把叔爷围在林子里面了！”

喜是翻身离虎穴，谁知失足在龙潭！

唐公听了道：“怎辇毂之下也有强盗？”便跳下轿来分付道：“家丁了得的，分一半去接应；一半可护着家眷车辆，退到后面有人烟处住扎。”自己除去忠靖冠，换了扎巾，脱去行衣，换了一件箭袖的绫袄；左插弓，右带箭，手中提一技画杆方天戟，骑了白龙马，带领二十余个家丁，也赶进林子里来。早望见四五十强人，都执器械，围住着道宗。道宗与家丁们都拿的是短刀，甚是抵敌不住。唐公欲待放箭，又恐怕伤了自己的人，便纵一纵马，赶上前来，大喝一声道：“何处强人，不知死活，敢来拦截我官员过往么？”这一喝，这干强人也吃一惊，一闪向两下一分。被唐公带领家丁，直冲了进来，与道宗合在一处。这些强人，看有后兵接应，初时也觉惊心；及至来不过二十余人，遂欺他人少；况且来时，原是要害唐公，怎见了唐公反行退去？仍旧拈枪弄棒的，团团围将拢来，把唐公并家丁围在垓心。正是：

九里山前列阵图，征尘荡漾日模糊。

项王有力能扛鼎，得脱乌江厄也无？

不知唐公也能挣得出这重围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词曰：

天地无心，男儿有意，壮怀欲补乾坤缺。鹰鹯何事
奋云霄？鸾凤垂翅荆榛里。情脉脉，恨悠悠，发双指。
热心肯为艰危止，微躯拼为他人死。横尸何惜咸阳市，
解纷岂博世间名？不平聊雪胸中事，愤方休，气方消，
心方已！

右调《千秋岁引》

天地间死生利害，莫非天数。只是天有理而无形，雷电之怒，
也有时来不及的，不得不借一个补天的手段，代天济弱扶危。

唐公初时也只道是寻常寇盗，见他到来，自然惊散。不料这
些都是宇文述遣的东宫卫士，都是挑选来的精勇。且寻常盗贼，
不得手便可漫散，这干人遵了宇文述分付，不杀得唐公并他家
眷，怎么回话！所以都拼命来杀。况是他的人，比唐公家丁多了
一倍，一个图把唐公与家丁圈在里边，直杀得。

四野愁云惨淡，满空冷雾飘扬。扑通通鼓炮驱雷，明晃晃枪
刀簇浪。将对将，如天神地鬼争功；马邀马，似海兽山彪夺食。
骑着紫叱拨、五花骢、银獬豸、火龙驹、绿骠马、流金驹、照
夜白、玉驹、满梢马、的卢马，匹匹是如龙骄骑，飞兔神驹。
白色的，浪滚万朵梨花，赤色的，霞卷千团杏蕊；青色的，晓雾
连山，黄色的，浮云闪日。舞着的松纹刀、桑门剑、火尖枪、方

天戟、五明铲、宣花斧、镗金锤、必彦挝、流金挡、倒马毒，件件是凌霜利刃，赛雪新锋。飘飘絮舞万点刀枪，滚滚杨花一团刀影。虹飞电闪，剑戟横空；月转星奔，戈矛耀目。何殊海覆天翻，成个你赢我负。

战够一个时辰，日已沉西。唐公一心念着家眷，要杀出围来。杀到东，这干强盗便卷到东来；杀到西，这干强盗便拥到西来。虽不被伤，却也不得脱身。留下家丁又以家眷为重，不敢轻易来接应。这唐公早已在危急的时候了。

这也是数该有救。秦叔宝与樊建威自长安解军挂号出来，也到临潼山下，楂树岗边经过。听得林中喊杀连天，便跳上高岗一望，见五七十强盗，围住似一起官兵在内。叔宝对建威道：“可见天下大荒，山东、河南一望无际，盗贼生发也便罢了。你看都门外，不上数十里之地，怎容得响马猖獗？”樊建威指定唐公道：“那一簇困在当中的，不是响马，是捕盗官兵，众寡不敌，被他围在此处，看他势已狼狈了。兄在山东六府，称扬你是赛专诸，难道只在本地方抱不平，今路见不平之事，如何看得过：兄仗平生本领，助他一阵，也见得兄是豪杰大丈夫。”叔宝道：“贤弟，我倒有此意，但恐你不肯成全我这件事。”樊建威道：“小弟撺掇兄去，甚么反说我不肯成全？”叔宝道：“贤弟既如此，你把这几名军犯先下山去，赶到关外，寻下处等我。”樊建威道：“小弟在此，还可帮扶兄长，怎到教小弟先去。”叔宝道：“小弟一身，足够开除这伙盗贼。你在此帮扶，这几名军犯谁人管领？”樊建威道：“这等仁兄保重。”便领了这几个军犯先去了。

叔宝按一按范阳毡笠，扣紧了铤带，提着金铜，跨上黄骠马，借山势冲将下来。好似：

猛虎初离穴，咆哮百兽惊。

大喊一声道：“响马不要无礼，我来也！”只这一声，好似牙缝里迸出春雷，舌尖上震起霹雳。只是人见他一人一骑，也不慌忙，就是唐公见了，也不信他济得事来。故此这干假强盗还迷恋着唐公厮杀，眼界中那有一个捕盗公人在黑珠子上？直待秦叔宝到了战场上，才有一二人来支架。战乏的人，遇到了一个生力之人，人既英勇，器械又重，才交手早把两个打落马下。这番众强盗发一声喊，只得丢了李渊，来战叔宝。这叔宝不慌不忙，舞起这两条铜来：

单举处一行白鹭，双呈时两道飞泉。飘飘密雪向空旋，凛凛寒涛风卷。马到也，强徒辟易；铜来也，山岳皆寒。战酣尘雾欲遮天，蛟龙离陷阱，狐兔遁荒杆。

前时这干强徒倚着人多，把一个唐公与这些家丁逼来逼去，甚是威风。这番遇了秦叔宝，里外夹攻，杀得东躲西跑，南奔北窜；也有逃入深山里去的，也有闪在林子里的。唐公勒着马，在空处指挥家丁，助叔宝攻击。识势的走得快，逃了性命；不识势的，少不得折臂伤身。弄得这干人：

犹如落叶遭风卷；一似轻冰见日消。

早有一个着了铜坠马的，被家丁一簇，抓到唐公面前。唐公道：“你这厮怎敢聚集狐群狗党，惊我过路官员？拿去砍了罢！”这人战战兢兢道：“小人不是强盗，是东宫护卫，奉宇文爷将令，道爷与东宫爷有仇，叫小人们打劫爷。上命差遣，原不干小人们事。”唐公道：“我与东宫有何仇？你把来搪塞，希图脱死？本待砍你狗头，怜你也是贫民，出于无奈，饶你去罪！”这人得了命，飞走而去。

唐公看那壮士时，还在那厢恶狠狠觅人厮杀。唐公道：“快去请那壮士来相见！”只见一个家丁，一骑赶到，道：“家爷请相见！”叔宝道：“你家是谁？”家丁道：“是唐公李爷。”叔宝兜住马，正在踌躇，只见又是一个家丁赶到，道：“壮士快去，咱家爷必有重谢哩！”叔宝听了一个谢字，笑了一笑道：“咱也只是路见不平，也不为你家爷，也不图你家谢。”说罢带转马，向大道便走。

生平负侠气，排难不留名。

生死鸿毛似，千金一诺轻。

唐公见家丁请不来壮士，忙道：“这原该我去谢他，怎反去请他？这还是我不是了！”分付家丁：“你们且去趲家眷上来，我自赶上谢他罢！”忙忙带紧缰，随叔宝后边赶来道：“壮士且住马，受我李渊一礼。”叔宝只是不理。唐公连叫几声，见他不肯住足，只得又赶道：“壮士，我全家受你活命之恩，便等我识一识姓名，报德俟异日何妨？”此时已赶下有十余里。叔宝想：“樊建威在前，赶上时，少不得问出姓字，不如对他说了，省得他追赶。”只得回头道：“李爷不要追赶了！小人姓秦名琼便是。”连把手摆上两摆，把马加上一鞭，箭也似一般去了。正是：

山色不刊传侠气，溪流不尽泻雄心。

功勋未得铭钟鼎，姓字居然照古今。

唐公欲待再追，战久马力已乏，又且一人一骑，在道儿上跑，倘有不尽余党，乘隙生变，那里更讨一个壮士出来？只得歇马。但是顺风，加上马銮铃响，刚听得一个琼字，又见他摇手，错认作行五，生生地把一个“琼五”牢牢刻在心里，不知何日是报恩之日。

放马正要走回，却见尘头起处，一马飞来。唐公道：“不好了！这厮们又来了！且莫与他近前，看我手段。”轻拽雕弓，射一箭去，早见那人落马。再看尘头到处，正是自己家眷。唐公正在叙说得琼五救应，杀散贼党，这真是大恩人，两两慰谕。只见几个脚夫与村庄农夫，赶到唐公马前。哭哭啼啼道：“不知小人家主何事触犯老爷，被老爷射死？”唐公道：“我不曾射死你甚主人！”众人哭道：“适才拔下喉间箭，见有老爷名字。”唐公道：“哦，适才我与一干强盗相杀方散，恰遇着一人飞马而来，我道是响马余党，曾发一箭，不料就射死是你主人，这也是我误伤。你主人叫甚名字？是何处人？”众人道：“小人主人乃潞州二贤庄上人。姓单名道，表字雄忠，在长安贩缎回来到此。”唐公道：“死者不能复生，叫我也无可奈何了。便到官司也是误伤，不过与些埋葬。你家还有甚人？”众人道：“还有二员外单通；”“表字雄信。”唐公道：“这等你回家，对你二员外说：我因剿盗，误伤你主人，实是错误。我如今与你银子五十两，你从厚棺敛，送回乡去。待我回籍时，还差官到潞州，登堂吊孝。”安慰了一番。自古道：“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况在途路之中，众人只得隐忍，自行收拾。

唐公说便如此说，却十分过意不去，心灰意懒，又与这干人说了半晌，却因此耽延，不得出关。离长安六十里之地，没有驿递，只有一座大寺，名叫永福寺。唐公看家眷众多，非民间小户可留，只得差人到寺中，说要暂借安歇。

本寺住持名为五空，闻知忙忙撞钟擂鼓，聚集众僧，出门外迎接。一边着行童打扫方丈，收拾厨房；一面着了袈裟，手执信香，率领合寺僧众，出寺迎接。唐公分付家眷车辆，暂停寺外，

自己先入寺来。但见：

千年坚固台基，万载峥嵘殿宇。山门左右，那风调雨顺四天王；佛殿居中，坐过去未来三大士。绮疏朱牖，雕刻成细巧葵榴；赤壁银墙，彩画就浓山淡水。观音堂内，古铜瓶插朵朵金莲；罗汉殿中，白玉盏盛莹莹净水。山猿献果，闻金经尽得超升；野鹿衔花，听法语脱离业障。金光万道侵云汉，瑞气千条锁太空。

后人诗赞之曰：

佛殿龙宫碧玉幢，人间故号作清凉。

台前瑞结三千丈，室内常浮百万光。

劫火炼时难毁坏，罡风吹处更无伤。

自从开辟乾坤后，累劫常留在下方。

走至殿上，左右放下胡床，僧人参谒了。唐公着令引领家丁，向方丈相视，附近僧房，俱着暂行移开，然后打发家眷进来，封锁了中门。自己在禅堂坐住，因想：“若是强人，既经挫折，不复敢来。恐果是东宫所遗，倘或不肯甘心，未免再至。”故此发付家丁，内外巡哨，以防不虞。自己便服带剑，在灯下观画。不知这干人在山林里，抹去粉墨，改换装束，会得齐，傍晚进城，如何能复来？就是宇文述与太子，一计不成，已是乏趣；喜得李渊不知，不成笑话。况且这干人回话，说杀伤他多少家丁，杀得李渊如何狼狈；道把他奚落这一场，也可消恨，把这事也竟丢开。但唐公是惊弦之鸟，犹自不敢放胆。

坐到二更时候，欠伸之际，忽闻得异香扑鼻。忙看几上博山炉中，已烟消火冷。奇是始初还觉得微有氤氲，到后越觉得满堂馥郁。着人去看佛殿上，回报炉中并不曾有香。唐公觉是奇异，步出天井。只见景星庆云，粲然于天；祥霞缭绕，瑞雾盘旋。在

禅堂后面，原来是紫微临凡，未离兜率，香气满天，已透出母胎来了。正仰面观看时，忽守中门家丁报夫人分娩二世子了。时仁寿元年八月十六日子时也。唐公忙着隔门传语问安否时，回复是因途中闻有强人阻截，不免惊心；后来因遇强人，分付退回有人烟处驻扎，行急了不免又行震动，遂致分娩。喜得身子平安，唐公放了心。

捱到天明，唐公进殿参礼如来。家丁都进禅堂，回风叩头问安。住持率僧人具红手本贺喜。唐公道：“寄居分娩，污秽如来清净道场，罪归下官，何喜可贺？”随命家丁取银十两，给与住持，着多买沉檀速降诸香，各殿焚烧，解除血光污秽。又对住持道：“我本待即行起身，怎奈夫人初分娩，不耐途路辛苦，欲待借你寺中，再住几时何如？”住持禀道：“敝寺荒陋，不堪贵人居止。喜是宽敞，若老爷未行，不妨待夫人满月。”唐公道：“只恐取忧不当。”分付家丁不得出外生事及在寺骚扰。又对住持道：“我观此寺，虽然壮丽，但不免坍塌处多，我意欲行整理。”住持道：“僧人久有此意，但小修也得千金，重修不下万两，急切不得大施主，就是常蒙来往老爷写有缘簿，一时僧人不敢去催逼，以此不敢兴工。”唐公道：“我便做你个大施主，也不必你来催，我一到太原，即着人送来。”随即研墨，饱渗霜毫。住持忙送上一个大红织金纒丝面的册页。唐公展开，写上一行道：“信官李渊，喜助银一万两，重建永福寺，再塑合殿金身。”这些和尚伸头一张，莫不咬指吐舌，在那边想：“不知是那一个买办木料，那个监工，少可有加一二头除。”有的道：“你看如今一厘不出的，偏会开缘簿，整百千写下，那曾见拿一钱来？到兴建时寻个护法，还要大块拱他，陪堂管家，都有需索。莫说一万，便拿这五百来，

那个敢去催他找足？”胡猜了一会。次早寻了四盘香，请唐公把殿焚香；撞钟擂鼓，好不奉承。自此唐公每日在寺中住坐，只待夫人满月启行。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五花阵柴嗣昌山寺定姻 一蹇囊秦叔宝穷途落魄

诗曰：

沦落不须哀，才奇自有媒。

屏联孔雀侣，箫筑凤凰台。

种玉成佳偶，排琴是异材。

雌雄终会合，龙剑跃波来。

世间遇合，极有机缘，故有意之希求，偏不如无心之契合。唐公是隋室虎臣，窦夫人乃周朝甥女。隋主篡周之时，夫人只七岁，曾自投床下道：“恨不得生为男子，救舅氏之难。”原是一对奇夫妇，定然产下英物。他生下一位小姐，年当十六岁，恰似三国时孙权的妹子刘玄德夫人，不喜弄线拈针，偏喜的开弓舞剑。故此唐公夫妇也奇他，要为他得一良婿。当时求者颇多，唐公都道：庸流俗子，不轻应允。却也时时留心。

松柏成操冰玉姿，金闺有女恰当时。

鸾凤不入寻常队，肯逐长安轻薄儿？

此时在寺中，也念不及此，但只是终日闲坐，又无正事关心，更没个寮友攀谈，只有个道宗说些家常话，甚觉寂寞。况且是个尊官，一举一动，家丁便来伺候，和尚都来打听，甚是拘束。耐了两日，只得就僧寮香积，随喜一随喜，欲待看他僧人多少，房屋多少，禅规严不严，功课勤不勤的意思。不料篱笆桶扇缝中，不时有个小沙弥，窥觑唐公举动。唐公才向回廊步去，密报与住

持五空知道。

五空轻步随着唐公后边，以备答问。转到厨房对面，有手下道人大呼小叫，住持远远摇手。唐公行到一所在，问：“此处庭院委曲，廊庑洁净，是甚么去处？”住持道：“这是小僧的房；敢请老爷进内献茶。”唐公见和尚曲致殷勤，不觉的步进清舍，却不是僧人的卧房，乃一净室去处，窗明几净，果然是一尘不染，万缘俱寂。五空献过了茶，推开榻子，紧对着舍利塔，光芒耀目，真乃奇观，复转身看屏门上，有一联对句：

宝塔凌云一目江天这般清净

金灯代月十方世界何等虚明

侧旁写着“汾河柴绍薰沐手拜书”。唐公见词气高朗，笔法雄劲，点头会心，问住持道：“这柴绍是甚么人？”住持道：“是汾河县礼部柴老爷的公子，表字嗣昌。在寺内看书，见僧人建得这两个小房，书此一联，以赠小僧，贴在屏门上。来往官府，多有称赞这对联的。”唐公点头而去，对住持道：“长老且自便。”

唐公回到禅堂。是晚月明如昼，唐公又有心事的人，停留在寺，原非得已，那里便肯安息？因步松阴，又到僧房，问：“住持曾睡也未？”五空急趋应道：“老爷尚未安置，小僧焉敢就寝？”唐公道：“月色甚好，不忍辜负清光。”住持道：“寺旁有一条平冈，可以玩月。请老爷一步何如？”唐公道：“这却甚妙。”住持叫小厮掌灯前走。唐公笑道：“如此好月，灯可不必。”住持道：“怕竹径崎岖，不便行走。”唐公道：“我们为将出征，黑地里常行山径；这尺来多路，便有花阴竹影，何须用灯？只烦长老引路，不必下人随从。”住持奉命引领。唐公不往日间献茶去处，出了旁边小门，打从竹径幽静所在，步上土冈。见一月当空，片云不

染；殿角插天，塔影倒地。又见远山隐隐，野树濛濛，人声皆空，村犬交吠，点缀着一派夜景。唐公观看一会，正欲下冈，只见竹林对过，灯火微红，有吟诵之声。唐公问道：“长老诵晚功课么？”住持道：“因夫人分娩，恐贵体虚弱，传香与徒子法孙，暂停早晚功课。”唐公点头。步转冈湾，却又敞轩几间。唐公便站住了脚，问道：“这声音又不是念经了？”住持道：“这就是柴公子看书之所。老爷日间所见的对联，就是他写的。”唐公听他声音洪亮，携了住持的手，轻轻举步，直到读书之所。窗隙中窥视，只见灯下坐着一个美少年，面如傅粉，唇若涂朱；横宝剑于文几，琅琅念诵，却不是孔孟儒书，乃是孙吴兵法。念罢拔剑起舞，有旁若无人之状。舞罢按剑在几，叫声：“小厮柴豹取茶来！”

一片英雄气，幽居欲问谁？

青萍是知己，弹铗寄离奇。

唐公听见，即便回身下阶，暗喜道：“时平尚文，世乱用武。当此世界，念这几句诗云子曰，当得甚事？必如这等兼才，上马击贼盗，下马草露布，方雅称吾女。且我有缓急，亦可相助。”走过庭廊，随对住持道：“吾观此子一貌非凡，他日必有大就。我有一女，年已及笄，端重寡言，未得佳婿，欲烦长老权为媒妁，与此子结二姓之好。”住持恭身答道：“老爷分付，僧人当执伐柯之斧。明早请柴公子来见老爷，老爷看他谈吐便知。”唐公道：“这却极妙。”唐公回到禅堂，僧亦辞别回去。

明日侵晨，五空和尚有事在心，急忙爬起，洗面披衣，步到柴嗣昌书房里来。公子道：“长老连日少会。”住持道：“小僧连日陪侍唐公李老爷，疏失了公子。”柴公子道：“李公到此何事？”住持道：“李老爷奉圣旨钦赐驰驿回乡。十五日到寺，因夫人分

婉在方丈，故此暂时住下，候夫人身体康健，才好起马。”公子道：“我闻唐公素有贤名，为人果是如何？”住持道：“贫僧见千见万，再不见李老爷这样好人。因夫人生产在此，血光触污净地，先发十两银子分付买香各殿焚烧。又取缘簿施银万两，重建寺院，再整山门。昨日午间，到小僧净室献茶，见相公所书对联，赞不绝口；晚间同小僧步月，听得相公读书，直到窗外看相公一会。”公子道：“甚么时候了？”住持道：“是公子看书将罢，。拔剑起舞的时节。”公子道：“那时有一更了。”住持道：“那时有一鼓了。”公子道：“李公说甚么来？”住持道：“小僧特来报喜。”公子道：“甚么喜事！”住持道：“李老爷有郡主，说是一十六岁了，端重寡言，未得佳婿。教小僧执伐柯之斧，情愿与公子谐二姓之好。”公子笑道：“婚姻大事，未可轻谈；但我久仰李将军高名，若在门下，却也得时时亲近请教，必有所益，也是美事。”住持道：“如今李老爷急欲得公子一见，就请到佛殿上，见他一面如何？”公子道：“他是个大人长者，怎好轻率求见？明日备一副贽礼，才好进拜。”住持道：“他渴慕相公，不消费礼，小僧就此奉陪相公一往。”公子道：“既如此，我就同你去。”公子换了大衣，住持引到佛殿，拜见了唐公。

唐公见了公子，果然生得：

眉飘偃月，目炯曙星。鼻若胆悬，齿如贝列。神爽朗，冰心玉骨；气轩昂，虎步龙行。锋藏锷敛，真未遇之公卿，善武能文，乃将来之英俊。

唐公要待以宾礼，柴嗣昌再三谦让，照师生礼坐了。唐公叩他家世，叙些寒温。嗣昌娓娓清谈，如声赴响。唐公见了，不胜欣喜，留茶而出，送至方丈与夫人说知。夫人道：“此子虽你我

中意，但婚姻系百年大事，也须与女儿说知方妥。”唐公道：“此事父母主之，女孩儿家，何得专主？”夫人道：“非也！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我这女儿，不比寻常女儿。我看他平昔间，每事有一番见识，有一番作用，与众不同。我如今去与他说明，看他的意思。他若无言心允，你便聘定他便了；若女儿稍有勉强，且自消停几时。量此子亦未必就有人家招他为婿，且到太原再处。”唐公道：“既如此说，你去问他，我外边去来。”说了走出方丈外去了。

夫人走进明间里来，小姐看见接住了。夫人将唐公要招柴公子的话，细细与小姐说了一遍。小姐停了半晌，正容答道：“母亲在上，若说此事，本不该女儿家多口；只是百年配合，荣辱相关，倘或草草，贻悔何及？今据父亲说，貌是好的，才是美的；但如今世界止凭才貌，不足以勘平祸乱，如遇患难，此辈咬文嚼字之人，只好坐以待毙，何足为用？”夫人接口道：“正是你父亲说，公子舞得好剑。月下看他，竟似白雪一团，滚上滚下，量他也有些本领。”小姐见说，微微笑道：“既如此说，待孩儿慢慢商酌，且不必回他，俟两日后定议何如？”夫人见说，出来回覆了唐公。

小姐见夫人去了，左思右思，欲要自己去偷看此生一面，又无此礼；欲要不看，又恐失身匪偶，心上狐疑不决。只见保母许氏走到面前说道：“刚才夫人所言，小姐主意何如？”小姐道：“我正在这里想。”许氏道：“此事何难？只消如此如此，赚他来较试一番，才能便见了。”小姐点头色喜。正是：

银烛有光通宿燕，玉箫声叶彩鸾歌。

却说柴公子自日间见唐公之后，想唐公待他礼貌谦恭，情意

款洽，心中甚喜。想到婚姻上边，因不知小姐的才貌，又未知成与不成，到付之度外。其时正在灯下看书，只见房门呀的一声，推进门来。公子抬头一看，却是一个眼大眉粗身长足大的半老妇人。公子立起身来问道：“你是何人？到此何干？”妇人答道：“我是李府中小姐的保母，因老爷夫人要聘公子东床坦腹；但我家小姐，不特才貌双绝，且喜读孙吴兵法，六韬三略，无不深究其奥，誓愿嫁一个善武能文、足智多谋的奇男子。日间老爷甚称公子的才貌，又说公子舞得好剑，故着老身出来，致意公子：如果有意求凰，不妨定更之后，到回廊转西观音阁后，菜圃上边，看小姐排成一阵。如公子识得此阵，方许谐秦晋。”公子见说，欣然答应道：“既如此说，你去。到更余之后，你来引我去看阵何如？”许氏见说，即便出门。

公子用过夜膳后，听街上的巡兵起了更筹；庭中月色比别夜更加皎洁。读了一回兵书，又到庭前来看月，不觉更筹已交二鼓。公子见婆子之言，或未必真，欲要进去就枕，蓦地里咳嗽一声，刚才来的保母远远站立，把手来招。公子叫柴豹筐中取出一副绣龙扎袖穿好，把腰间丝绦收紧，带了宝剑。叫柴豹锁上了门跟了，同保母到菜圃中来。

原来观音阁后，有绝大一块荒芜空地，尽头一个土山，紧靠着阁后粉墙，旁有一小门出入。公子看了一回，就要走进去。许氏止住道：“小姐分付，这两竿竹枝，是算比试的辕门。公子且稍停站在此间，待他们摆出阵来，公子看便了。”公子应允，向柴豹附耳说了几句。只见走出一个女子来，乌云高耸，绣袄短衣；头上凰钗一枝，珠悬罩额，臂穿窄袖；执着小小令旗一面，立在土山之上。公子问道：“这不是小姐么？”许氏道：“小姐岂是轻

易见的？这不过小姐身边侍儿女教师，差他出来摆阵的。”话未说完，只见那女子把令旗一招，引出一队女子来：一个穿红的，夹着一个穿白的；一个穿青的，夹着一个穿黄的。俱是包巾扎袖，手执着明晃晃的单刀，共有一二十个妇女。左盘一转，右施一回，一字儿的排着。许氏道：“公子识此阵否？”公子道：“此是长蛇阵，何足为奇！”只见那女子又把令旗一翻，众妇女又四方兜转，变成五堆，一堆妇女四个，持刀相背而立。公子仔细一看，只见：

红一簇，白一簇，好似红白雪花乱舞玉。青一团，黄一团，好似青黄莺燕翅翩跹。错认孙武子教演女兵，还疑顾夫人排成御寇。

公子见妇女一字儿站定。许氏道：“公子识此阵否？”公子看了笑道：“如今又是五花阵了。”许氏道：“公子既识此阵，敢进去破得阵，走得出来，方见你的本事。”公子道：“这又何难？”忙把衣襟束起，掣开宝剑杀进去。

两旁女子看见，如飞的六口刀，光闪闪的砍将下来。公子急忙把剑招架。那五团妇女，见公子投东，那些女子即便挡住，裹到东来；投西，他们也就拥着，止住去路。论起柴公子的本领，这一二十个妇女，何难杀退？一来刀剑锋芒，恐伤损了他们不好意思；二来一队中有一个女子，执着红丝锦索，看将要退时，即便将锦索掷起空中，拦头的套将下来，险些儿被他们拖翻，故此只好招架，未能出围。

公子站定一望，只见阁下窗外，挂着两盏红灯，中间一个玉面观音，露着半截身儿站着。那土山上女子，只顾把令旗展动。公子掣开宝剑，直抢上土山来。那女子忙将令旗往后一招，后边钻出四五个皂衣妇女，持刀直滚出来，五花变为六花。公子忙舞

手中剑，遮护身体，且走且退，将到竹枝边出关。那五团女子，如飞的又裹上来，四五条红锦套索，半空中盘起。公子正在危急之时，只得叫：“柴豹那里？”柴豹听见，忙在袖中取出一个花爆，点着火向妇人头上悬空抛去。众女只听得头上一声炮响，星火满天。公子忙转身看时，只听得飕的一声，正中柴公子巾帻。公子取来月下一看，却是一枝没镞的花翎箭，箭上系着一个小小的彩球。公子看内时，不特阁上美人已去，窗棂紧闭，那些妇人形影俱无。听那更筹已打四鼓。主仆二人，疾忙归到书斋安寝。

不多时鸡声唱晓，红日东升。柴公子正在酣睡之中，只听得叩门声响。柴豹开门看时，却是五空长老，引到榻前，对公子说：“今早李老爷传我进殿去，说要择吉日，将金币聘公子为婿。”柴嗣昌父母早亡，便将家园交与得力家人，就随唐公回至太原就亲。后来唐公起兵伐长安时，有娘子军一支，便是柴绍夫妻两个人马，早已从今日打点下了。

云簇蛟龙奋远扬，风资虎豹啸林樾。

天为唐家开帝业，故教豪俊作东床。

不题唐公回至太原，却说叔宝自十五日就出关赶到樊建威下处。建威就问：“抱不平的事，却如何结局了？”叔宝一一回答，建威不胜惊愕。次日早饭过，匆匆的分了行李，各带犯人二名，分路前去。樊建威投泽州，秦叔宝进潞州。到州前见公文下处，门首有系马桩，拴了坐下黄骠马，将两名人犯带进店来。主人接住，叔宝道：“主人家，这两名人犯是我解来的，有谨慎的去处，替我关锁好了。”店主答道：“爷若有紧要事分付小人，都在小人身上。”秦叔宝堂前坐下，分付：“店主，着人将马上行李搬将进来，马拆鞍辔，不要揭去那软替，走热了的马，带了槽头去吃些

细料。干净些的客房，出一间与我安顿。”店主摊浪道：“老爷，这几间房只有一间是小的门面，容易不开；只等下县的官员府中公干，才开这房与他居住。爷要洁净，开上房与爷安息罢。”叔宝道：“好。”

主人掌灯搬行李进房，摆下茶汤酒饭。主人尽殷勤之礼，立在膝旁斟酒，笑堆满面：“请问相公爷高姓，小的好写帐。”叔宝道：“你问我么？我姓秦，山东济南府公干，到你府里投文。主人家你姓什么？”主人道：“秦爷，你不曾见我小店门外招牌？是‘太原王店’。小人贱名，就叫做王示，告示的示字。”秦叔宝道：“我与你宾主之间，也不好叫你的名讳。”店主笑道：“往来老爷们，把我示字颠倒过了，叫我做王小二。”叔宝道：“这也是通套的话儿。但是开店的，就叫做小二；但是做媒的，就叫做王婆。这等我就叫你是小二哥罢！我问你，蔡太爷领文投文有几日担阁？”小二道：“秦爷，没有担阁。我们这里蔡太爷是一个才子，明日早堂投文，后日早堂就领文。爷在小店只有两日停留。怕秦爷要拜望朋友，或是买些什物土仪人事，这便是私事担阁，与衙门没有相干。”叔宝问了这些细底，吃过了晚饭，便闭门睡了。

明日绝早起来，洗面裹巾，收拾文书，到府前把来文挂号。蔡刺史升堂投文，人犯带见，书吏把文书拆于公案上。蔡刺史看了来文，分付禁子松了刑具，叫解户领刑具，于明日早堂候领回批。蔡刺史将两名人犯发在监中收管，这是八月十七日早堂的事。叔宝领刑具，到下处吃饭，在街坊宫观寺院玩了一日。

十八日侵晨，要进州中领文。日上三竿，巳牌时候，衙门还不开，出入并无一人，街坊净悄。这许多大酒肆，昨日何等热闹，今日却都关了；吊闼板不曾挂起，门却半开在那里。叔宝进店，

见柜栏里面几个少年玩耍。叔宝举手问道：“列位老哥，蔡太爷怎么这早晚不坐堂？”内中有一少年答道：“兄不是我们潞州声口？”叔宝道：“小可是山东公干来的。”少年道：“兄这等不知太爷公干出去了？”叔宝道：“那里去了？”少年道：“并州太原去了。”叔宝道：“为甚么事到太原去？”少年道：“为唐国公李老爷奉圣旨钦赐驰驿还乡，做河北道行台，节制河北州县。太原有文书知会属下府州县道首领官员。太爷三更天闻报，公出太原去贺李老爷了。”叔宝心中了然明白：就是我临潼山救他的那李老爷了。再问：“老兄，太爷几时才得回来？”少年道：“还早。李老爷是个仁厚的勋爵，大小官员去贺他，少不得待酒，相知的老爷们遇在一处，还要会酒；路程又远，多则二十日，少要半个月才得回来。”叔宝得了这个信，再不必问人；回到寓中，一日三餐，死心塌地等着太守回来。

出外的人，下处就是家里一般，日间无事，只好吃饭而已。但叔宝是山东豪杰，顿餐斗米，饭店上能得多少钱粮与他吃？一连十日，把王小二一付本钱都吃在秦琼肚里了。王小二的店原是公文下处，官不在家，没人来住，招牌灯笼都挂不出去。王小二在家中与妻计较道：“娘子，秦客人是个退财白虎星。自从他进门，一个官就出门去了，几两银子本钱，都葬在他肚皮里了。昨日回家来吃些中饭，菜蔬不中用，就捶盘掷盏起来。我要开口问他取几两银子，你又时常埋怨我不会说话，把客人都恶失到别人家去了。如今到是你开口问他要几两银子；女人家的说话就重些，他也担待了。”王小二的妻柳氏，最是贤能，对丈夫道：“你不要开口。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看秦爷也不是少饭钱的人。是我们潞州人，或者少得银子。他是山东人，等官回

来，领了批文，少不得算还你店帐。”

又捱了两日，难过了，王小二只得自家开口。正值秦叔宝来家吃中饭。小二不摆饭，自己送一钟暖茶到房内，走出门外，傍着窗边，对着叔宝陪笑道：“小的有句话说，怕秦爷见怪。”叔宝道：“我与你宾主之间，一句话怎么就怪起来？”小二道：“连日店中没生意，本钱短少，菜蔬都是不敷的。意思要与秦爷预支几两银子儿用用，不知使得也使不得？”叔宝道：“这是正理，怎么要你这等虚心下气。是我忽略了，不曾取银子与你，不然那里有这长本钱供给得我来？你跟我进房去，取银子与你。”王小二连声答应，欢天喜地，做两步走进房里。叔宝床头取皮挂箱开了，伸手进去拿银子，一双手就像泰山压住的一般，再拔不出了。正是：

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

叔宝心中暗道：“富贵不离其身，这句话原不差的。如今几两盘费银子，一时失记，被樊建威带往泽州去了，却怎么处？”叔宝的银子为何被樊建威带去了呢？秦叔宝、樊建威两人都是齐州公门豪杰；点他二人解四名军犯，往泽州潞州充伍。那时解军盘费银两，出在本州库吏的手内，晓得他二人平素交厚，又是同路差使。二来又图天平法马讨些便宜，一处给发下来，放在樊建威身边用。长安又担搁了两日；及至关外匆匆的分路行李。他两个都不是寻常的小人，把这几两银子放在心上的。行李文书件色分开，只有银子不曾分开，故此盘费银两都被樊建威带往泽州去了。连秦叔宝还只道在自己身边一般，总是两个忘形之极，不分你我，有这等事体出来。一时许了王小二饭银，没有得还他，好生局促！一个脸登时胀红了。那王小二见叔宝只管在挂箱内摸，

心上也有些疑惑：“不知还是多在里头，要拣成块头与我？不知还是少在里头，只管摸了去？”不知此时叔宝实难区处。

毕竟如何回答王小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诗曰：

金风瑟瑟客衣单，秋蛩唧唧夜生寒。
一灯影影焰欲残。清宵耿耿心几剌。
天涯游子惨不欢，高堂垂白空倚栏。
囊无一钱羞自看，知己何人惜羽翰。
东望关山泪雨弹，壮士悲歌行路难。

常言道：“家贫不是贫，路贫愁煞人。”叔宝一时忘怀，应了小二，及至取银，已为樊建威带去。汉子家怎么复得个“没有”？正在着急，且喜摸到箱角里头，还有一包银子。这银子又是那里来的？却是叔宝的母亲要买潞州绸做寿衣，临行时付与叔宝的，所以不在朋友身边。叔宝只得取将出来，交与王小二道：“这是四两银子在这里，且不要算帐，写了收帐罢。”王小二道：“爷又不去，算帐怎的？写收帐就是了。”王小二得了这四两银子，笑容满面，拿进房去，说与妻子知道，还照旧服侍。只是秦叔宝的怀抱，那得开畅？囊囊已尽，批文未领，倘官府再有几日不回，莫说家去欠缺盘缠，王小二又要银子，却把甚么与他？口中不言，心里焦闷，也没有情绪到各处玩耍，吃饱了饭，镇日靠着挡众儿呆呆的望。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闷向心来瞌睡多。

又等了两三日，蔡刺史到了。本州堂官摆道，大堂传鼓下，

四衙与本州应役人员都出郭迎接。叔宝是公门中当差的人，也跟着众人出去。到十里长亭，各官都相见，各项人都见过了。蔡太守一路辛苦，乘暖轿进城门。叔宝跟进城门，事急无君子，当街跪下禀道：“小的是山东济南府解户，伺候老爷领回批。”刺史陆路远来，轿内半眠半坐，那里去答应领批之人？轿夫皂快狐假虎威，喝道：“快不起来！我们老爷没有衙门的，你在这里领批？”叔宝只得起来了，轿夫一发走得快了。叔宝暗想道：“在此一日，连马料盘费要用两方银子。官是辛苦了来的，倘有几日不坐堂，怎么了得？”做一步赶上前去，意思要求轿上人慢走，跪过去禀官。自己不晓得力大，用左手在轿扛上一拖，轿子拖了一侧，四个抬轿的，四个扶轿的，都一闪支撑不住；还是刺史睡在轿里，若是坐着，就一交跌将出来。那时官就发怨道：“这等无礼！难道我没有衙门的？”叫皂隶扯下去打。叔宝理屈词穷，府前当街褪裤，重责十板。若是本地衙门里人，皂隶自然用情；叔宝是别处人，没人照顾，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正是：

文王也受羈囚累，孙殡难逃刖足灾。

王小二在门首先看见了，对妻子道：“这姓秦的，也是个没来历的人，住我家有个把月了，身上还是那件衣服。在公门中走动的人，不晓事体，今日惹了官，拿到州门前，打了十板来了。”官进府去，叔宝回店，王小二迎住，口里便叫：“你老人家！”不像平日和颜悦色，就有些讥讪的意思：“秦大爷，你却不像公门的豪杰，官府的喜怒你也不知道？还是我们蔡老爷宽厚，若是别位老爷还不放哩！”叔宝那里容得，喝道：“关你甚么事？”小二道：“打在你老人家身上，干我甚么事？我说的是好话，拿饭与你吃罢。”叔宝包着一肚皮的气，道：“不吃饭，拿热水来！”小

二道：“有热水在此。”秦叔宝将热水洗了杖疮去睡，巴明不明，盼晓不晓。

次日负痛到府中来领文，正是：在他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蔡刺史果然是个贤能的官府，离家日久，早出升堂。文书案积甚多，赏罚极明，人人感戴。秦叔宝只等公务将完，方才跪将下去禀道：“小的是齐州刘爷差人，伺候老爷领批。”叔宝今日怎么说个齐州刘爷差人？因腿疼心闷，一夜不曾睡着，想着本州刘爷，与蔡太爷是同年好友，说个刘爷差人，使蔡太爷有屋乌之爱。果中其言，蔡刺史回嗔作喜道：“你就是那刘爷的差人么？”秦叔宝道：“小的是刘爷的差人。”刺史道：“你昨日鲁莽得紧，故此府前责你那十板，以儆将来。”秦琼道：“老爷打的不差。”经承吏将批取过来，蔡刺史取笔签押，不即发下去。想道：刘年兄不知此人扳了我的轿子，只说我年家情薄，千里路程，把他差人又打了。叫库吏动支本州名下公费银三两，也不必包封，赏刘爷差人秦琼为路费。少顷库吏取了银来，将批取文发直堂吏，叫刘爷差人领批，老爷赏盘费银三两。秦琼叩谢，接了批文，拿了赏银，出府回店。

王小二在柜上结帐，见叔宝回来，问道：“领了批回来了，钱行酒还不曾齐备，却怎么好？”叔宝道：“这酒定不消了。”小二道：“闲坐着且把帐算起了何如？”叔宝道：“拿帐过来算。”小二道：“相公爷是八月十六日到小店的，今日是九月十八日了。八月大，共计三十二日。小店有规矩，来的一日，去的一日，不算饭钱，折接风送行。三十个整日子，马是细料，连爷三顿荤饭，一日该时银一两，七折算，净该纹银二十一两。收过四两银子，准少十七两。”叔宝道：“这三两银子，是蔡太爷赏的，却是好的。”

小二道：“净欠十四两，事体又小，秦爷也不消写帐，兑银子就是了，待我去取天平过来。”叔宝道：“二哥且慢着，我还不去。”小二道：“秦爷领了批文，如今也没有甚么事了。”叔宝道：“我有一个樊朋友，赶泽州投文，有些盘费的银子，都在他身边。想着泽州的马太爷，也往太原公贺李老爷去了。官回来领了文，少不得来会我，才有银子还你。小二道：“小人是开饭店的，你老人家住上一年，才是好生意哩。”叔宝写帐，九月十八日结算，除收净欠纹银十四两无零。

王小二口里虽说秦客人住着好，肚里打稿：见那几件行李，值不多银子。有一匹马，又是张口货，他骑了饮水去，我怎好拦住他？就到齐州府，寻着公门中的豪杰，那里替他缠得清？倒要折了盘费，丢了工夫，去讨饭帐不成？这叫个见钟不打，反去铸铜了。我想那批回，是要紧的文书，没有此物，去见不得本官；不如拿了他的，倒是绝稳的上策。这些话，都是王小二肚里踌躇，不曾明言出来。将批文拿在手内看，还放在柜上，便叫妻子：“把这个文书，是要紧的东西。秦爷若放在房内，他要耍子，常锁了门出去，深秋时候，连阴又雨，屋漏水下，万一打湿了，是我开店的干系。你收拾好放在箱笼里面，等秦爷起身时，我交付明白与他。”秦叔宝心中便晓得王小二扳作当头，假做小心的说话，只得随口答应道：“这却极好。”话也不曾说完，小二已把文书递与妻子手内，拿进房去了。正是。

无情便摘神仙佩，计巧生留卿相貂。

小二又叫手下的：“那钱行酒不要摆将过来。秦爷又不去，若说钱行，就是速客起身的意思了，径拿便饭来请爷吃。”手下知道主人的口气，“便饭”二字就是将就的意思了。小菜碟儿都减

少了两个，收家伙的筛碗顿盏，光景甚是可恶；九月家间，早晨面汤也是冷的。叔宝吃了眉高眼低的茶饭，又没处去，终日出城到官路望樊建威到来。正是：

闷是一囊如水洗，妄思千里故人来。

自古道：“嫌人易丑，等人易久。”望到夕阳时候，见金风送暑，树叶飘黄。河桥官路，多少来车去马，那里有樊建威的影儿？等了一日，在树林中急得双脚只是跳，叫道：“樊建威，樊建威！你今日再不来，我也无面目进店，受小人的闲气。”等到晚只得回来。那樊建威原不曾约在潞州相会，只是叔宝痴心想着，有几两银子在他身边这个念头撑在肚里，怎么等得他来？暗里摇桩，越摇越深了。明日早晨又去，“今日再不来，到晚我就在这树林中，寻一条没有结果的事罢。”等到傍晚又不见樊建威来；乌鸦归宿，喳喳的叫。叔宝正在踌躇，猛然想起家中有老母，只得又回来。脚步移徙艰难，一步一叹，直待上灯后，方才进门。

叔宝房内已点了灯。叔宝见了灯光，心下怪道：“为甚今夜这般殷勤起来，老早点火在内了？”驻步一看，只见有人在内呼么喝六，掷色饮酒。王小二在内，跑将出来，叫一声：“爷，不是我有心得罪。今日到了一起客人，他是贩甚么金珠宝玩的，古怪得紧，独独里只要爷这间房。早知有这样事体，爷出去锁了房门，到也不见得这事出来。我打帐要与他争论，他又道：‘主人家只管房钱，张客人住，李客人也是住得的；我与多些房钱就是了。’我们这样人，说了银子两字，只恐怕又冲断了好主顾。”口角略顿了一顿，“这些人竟走进去，坐倒不肯出来。我怕行李拌差了，就把爷的行李搬在后边幽静些的去处。因秦爷在舍下日久，就是自家人一般。这一班人，我要多赚他些银子，只得从权

了，爷不要见怪，才是海量宽洪。”叔宝好几日不得见王小二这等和颜悦色，只因倒出他的房来，故此说这些好话儿。秦叔宝英雄气概，那里忍得小人的气过，只因少了饭钱，自揣一揣，只得随机迁就道：“小二哥，屋随主便，便是有房与我安身就罢，我也不论好歹。”

王小二点灯引路，叔宝跟随。转弯抹角，到后面去。小二一路做不安的光景，走到一个所在，指道：“就是这里。”叔宝定睛一看，不是客房，却是靠厨房一间破屋：半边露了天，堆着一堆糯糯秸。叔宝的行李，都堆在上面。半边又把柴草打个地铺，四面风来，灯挂儿也没处施設，就地放下了；拿一片破缸片，挡着壁缝里风。又对叔宝道：“秦爷只好权住住儿，等他们去了，仍旧到内房里住。”叔宝也不答应他，小二带上门竟走去了。叔宝坐在草铺上，把金装铜按在自己膝上，用手指弹铜，口内作歌：

旅舍荒凉雨又风，苍天着意困英雄。

欲知未了生平事，尽在一声长叹中。

正吟之间，忽闻脚步声响；渐到门口，将门上桌吊儿倒叩了。叔宝也是个宠辱无惊的豪杰，到此时也容纳不住，问道：“是那一个叩门？你这小人，你却不识得我秦叔宝的人哩！我来时明白，去时焉肯不明白？况有文书鞍马行李俱在你家中，难道我就走了不成？”外边道：“秦爷不要高声，我是王小二的媳妇。”叔宝道：“闻你素有贤名，夜晚黄昏，来此何干？”妇人道：“我那拙夫，是个小人的见识；见秦爷少几两银子，出言不逊。秦爷是大丈夫，把他海涵了。我常时劝他不要这等炎凉，他还有几句秽污言语，把恶水泼在我身上来。我这几日不好亲近得秦爷，适才打发我丈夫睡了，存得有晚饭送在此间。”

萧萧囊囊已成空，谁复留心恤困穷？

一饭淮阴遗国土，却输妇女识英雄。

叔宝闻言，眼中落泪道：“贤人，你就是淮阴的漂母，哀王孙而进食，恨秦琼他日不能封三齐而报千金耳！”柳氏道：“我是小人之妻，不敢自比于君子，何敢望报？只是秦爷暂处落寞，我见你老人家，衣服还是夏衣，如今深秋时候，我这潞州风高气冷，脊背上吹了这两条裂缝，露出尊体，却不像模样。饭盘边有一索线，线头上有一个针子，爷明日到避风的去处，且缝一缝，遮了身体，等泽州樊爷到来，有银子换衣服，便不打紧了。明日早晨若厌听我拙夫琐碎，不吃早饭出门，媳妇倒趲得有几文皮钱，也在盘内；爷买得些粗糙点心充饥；晚间早些回来。”说完这些言语，把那桌吊儿放了，自去了。

叔宝开门，将饭盘掇进。又见青布条捻成钱串，拢着三百文皮钱；一索线，线头上一个针子。都取来安在草铺头边。热汤汤一碗肉羹。叔宝初到他店中说这肉羹好吃，顿顿要这碗下饭。自算帐之后，菜饭也是不周全的，那里有这样汤吃？因今日下了这起富客，做这肉汤，留得这一碗。叔宝欲待不吃，熬不得肚中饥饿，只得将肉羹连气吃下。秋宵耿耿，且是难得成梦，翻翻覆覆，睡得一觉。醒了天尚未明，且喜这间破屋，处处透进残月之光，他果然把身上这件夏衣，乘月色将绽处胡乱揪来一缝，披在身上，趁早出来。

补衮奇才识者稀，鹑悬百结事多违。

缝时惊见慈亲线，惹得征人泪满衣。

带了这三百钱，就觉胆壮；待要做盘缠赶到泽州，又恐遇不着樊建威，那时怎回？且小二又疑我没行止，私自去。不若且买

些冷馍馍火烧怀着，在官道上坐等。走来走去，日已西斜。远远望见一个穿青衣的人，头带范阳毡笠，腰跨短刀，肩上负着挂箱，好似樊建威模样；及至近前，却又不是。接踵就是几个骑马打猎的人冲过。叔宝把身子一让，一双脚跨进人家门，不防地上一个火盆，几乎踹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手执着一串素珠在那里向火；见这光景，即便把叔宝上下一看，便道：“汉子看仔细，想是你身上寒冷，不妨坐在此烤一烤火。”叔宝见说，道声：“有罪了。”即便坐下。

妇人道：“吾看你好一条汉子，为什么身上这般光景？想不是这里人。”叔宝道：“我是山东人。因等一个朋友不至，把盘缠用尽，回去不得。”妇人道：“既如此，你随口说一个时辰来，我替你占一个小课，看这朋友来不来？”叔宝便说个申时，妇人捻指一算，便道：“卦名速喜。书上说得好：‘速喜心偏急，来人不肯忙。’来是一定来的，只是尚早哩。待出月将终，方有消息。”

叔宝道：“老奶奶声口，也像不是这里人，姓甚么？”妇人道：“我姓高，是沧州人。因前年我们当家的去世，便同儿子迁到这里来倚傍一个亲戚。”叔宝道：“你家儿子叫甚号？多少年纪？做甚么生意？”妇人道：“只有一个儿子，号叫开道。因他有些膂力，好的是使枪弄棍，所以不事生业，常不在家。”说完，立起身对叔宝道：“想你还未午膳，我有现成面饭在此。”说完进去，托出热腾腾的一大碗面、一碟蒜泥、一双竹箸，放在桌上，请叔宝吃。叔宝等了这一日，又说了许多话，此时肚子里也空虚，并不推辞，即便吃完了，说道：“蒙老奶奶一饭之德，未知我秦琼可有相报的日子？”那妇人道：“看你这样一条汉子，将来决不是落寞之人，怎么说恁话来？杀人救人方叫做报，这样口食之事，说甚么报？”

其时街上已举灯火。叔宝点头唯唯，谢别出门，一路里想道：“惭愧！我秦琼出门，不曾撞着一个有意思的朋友，反遇着两个贤明的妇人，消释心中抑郁。”一头想，一头走。正是：

漂母非易得，千金曾掷水。

却说王小二因叔宝不回店中，就动起疑来，对妻子道：“难道姓秦那厮养的成了仙不成？没钱还我，难道有钱在别处吃不成？”妻子道：“人能变财，或者撞见了甚么熟识的朋友，带挈他吃两日，也未可知。”小二道：“既如此，我央人问他讨饭钱。”

一日清早，叔宝刚欲出门，只见外边两个穿青的少年迎着进来。

不知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三义坊当铜受腌臢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词曰：

牝牡骊黄，区区岂是英雄相？没个孙阳，骏骨谁相赏？伏枥悲鸣，气吐青云漾。多惆怅，盐车踯躅，太行道上。

右调《点绛唇》

宝刀虽利，不动文士之心。骏马虽良，不中农夫之用。英雄虽有掀天揭地手段，那个识他、重他？还要奚落他。那两个少年与王小二拱手，就问道：“这位就是秦爷么？”小二道：“正是。”二人道：“秦大哥请了。”叔宝不知其故，到堂前叙揖。

二人上坐，叔宝主席相陪。王小二看三杯茶来。茶罢，叔宝开言道：“二兄有何见教？”二人答道：“小的们也在本州当个小差使，闻秦兄是个方家，特来说分上。”叔宝道：“有甚见教？”二人道：“这王小二在敝衙门前开饭店多年，倒也负个忠厚之名。不知怎么千日之长，一日之短，得罪于秦兄？说兄怪他，小的们特来陪罪。”叔宝道：“并没有这话，这却从何而来？”二人道：“都说兄怪他，有些店帐不肯还他。若果然怪他，索性还了他银子，摆布他一场却是不难的。若不还他银子，使小人得以借口。”叔宝何等男子，受他颠簸，早知是王小二来，会说这话的乔人了。“我只把直言相告二兄：我并不怪他夫妇，只因我囊中罄空，有些盘费银两在一个樊朋友身边。他往泽州投文，只在早晚来，算

还他店帐。”二人道：“兄山东朋友，大抵任性的多。等见那个朋友，也要吃饱了饭，才好等得；叫他开饭店的也难服事。若要照旧管顾，本钱不敷；若简慢了兄，就说开饭店的炎凉，厌常喜新。客人如虎居山，传将出去，鬼也没得上门，则饭店都开不成了。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假若樊朋友一年不来，也等一年不成？兄本衙门不见兄回去也要捉比，宅上免不得惊天动地。凡事要自己活变。”叔宝如酒醉方醒，对二人道：“承兄指教，我也不等那樊朋友来了。有两根金装铜，将他卖了算还店帐，余下的做回乡路费。”二人叫王小二道：“小二哥，秦爷并不怪你。倒要把金装铜卖了，还你饭钱。你须照旧伏侍。”也不通姓名，举手作别而去。好似：

在笼鸛能调舌，去水蛟龙未得飞。

叔宝到后边收拾金装铜。王小二忽起奸心：“这个姓秦的奸诈，到有两根甚么金装铜，不肯早卖，直等我央人说许多闲话，方才出手。不要叫他卖，恐别人讨了便宜去。我哄他当在潞州，算还我银子，打发他起身；加些利钱儿，赎将出来。剥金子打首饰，与老婆带将起来。多的金子，剩下拿去兑与人，夫妻发迹，都在这金装铜上了！”笑容满面，走到后边来。

叔宝坐在草铺上，将两条铜横在自己膝上，上面有些铜青了。他这铜原不是纯金的，原是熟铜流金在上面。从祖秦旭传父秦彝，传到他已经三世了。挂在鞍旁，那铜楞上的金都磨去了，只是槽凹里有些金气。放在草铺上，地湿发了铜青。叔宝自觉没有看相，只得拿一把穰草，将铜青擦去，耀目争光。王小二只道上边有多少金子，朦着眼道：“秦爷，这个铜不要卖。”叔宝道：“为何不要卖？”小二道：“我这潞州有个隆茂号当铺，专当人甚

么短脚货。秦爷将这铜抵当几两银子，买些柴米，将高就低，我伏事你老人家。待平阳府樊爷来到，加些利钱赎去就是了。”叔宝也舍不得两条金铜卖与他人，情愿去当，回答小二道：“你的所见，正合我意，同去当了罢！”

同王小二走到三义坊一个大姓人家门旁黑直棂内，门挂“隆茂号当”大字牌。径走进去，将铜在柜上一放，放得重了些，主人就有些嗔嫌之意。“呀！不要打坏了我的柜桌！”叔宝道：“要当银子。”主人道：“这样东西，只好算废铜。”叔宝道：“是我用的兵器，怎么叫做废铜呢？”主人道：“你便拿得他动，叫做兵器。我们当久了，没用他处，只好熔做家伙卖，却不是废铜？”叔宝道：“就是废铜罢了。”拿大秤来称斤两，那两根铜重一百二十八斤。主人道：“朋友，还要除些折耗。”叔宝道：“上面金子也不算，有甚么折耗？”主人道：“不过是金子的光景，那里作得帐！况且那两个把子，算不得铜价，化铜时就烧成灰了。如今是铁柄木的，觉重。”叔宝却慷慨道：“把那八斤零头除去，作一百二十斤实数。”主人道：“铜是潞州出产的去处，好铜当价是四分一斤，该五两短二钱，多一分也不当。”叔宝算四五两银子几日又吃在肚里，又不得回乡，仍然拿回去。小二已有些不悦之色。叔宝回店，坐在房中纳闷。

举世尽肉眼，谁能别奇珍？

所以英雄士，碌碌多湮沦。

王小二就是逼命一般，又走将进来，向叔宝道：“你老人家再寻些甚么值钱的东西当罢！”叔宝道：“小二哥，你好呆！我公门中道路，除了随身兵器，难道带甚么金宝玩物随身？”小二道：“顾不的你老人家。”叔宝道：“我骑这匹黄骠马，可有人要？”小

二道：“秦爷在我家住有好几时，再不曾说这句，说甚么金装铜，我这潞州人，真金子还认做假的，那晓得有用的兵器！若说起马来，我们这里是旱地，若大若小人家，都有脚力。我看秦爷这匹黄骠，倒有几步好走，若是肯卖，几时先回家，公事都完了。”叔宝道：“这是就有银子的？”小二道：“马出门就有银子进门。”叔宝道：“这里的马市在怎么所在？”小二道：“就在西门里大街上。”叔宝道：“甚么时候去？”小二道：“五更时开市，天明就散市了。”小二叫妻子收拾晚饭与秦爷吃了，明日五更天，要去卖马。

叔宝这一夜好难过，生怕错过了马市，又是一日如坐针毡。盼到交五更时候起来，将些冷汤洗了脸，梳了头。小二掌灯牵马出槽。叔宝将马一看，叫声哎呀，道：“马都饿坏在这里了！”人被他炎凉到这等田地，那个马一发可知了。自从算帐之后，不要说细料，连粗料也没有得与他吃了，饿得那马在槽头嘶喊。妇人心慈，又不会锄草，瞒了丈夫，偷两束长头草，丢在槽里，凭那马吃也得，不吃也得。把一匹千里神驹弄得蹄穿鼻摆，肚大毛长。叔宝敢怒而不敢言。要说饿坏了我的马，恐那小人不知高低，就道连人也没有得吃，那在马乎？只得接扯拢头，牵马外走。王小二开门，叔宝先出门外，马却不肯出门，径晓得主人要卖他的意思。马便如何晓得卖他呢？此龙驹神马乃是灵兽，晓得才交五更。若是回家，就是三更天也备鞍辔、捎行李了。牵栈马出门，除非是饮水啃青，没有五更天牵他饮水的理。马把两只前腿蹬定这门槛，两双后腿倒坐将下去。若论叔宝气力，不要说这病马，就是猛虎，也拖出去了。因见那马尫瘦得紧，不忍加勇力去扯他，只是调息绵绵的唤。王小二却是狠心的人，见那马不肯出门，拿起一根门闩来，照那瘦马的后腿上，两三门闩，打得那马护疼，扑

地跳将出去。小二把门一关道：“卖不得再不要回来！”

却说叔宝牵马到西营市来，马市已开。买马与卖马的王孙公子往来络绎不绝，看马的驰骤杂遝，不计其数。有几个人看见叔宝牵着一匹马来，都叫：“列位让开些，穷汉子牵了一匹病马来了，不要挨倒了他。”合唇合舌的淘气。叔宝牵着马在市里颠倒走了几回，问也没人问一声，对马叹道：“马，你在山东捕盗时，何等精壮！怎么今日就垂头丧气到这般光景！叫我怎么怨你，我是何等的人？为少了几两店帐，磨弄得垂头丧气，何况于你！”常言道得好：

人当穷贱语声低，马瘦毛长不显肥。

得食猫儿强似虎，败翎鹦鹉不如鸡。

先时还是人牵马，后来倒是马带着人走。一夜不曾睡得，五更天起来，空肚里出门，马市里没人瞅睬，走着路都是打盹睡着的。天色已明，走过了马市，城门大开，乡下农夫挑柴进城来卖。潞州即今山西地方，收秋都是那茹茹秸儿；若是别的粮食，收拾起来枯槁了，独有这一种气旺，收秋之后，还有青叶在上。马是饿极的了，见了青叶，一口扑去，将卖柴的老庄家一交扑倒。叔宝如梦中惊觉，急去搀扶。那人老当益壮，翻身跳起道：“朋友，不要着忙，不曾跌坏我那里。”那时马啃青柴，不得溜缰。老者道：“你这匹马牵着不骑，慢慢的走，敢是要卖的么？”叔宝道：“便是要卖他，在这里撞个主顾。”老者道：“马膘虽是跌了，缰口倒还好哩！”叔宝正在懊闷之际，见老者之言，反欢喜起来了。

喜逢伯乐顾，冀北始空群。

问老者道：“你是鞭杖行，还是兽医出身？”老者道：“我也不是鞭杖行，也不是兽医，老汉今年六十岁了，离城十五里居住。

这四束柴有一百多斤，我挑进城来，肩也不曾换一换，你这马轻轻的扑了一口青柴，我便跌了一交，就知这马缰口还好；只可惜你头路不熟，走到这马市里来。这马市里买马的都是那等不得穷的人。”叔宝笑道：“怎么叫做等不得穷的人？”老者道：“但凡富家子弟，未曾买马，先叫手下人拿着一副鞍辔跟着走。看中了马的毛片，搭上自己的鞍辔，放个辔头，中意方才肯买。他怎肯买你的病马培养？自古道：‘买金须向识金家。’怎么在这个所在出脱病马来？你便走上几日，也没有人瞧着哩！”叔宝道：“据你说起来，还是牵到甚么所在去卖呢？”老者道：“只是我要卖柴，若是不卖柴，引你到一个去处，这马就有人买了。”叔宝道：“你卖柴的小事。你若引我去卖了这匹马，事成之后，送你一两名雄信，排行第二，我们都称他做二员外。他结交豪杰，买好马送朋友。”

叔宝如酒醉方醒，大梦初觉的一般，暗暗自悔：我失了检点。在家时常闻朋友说潞州二贤庄单雄信，是个延纳的豪杰。我怎么到此就不去拜他？如今弄得衣衫褴褛，鹄面鸠形一般，却要去拜他，岂不是迟了！正是临渴掘井，悔之无及。若不往二贤庄去，过了此渡，又无船路，却怎么处？也罢，只是卖马，不要认慕名的朋友就是了。“老人家，你引我前去；果然卖了此马，实送你一两银子。”

老者贪了厚谢，将四束柴寄在豆腐店门口，叫卖豆腐的：“替我照管一照管。”扁担头上有一个青布口袋儿，袋了一升黄豆，进城来换茶叶的。见马饿得狠，把豆儿倒在个深坑塘里面，扯些青柴拌了，与那马且吃了。老庄家拿扁担儿引路，叔宝牵马竟出西门。约十数里之地，果然一所大庄，怎见得？但见：

碧流萦绕，古木阴森。碧流萦绕，往来鱼鳞纵横；古木阴森，

上下鸟声稠杂。小桥虹跨，景色清幽；高厦云连，规模齐整。若非旧阀定，是名门。

老庄家持扁担过桥入庄。叔宝在桥南树下拴马，见那马瘦得不像模样，心中暗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也看不上，教他人怎么肯买？”因连日没心绪，不曾牵去饮水啃青刷鞴，鬃尾都结在一处。叔宝只得将左手衣袖卷起，按着马鞍，右手五指，将马领鬃往下分理。那马怕疼，就掉过头来，望着主人将鼻息乱扭，眼中就滚下泪来。叔宝心酸，也不去理他领鬃，用手掌在他项上拍了这两掌道：“马耶，马耶！你就是我的童仆一般。在山东六府驰名，也仗你一背之力。今日我月建不利，把你卖在这庄上，你回头有恋恋不舍之意，我却忍心卖你，我反不如你也！”马见主人拍项分付，有欲言之状，四蹄踢跳，嘶喊连声。叔宝在树下长叹不绝。正是：

威负空群志，还余历块才。

惭无人剪拂，昂首一悲哀。

却说雄信富厚之家，收秋事毕，闲坐厅前。见老人家竖扁担于窗扇门外边，进门垂手，对员外道：“老汉进城卖柴，见个山东人牵匹黄骠马要卖；那马虽跌落骠，缰口还硬。如今领着马在庄外，请员外看看。”雄信道：“可是黄骠马？”老汉道：“正是黄骠马。”雄信起身，从人跟随出庄。

叔宝隔溪一望，见雄信身高一丈，貌若灵官，戴万字顶皂荚包巾，穿寒罗细褶，粉底皂鞋。叔宝自家看着身上，不像模样得紧，躲在大树背后解净手，抖下衣袖，揩了面上泪痕。雄信过桥，只去看马，不去问人。雄信善识良马，把衣袖撩起，用左手在马腰中一按，雄信膂力最狠，那马虽筋骨峻嶒，却也分毫不动。托

一托头至尾，准长一丈，蹄至鬃，准高八尺；遍体黄毛如金丝细卷，并无半点杂色。此巧妙处，正是：

奔腾千里荡尘埃，神骏能空冀北胎。

蹬断丝缰摇玉辔，金龙飞下九天来。

雄信看罢了马，才与叔宝相见，道：“马是你卖的么？”单员外只道是贩马的汉子，不以礼貌相待，只把你我相称。叔宝却认卖马，不认贩马，答道：“小可也不是贩马的人。自己的脚力，穷途货于宝庄。”雄信道：“也不管你买来的，自骑的，竟说价罢了。”叔宝道：“人贫物贱，不敢言价；只赐五十两，充前途盘费足矣。”雄信道：“这马讨五十两银子也不多；只是膘跌重了，若是上得细料，用些工本，还养得起来。若不吃细料，这马就是废物了。今见你说得可怜，我与你三十两银子，只当送兄路费罢了。”雄信还了三十两银子，转身过桥，往里就走，也不十分勤力要买。叔宝只得跟过桥来道：“凭员外赐多少罢了。”

雄信进庄来，立在大厅滴水檐前。叔宝见主人立在檐前，只得站立于月台旁边。雄信叫手下人牵马到槽头去，上些细料来回话。不多时，手下向主人耳边低声回复道：“这马狠得紧，把老爷胭脂马的耳朵都咬坏了。吃下一斗蒸熟绿豆，还在槽里面抢水草吃，不曾住口。”雄信暗喜，乔做人情道：“朋友，我们手下人说，马不吃细料的了。只是我说出与你三十两银子，不好失信。”叔宝也不知马吃料不吃料，随口应道：“但凭尊赐。”雄信进去取马价银。叔宝却不是阶下伺候的人，进厅坐下。雄信三十两银子得了千里神驹，捧着马价银出来，喜容可掬。叔宝久不见银，见雄信信着一包银子出来，比得他马的欢喜，却也半斤八两。叔宝难道这等局量褊浅？他却是个孝子，久居旅评邸，思想老母，昼

夜熬煎。今见此银，得以回家，就如见母的一般，不觉：

欢从眉角至，笑向颊边生。

叔宝双手来接银子。雄信料已买成，银子不过手，用好言问叔宝道：“兄弟是山东，贵府是那一府？”叔宝道：“就是齐州。”雄信把银子向衣袖里一笼，叔宝大惊，想是不买了，心中好生捉摸不着。正是：

隔面难知心腹事，黄金到手怕成空。

未知雄信袖银的意思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入酒肆募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诗曰：

乞食吹竽骨相癯，一腔英气未全除。

其妻不识友人识，容貌似殊人不殊。

函谷绨袍怜范叔，临邛杯酒醉相如。

丈夫交谊同金石，肯为贫穷便欲疏！

结交不在家资。若靠这些家资引惹这干蝇营狗苟之徒，有钱时，便做出拆屋斧头；没钱时，便做出浮云薄态。毕竟靠声名可以动得隔地知交，靠眼力方结得困穷兄弟。

单雄信为何把银子袖去？只因说起“齐州”二字，便打动他一点结交的想头，向叔宝道：“兄长请坐。”命下人看茶过来。那挑柴的老儿，看见留坐要讲说，靠在窗外呆呆听着。雄信道：“动问仁兄，济南有个慕名的朋友，兄可相认否？”叔宝问：“是何人？”雄信道：“此兄姓秦，我不好称他名讳；他的表字叫做叔宝，山东六府驰名，称他为赛专诸，在济南府当差。”叔宝因衣衫褴褛，丑得紧，不好答应“是我”，却随口应道：“就是小弟同衙门朋友。”雄信道：“失瞻了，原来是叔宝的同袍。请问老兄高姓？”叔宝道：“在下姓王。”他因心上只为王小二饭钱要还，故随口就是王字。雄信道：“王见请略坐小饭。学生要烦兄寄信与秦兄。”叔宝道：“饭是不领了，有书作速付去。”

雄信复进书房去封程仪三两，潞绸二匹，至厅前殷勤致礼

道：“小弟要修一封书，托兄寄与秦兄，只是不曾相会的朋友，恐称呼不便，烦兄道意罢！容日小弟登堂拜望。这是马价银三十两，银皆足色；外具程仪三两，不在马价数内；舍下本机上绸二匹送兄，推叔宝同袍分上，勿嫌菲薄。”叔宝见如此相待，不肯久坐等饭，恐怕口气中间露出马脚来不好意思，告辞起身。

良马伏枥日，英雄晦运时。

热衷虽想慕，对面不相知。

雄信友道已尽，也不十分相留，送出庄门，举手作别。叔宝径奔西门。老庄家尚在窗外瞌睡，挂下一条涎唾，倒有尺把长。只见单员外走进大门，对老儿道：“你还在这里？”老儿道：“听员外讲话久了，不觉打盹起来；那卖马的敢是去了？”雄信道：“即才别去。”言罢径走入内。

老庄家急拿扁担，做两步赶上叔宝，只听见说姓王，就叫：“王老爷，原许牙钱与我便好！”叔宝是个慷慨的人，就把这三两程仪拆开，取出一锭，多少些也就罢了。老儿喜容满面，拱手作谢，往豆腐店取柴去了，不题。

却说叔宝进西门，已是上午时候，马市都散了，人家都开了店。新开的酒店门首，堆积的熏烧下饭，喷鼻馨香。叔宝却也是吃惯了的人，这些时熬得牙清口淡，适才雄信庄上又不曾吃得饭，腹中饥饿，暗想道：“如今到小二家中，又要吃他的腌臢东西，不如在这店中过了午去，还了饭钱，讨了行李起身。”径进店来。那些走堂的人见叔宝将两疋潞绸打了卷，夹在衣服底下，认了他是打渔鼓唱道情的，把门拦住道：“才开市的酒店，不知趣，乱往里走！”叔宝把双手一分，四五个人都跌倒在地。“我买酒吃，你们如何拦阻？”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内中一人跳起身来道：“你买酒吃到柜上称银子，怎么乱往里走？”叔宝道：“怎么要我先称银子？”酒保道：“你要先吃酒后称银子，你到贵地方去吃。我这潞州有个旧规：新开市的酒店，恐怕酒后不好算帐，却要先交银子，然后吃酒。”叔宝暗想：“强汉不掠市。”只得到柜上来把潞绸放下，袖中取出银子来，把打乱的程仪，总包在马价银一处，却要称酒钱，口里喃喃的道：“银子便先称把你，只是别位客人来，我却要问他店规，果然如此，再不消提起。”

柜里主人却知事，陪着笑脸道：“朋友，请收起银子。天下书同文，行同伦，再没有先称银子后吃酒的道理。手下人不识好歹，只道兄别处客人性格不同，酒后难于算帐，故意歪缠，要先称银子。殊不知我们开店生理，正要延纳四方君子，况客长又不是不修边幅的人。出言唐突，但看我薄面，勿深计较，请收起银子里面请坐，我叫他暖酒来与客人吃便了。”叔宝见他言词委曲，回嗔作喜道：“主人贤慧，不必再提了。”袖了银子，拿了潞绸，往里走进二门。三间大厅，齐整得紧。厅上摆的都是条桌交椅，满堂四景诗画挂屏。柱上一联对句，名人标题，赞美这酒馆的好处：

槽滴珍珠漏泄乾坤一团和气

杯浮琥珀陶熔肺腑万种风情

叔宝看厅上光景，又瞧瞧自己身上褴褛，原怪不得这些狗才拦阻。见如今坐在上面自觉不像模样，又想一想：“难道他店中的酒只卖与富贵人吃，不卖与穷人吃的！”又想一想：“想次些的人，都不会在这厅上饮酒。”定睛一看，两带琵琶栏杆的外

边，都是厢房，厢房内都是条桌懒凳。叔宝素位而行，微笑道：“这是我们穷打扮的席面了。”走向东厢房第一张条桌上，解下潞绸坐下。正是：

花因风雨难为色，人为贫寒气不扬。

酒保取酒到来，却换了一个老儿，不是推他那些人。又不是熏烧的下饭，却是一碗冷牛肉，一碗冻鱼，瓦钵磁器，酒又不热。老儿摆在桌上就走去了。叔宝恼将起来：“难道我秦叔宝天生定该吃这等冷东西的？我要把他家私打做齑粉，房子拖坍他的。不过一翻掌间，却是一桩没要紧的事，明日传到家里，朋友们知道了：‘叔宝在潞州，不过少了几两银子饭钱，又不风不颠，上店吃酒打了两次，又不曾吃得成。’总来为了口腹，惹人做了话柄。熬了气吃他的去罢。”这也是肚里饥饿，恕却小人，未免自伤落寞。才吃了一碗酒，用了些冷牛肉。正是：

土块调重耳，芜亭困汉光。

听得店门外面喧嚷起来，店主人高叫：“二位老爷在小店打中火去！”两个豪杰在店门首下马，四五个部下推着两辆小车子，进店解面衣拂灰尘。主人引着路进二门来，先走的戴进士巾，穿红，后走的戴皂荚巾，穿紫。叔宝看见先走的不认得，后走的却是故人王伯当。两个：

肥马轻裘意气扬，匣中长剑吐寒芒。

有才不向污时屈，聊寄雄心侠少肠。

主人家到厅上拖椅拂桌，像安席的一般虚景：“二位爷就在这头桌上坐罢。”分付手下人：“另烹好茶，取小菜前边烹炮精洁的肴馔，开陈酒与二位爷用。”言罢自己去了。只见他手下人掇两盆热水：“二位爷洗手。”

叔宝在东厢房，恐被伯当看见了，却坐不住，拿了潞绸起身要走，不得出去。进来时不打紧，他那栏杆围绕，要打甬道才出去得。二人却坐在中间。叔宝又不好在栏杆上跨过去，只得背着脸又坐下了。他若顺倒头竟吃酒，倒也没人去看他；因他起欠欠的，王伯当就看见了，叫跟随的：“你转身看东厢房第一张条桌上，这个人像着谁来？”跟随的转身回头道：“到像历城秦爷的模样。”正是：

轩昂自是鸡群鹤，税利终为露颖锥。

叔宝闻言，暗道：“呀，看见我了！”伯当道：“仲尼、阳货面庞相似的正多，叔宝乃人中之龙，龙到处自然有水，他怎么得一寒至此？”叔宝见伯当说不是，心中又安下些。那跟随的却是个少年眼快的，要实这句言语，转过身紧看着叔宝。吓得叔宝头也不抬，箸也不动，缩颈低坐，像伏虎一般。这跟随的越看越觉像了，总道：“他见我们在此，声色不动，天下也没这个吃酒的光景。”便道：“我看来便像得紧，待我下去瞧瞧，不是就罢了。”

叔宝见从人要走来，等他看出却没趣了，只得自己招架道：“王兄，是不才秦琼落难在此。”伯当见是叔宝，慌忙起身离坐，急解身上紫衣，下东厢房将叔宝虎躯裹定，拉上厅来，抱头而哭。主人家着忙都来陪话，三个人有一个哭，两个不哭。王伯当见叔宝如此狼狈，伤感凄凉，这人乍相见，无甚关系。叔宝却没有因处穷困中就哭起来的理。总是：

知己虽存矜恤心，丈夫不落穷途泪。

叔宝见伯当伤感，反以美言劝慰：“仁兄不必堕泪，小弟虽说落难，原没有甚么大事。只因守批在下处日久，欠下些店帐，以至流落在此。”就问这位朋友是谁。伯当道：“这位是我旧相结

的弟兄，姓李名密，字玄邃，世袭蒲山郡公，家长安。曾与弟同为殿前左亲传千牛之职，与弟往来最厚。他因姓应图讖，为圣上所忌，弃官同游。小兄因杨素擅权，国政日非，也就一同避位。”叔宝又从新与李玄邃揖了。伯当又问：“兄在此曾会单二哥么？怎么不往单二哥处去？”叔宝道：“小弟时当偃蹇，再不曾想起单二哥；今日事出无奈，到二贤庄去把坐马卖与单二哥了。”伯当道：“兄坐的黄骠马卖与单二哥了？得了多少银子？”叔宝道：“却因马膘跌重了，讨五十两银子，实得三十两，就卖了。”伯当且惊且笑道：“单二哥是有名豪杰，难道与兄做交易，讨便宜？这也不成个单雄信了。如今同去，原马少不得奉还，还要取笑他几句。”叔宝道：“贤弟，我不好同去。到潞州不拜雄信，是我的缺典。适才卖马，问及贱名，我又假说姓王。他问起历城秦叔宝，我只得说是相熟朋友，他又送我潞绸二匹、程仪三两。我如今同二位去，岂不是个踪迹变幻？二位到二贤庄去，替我委曲道意，说卖马的就是秦琼。先因未曾奉拜得罪，后因赧颜不好相见，故假托姓王；殷勤之意，已勒肺腑，异日再到潞州，登堂拜谢。”

玄邃道：“我们在此与单二哥四人相聚，正好盘桓。兄有心久客，不在一两日为朋友羁留。我们明日拉单二哥来，欢聚两日才好话别。吾兄尊寓在于何处？”叔宝道：“我久客念母，又有批回在身。明日把单二哥所赠程仪，收拾两件衣服，即欲还家。二位也不必同单二哥来看我。”伯当、玄邃道：“下处须要说知，那有好弟兄不知下处的道理？”叔宝道：“寓在府西首斜对门王小二店里。”伯当道：“那王小二第一炎凉，江湖上有名的王老虎，在兄分上可有不到之处？”叔宝感柳氏之贤，不好在两个劣性朋友面前说王小二的过失，道：“二位贤弟，那王小二虽是炎凉，到

还有些眼力，他夫妇二人在我面上，甚是周到。”这叫做：

小人行短终须短，君子情长到底长。

柳氏贤慧，连丈夫都带得好了，“妻贤夫祸少”，信不虚言也。

三人饮到深黄昏后，伯当连叔宝先吃的酒帐，都算还了店主。向叔宝道：“今夜暂别，明日决要相会。吾兄落寞在此，吾辈决不忍遽别。明日见了单二哥，还要设处些盘缠送与吾兄，切勿径去。”叔宝唯唯，出店作别。王、李二人别了叔宝上马，径出西门往二贤庄。

叔宝却将紫衣裹着潞绸一处，径回王小二店来，因朋友不舍，来得迟了。王小二见午后不归，料绝他不曾卖马，心上愈加厌贱，不等叔宝来家，径把门扇关锁了。叔宝到了扣门，小二冷声扬气道：“你老人家早些来家便好。今日留得客人又多，怕门户不谨慎锁了门。钥匙是客人拿在房中去了。恐怕你没处睡，外面那木柜上，是我揩抹干净的，你老人家将就睡睡。五更天起来煮饭，打发客人开门时，你老人家进来多睡一回就是了。”

叔宝牙关一咬，眼内火星直爆，拳头一举，心中怨气横飞：“这个门不消我两个指头就推掉了，打了他一场，少不得经官动府，又要羁身在此，打怎么紧？况单雄信是个好客的朋友，王、李二兄说起卖马的，来朝不等红日东升就来拜我；我却与主人结打见官，可是豪杰的举动？这样小人，借口就说我欠了许多饭钱，图赖他的，又打坏他的门面。适来又在王伯当面前，说他做人好，怎么朝更夕改，又说他不好？我转是不妥当的人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到如今已是塔尖了，不久开交，熬也熬得他起了。这样小人，说有银子还他，必就开门了。”

笑是小人能好利，谁知君子自容人。

叔宝踌躇了这一会，只得把气平了，叫道：“小二哥，我的马卖了，有银子在此还你。在外边睡，我却放心不下，万有差池，不干我事。”此时王小二听见言词热闹，想是果然卖马回来了。早在门缝里张着，没有了马，毕竟有了银子，喜得笑将起来：“秦爷，我和你说笑话儿耍子，难道我开店的人，不知事体，这样下霜的天气，好叫你老人家在露天里睡不成？我家媳妇往客房讨钥匙去了。”柳氏拿着钥匙在旁，不得丈夫之言，不敢开门。听到小二要开，说道：“钥匙来了。”

小二开门，叔宝进店，把紫衣潞绸柜上放下。王小二道：“这是马价里搭来的么？不要他的货便好。”叔宝道：“这却不是马价里来的。有银子在此。”袖中取出银子来。小二见了银子道：“秦爷财帛要仔细，夜晚间不要弄他，收拾起了；且将就吃些晚饭，我明日替你老人家送行。”叔宝道：“饭不要吃了，竟拿帐来算罢。”小二递过帐簿道：“秦爷，你是不亏人的，但凭你算罢了。”叔宝看后边日子到住得多，随茶粥饭又有几日不曾吃饭，马又饿坏了，不曾上得马料。叔宝却慷慨，把蔡太守这三两银子不要算数，一天平兑十七两银子，付与小二。对柳氏道：“我匆匆起身，不能相谢，容日奉酬娘子。”柳氏道：“秦爷在此，款待不周，不罪我们，已见宽洪海量，还敢望谢？”叔宝道：“我的回批快拿与我。”柳氏道：“秦爷此时住那里去？”叔宝道：“此时城门还未关，我归心如箭，赶出东门再作去处。”小二也略留一回，就把批文交与叔宝。叔宝取双铜行李，作别出店，径奔东门长行而去。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东岳庙英雄染病 二贤庄知己谈心

诗曰：

困厄识天心，提撕意正深。

琢磨成美玉，锻炼出良金。

骨为穷愁老，谋因艰苦沉。

莫缘频失意，黯黯泪沾襟。

如今人，小小不得意便怨天；不知天要成就这人，偏似困苦这人一般。越是人扶扶不起，莫说穷愁，便病也与他一场，直到绝处逢生，还像不肯放舍他的。

王伯当、李玄邃为叔宝急出城西，比及到二贤庄，已是深黄昏时候。此时雄信庄门早闭上了。闻门外犬吠甚急，雄信命开了庄门，看有何人在我庄前走动。做两步走出庄来，定睛一看，却是王、李二友。三人携手进庄，马卸了鞍，在槽头上料，手下都到耳房中去住了。雄信手下取拜毡过来，与二友顶礼相拜坐下。雄信命点茶摆酒。

叙罢了契阔，伯当开言：“闻知兄长今日恭喜得一良马。”雄信道：“不瞒贤弟说，今日三十两银子，买了一匹千里龙驹。”伯当道：“马是我们预先晓得是一匹良马，只是为人再不要讨了小便宜，讨了小便宜，就要吃大亏。”雄信道：“这马敢是偷来的么？”伯当道：“马倒不是偷来的，且问卖马的你道是何人？”雄信道：“山东人，姓王，我因欢喜得紧，不曾与他细盘恒。二兄怎知此

事？敢是与那姓王的相熟么？”伯当道：“我们倒不与姓王的相熟，那姓王的倒与老哥相熟了。巧言不如直道，那卖马的就是秦叔宝，适在西门店中相遇，道及厚情，又有所赠。”雄信点头咨嗟：“我说这个人，怎么有个欲言又止之意。原来就是叔宝，如今往那里去了？”伯当道：“下处在府西王小二店内，不久就还济南去矣。”雄信道：“我们也不必睡了，借此酒便可坐以待旦。”王、李齐道：“便是。”这三人直饮到五更时候。正是：

酣歌忘旦幕，寤寐在英雄。

把马都备停当，又牵着一匹空马，要与叔宝骑。三人赶进西门，到王小二店前，寻问叔宝。叔宝却已去了。王小二怕他好朋友赶上，说出他的是非来，不说叔宝步行，说：“秦爷要紧回去，偶有回头差马连夜回山东去了。”就是有马，那雄信放开千里龙驹也赶上了。忽然家中有个凶信到：雄信的亲兄出长安，被钦赐驰驿唐公发箭射死，手下护送丧车回来。雄信欲奔兄丧，不得追赶朋友。王、李二友因见雄信有事，把这追赶叔宝的念头，亦就中止，各散去讫。

单题叔宝自昨晚黄昏深后，一夜走到天亮，只走得五里路儿。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如叔宝要走，一百里也走到了。他卖了马，又受着王小二的暗气，背着包儿，想着平日用马惯的人，今日黑暗里徒步，越发着恼，闯入山坳里去，迷了路头。及至行到大明，上了官路，回头一看，潞州城墙还在背后，却只好五里之遥。

富贵贫穷命里该，皆因年月日時排。

胸中有志休言志，腹内怀才莫论才。

庸陋乘时偏得意，英雄遭困有馀灾。

饶君纵有冲天气，难敌平生运未来。

却说叔宝，穷不打紧，又穷出一场病来。只因市店里吃了一碗冷牛肉，初见王、李二友，心中又着实不自在，又是连夜赶路，天寒霜露太重，内伤饮食，外边感了寒气。天明是十月初二日，耳红面热，浑身似火，头重眼昏，寸步难行，还是禀气旺，又捱下五里路来。离城十里，地名十里店，有二三百户人家，入街头就是一座大庙，乃东岳行宫。叔宝见庙宇轩昂，且到里面晒晒日头再走。进三天门，上东岳殿前一层阶级，就像上一个山头，巴到殿上，指望叩拜神明，求阴空庇护。不想四肢无力，抬不起脚来，一个头眩，被门槛绊倒在香炉脚下。那一声响跌，好像共工愤怒撞倒不周山；力士施椎击破始皇辇。论叙宝跌倒也不该这等大响，因有这条金装铜，背在背后，跌倒掣去，将磨砖打碎七八块。守庙的香火搀扶不动，急往鹤轩中，报与观主知道。

这观主却不是等闲之人，他姓魏，名征，字玄成，乃魏州曲城人氏。少年孤贫，却又不肯事生业，一味好的是读书。以此无书不读，莫说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诸子百家、天文地理、韬略诸书，无不精熟，就是诗词、歌赋、小技，却也曲尽其妙。且又素有大志，遇着英雄豪杰，倾心结纳。因是隋时重门荫，薄孤寒，一时当国的卿相，下至守令，都是一干武臣，重的是膂力，薄的是文墨。自叹生不遇时，隐居华山，做了道士。后遇一个道友，姓徐名洪客，与他意气相投，道：“隋主猜忌，诸子擅兵，目今一统，也只是为真人扫除，却不能享用。我观天象，真人已生，大乱将起。子相带贵气，有公卿之骨，无神仙之分。可预先打点一个王佐，应时而起。”朝夕只与他讲些天文，说些地理、帷幄奇谋、疆场神策。忽一日对魏征道：“昨观王气，起于参井之分，

应是真人已生。罡星复入赵魏分野，应时佐命已出，但王气犹未王，其人尚未得志，罡星色多沉晦，其人应罹困厄。不若你我分投求访，交结于未遇之先，异日再与子相会。”洪客遂入太原，魏征却在潞州。他见单雄信好客，是一个做得开国功臣的，因此借寓东岳庙中，图与交往，且更要困厄中寻几个豪杰出来，以为后日帮手。

这日正在鹤轩内看诵黄庭。正是：

无心求羽化，有意学鹰扬。

香火进报道：“有个酒醉汉，跌倒在东岳殿上。随身兵器，将磨细方砖打碎了好几块，搀又搀他不动，来报老爷知道。”魏玄成想：“昨夜仰观天象，有罡星临于本地，必此人也，待我自家出去。”离了鹤轩，径到殿上来，见叔宝那狼狈的景象：行李攒在一边，也没人照管，一双臂膊屈起，做了枕头，一手瘸着，把破衣袖盖了自己的面貌。香火道：“方才那只脚还绊在门槛上，如今又缩下来了。”魏玄成上前把手揭开衣袖，定睛一看，见满面通红。他得的阳症，类于酒醉，不能开言，但睁着两个大眼。魏征点头叹道：“兄在穷途，也不该这等过饮。”叔宝心里明白，喉中咽塞，讲不出话来。挣了半日，把右手伸将出来，在方砖上写着“有病”两字。那方砖虽净，未免有些灰尘，这两字到也看得清楚。魏玄成道：“兄不是酒困，原来是有恙。”叔宝把头点一点。玄成道：“不打紧。”叫道：“房中取我的棕团过来。”放在叔宝面前，盘膝坐下，取叔宝的手，放在自己膝上。寸关尺三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少阳经受症，内伤饮食，外感风寒，还是表症，不打紧。

却只是大殿上风头里睡不得，后面又没有空闲的房屋，叫道

人就扶在殿上左首堆木料家伙的一间耳房里去。虽非精室，却无风雨来侵。地上铺些稻草，把棕团盖上，放叔宝睡下，双铜因众人拿不起，仍留在殿角。玄成把叔宝被囊打开，内有两匹潞绸，紫衣一件，一张公文批回，又有十数两银子，就对叔宝道：“这几件东西，恐兄病中不能照顾，待贫道收在房中，待兄病体痊可，交还兄何如？那双铜，我叫道人搓两条粗壮草绳，捆束在一处，就放在殿角耳房门首，量人也偷不动，好借他来辟去些阴气虚邪。”叔宝听说，伏地叩首。玄成把紫衣潞绸等件，收拾进房，在鹤轩中撮一帖疏风表汗的药儿，煎与叔宝吃了，出了一身大汗。次日就神思清爽，便能开言。玄成不住的煎药与叔宝吃，常来草铺头边坐倒，与叔宝盘桓，渐将米汤调理，病亦逐渐安妥。

不觉二七一十四日，是日乃十月十五日，却是三元寿诞。近边居民在东岳庙里做会。五更天就开大门，殿上撞钟擂鼓。叔宝身子虚弱，怎么当得？虽有玄成盘桓，却无亲人看管，垢面蓬头，身上未免有些龌龊，气息难当。这些做会的人，个个憎嫌，七嘴八舌。正是：

身居卵壳谁知凤，迹混鲸鲵孰辨龙？

大凡僧道住庵，必得一两个有势力的富户作护法，又常把些酒食饬足这些地方无赖破落户，方得住身安稳。魏玄成虽做黄冠，高岸气骨还在，如何肯俯仰大户，结识无赖？所以众人都埋怨魏道士可恶，容留无籍之人，秽污圣殿。叔宝听见，又恼又愧。正无存身之地，恰凑着单员外来了。

雄信带领手下人到东岳庙来，要与故兄打亡醮。众会首迎出三天门来道：“单员外来得正好。”雄信道：“有甚说话么？”众人道：“东岳庙是我潞州求福之地，魏道主妄自擅专，客留无赖异

乡之人，秽污圣殿，不堪瞻仰。单员外须要着实处他。”雄信是个有意思的人，不作福首，不为祸先，缓言笑道：“列位且住，待我对他讲，自有道理。”说了自上殿来，叫手下去请魏法师出来，自己走到两旁游玩。只见钟架后尽头黑暗里铜光射出，雄信上前仔细一看，却是一对双铜，草绳捆倒在地。雄信定睛看了，默然半晌，便问众人道：“这兵器是那里来的？”众道人齐声答道：“这就是那个患病的汉子背来的。”

雄信忙欲再问，只见魏玄成笑容满面，踱将出来，向雄信作了揖。雄信便问道：“魏先生，舍亲们都在这里，谈论这座东岳庙，乃是潞州求福之地，须要庄严洁净，以便瞻仰。今闻先生容留甚么人住在庙中，作践秽污，众心甚是不喜，故此特问先生，端的不知何等样人？”玄成从容道：“小道出家人，岂敢擅专。只因见这个病夫，不是个寻常之人，故此小道也未便打发他去。又况客中患病，跌倒在殿上，小道只得把药石调治，才得痊愈。出于一念恻隐，望员外原情恕罪，致意列位施主。”雄信忙问道：“殿角的双铜就是那人的兵器么？是那里人氏？”玄成道：“山东齐州人。”雄信为叔宝留心，听见“山东齐州”四字，吓了一跳，急问道：“姓甚么？”玄成道：“那月初二日，跌倒在殿，病中不能开言，有一张公文的批回上，写单名叫做秦琼。及至次日清楚，与他盘桓，问及表字叫做叔宝，乃北齐功勋苗裔。”雄信忙止住接口问道：“如今在那里？”玄成把手一指道：“就在这间耳房里住下。”雄信搀着玄成的手，推进侧门里来，忙叫手下人：“快扶秦爷起来相见。”手下人三四个在铺上抓寻，影儿也没有一个。雄信焦躁道：“难道晓得我来，躲在别处去了不成？”一个香火道：“我刚才见他出殿去小解，如今想在后边轩子里。”雄信见说，疾

忙同玄成走出殿来。

原来叔宝亏了魏玄成的药石，调理了十四五日，身中病势已退，神气渐觉疏爽。是日因天气和暖，又见殿上热闹，故走出来。小解过，就坐在后轩里，避一避众人憎恶，只见一个火工，衣兜里盛着几升米，手里托着几扎干菜走出。叔宝问道：“你拿到那里去？”火工道：“干你甚么事？我因老娘身子不好，刚才向管库的讨几升小米，几把干菜，回家去等他熬口粥儿将息将息。”叔宝见说，猛省道：“小人尚思孝母，我秦琼空有一身本事，不与孝养，反抛母亲在家，累他倚闾而望。”想到其间，止不住双泪流落，见桌上有记帐的秃笔一枝在案，忙取在手。他虽在公门中当差，还粗知文墨，向粉壁上题着几句道：

兕虎驱驰，甚来由，天涯循辙？白云里，凝眸盼望，征衣滴血。沟洫岂容鱼泳跃，鼠狐安识鹏程翼？问天心何事阻归期，情呜咽。七尺躯，空生杰；三尺剑，光生篋。说甚擎天捧日名留册，霜毫点染老青山，满腔热血何时泻，恐等闲白了少年头，谁知得？（右调寄《满江红》）

叔宝正写完，只听见闹哄哄的一行人走进来。叔宝仔细一看，见有雄信在内，吃了一惊，避又无处避得，只得低着头，伏在栏干上。只听见魏玄成喊道：“原来在这里！”此时单雄信紧上一步，忙抢上来，双手捧住叔宝，将身伏倒道：“吾兄在潞州地方，受如此凄惶，单雄信不能为地主，羞见天下豪杰朋友！”叔宝到此，难道还不好认？只得连忙跪下，以头触地叩拜道：“兄长请起，恐贱躯污秽，触了仁兄贵体。”雄信流泪道：“为朋友者，死若是替得吾兄，雄信不惜以身相代，何秽污之有？”正是：

已成兰臭合，何问迹云泥。

回顾魏玄成道：“先生，先兄亡醮之事，且暂停几日。叔宝兄零丁如此，学生不得在此拈香，把香仪礼物先生都收下了，我与叔宝兄回家。待此兄身体康健，即到宝宫来还愿，就与先兄打亡醮，却不是一举而两得？”分付手下：“秦爷骑不得马，看一乘暖轿来。”

其时外边众施主听见说是单员外的朋友，尽皆无言散去了。魏玄成转到鹤轩中去，将叔宝衣服取出，两匹潞绸，一件紫衣，一张批回，十数两银子，当了雄信面前，交与叔宝。雄信心中暗道：“这还是我家的马价银子哩。”叔宝举手相谢，别了玄成，同雄信回到二贤庄。自此魏玄成、秦叔宝、单雄信三人都成了知己。

到书房，雄信替叔宝沐浴更衣，设重裯叠褥，雄信与叔宝同榻而睡，将言语开阔他的胸襟，病体十分痊愈。日日有养胃的东西供给叔宝，还邀魏玄成来与他盘桓，真赛过父子家人。正是：

莫恋异乡生处好，受恩深处便为家。

只是山东叔宝的老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朝夕悬望，眼都望花了。又常闻得官府要拿他家属，又不识生死存亡，求签问卜，越望越不回来，忧出一场大病，卧在床上，起身不动，正是：

心随千里远，病逐一愁来。

还亏得叔宝平日善于交友，几个通家的厚友，晓得叔宝在外日久，老母有病。众人约会齐了，馈送些甘供之费，又兼省问秦老伯母。秦母道：“通家子侄都来相看，这也难得，都请进内房中来。”坐到榻前，共是四人：西门外异姓同居，今开鞭仗行的贾润甫，齐州城里叔宝同当差的三人，唐万仞、连明，同差出去的樊建威。秦母坐于床上，叔宝的娘子张氏立在卧榻之后，以幔帐遮体。秦母见儿子这一班朋友都坐在床前，观景伤情，不觉滚下

泪来道：“列位贤侄不弃老朽，特来看我，足见厚情。但不知我儿秦琼如何下落？一去不回，好教我肝肠都断。”贾润甫等对道：“大哥一去不回，真好奇怪。老伯母且放心，吉人天相，料无十分大虑，不争早晚多应到家。”秦母埋怨樊建威道：“我儿六月里与你同差出门，烧脚步纸起身，你便九月里回来了。如今隆冬天气，吾儿音信全无，多应不在人世了。”媳妇听得婆婆这一句话儿，幼妇不敢高声，在帷中啾啾唧唧，也啼哭起来。

众人异口同声，都埋怨樊建威道：“樊建威，你干的甚么事？常言道：‘同行无疏伴。’一齐出门，难道不知秦大哥路上为何担搁，端的几时就该回来，如今为何还不到家？老伯母止生得大哥一人，久不回家，举目无亲，叫他怎不牵挂？”樊建威道：“诸兄在上，老伯母与秦大嫂埋怨，小弟不敢分辩。诸兄是做豪杰的人，岂不知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六月里山东赶到长安，兵部衙门挂号守批回，就担误了两个月。到八月十五，才领了批。秦大哥到临潼山，适遇唐国公遇了强盗，正在厮杀之际，大哥抱不平起来，救了唐公，出得关外，匆匆的分了行李，他往潞州，我往泽州。不想盘缠银子，总放在我的箱内，及至分路之后，方才晓得，途中也用尽了。如今等不得他回来，也补送在此。”把一包银子放在榻前。秦母道：“我有四两银子，叫他买潞绸的，想必他也拿来盘缠了。”樊建威道：“我到泽州时节，马刺史又往太原恭贺唐公李爷去了。两个犯人养在下处，却又柴荒米贵。及至官回投文领批，盘费俱无了。”秦母道：“这都是你的事，你此后可晓得吾儿的消息呢？”樊建威道：“若算起路程日子，唐公李爷到太原时，秦大哥已该到潞州了。那时蔡刺史还不曾出门，是断乎先投过文了。我晓得秦大哥是个躁性的人，难道为了批回，担误

在潞州不成？我若是有盘费，也枉道到潞州寻他，讨个准信。因没了盘费，径自回来，那里晓得秦大哥还不到家？”众友道：“这也难怪你，只是如今你却辞不得劳苦，还往潞州找寻叔宝回来，才是道理。”樊建威道：“老伯母不必烦恼，写了一封书起来，待小侄拿了到潞州去，找寻大哥回来便了。”

秦母命丫环取文房四宝，呵开冻笔，写几个字封将起来，把樊建威补还的解军银子，一同付与樊建威道：“这银子你原拿去盘费，寻他回来却不是好！”樊建威道：“小侄自盘缠去，见了大哥，也就盘缠他回来了，何必要动他前日的银子？”秦母道：“你还是拿去，只觉两便。”众人道：“如今只要急寻大哥回来，你便多带些盘缠去也好，不如从了老伯母之命。”樊建威道：“如此，小侄就此告别，去寻大哥了。”秦母道：“远劳你却是不当。”众人将送来的银钱都安在秦母榻前，各散去讫。樊建威回家，收拾包裹行囊，离了齐州，竟奔河东潞州一路来寻叔宝。

不知可寻得着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冒风雪樊建威访朋 乞灵丹单雄信生女

诗曰：

雪压关山惨不收，朔风吹送白蒙头。

身忙不作洛阳卧，谊密时移剡水舟。

怪杀颠狂如落絮，生增经簿似浮沤。

谁知一夕蓝关路，得与知心少逗留。

且说这雪是高人的清事，豪客的酒等，行旅的愁媒，却又在无意中使人会合。

樊建威自离山东，一日到了河东，进潞州府前，挨查了几个公文下处，寻到王小二店，问道：“借问一声，有个山东济南府人，姓秦号叫做叔宝，曾在你家作寓么？”小二道：“是有个秦客人，在我家作寓。十月初一日，卖了马做路费，星夜回去了。”樊建威闻言，长叹流泪。王小二店里有客，一阵大呼小叫，转身走进去了。

柳氏听见关心，近前问道：“尊客高姓？”樊建威道：“在下姓樊。”柳氏道：“就是樊建威么？”樊建威道：“你怎么便知我叫樊建威？”柳氏道：“秦客人在我家蹉跎许久，日日在这里望樊爷来。我们又伏待他不周，十月初一黄昏时候起身的，难道还不曾到家么？”樊建威道：“正为没有回家，我特来寻他。”心中暗道：“如今是腊月初旬，难道路上就行两个多月？此人中途失所了，在此无益。”吃了一餐午饭，算了饭钱，闷闷地出东门，赶回山东。

天寒风大，刮下一场大雪来。樊建威冒雪冲风，耳朵里颈窝里，都钻了雪进去，冷气又来得利害，口也开不得。只见：

乱飘来燕塞边，密洒向孤城外，却飞还梁苑去，又回转灞桥来。攘攘挨挨颠倒把乾坤压。分明将造化埋。荡磨得红日无光，威逼得青山失色。长江上冻得鱼沉雁杳，空林中饿得虎啸猿哀。不成祥瑞反成害，侵伤了莖麦，压损了庭槐。暗昏柳眼，勒绽梅腮，填蔽了锦重重禁阙官阶，遮掩了绿沉沉舞榭歌台。哀哉苦哉，河东贫士愁无奈。猛惊猜，忒奇怪，这的是天上飞来冷祸胎，教人遍地下生灾。几时守得个赫威威太阳真火当头晒，暖溶溶和气春风滚地来。扫彤云四开，现青天一块，依旧祥光瑞烟霭。

樊建威寒颤颤熬过了十里村镇，天色又晚，没有下处，只得投东岳庙来歇宿。那座庙就是秦叔宝得病的所在，若不是这场大雪，怎么得樊建威刚刚在此歇宿？这叫做：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东岳香火正在关门，只见一人捱将进来投宿。道人到鹤轩中报与魏观主。观主乃是极有人情的，即便延纳樊建威到后轩中，放下行李，抖去雪水，与观主施礼。观主道：“贵处那里？”樊建威道：“小弟姓樊，山东齐州人，往潞州找寻朋友，遇此大雪，暂停宝宫借宿一宵，明日重酬。”观主道：“足下是樊先生，尊字可是建威么？”樊建威吓了一跳，答道：“仙长何以知我名字？”观主道：“叔宝兄曾道及尊字。”樊建威大喜道：“那个叔宝？”观主道：“先生又多问了，秦叔宝能有得几个？”樊建威忙问：“在哪里？”观主道：“十月初二日，有病到敝观中来。”樊建威顿足道：“想是此见不在了，且说如今怎么样了？”观主道：“十月十五日，

二贤庄单员外邀回家去，与他养病。前日十一月十五日，病体全愈，在敝宫还愿。因天寒留住在家，还不曾打发他回去，现在二贤庄上。”樊建威一闻此言，却像什么光景？就像是：

穷士获金千两，寒儒连中高魁。洞房花烛喜难挨，久别亲人重会。困虎肋添双翅，蛰龙角奋春雷。农夫苦旱遇淋漓，暮景得生骐驎。（右调《西江月》）

观主收拾果酒，陪建威夜坐。樊建威因雪里受些寒气，身子困倦，倒也放量多饮几杯热酒。暂且睡过一宵，才见天明，即便起身，封一封谢仪，送与观主。这观主知是秦叔宝的朋友，死也不肯受他的，留住樊建威吃了早饭，送出东岳庙来，指示二贤庄路径。樊建威竟投雄信庄上来。

此时雄信与叔宝，书房中拥炉饮酒赏雪，倒也有兴。正是：
对梅发清兴，倩酒敌寒威。

手下庄客来报，山东秦太太央一个樊老爷寄家书在外。叔宝喜道：“单二哥，家母托樊建威寄家书来了。”二人出庄迎接。叔宝笑道：“果然是你。”建威道：“前日分行李时，银子却在弟处，不曾分得。回去送与伯母，伯母定要小弟做盘缠，寻觅吾兄回去。”叔宝道：“为盘缠不曾带得，担搁出无数事来。”雄信道：“前话慢提，且请进去。”雄信叫手下人接了樊老爷的行李，一直引到书房暖处。雄信先与建威施宾主之礼，叔宝又拜谢建威风雪寒苦之劳。雄信分付手下重新摆酒。叔宝问道：“家母好么？”建威道：“有书在此，请看。”叔宝开缄和泪读罢，就去收拾行李。

一封书寄思儿泪，千里能牵游子心。

雄信看见，微微暗笑。酒席完备了，三人促膝坐下。雄信问道：“叔宝兄，令堂老夫人安否？”叔宝道：“家母多病。”雄信道：

“我看见兄急急装束，似有归意。”叔宝眼中垂泪道：“不是小弟无情，饱则思去。奈家母病重，暂别仁兄，来年登堂拜谢仁兄活命之恩。”雄信道：“兄要归去，小弟也不敢拦阻。但朋友有责善之道，忠臣孝子，何代无之，要做便做个实在的人，不要做沽名钓誉的人。”叔宝道：“请兄见教，怎么是真孝？怎么是假孝？”雄信道：“大孝为真，小孝为假。徇情遂意，故名为假。兄如今星夜回去，恰像是孝，实非真孝。”叔宝眼泪都住了，不觉笑将起来道：“小弟贫病流落，久隔慈颜，实非得已。今闻母病，星夜还家，乃人子至情，怎么呼为小孝？”樊建威道：“秦大哥一闻母病，二奉母命，作急还家，还是大孝。”

雄信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令先君北齐为将，北齐国破身亡，全其大节，乃亡国之臣，不可与图存。天不忍忠臣绝后，存下兄长这一筹英雄，正当保身待用，克光前烈。你如今星夜回去，寒天大雪，贵恙新愈，倘途中复病，元气不能接济，万一三长两短，绝了秦氏之后，失了令堂老伯母终身之望，虽出至情，不合孝道。岂不闻君子道而不径，舟而不游；跬步之间，不敢忘孝。冒寒而去，吾不敢闻命。”叔宝道：“然则小弟不去，反为孝么？”雄信笑道：“难道教兄终于不去么？只是迟早之间，自有道理。况令堂老伯母是个贤母，又不是不达道理的。今日托建威兄来找寻，只为爱子之心，不知下落，放你不下。兄如今写一封回书，说领文担搁日久，正待还家，忽染大病。今虽痊愈，不能任劳。闻命急欲归家定省，径说小弟苦留，略待身子劳碌得起，新年头上便得回家。令堂得兄下落所在，忧病自然痊愈，晓得尊恙新痊，也定不要你冒寒而去。我与兄长既有一拜，即如我母一般，收拾些微礼作甘旨之费，寄与令堂，且安了宅眷。再托

樊兄把潞州解军的批回往齐州府禀明了刘老爷，说兄卧病在潞州尚未回来，注消完了衙门的公事，公私两全。待来春日暖风和，小弟还要替兄设处些微本钱，劝兄此番回去，不要在齐州当差。求荣不在朱门下，倘奉公差遣，由不得自己。使令堂老伯母倚门悬望，非人子事亲之道。迟去些时，难道就是不孝了？”

叔宝见雄信讲得理长情切，又自揣怯寒不能远涉，对樊建威道：“我却怎么处？还是同兄回去，还是先写书回去？”樊建威道：“单二哥极讲得有理。令堂老伯母得知你的下落，自然病好，晓得你在病后，也不急你回家了。”叔宝向雄信道：“这等说，小弟且写书安家母之心。”叔宝就写完了书，取批回出来，付与樊建威，嘱托他完纳衙门中之事。雄信回后房取潞绸四匹，碎银三十两，寄秦母为甘旨之费。又取潞绸二匹，银十两，送樊建威为贐敬。建威当日别去，回到山东，把书信银两交与秦母，又往衙门中完其所托之事。雄信依旧留叔宝在家。

一日叔宝闲着，正在书房中看花遣兴。雄信进来说了几句闲话。双眉微蹙，默然无语，斜立苍苔。叔宝见他这个模样，只道他有厌客之意，耐不住问道：“二哥平日胸襟洒落，笑傲生风，今日何故有忧疑之色？”雄信道：“兄长不知，小弟平生不喜言愁。前日亡兄被人射死，小弟气闷了三四日，因这桩事，急切难以摆布，且把丢开。如今只因弟妇有恙，无法可以调治，故此忧形于色。”叔宝道：“正是，我忘了问兄，尊嫂是谁氏之女？完姻几年了？”雄信道：“弟妇就是前都督崔长仁的孙女，当年岳父与弟父有交。不道不多几时，父母双亡，家业漂零，故此其女即归于弟处。且喜贤而有智，只是结缡以来六七年了，尚未生产。喜得今春怀孕，迄今十一月尚未产下，故此弟忧疑在心。”叔宝道：“弟

闻自古虎子麟儿，必不容易出胎；况吉人天相，自然瓜熟蒂落，何须过虑？”

正闲话间，只听见手下人嘈嘈的进来报道：“外边有个番国僧人在门首强要化斋，再回他不去。”雄信听说，便同叔宝出来。只见一个番僧，身披着花色绒绣禅衣，肩挑拐杖，那面貌生得：

一双怪眼，两道拳眉。鼻尖高耸，恍如鹰爪钩镰；须鬓蓬松，却似狮张海口。嘴里念着番经啰喇，手里摇着铜磬琅当。只道达摩乘苇渡，还疑铁拐降山庄。

雄信问道：“你化的是素斋荤斋？”那番僧道：“我不吃素。”雄信见说，叫手下人切一盘牛肉，一盘馍馍，放在他面前。雄信和叔宝坐着看他。那番僧双手扯来，不多几时，两盘东西吃得罄尽。雄信见他吃完，就问道：“师父如今往那里去？”那番僧道：“如今要往太原，一路转到西京去走走。”雄信道：“西京乃辇毂之下，你出家人去做什么？”番僧道：“闻当今主上倦于政事，一切庶务俱着太子掌管。那太子是个好顽不耐静的人，所以咱这里修合几颗要药，要去进奉他受用。”叔宝道：“你的身边只有要药，没有别的药么？”番僧道：“诸药都有。”雄信道：“可有催产调经的丸药，乞赐些。”番僧道：“有。”向袖中摸出一个葫芦倾出豌豆大一粒药来，把黄纸包好，递与雄信道：“拿去等定更时，用沉香汤送下。如吃下去就产是女胎；如隔一日产，便是个男胎了。”说完立起身来，也不言谢，竟自扬长去了。

雄信携着叔宝的手，向书房中来。叔宝叹息道：“主上怠政卸权，四海又盗贼蓬起，致使外国番隅，多已知道。将来吾辈不知作何结果？”雄信道：“愁他则甚？若有变动，吾与兄正好扬眉吐气，干一番事业。难道还要庸庸碌碌过活？”说罢进去。

其夜，雄信将番僧的药与崔夫人服下。交夜半子时，但闻满室莲花香，即养下一个女孩儿来，取名爱莲，夫妻二人喜之不胜。正是：

明珠方吐艳，兰茁尚无芽。

叔宝闻知，不胜欣喜。倏忽间不多几日，已到了除夕。雄信陪叔宝饮到天明，拥炉谈笑，却忘了身在客乡。叔宝又想着功名未遂，踪迹飘零，离母抛妻，却又愀然不乐。天明又是仁寿二年正月，年酒热闹。叔宝席席有分，吃得一个不耐烦起来。一个新年里，弄得昏头搭脑，没些清楚。

将酒滴愁肠，愁重酒无力。

又接了赏灯的酒，主人也困倦了。雄信十八日晚间，回到后房中去睡了。叔宝自己牵挂老母，再不得睡下，只管在灯底下走来走去。那些手下人见他睡不着，问道：“秦爷，这早晚如何还不睡？”叔宝道：“我要回山东之心久矣，奈你员外情厚，我要辞他，却开不得口。列位可好让我去，我留书一封，谢你员外罢。”因主人好客，手下个个是殷勤的，众人道：“秦爷在此，正好多住住儿去，小的们怎么敢放秦爷回去？”叔宝道：“若如此我更有处。”又在那厢点头指手，似有别思。众人恐怕一时照顾不迭，被他走去，主人毕竟见怪。一边与叔宝讲话，一边就有人往后边报与主人道：“秦大爷要去了。”雄信闻言，披衣靽履而出道：“秦大哥为何陡发归兴？莫不是小弟简慢不周，有些见罪么？”叔宝道：“小弟归心无日不有，奈兄情重，不好开言。如今归念一动，时刻难留，梦魂颠倒，怕着枕席。”言罢流下泪来。有集唐诗道：

愁里看春不当春，每逢佳节倍思亲。

谁堪登眺烟云里，水远山长愁杀人。

雄信道：“吾兄不必伤感。既如此，天明就打发吾兄长行便了。今晚倒稳睡一觉，以便早起。”叔宝道：“已是许下了呢！”雄信道：“我一世不曾换口，难道欺兄不成？”转身走进去了。叔宝积下一向熬煎，顿觉宽慰。手下人道：“秦爷听得员外许了明日还家，笑颜便增了许多。”叔宝上床伸脚畅睡不题。

你道雄信为何直要留到此时，才放他回去？自从那十月初一日，买了叔宝的黄骠马下来，伯当与李玄邃说知了，就叫巧手匠人，像马身躯，做一副镔金鞍辔，正月十五日方完。异常细巧，耀眼争光。雄信欲以厚礼赠叔宝，又恐他多心不受，做一副新铺盖起来。将白银打匾，缝在铺盖里，把铺盖打卷，马备了鞍辔，捎在马鞍后，只说是铺盖，不讲里面有银子。方才把那黄骠马牵将出来，又自有当面的赍礼。叔宝要向东岳庙去谢魏玄成，雄信又着人去请了来。宾主是一桌酒奉饯。旁边桌子上，摆五色潞绸十匹，做就的寒衣四套，盘费银五十两。

雄信与叔宝把盏饮酒，指桌上礼物向叔宝道：“些微薄敬，望兄笑纳。往日叮咛求荣不在朱门下，这句说话，兄当牢记，不可忘了。”魏玄成道：“叔宝兄低头人下，易短英雄之气；况弟曾遇异人，道真主已出，隋祚不长。似兄英勇，怕不做他时佐命功臣？就是小弟托迹黄冠，亦是待时而动。兄可依单员外之言，天生我材，断不沦落。”叔宝心中暗道：“玄成此言，殊似有理。但雄信把我看小了。这叫做久处令人贱，送了几十两银子，他就叫我不要入公门，他把我当在家常是少了饭钱卖马的人。不知我虽在公门，上下往来朋友，赍礼路费，费几百金不能过一年。他就说许多闲话。”只得口里答谢道：“兄长金石之言，小弟当铭刻肺腑。归心如箭，酒不能多。”雄信取大杯对饮三杯，玄成也陪饮三杯。

叔宝告辞，把这许多物件，都捎在马鞍轿后，举手作别。正是：
挥手别知己，有酒不尽倾。

只因乡思急，顿使别离轻。

出庄上马，紧纵一辔，那黄骠马见了故主，马健人强，一口气跑了三十里路，才收得住。捎的那铺盖拖下半边来。这马若叔宝自己备的，便有筋节，捎的行李就不得拖下来；却是单家庄上手下人捎的，一顿顿松了皮条，马走一步踢一脚。叔宝回头看道：“这行李捎得不好，朋友送的东西，倘失落了，辜负他的好意。耽迟不耽错，前边有一村镇，且暂停一晚，到明日五更天，自己备马，行李就不得有差错了。”径投店来。此处地方名皂角林，也是叔宝时运不利，又遭出一场大祸来。

未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皂角林财物露遭殃 顺义村擂台逢敌手

诗曰：

英雄作事颇皎皎，谗夫何故轻淄涅。
积猜惑信不易明，黑白妍媸难解别。
雉网鸿罹未足悲，从来财货每基危。
石崇金谷空遗恨，奴辈利财能尔为。
堪悲自是运途蹇，干戈匝地无由免。
昂首嗟嘘只问天，纷纷肉眼何须谴。

凡夫无钱气不扬，到得多财却也为累。若土著之民，富有资财先得了一个守财虏的名头，又免不得个有司看想，亲友妒嫉。若在外囊橐沉重了些，便有劫掠之虞。迹涉可疑，又有意外之变，怕不福中有祸，弄到杀身地位？

话说秦叔宝未到皂角林时，那皂角林夜间有响马，割了客人的包去。这店主张奇是一方的保正，同十一个人，在潞州递失状去，还不曾回来。妇人在柜里面招呼，叫手下搬行李进客房。牵马槽头上料，点灯摆酒饭，已是黄昏深后。张奇被蔡太守责了十板，发下广捕批，着落在他身上，要捉割包响马，着众捕盗人押张奇往皂角林捉拿。晓得响马与客店都是合伙的多，故此蔡太守着在他身上。叔宝在客房中，闻外面喧嚷。又认是投宿的人，也不在话下。

且说张奇进门，对妻子道：“响马得财漏网，瘟太守面糊盆

不知苦辣，倒着落在我身上，要捕风捉月，教我那里去追寻？”妇人点头，引丈夫进房去。众捕盗亦跟在后边，听他夫妻有甚说话。张奇的妻子对丈夫道：“有个来历不明的长大汉子，刚才来家里下着。”众捕盗闻言，都进房来道：“娘子你不要回避，都是大家身上的干系。”妇人道：“列位不要高声，是有个人在我家里。”众人道：“怎么就晓得他是来历不明？”妇人道：“这个人浑身都是新衣服，铺盖齐整，随身有兵器，骑的是高头大马。说是做武官的，毕竟有手下仪从；说是做客商的，有附搭的伙计。这样齐整人，独自个投宿，就是个来历不明的了。”众人道：“这话讲得有理，我们先去看他的马。”手下掌灯，往后槽来看。却不是潞州的马，像是外路的马，想是拒捕官兵追下来失落了，单问：“如今在那个房里？”妇人指道：“就是这里。”众人把堂前灯都吹灭了，房里却还有灯。众人在壁缝外，往里窥看。

叔宝此时晚饭吃过，家伙都收拾出去，把门拴上，打开铺盖要睡。只见褥子重得紧，捏去有硬东西在内，又睡不得；只得拆开了线，把手伸进去摸将出来。原来是马蹄银，用铁锤打匾斫方的，好像砖头一般，堆了一桌子。叔宝又惊又喜，心中暗道：“单雄信，单雄信，怪道你教我回山东不要当差。原来有这等厚赠，就是掘藏也还要费些力气，怎有这现成的造化。他想是怕我推辞，暗藏在铺盖里边。单二哥真正有心人也。”只不知每块有多少重，把银子逐块拿在手里掂一掂，试一试。那晓得：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

众捕盗看他暗喜的光景，对众人道：“是真正响马。若是买货的客人，自己家里带来的本钱，多少轻重自然晓得。若是卖货的客人，主人家自有发帐法马，交兑明白，从没有不知数目的。

怎么拿在饭店里，掂斤播两。这个银子难道不是打劫来的？决是响马无疑。”常言道：“缚虎休宽。”先去后边把他的马牵来藏过了，众捕盗腰间解下十来条索子，在他房门外边，柜栏柱嗓门房樞子，做起软绊地绷来绊他的脚步。拣一个有胆量的，先进去引他出来。

店主张奇先瞧见他这一桌子的银子，就留了心，想：“这东西是没处查考的，待我先进房去，掳他几块，怕他怎的？”对众人道：“列位老兄，你们不知我家门户出人，待我先进去引他出来何如？”众捕人晓得利害的，随口应道：“便等你进去。”张奇一口气吃了两三碗热酒，用脚将门一蹬，那门闩是日夜开闭，年深月久，滑溜异常，一脚激动，便跳将出来。张奇赶进房去，竟抢银子。叔宝为这几两银子，手脚都乱了。他若空身坐在房里，人打进来，招架住了，问个明白，就问出理来了。因有满桌的银子，不道人来拿他，只道歹人进来抢劫，怒火直冲，动手就打。一掌去盪的一声响，把张奇打来撞在墙上，脑浆喷出，哎呀一声，气绝身亡。正是：

妄想黄金入袖，先教一命归泉。

外面齐声呐喊：“响马拒捕伤人。”张奇妻子举家号陶痛哭。叔宝在房里着忙起来：“就是误伤人命，进城到官，也不知累到几时。我又不曾通名，弃了行囊走脱了罢。”泄开脚步，往外就走。不想脚下密布软绊，轻轻跌倒。众捕盗把挠钩将秦琼搭住，五六根水火棍一起一落。叔宝伏在地绷上，用膀臂护了自己头脑，任凭他攒打，把拳头一镡，短棍俱折。众人又添换短兵器，铁鞭、拐子、流星、铁尺、金刚箍、钱如意，乒乓劈拍乱打。正是：

虎陷深坑难展爪，龙遭铁网怎腾空。

四肢都打伤了。众人将叔宝跌剥衣裳，绳穿索绑，取笔砚来写响马的口词。叔宝道：“列位，我不是响马，是山东齐州府刘爷差人，去年八月间，在你本府投文，曾解军犯，久病在此。因朋友赠金还乡，不知列位将我错认为盗，误伤人命，见官自有明白。”众人那里听他的言语，把地下银子都拾将起来，赃物开了数目，马牵到门首拾这秦琼。张奇妻子叫村中人写了状子，一同离了皂角林，往潞州城来。这却是秦琼二进潞州。

到城门首时，三更时候，对城上叫喊守城的人：“皂角林拿住割包响马，拒捕又伤了人命，可到州中报太爷知道。”众人以讹传讹，击鼓报与太爷。蔡刺史即时分付巡逻官开城门，将这一千人押进府来。发法曹参军勘问。那巡逻官员开了城门，放进这一千人到参军厅。这参军姓斛斯名宽，辽西人氏；梦中唤起，腹中酒尚未醒。灯下先叫捕人录了口词，听得说道：“获得赃银四百余两，有马有器械，响马无疑。”便叫：“响马你唤甚名字？那里人？”叔宝忙叫道：“老爷，小的不是响马，是齐州解军公差秦琼。八月间到此，蒙本府刘爷给过批回。”那斛参军道：“你八月给批，缘何如今还在此处，这一定近处还有窝家。”叔宝道：“小的因病在此耽延。”斛参军道：“这银子是那里来的？”叔宝道：“是友人赠的。”斛参军道：“胡说，如今人一个钱也舍不得，怎有许多银子赠你？明日拿出窝家党羽，就知强盗地方与失主姓名了。怎又拒捕打死张奇？”叔宝道：“小的十九日黄昏时候，在张奇家投歇，忽然张奇带领多人，抢入小的房来。小的疑是强盗，失手打去，他自撞墙身亡。”斛参军道：“这拒捕杀人。情也真了。你那批回在何处？”叔宝道：“已托友人寄回。”斛参军道：“这一

发胡说。你且将投文时在那家歇宿，病时在谁家将养，一一说来，我好唤齐对证，还可出豁你。”叔宝只得报出王小二、魏玄成、单雄信等人。斛参军听了一本一帐，叫且将赃物点明，响马收监，明日拘齐窝主再审。可怜将叔宝推下监来。正是：

平空身陷遭罗网，百口难明飞祸殃。

次日，斛参军见蔡刺史道：“昨蒙老大人发下人犯，内中拒捕杀人的叫秦琼，称系齐州解军公人，却无批文可据。且带有多银，有马有器械，事俱可疑。至于张奇身死是实，但未曾查有窝家失主党羽，及检验尸伤，未敢据覆。”蔡刺史道：“这事也大，烦该厅细心鞫审解来。”斛参军回到厅，便出牌拘唤王小二、魏玄成、单雄信一千人。

王小二是州前人，央个州前人来烧了香，说是他公差饭店，并不知情，歇了。魏玄成被差人说强盗专在庵观寺院歇宿，百方刁搯，诈了一大块银子。雄信也用几两，随即收拾千金，带从人到府前，自己有一所下处。唤手下人去请府中童老爹与金老爹来。原来这两个一个叫做童环，字佩之；一个叫做金甲，字国俊。俱是府中捕盗快手，与雄信通家相处。雄信见金、童二人到下处来，便将千金交与他，凭他使用。两人停妥了监中，去见叔宝，与他同了声口。斛参军处贴肉摠，魏玄成也是雄信为他使用得免。及至皂角林去检验尸伤，金、童二人买嘱了仵作，把张奇致命处，做了砖石撞伤。捕人也是金、童周全，不来苦执覆审，把银子说是友人蒲山公李密与王伯当相赠的，不做盗赃。不打不夹，出一道审语解堂道：

审得秦琼以齐州公差至潞，批虽寄回，而历历居停有主，不得以盗疑也。张奇以金多致猜，率众掩之。秦琼以仓

猝之中，极力推殴，使张奇触墙而死。律以故杀，不大苛乎？宜以误伤未，一戍何辞。其银两据称李密、王伯当赠与，合无俟李密等到官质明给发。

论起做了误伤，也不合充军，这也是各朝律法不同。既非盗赃，自应给还，却将来贮库，这是衙门讨好的意思，乾没以肥上官。捕人诬盗也该处置，却把事都推在已死张奇身上。解堂时，斛参军先面讲了，蔡刺史处关节又通，也只是个依拟。叔宝此时得了命，还敢来讨鞍马器械银两？凭他贮库。问了一个幽州总管下充军，金解起发。雄信恐叔宝前途没伴，兵房用些钱钞，托童佩之、金国俊押解，一路相伴。批上就金了童环、金甲名字，当差领文，将叔宝枷锁出府大门外，松了刑具，同到雄信下处，拜谢活命之恩。

雄信道：“倒是小弟遗累了兄，何谢之有？”叔宝道：“这是小弟运途淹蹇，致有此祸。若非兄全始全终，已作囹圄之鬼。”雄信就替佩之、国俊安家，邀叔宝到二贤庄来，沐浴更衣，换了一身布衣服，又收拾百金盘费，壮叔宝行色，摆酒饯别告辞。雄信临分手取出一封书来道：“童佩之，叔宝在山东、河南交友甚多，就是不曾相会的，慕他名也少不得接待。这幽州是我们河北地方，叔宝却没有朋友，恐前途举目无亲，把这封书，到了涿郡地方，叫做顺义村，也是该处有名的一个豪杰，姓张名公谨，与我通家有八拜之交；你投他引进幽州，转送公门中当道朋友，好亲目叔宝。”佩之道：“小弟晓得。”辞了雄信，三人上路。正是：

春日阳和天气好，柳垂金钱透长堤。

三人在路上说些自己的本领及公门中事业，彼此相敬相爱。不觉数日之间，到了涿郡。已牌时候，来至顺义村。一条街道，

倒有四五百户人家，入街头第二家就是一个饭店，叔宝站住道：“贤弟，这就是顺义村，要投张朋友处下书；初会面的朋友，肚中饥饿，不好就取饭食。常言说：‘投亲不如落店。’我们且上饭店打个中火，然后投书未迟。”童、金二人道：“秦大哥讲得有理。”三人进店，酒保引进坐头，点茶汤，摆酒饭。才吃罢，叔宝同国俊、佩之出店观看。

只见街坊上无数少年各执齐眉短棍，摆将过去。中军鼓乐簇拥。马上一人，貌若灵官，戴万字顶包巾，插两朵金花，补服挺带，彩缎横披；马后又是许多刀枪簇拥，迎将过去。叔宝问店家：“迎送的这个好汉，是什么人？”主人道：“我们顺义村今日迎太岁爷。”叔宝道：“怎么叫这等一个凶名？”店主道：“这位爷名史，双名大奈，原是番将，迷失在中原。近日谋干在幽州罗老爷标下，授旗牌官。罗老爷选中了史爷人材，不知胸中实授本领，发在我们顺义村，打三个月擂台；三个月没有敌手，实授旗牌官。旧岁冬间立起的，今日是清明佳节。起先有几个附近好汉，后边是远方豪杰，打过几十场。莫说赢得他的没有，便是跌得平交的也没见，如今又迎到擂台上去。”叔宝问道：“今日可打了么？”店家道：“今日还打一日，明日就不打了。”叔宝道：“我们可去看得么？”店家笑道：“老爷不要说看，有本事也凭老爷去打。”叔宝道：“店家替我们把行李收下，看打擂台回来，算还你饭钱。”叫佩之、国俊把盘费的银子，谨慎在腰间。

三人出得店门。后边看打擂台的百姓，络绎不绝。走尽北街，就是一所灵官庙。庙前有几亩荒地，地上筑起擂台来，有九尺高，方圆阔二十四丈。台下有数千人围绕争看。史大奈吹打迎上擂台。叔宝兄弟三人，捱将进去，上擂台马头边看可有人上去打，

还没有人。只见那马头左首，两扇朱红栏杆，方方的十个央角儿。栏杆里面设着柜栏，柜上天平法码支架停当。又有几个少年掌银柜。三人到栏杆边。叔宝问：“列位，打擂是个比武的去处，设这柜栏天平何用？”内中一人道：“朋友，你不知道，我们史爷是个卖博打。”叔宝道：“原来是为利。”那人道：“你不晓得，始初时没有这个意思。立起擂台来，一个雷声天下响，五湖四海尽皆闻，英雄豪杰群聚于台下。我们史爷为人谨慎，恐武不善作，打伤人没有凭据，有一个人上去打，要写一张认状。如要上去的，本人姓名乡贯年庚，设个誓，要写在认状上，见得打死勿论。这个认状却雷同不得，有一个人要写一张。争强不伏弱，那人肯落后，都要争先，为写这个认状，几日不得清白。故此史爷说不要写认状了，设下这柜栏天平，财与命相连；好事的朋友都到柜上来交银子。”

叔宝道：“交多少？”那人道：“不多。有一个人交五两银子，不拘多少人，银子交完了，史爷发号令上来打。有一个先往上走，第二个豪杰赶上一步，拖将下来，拖下的就不得上去，就是第三个上去了。当场时，有本事打我史爷一拳，以一博十，赢我史爷五十两银子，踢一脚一百两银子，跌一交赢一百五十两银子，买一顿拳头，打残疾回去，怨命就罢了。起先有二三十人上台去，被史爷纷纷的都惯将下来，一月之间，赢了千金。但有银子，本领不如的，不敢到柜上来交；有本领没有银子的也打不成。故此后来这两个月上去打的人甚少。今日做圆满，只得将柜栏天平布置在此，不知可有做圆满的豪杰来？”

叔宝对佩之、国俊笑道：“这到也是豪杰干的事。”佩之就撺掇叔宝道：“兄上去。官事后中途发一个财。兄的本领是我们知

道的，一百五十两手到取来，幽州衙门中用也是好的。”叔宝道：“贤弟，命不如人说也闲，我的时运不好。雄信送几两银子，没福受用，皂角林惹官事，来潞州受了许多坎坷。这里打人又想赢得银子，莫说上去，只好看罢了。”佩之就要上去，道：“这个机会不要磋了，等小弟上去耍耍罢。”

这个童佩之、金国俊不是无名之人，潞州府堂上当差有名的两个豪杰。叔宝与他不是久交，因遭官事，雄信引首，得以识荆，又不曾与他比过手段，见他高兴要上去耍耍，叔宝却也奉承道：“贤弟逢场作戏，你要上去，我替你兑五两银子。”叔宝交银子在柜里，童佩之上擂台来打。那擂台马头是九尺高，有十八层疆刹。才走到半中间，围绕看的几千人一声喝采，把童佩之吓得骨软筋酥。这几千人是为许久没有人上去做圆满，众人呐喊助他的威，却不晓得他没来历的吓软了，却又不好回来，只得往上走，却不像先前本来面目了，做出许多张志来：咬牙切齿，怒目睁眉，抱拳裸袖，绰步撩衣，发狠上前。下边看的人赞道：“好汉发狠上去了。”

却说史大奈在擂台上，三月不曾遇着敌手，旁若无人。见来人脚步嚣虚，却也不在他腔子里面。狮子大开口，做一个门户势子，等候来人，上中下三路，皆不能出其匡郭。童环到擂台上，见史大奈身躯高大，压伏不下，他轻身一纵，“飞仙踹双脚”，挂面落将下来。史大奈用个万敌推魔势，将童环脚拿落在擂台上。童环站下，左手撩阴，右手使个高头马势，来伏史大奈。史大奈做个织女穿梭，从右肋下攢在童环背后，揸住衣服鸾带，叫道：“我也不打你了，窜下去罢！”把手一撑，从擂台上窜将下来，下边看的一让，惯了个燕子街泥，扑通跌了一脸灰沙，把一个童佩

之弄得满面羞惭。

一个秦叔宝急得火星爆散，喝道：“待我上去！”就往前走。掌柜的拦住道：“上去要重兑银子，前边五两银子已输绝了。”叔宝不得工夫兑，取一大锭银子，丢柜上道：“这银子多在这里，打了下来与你算罢。”也不从马头上上擂台去，平地九尺高一窜，就跳上擂台来，竟奔史大奈。史大奈招架秦琼，好打——

曳开四平拳，踢起双飞脚。一个韬肋劈胸敦，一个剜心侧胆着。一个青狮张口来，一个鲤鱼跌子跃。一个饿虎扑食最伤人，一个蛟龙戏子能凶恶。一个忙举观音掌，一个急起罗汉脚。长拳架势自然凶，怎比这回短打多掠削？

也不像两个人打，就如一对猛虎争餐，擂台上滚做一团。牡丹虽好，全凭绿叶扶持。难道史大奈在顺义村打了三个月擂台，也不曾有敌手，孤身就做了这一个好汉。一个山头一只虎，也亏了顺义村的张公谨做了主人——就是叔宝有书投他，尚未相会的。

此时张公谨在灵官庙，叫庖人整治酒席，伺候贺喜。又邀一个本村豪杰白显道。他二人是酒友，等不得安席，先将几样果菜在大殿上，取坛冷酒试尝。只见两个后生慌忙的走将进来道：“二位老爷，史老爷官星还不现。”公谨道：“今日做圆满，怎么说这话？”来人道：“擂台上史爷倒先把一个掼将下来，得了胜，后跳一个大汉上去，打了三四十回合不分胜败。小的们擂台底下观看，史爷手脚都乱了，打不过这个人。”张公谨道：“有这等事？可可做圆满，就逢这个敌手。”叫：“白贤弟，我们且不要吃酒，大家去看看。”

出得庙来，分开众人，擂台底下看，上边还打哩，打得愁云怨雾，遮天盖地。正是：

黑虎金锤降下方，斜行耍步鬼神忙。

劈面掌参勾就打，短簇赚擘破撩裆。

张公谨见打得凶，不好上去，问底下看的人：“这个豪杰从那一条路上来的？”底下看久的人就指着童佩之、金国俊二人道：“那个鬓角里有些沙灰的，是先攒下来的了。那个衣冠整齐的，是不曾上去打的。问这两个人，就知道上头打的那人了。”张公谨却是本方土主，喜孜孜一团和气，对佩之举手道：“朋友，上面打擂的是谁？”童佩之跌恼了，脸上便拂干净了，鬓角还有些沙灰，见叔宝打赢了，没好气答应道：“朋友，你管他闲事怎么？凭他打罢了！”公谨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恐怕是道中朋友，不好挽回。”金国俊却不恼他，不曾上去打，上前来招呼道：“朋友，我们不是没来历的人，要打便一个对一个打就是了，不要讲打攒盘的话。就是打输了，这顺义村还认得本地方几个朋友。”公谨道：“兄认得本地方何人？”国俊道：“潞州二贤庄单二哥有书，到顺义村投公谨张大哥，还不曾到他庄上下书。”公谨大笑。白显道指定公谨道：“这就是张大哥了。”国俊道：“原来就是张兄，得罪了。”公谨道：“兄是何人？”国俊道：“小弟是金甲，此位童环。”公谨道：“原来是潞州的豪杰。上边打擂的是何人？”国俊道：“这就是山东历城秦叔宝大哥。”

张公谨摇手大叫：“史贤弟不要动手，此乃素常闻名秦叔宝兄长。”史大奈与叔宝二人收住拳。张公谨挽住童佩之，白显道拖着金国俊，四人笑上台来。六友相逢，彼此陪罪。公谨叫道：“台下看擂的列位都散了罢！不是外人来比势，乃是自己朋友访贤到此的。”命手下将柜台往灵官庙中去。

邀叔宝下擂台，进灵官庙铺拜毡顶礼相拜，鼓手吹打安席。

公谨席上举手道：“行李在于何处？”叔宝道：“在街头上第二家店内。”公谨命手下人将秦爷行李取来，把那柜里大小二锭银子返璧于叔宝。叔宝就席间打开包裹，取雄信的荐书，递与公谨拆开观看道：“嘎！原来兄有难在幽州。不打紧，都在小弟身上。此席酒不过是郊外小酌，与史大哥驾喜，还要屈驾到小庄去一坐。”六人匆匆举杯，不觉已是黄昏时候。公谨邀众友到庄。大厅秉烛焚香，邀叔宝诸友八拜为交，拜罢摆酒过来，直饮到五更时候。史大奈也要到帅府回话，白显道也要相陪。张公谨备六骑马，带从者十余人，齐进幽州投文。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张公谨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带罪见姑娘

词曰：

云翻雨覆，交情几动穷途哭。惟有英雄，意气相孚自不同。鱼书一纸，为人便欲拼生死。拯厄扶危，管鲍清风尚可追。

右调《减字木兰花》

交情薄的固多，厚的也不少。薄的人富贵时密如胶漆，患难时却似团沙，不肯拢来。若侠士有心人，莫不极力援引，一纸书奉如诰敕；这便是当今陈雷，先时管鲍。

顺义村到幽州只三十里路，五更起身，平明就到了。公谨在帅府西首安顿行李，一面整饭。就叫手下西辕门外班房中，把二位尉迟老爷请来。这个尉迟，不是那个尉迟恭，乃周相州总管尉迟迥之族侄，就是尉迟氏之族侄兄弟二人，哥哥叫尉迟南，兄弟叫尉迟北，向来与张公谨通家相好，现充罗公标下有权衡的两员旗牌官。帅府东辕门外是文官的官厅，西辕门外是武弁的官厅，旗牌听用等官，只等辕门里掌号奏乐三次，中军官进辕门扯旗放炮，帅府才开门。尉迟南、尉迟北戎服伺候。两个后生走进来叫：“二位爷，家老爷有请。”尉迟南道：“你是张家庄上来的么？”后生道：“是。”尉迟南道：“你们老爷在城中么？”后生道：“就在辕门西首下处，请二位老爷相会。”

尉迟南分付手下看班房，竟往公谨下处来。公谨因尉迟南兄

弟是两个金带前程的，不便与他抗礼，把叔宝、金、童藏在客房内，待公谨引首，道达过客相见，才好来请。张公谨、史大奈、白显道三人正坐，只见尉迟兄弟来到，各各相见，分宾主坐下。尉迟南见史大奈在坐，便开言道：“张兄今日进城这等早，想为史同袍打擂台日期已完，要参谒本官了。”公谨道：“此事亦有之，还有一事奉闻。”尉迟南道：“还有什么见教？”公谨衣袖里取出一封书来，递与尉迟昆玉，接将过来拆开了，兄弟二人看毕道：“嘎，原来是潞州二贤庄单二哥的华翰，举荐秦朋友到衙门投文，托兄引首。秦朋友如今在那里？请相见罢了。”公谨向客房里叫：“秦大哥出来罢！”

豁郎郎的响将出来。童环奉文书，金甲带铁绳，叔宝拴着虎躯，扭锁出来。尉迟兄弟勃然变色道：“张大哥，你小觑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单二哥的华翰到兄长处，因亲及亲，都是朋友，怎么这等相待！”公谨陪笑道：“实不相瞒，这刑具原是做成的活扣儿，恐贤昆玉责备，所以如此相见，倘推薄分，取掉了就是。”尉迟兄弟亲身上前，替叔宝疏了刑具，教取拜毡过来相拜道：“久闻兄大名，如春雷轰耳，无处不闻，恨山水迢遥，不能相会。今日得兄到此，三生有幸。”叔宝道：“门下军犯，倘蒙提携，再造之恩不浅。”尉迟南道：“兄诸事放心，都在愚弟身上。此二位就是童佩之、金国俊了。”二人道：“小的就是童环、金甲。”尉迟南道：“皆不必太谦，适见单员外华翰上亦有尊字，都是个中的朋友。”都请来对拜了。尉迟南叫：“佩之，桌上放的可就是本官解文么？”佩之答道：“就是。”尉迟南道：“借重把文书取出来，待愚兄弟看里边的事故。待本官升堂问及，小弟们晓得好答应。”童环假小心道：“这是本官钤印弥封，不敢擅开。”尉迟南道：

“不妨。就是钉封文书，也还要动了手。不过是个解文，打开不妨，少不得堂上官府要拆出，必得愚兄弟的手，何足介意。”公谨命手下取火酒半杯将弥封润透，轻轻揭开，把文书取出。尉迟兄弟开看了，递还童环，分付照旧弥封。

只见尉迟南嘿然无语。公谨道：“兄长看了文书，怎么嘿嘿沉思？”尉迟南道：“久闻潞州单二哥高情厚谊，恨不能相见，今日这桩事，却为人谋而不忠。”秦叔宝感雄信活命之恩，见朋友说他不是，顾不得是初相会，只得向前分辩：“二位大人，秦琼在潞州，与雄信不是故交，邂逅一面，拯我于危病之中，复赠金五百还乡。秦琼命蹇，皂角林中误伤人命，被太守问成重辟，又得雄信尽友道，不惜千金救秦琼，真有再造之恩。二位大人怎么嫌他为人谋而不忠？”尉迟南道：“正为此事。看雄信来书，把兄荐到张仁兄处，单员外友道已尽。但看文书，兄在皂角林打死张奇，问定重罪，雄信有回天手段，能使改重从轻，发配到敝衙门来。吾想普天下许多福境的卫所，怎么不拣个鱼米之乡，偏发到敝地来？见不知我们本官的利害，我不说不知。他原是北齐驾下勋爵，姓罗名艺，见北齐国破，不肯臣隋，统兵一枝，杀到幽州，结连突厥可汗反叛。皇家累战不克，只得颁诏招安，将幽州割与本官，自收租税养老，统雄兵十万镇守幽州。本官自恃武勇，举动任性，凡解进府去的人，恐怕行伍中顽劣不遵约束，见面时要打一百棍，名杀威棒。十人解进，九死一生。兄到此间难处之中，如今设个机变：叫佩之把文书封了，待小弟拿到挂号房中去，分付挂号官，将别衙门文书掣起，只把潞州解文挂号，独解秦大哥进去。”

众朋友闻尉迟之言，俱吐舌吃惊。张公谨道：“尉迟兄怎么

独解秦大哥进去？”尉迟南道：“兄却有所不知。里边太太最是好善，每遇初一月半，必持斋念佛，老爷坐堂，屡次叮嘱不要打人。秦大哥恭喜，今日恰是三月十五日。倘解进去的人多了，触动本官之怒，或发下来打，就不好亲目了。如今秦大哥暂把巾儿取起，将头发蓬松，用无名异涂搽面庞。假托有病。童佩之二位典守者辞不得责，进帅府报禀，本人途中有病。或者本官喜怒之间，着愚兄下来验看，上去回覆果然有病，得本官发放，讨收管。秦大哥行伍中，岂不能一枪一刀，博一个衣锦还乡？只是如今早堂，投文最难，却与性命相关，你们速速收拾，我先去把文书挂号。”

尉迟二人到挂号房中，分付挂号官道：“将今日各衙门的解文都掣起了，只将这潞州一角文书挂号罢。”挂号官不敢违命，应道：“小官知道了。”此时掌号官奏乐三次，中军官已进辕门。叔宝收拾停当，在西辕门伺候。尉迟二人将挂过号的文书交与童环，自进辕门随班放大炮三声，帅府开门。中军官、领班、旗鼓官、旗牌官、听用官、令旗手、捆绑手、刀斧手，一班班，一对对，一层层，都进帅府参见毕，各归班侍立府门首。报门官报门，边关夜不收马兵官将巡逻回风人役进，这一起出来了；第二次就是供给官，送进日用心红纸扎饮食等物；第三次就是挂号官，棒号簿进帅府，规矩解了犯人，就带进辕门里伺候。挂号官出来，却就利害了；两丹墀有二十四面金锣，一齐响起。一面虎头牌，两面令字旗，押着挂号官出西首角门，到大门外街台上。执旗官叫投文人犯，跟此牌进。童环捧文书，金甲带铁绳，将叔宝扭锁带进大门还不打紧；只是进仪门，那东角门钻在刀枪林内。到月台下，执牌官叫跪下。东角门到丹墀，也只有半箭路远，就像爬了几十里峭壁，喘气不定。秦叔宝身高丈余，一个豪杰因在威严

下，只觉的身子都小了，跪伏在地，偷眼看公座上这位官员：

玉立封侯骨，金坚致主心。

发因忧早白，谋以老能沉。

塞外威声远，帷中感士深。

雄边来李牧，烽火绝遥岑。

须发斑白，一品服，端坐如泰山，巍巍不动。罗公叫中军将解文取上来。中军官下月台取了文书，到滴水檐前，双膝跪下。帐上官将接去，公座旁验吏拆了弥封，铺文书于公座上。罗公看潞州刺史解军的解文，若是别衙门解来的，打与不打也就发落了。潞州的刺史蔡建德是罗公得意门生。这罗公是武弁的勋卫，怎么有蔡建德方印文官门生？原来当年蔡建德曾解押幽州军粮违限，据军法就该重处，罗公见他青年进士，法外施仁，不曾见罪。蔡建德知恩，就拜在罗公门下。今罗公见门生问成的一个犯人，将文书看到底，看蔡建德才思何如，问成的这个人，可惜真罪当。亲看军犯一名秦琼，历城人。触目惊心，停了一瞬，将文书就掩过了，叫验吏将文书收去，誊写入册备查，分付中军官：“叫解子将本犯带回，午堂后听审。”童环、金甲，听得叫他下去，也没有这等走得爽利了，下月台带铁绳往下就走。

此时张公谨、史大奈、白显道，都在西辕门外伺候，问尉迟道：“怎么样了？”尉迟道：“午堂后听审。”公谨道：“审什么事？”尉迟南道：“从来不曾有这等事，打与不打就发落了，不知审什么事！”公谨道：“什么时候？”尉迟南道：“还早。如今闭门退堂，昼寝午膳，然后升堂问事，放炮升旗，与早堂一般规矩。”公谨道：“这等尚早，我们且到下处去饮酒压惊。出了辕门，卸去刑具，到下处安心。只听放炮，方来伺候未迟。”

却说罗公发完堂事，退到后堂，不回内衙。叫手下除了冠带，戴诸葛巾，穿小行衣，悬玉面鞅带，小公座坐下。命家将问验吏房中适才潞州解军文书取将进来，到后堂公座上展开，从头细阅一遍，将文书掩过。唤家将击云板，开宅门请老夫人秦氏出后堂议事。秦氏夫人携了十一岁的公子罗成，管家婆丫环相随出后堂。老夫人见礼坐下，公子侍立。夫人开言道：“老爷今日退堂，为何不回内衙？唤老身后堂商议何事？”罗公叹道：“当年遭国难，令先兄武卫将军弃世，可有后人么？”夫人闻言，就落下泪来道：“先兄秦彝，闻在齐州战死。嫂嫂宁氏，止生个太平郎，年方三岁，随任在彼。今经二十余年，天各一方，朝代也不同了，存亡未保。不知老爷为何问及？”罗公道：“我适才升堂，河东解来一名军犯。夫人你不要见怪，到与夫人同姓。”夫人道：“河东可就是山东么？”罗公笑道：“真是妇人家说话。河东与山东相去有千里之遥，怎么河东就是山东起来？”夫人道：“既不是山东，天下同姓者有之，断不是我那山东一秦了。”罗公道：“方才那文书上，却说这个姓秦的，正是山东历城人，齐州奉差到河东潞州。”夫人道：“既是山东人，或者是太平郎有之。他面貌我虽不能记忆，家世彼此皆知，老身如今要见这个姓秦的一面，问他行藏，看他是否。”罗公道：“这个也不难。夫人乃内室，与配军见面，恐失了我官体，必须还要垂帘，才好唤他进来。”

罗公叫家将垂帘，传令出去，小开门唤潞州解人带军犯秦琼进见。他这班朋友，在下处饮酒压惊。止有叔宝要防听审，不敢纵饮，只等放炮开门，才上刑具来听审，那里想到是小开门。那辕门内监旗官，地覆天翻喊叫：“老爷坐后堂审事，叫潞州解子带军犯秦琼听审！”那里找寻？直叫到尉迟下处门首，方才知

慌忙把刑具套上。尉迟南、尉迟北是本衙门官，童环、金甲带着叔宝，同进帅府大门。张公谨三人只在外边伺候消息。

这五人进了大门，仪门，上月台，到堂上，将近后堂，屏门后转出两员家将，叫：“潞州解子不要进来了。”接了铁绳，将叔宝带进后堂，阶下跪着。叔宝偷眼往上看，不像早堂有这些刀斧威仪。罗公素衣打扮，后面立青衣大帽六人，尽皆垂手，台下家将八员，都是勇巾扎袖。叔宝见了，心上宽了些。罗公叫道：“秦琼上来些。”叔宝装病怕打，做俯伏爬不上来。罗公叫家将把秦琼刑具疏了，两员家将下来，把那刑具疏了。罗公叫上来些。叔宝又肘膝往上，捱那几步。罗公问道：“山东齐州似你姓秦的有几户？”秦琼道：“齐州历城县，养马当差姓秦的甚多，军丁只有秦琼一户。”罗公道：“这等你是武弁了。”秦琼道：“是军丁。”罗公道：“且住，你又来欺诳下官了。你在齐州当差，奉那刘刺史差遣公干河东潞州，既是军丁，怎么又在齐州当那民家的差？”秦琼叩首道：“老爷，因山东盗贼生发，本州招募，有能拘盗者重赏。秦琼原是军丁，因捕盗有功，刘刺史赏小的兵马捕盗都头，奉本官差遣公干河东潞州，误伤人命，发在老爷案下。”罗公道：“你原是军丁，补县当差。我再问你：当年有个事北齐主尽忠的武卫将军秦彝，闻他家属流落在山东，你可晓得么？”叔宝闻父名，泪滴阶下道：“武卫将军就是秦琼的父亲，望老爷推先人薄面，笔下超生。”罗公就立起来道：“你就是武卫将军之子？”

那时却是一齐说话，老夫人在朱帘里也等不得，就叫：“那姓秦的，你的母亲姓什么？”秦琼道：“小的母亲是宁氏。”夫人道：“呀，太平郎是那个？”秦琼道：“就是小人的乳名。”老夫人见他的亲侄儿伶仃如此，也等不得手下卷帘，自己伸手揭开，走

出后堂，抱头而哭。秦琼却不敢就认，哭拜在地。罗公也顿足长叹道：“你既是我的内亲，起来相见。”公子在旁，见母亲悲泪，也哭起来。手下家将早已把刑具拿了，到大堂外面叫：“潞州解子，这刑具你拿了去，秦大叔是老爷的内侄，老夫人是他嫡亲姑母，后堂认了亲了。领批回不打紧，明日金押送出来与你。”尉迟南兄弟二人，鼓掌大笑出府。

张公谨等众朋友都在外面等候，见尉迟兄弟笑出来，问道：“怎么两位喜容满面？”尉迟南道：“列位放心，秦大哥原是有根本的人。罗老爷就是他嫡亲姑爹，老太太就是姑母，已认做一家了。我们且到下处去饮酒贺喜。”

却说罗公携叔宝进宅门到内衙，分付公子道：“你可陪了表兄，到书房沐浴更衣，取我现成衣服与秦大哥换了。”叔宝梳篦整齐，洗去面上无名异；随即出来拜见姑爹、姑母，与公子也拜了四拜。即便问表弟取柬帖二副，写两封书：一封书求罗公金押了批回，发将出来，付与童佩之，潞州谢雄信报喜音；一封书付尉迟兄弟转达，谢张公谨三友。此时后堂摆酒已是完备，罗公老夫妇上坐，叔宝与表弟列坐左右。酒行二巡，罗公开言：“贤侄，我看你一貌堂堂，必有兼人之勇。令先君弃世太早，令堂又寡居异乡，可曾习学些武艺？”叔宝道：“小侄会用双铜。”罗公道：“正是令先君遗下这两根金装铜，可曾带到幽州来？”叔宝道：“小侄在潞州为事，蔡刺史将这两根金装铜作为凶器，还有鞍马行囊，尽皆贮库。”罗公道：“这不打紧，蔡刺史就是老夫的门生，容日差官去取就是。只是目今有句话要与贤侄讲：老夫镇守幽州，有十余万雄兵，千员官将，都是论功行赏，法不好施于亲爱。我如今要把贤侄补在标下为官，恐营伍员中有官将议论，使贤侄

无颜。老夫的意思，来日要往演武厅去，当面比试武艺。你果然弓马熟娴，就补在标下为官，也使众将钳口。”叔宝躬身道：“若蒙姑爹提拔，小侄终身遭际，恩同再造。”罗公分付家将传兵符出去，晓谕中军官，来日尽起幽州人马出城，往教军场操演。

明早五更天，罗公就放炮开门。中军簇拥，史大奈在大堂参谒，回复打擂台事，补了旗牌。一行将士都戎装贯带，随罗公驱马车拥出帅府。

十万貔貅镇北畿，斗悬金印月同辉。

旗飘易水云初起，枪簇燕台霜乱飞。

叔宝那时没有金带银带前程，也只好像罗公本府的家将一般打扮：头上金顶缠髻大帽，穿猱头补服，银面鞅带，粉底皂靴；上马跟罗公出东郭教军场去了。公子带四员家将，随后也出帅府，奈守辕门的旗牌官拦住，叩头哀求，不肯放公子出去。原来是罗公将令分付手下的，公子虽十一岁，膂力过人，骑劣马，扯硬弓，常领家将在郊外打围。罗公为官廉洁，恐公子膏粱之气，踹踏百姓田苗，故戒下守门官不许放公子出帅府。公子只得命家将牵马进府，回后堂老母跟前，拿出孩童的景象，啼哭起来，说要往演武厅去看表兄比试，守门官不肯放出。老夫人因叔宝是自己面上的瓜葛，不知他武艺如何，要公子去看看，先回来说与他知道，开自己怀抱。唤四个掌家过来。四人俱皆皓然白发，跟罗公从北齐到今，同荣辱，共休戚，都是金带前程，称为掌家。老夫人道：“你四人还知事，可同公子往演武厅去看秦大叔比试。说那守门官有拦阻之意，你说我叫公子去的，只是瞒着老爷一人就是。”四人道：“知道了。”公子见母亲分付，欢喜不胜。忙向书房中收拾一张花梢的小驺，锦囊中带几十枝软翎的竹箭，看表兄

比试回家，就荒郊野外射些飞禽走兽耍子。

五人上马将出帅府，守门官依旧拦住。掌家道：“老太太着公子去看秦大叔比试，只瞒着老爷一时。”守门官道：“求小爷速些回来，不要与老爷知道。”公子大喝一声：“不要多言！”五骑马出辕门，来到东郭教军场。

此时教场中已放炮升旗，五骑马竟奔东辕门来，下马瞧操演。那四个掌家恐老爷帐上看见公子，着两个在前，两个在后，把公子夹在中间，东辕门来观看。

毕竟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勇秦琼舞铜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

诗曰：

沙中金子石中玉，干将埋没丰城狱。
有时拂拭遇良工，精光直向苍天烛。
丈夫踪迹类如许，倏而云泥倏虎鼠。
汉王高筑惊一军，淮阴固是绛灌侣。
困穷拂抑君莫嗟，纠纠干城在免置。
但教有宝怀间蕴，终见鸣珂入帝里。

俗语道得好：运去黄金减价，时来顽铁生光。叔宝在山东也做了些事，一到潞州，吃了许多波查，只是一个时运未到。一旦遇了罗公，怕不平地登天，显出平生本领？罗公要扶持叔宝，大操三军。罗公坐帐中，十万雄兵画地为式，用兵之法井井有条。帐前大小官将头目，全装披挂，各持锋利器械，摆班左右。叔宝在左班中观看，暗暗点头：“我是井底之蛙，不知天地之大，枉在山东自负。你看我这姑爷五旬以外，须发皓然，著一品服，掌生杀之权，一呼百诺，大丈夫定当如此。”

要知罗公也却不要看操，只留心于叔宝。见秦琼点头有嗟咨之意，唤将过来，叫：“秦琼。”叔宝跪应道：“有。”罗公问：“你可会甚么武艺？”秦琼道：“会用双铜。”罗公昨日帅府家宴问过，今日如何又问？因知他双铜在潞州贮库，不好就取铜与他舞。罗公命家将：“将我的银铜取下去。”罗公这两条铜连金镶靶子，

共重六十余斤，比叔宝铜长短尺寸也差不多；只是用过重铜的手，用这罗公的轻铜越觉松健。两个家将捧将下来。叔宝跪在地上，挥手取银铜，尽身法跳将起来。轮动那两条铜，就是银龙护体，玉蟒缠腰。罗公在座上自己喝采：“舞得好！”难道罗公的标下，就没有舞铜的人，独喝采秦琼么？罗公却要座前诸将钦服之意。诸将却也解本官的意思，两班齐声喝采道：“好！”

公子在辕门外，爬在掌家肩背上，见表兄的铜舞到好处，连身子多不看见，就是一道月光罩住，不敢高声喝采，暗喜道：“果然好。”叔宝舞罢铜，捧将上来。罗公又问道：“还会什么武艺？”叔宝道：“枪也晓得些。”罗公叫取枪上来。两班官将奉承叔宝，拣绝好的枪，取将上来。枪杆也有一二十斤重，铁条牛筋缠绕，生漆漆过。叔宝接在手中，把虎躯一挫，右手一迎，牛筋都迸断，攒打粉碎，一连使折两根枪。秦琼跪下道：“小将用的是浑铁枪。”罗公点头道：“真将门之子。”命家将：“枪架上把我的缠杆矛抬下与秦琼舞。”两员家将抬将下来。重一百二十斤，长一丈八尺。秦琼接在手中，打一个转身，把枪收将回来，觉道有些拖带。罗公暗暗点头道：“枪法不如。此子还可教。”这里隐着个罗府传枪的根脚。罗公为何说叔宝枪法不如？因他没有传授。秦琼在齐州当差时，不过是江湖上行教的把势野战之法，却怎么当得罗公的法眼？恰将就称赞几声。这些军官见舞得这重枪也吃惊，看他舞得簇簇，不辨好歹，也随着罗公喝采，连叔宝心中未必不自道好哩！叔宝舞罢枪，罗公即便传令开操。只听得教场中炮声一响，正是：

阵按八方，旗分五色。龙虎奋翼，旗帜迷天。横空黑雾，皂意纛标坎北之兵；彻汉朱霞，赤帜识南离之象。平野满梁园之雪，

施按庚辛；乱山回家谷之春，色分甲乙。顽愚不似江陵石。雄武原称幽冀军。

操事已完，中军官请号令：“请将三军操毕，禀老爷比试弓矢。”罗公叫秦琼问道：“你可会射箭么？”罗公所问，有会射就射；不会射就罢的意思。秦琼此时得意之秋，只道自己的铜与枪舞得好，便随口答应：“会射箭。”那知罗公标下一千员官将，止有三百名弓箭手，短中取长，挑选六十员奇射官员，都是矢不虚发的，若射金刚脚枪杆，就算不会射的了。罗公晓得秦琼力大，将自己用的一张弓、九枝箭，付与秦琼。军政司将秦琼名字续上，上台跪禀道：“老爷，众将射何物为奇？”罗公知有秦琼在内，便道：“射枪杆罢。”这枪杆是奇射中最易的，不是阵上的枪杆，却是后帐发出一扛木头枪杆来，九尺长，到一百八十步弓基址所在，却插一根木枪，将令字蓝旗换去。此时军政司卯簿上唱名点将。那知这些将官俱是平昔间练就，就连新牌官史大奈，有五七人射去，并不曾有一矢落地。叔宝因是续上的，名字在后面，看见这些官将射中枪杆，心中着忙：“我也不该说过头话，方才我姑爷问我道：‘会射箭么？’我就该答应道‘不会’也罢了，他也不怪我。我却怎么答应会射？”心上自悔。

罗公是有心人，却不要看众将射箭，单为叔宝。见秦琼精神恍惚，就知道他弓矢不济，令他过来。叔宝跪下。罗公道：“你见我标下这些将官，都是奇射。”罗公是个有意思的人，只要秦琼谦让，罗公就好免他射箭。何知叔宝不解其意，少年人出言不逊道：“诸将射枪杆是死物，不足为奇。”罗公喜道：“你还有恁奇射？”叔宝道：“小将会射天边不停翅的飞鸟。”罗公年高任性，晓他射不得枪杆，定要他射个飞鸟看看，分付中军官诸将暂停弓

矢，着秦琼射空中飞鸟。军政司将卯簿掩了，众将官都停住了弓矢。秦琼张弓搭箭，立于月台，候天边飞鸟。青天白日望得眼酸，并无飞鸟。此时十万雄兵摇旗擂鼓的演操，急切那有飞禽下来？罗公便道：“叫供给官取生牛肉二方，挂在大纛旗上。”只见血淋淋挂在虚空中荡着，把那山中叼鸡的饿鹰，引了几个来叼那牛肉。

正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公子在东辕门外，替叔宝着忙：“我这表兄，今日定要出丑。诸般雀鸟好射，惟有鹰射不得。尘不迷人眼，水不迷鱼眼，草不迷鹰眼。鹰有滚豆之睛。鹰飞霄汉之上，山坡下草中豆滚，他还看见。你这箭射不下鹰来，言过其实，我父亲就不肯重用你了。可怜他也是英雄，千里来奔，我助他一枝箭罢。”撩开衣服，取出花梢小弩，把弦拽满了，锦囊中取一枝软翎竹箭，放在弩上，隐在怀中。那些官将头目十万人马，都看秦大叔射鹰，却不知公子在辕门外发弩。就是跟公子的四个掌家，也不知道，前边两个不消说是知道了，后边两个在他面前，向西站立，夕阳时候，日光射目，用手搭凉篷，遮那日色，往上看叔宝射鸟。公子弩硬箭又不响，故此不知。公子却又不好把箭就放了去。叔宝不射，他射下鹰来。算那一个的帐？可怜叔宝见鹰下来叼肉，刚要扯弓，那鹰又飞开去了。众人又催逼，叔宝没奈何，只得拽满弓弦，发一箭去。弓弦响动，鹰先知觉。看见箭来，鹞子翻身，用摺叠翅把叔宝这枝箭裹在硬翎底下，却不曾伤得性命。秦琼心上着忙，只见那鹰翩翩迁迁，裹着叔宝那一枝箭，落将下来。五营四哨，大小官将头目人等，一齐喝采。

旁观赞叹一齐起，当局精神百倍增。

连叔宝也不知这个鹰怎么射下来的，公子急藏弩摺掩袍服

内，领四员家将上马回帅府。中军官取鹰来献上。罗公自有为叔宝的私情，亲自下帐替叔宝簪花挂红。动鼓乐迎回帅府，分讨其余诸将，不必射箭，一概有赏，赏劳三军。罗公也自回府。公子先回府内，此事不曾对老母说，恐表兄面上无颜。

罗公回到府中，家宴上对夫人道：“令侄双铜绝伦，弓矢尤妙，只是枪法欠了传授。”向秦琼道：“府中有个射圃，贤侄可与汝表弟习学枪法。”秦琼道：“极感成就之恩。”自此表兄弟二人，日在射圃中走马使枪。罗公暇日自来指拨教导，叫他使独门枪。

光阴荏苒，因循半载有余。叔宝是个孝子，当初奉差潞州，只道月余便可回家，不意千态万状，逼出许多事来。今已年半有余，老母在山东，不能回家侍养，难道在帅府就乐而忘返，把老母就置之度外？可怜他思母之心，无时不有。只因晓得一分道理，想道：“我若是到幽州来探亲，住的日久，说家母年迈，就好告辞。我却是问罪来的人，幸遇姑爷在此为官提拔，若要告辞，我又晓得这个老人家任性，肯放我去得满心愿？他若道：‘今日我老夫在此为官，你回去也罢了，若不是我老夫为官，你也回去么？’那时归又归不成，住在他府内，又失了他的爱。”这个话不是今日才想，自到幽州就筹算到今；却与表弟厚了，时常央公子对姑母说，姑爹面前方便我回去罢。可知公子的性儿，他若不喜欢这个人，在他府中时刻难容；他与表兄英雄相聚，意气符合，舍不得表兄去，就是父母要打发，他还要在中间阻挠，怎么肯替他方便？不过随口说谎道：“前日晚间已对家母说，父亲说只在几日打发兄长回去。”没处对问，不觉又因循几个月日，只管迁延过去。

直到仁寿三年八月间，一日罗公在书房中考较二人学问。此

时公子还不曾梳洗，罗公忽然抬头，见粉墙上题四句诗，罗公认得秦琼的笔迹。原来叔宝因思家念切，一日酒后，偶然写这几句于壁上。罗公认是秦琼心上所发，见了诗怫然不快。这几句怎么道？

一日离家一日深，犹如孤鸟宿寒林。

纵然此地风光好，还有思乡一片心。

罗公不等二子相见，转进后堂。老夫人迎着道：“老爷书房考较孩儿学问，怎么匆匆进来？”罗公叹道：“他儿不自养，养杀是他儿。”夫人道：“老爷何发此言？”罗公道：“夫人，自从令侄到幽州，老夫看待他与吾儿一般，并无亲疏。我意思待边庭有事，着他出马立功，表奏朝廷，封他一官半职，衣锦还乡。不想令侄却不以老夫为恩，反以老夫为怨。适才到书房中去，壁上写着四句，总是思乡的意思；这等反是老夫稽留他在此不是。”夫人闻言，眼中落泪道：“先兄弃世太早，家嫂寡居异乡，止有此子，出外多年，举目无亲。老爷如今扶持，舍侄就是一品服还乡，不如叫他归家看母。”罗公道：“夫人意思，也要令侄回去？”老夫人道：“老身怀此念久矣，不敢多言。”罗公道：“不要伤感，今日就打发令侄回去。”叫备饯行酒，传令出去。营中要一匹好马，用长路的鞍辔，进帅府公用。罗公到自己书房，叫童儿前边书房里，与秦大叔讲：“叫秦大叔把上年潞州仓库物件，开个细帐来，我好修书。”那时蔡建德还复任在潞州，正好打发秦琼，到彼处自去取罢。

童儿到书房中道：“大叔，老爷的意思，打发秦大叔往山东去。教把潞州仓库物件，开一细帐，老爷修书。”公子进里边来对叔宝说了，叔宝欢喜无限。公子道：“快把潞州仓库的东西开

了细帐，叫兄长自去取。”叔宝忙取金笈筒，细开明白。童儿取回。

罗公写两封书：一封是潞州蔡刺史处取行李，一封是举荐山东道行台来总管衙门的荐书。酒席完备，叫童儿：“请大叔陪秦大叔出来饮酒。”老夫人指着酒席道：“这是你姑爹替你饯行的酒。”叔宝哭拜于地。罗公用手相挽道：“不是老夫屈留你在此，我欲待你边庭立功，得一官半职回乡，以继你先人之后。不想边庭宁息，不得如我之意、令姑母道：‘令堂年高。’我如今打发你回去。这两封书：一封书到潞州蔡建德取鞍马行李；一封书你到山东投与山东大行台兼青州总管，姓来名护儿。我是他父辈。如今分符，各镇一方，举荐你到他标下，去做个旗牌官。日后有功，也还图个进步。”叔宝叩谢。拜罢姑母，与表弟罗成对拜四拜。人席饮酒数巡，告辞起身。此时鞍马行囊已捎搭停当。出帅府，尉迟昆玉晓得了，俱备酒留饮。叔宝路领其情，连夜赶至涿州。见别张公谨，公谨要留叔宝在家几日，因叔宝急归，不好十分相强。张公谨写书附覆单雄信，相送分手。

叔宝归心如箭，马不停蹄，两三日间，竟奔河东路州。入城到府前饭店，王小二先看见了，往家飞跑，叫：“婆娘不好了！”柳氏道：“为什么？”小二道：“当初在我家少饭钱的秦客人，为伤人命官司，问罪往幽州去了。一二年到挣了一个官来，缠髻大帽，骑着马往府前来。想他恼得我紧，却怎么处？”柳氏道：“古人说尽了：‘去时留人情，转来好相见。’当初我叫你不要这等炎凉，你不肯听我说。如今没面目见他。你躲了罢。”小二道：“我躲不得。”柳氏道：“你怎么躲不得？”小二道：“我是饭店。倘他说我住住儿等他相见，我怎么躲得这些时？”柳氏道：“怎么样？”

小二道：“你只说我死了罢。人死不记冤。打发他去了，我才出来。”王小二着了忙，出这一个题与妻子，忙走开了。柳氏是个贤妻，只得依了丈夫，在家下假做哭哭啼啼。叔宝到店门外下马，柳氏迎道：“秦爷来了。”叔宝道：“贤人，我还不曾进来拜谢你。”叫手下看了马上行李：“待我到府中投文书来。”取罗公书竟往府中来。

此时蔡公正坐堂上。守门人报幽州罗老爷差官下书。蔡公分付着他进来。叔宝是个有意思的人，到那得意之时，愈加谨慎，进东角门捧着书走将上来。蔡刺史公座上就认得是秦琼，走下滴水檐来，优待以礼。叔宝上月台庭参拜见。蔡公先问了罗公起居，然后说到就是仁寿二年皂角林那桩事，我也从宽发落。叔宝道：“蒙老大人提拔，秦琼感恩不浅。”蔡公道：“那童环、金甲幽州回来，道及罗老将军是令亲，我也十分欢喜，反指示足下到幽州与令亲相会了。”叔宝道：“家姑夫罗公有书在此。”蔡刺史叫接上来。蔡公见书封上是罗公亲笔，不好回公座开缄，就立着开看毕道：“秦壮士，罗老将军这封书，没有别说，只是取昔年在我潞州的物件。”叔宝道：“是。”蔡刺史叫库吏取仁寿二年寄库赃罚簿。库吏与库书，除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将赃罚簿呈到公座上。蔡刺史用朱笔对那银子。当日皂角林捕人进房已失了些，又加参军厅乘机干没，不符前数。止有碎银五十两仓封未动。那黄缥马一匹，已发去官卖了，马价银三十两贮库。五色潞绸十匹，做就寒夏衣四套，缎帛铺盖一副，枕顶俱在，镏金马鞍辔一副，镫扎俱全，金装铜二根，一一点过，叫库吏查将出来，月台上交付秦琼。叔宝一个人也拿不得许多东西，解他的那童环、金甲见了，却帮扶他拿这些东西。蔡刺史又分付库吏：“动本府项下公

费银一百两，包封送罗老将军令亲秦壮士为路费。”这是：

时来易觅金千两，运去难赊酒一壶。

叔宝拜谢蔡公，拿着这一百两银子，佩之、国俊替他搬了许多行李，竟往王小二店中。叔宝正与佩之、国俊见礼叙话，只见柳氏哭拜于地道：“上年拙夫不是，多少炎凉得罪秦爷。原来是作死。自秦爷为事，参军厅拘拿窝家，用了几两银子，心中不快，得病就亡故了。”叔宝道：“昔年也不干你丈夫事。是我囊囊空虚，使你丈夫下眼相看，世态炎凉，古今如此。只是你那一针一线之恩，到今铭刻于心。今日既你丈夫亡故，你也是寡妇孤儿了。我曾有言在此，你可比淮阴漂母，今权以百金为寿。”柳氏拜谢。叔宝暂留佩之、国俊在店少待，却往南门外去探望高开道的母亲，不想高母半年前已迁往他处去了。正是：

富来报德易，困日施恩难。

所以韩王孙，千金酬一餐。

叔宝回到王小二店中，把领出来的那些物件，捎在马鞍辮旁，马就下镗了，难驼这些重物。佩之道：“小弟二人且牵了马，陪兄到二贤庄单二哥处，重借马匹回乡。”辞别柳氏，三人出西门往二贤庄去了。

毕竟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秦叔宝归家侍母 齐国远截路迎朋

诗曰：

友谊虽云重，亲恩自不轻。

鸡坛堪系念，鹤发更萦情。

心逐行云乱，思随春草生。

依门方念切，遮莫滞行旌。

五伦之中，生我者亲，知我者友；若友亦不能成人之孝，也不可称相知。

叔宝在罗府时，只为思亲一念，无虑功名，原是能孝的，不知在那要全他孝的朋友，其心更切。如那单雄信，因爱惜叔宝身体，不使同樊建威还乡，后边惹出皂角林事来，发配幽州，使他母子隔绝，心甚不安。但配在幽州，行止又由不得，雄信真有力没着处。及至有人报知叔宝回潞州搬取行囊，雄信心中快然，忖道：“此番必来看我！”办酒倚门等候。因想三人步行迟缓，等到月上东山，花枝乱影，忽闻林中马嘶。雄信高言问：“可是叔宝兄来了？”佩之答道：“正是。”雄信鼓掌大笑，真是明月千里故人来。到庄相见携手，喜动颜色：“得佩之、国俊陪来最好！”到庄下马卸鞍，搬行李入书房，取拜毡与叔宝顶礼相拜。家童抬过酒来。四人入席坐下。

叔宝取出张公谨回书，送雄信看了。雄信道：“上年兄到幽州，行色匆匆，就有书来，不曾写得详细与罗令亲相会情由。今

日愿闻在令亲府中，二载有余，所作何事？”叔宝停杯道：“小弟有千言万语要与兄讲，及至相逢，一句都无。待等与兄抵足，细诉衷肠。”雄信把杯放下了道：“下是小弟今日不能延纳，有逐客之意，杯酌之后，就欲兄行，不敢久留。”叔宝道：“为何？”雄信道：“自兄去幽州二载，令堂老夫人有十三封书到寒庄；前边十二封书，都是令堂写来的，小弟有薄具甘旨，回书安慰令堂。只今一个月之内，第十三封书，却不是令堂写来的，乃是尊正也能书。书中言令堂有恙，不能执笔修书。小弟如今欲兄速速回去，与令堂相见，全人间母子之情。”叔宝闻言，五内皆裂，泪如雨下道：“单二哥，若是这等，小弟时刻难容；只是幽州来马被我骑坏了，程途遥远，心急马行迟，怎么了得？”雄信道：“自兄幽州去后，潞州府将兄的黄骠马发出官卖。小弟即将银三十两，纳在库中，买回养在寒舍。我但是想兄，就到槽头去看马，睹物思人。昨日到槽头，那良马知道故主回来，喊嘶踢跳，有人言之状。今日可可足下到此。”叫手下：“将秦爷的黄骠马牵出来。”叔宝拜谢雄信，就将府里领出来的鞍辔，原是雄信像这个马的身躯做下的，擦抹干净，备将起来，把那重行李捎上，不复入席吃酒，辞别三友，骑马出庄。衣不解带，纵辔加鞭，如逐电追风，十分迅捷。

及第思乡马，张帆下水船。

流星不落地，弩箭乍离弦。

那马四蹄跑发，耳内只闻风吼，逢州过县，一夜天明，走一千三百里路。日当中午，已到齐州地面。叔宝在外首尾二年还可，只到本地，看见城墙，恨不能肋生两翅，飞到堂前，反焦躁起来。将入街道，翻然下马，牵着步行，把缠髻大帽，往下按一按，但

有朋友人家门首，遮着自己的面貌，低头急走。转进城来，绕着城脚下，到自己住宅后门。可怜当家人三年出外，门墙颓败。叔宝一手牵马，一手敲门。他娘子张氏，在里面问道：“呀，我夫几年在外，是什么人击我家后门？”叔宝听得妻子说这几句，早已泪落心酸，出声急问道：“娘子，我母亲病好了么？我回来了！”娘子听见丈夫回来，便接应道：“还不得好。”急急开门，叔宝牵进马来。娘子关门，叔宝拴马。娘子是妇道家，见丈夫回来这等打扮，不知做了多大的官来了，心中又悲又喜。叔宝与娘子见礼，张氏道：“奶奶吃了药，方才得睡。虚弱得紧，你缓着些进去。”

叔宝蹑足潜踪，进老母卧房来，只见有两个丫头，二年内都已长大。叔宝伏在床边，见老母面向床里，鼻息中止有一线游气，摸摸膀臂身躯，像枯柴一般。叔宝自知手重，只得住手，摸椅子在床边上叩首，低低道：“母亲醒醒罢！”那老母游魂复返，身体沉重，翻不过身来，朝床里还如梦中，叫媳妇。媳妇站在床前道：“媳妇在此。”秦母道：“我那儿，你的丈夫想已不在人世了。我才瞑目，略睡一睡，只听得他床面前絮絮叨叨的叫我，想是已为泉下之人，千里还魂来家见母了。”媳妇道：“婆婆，那不孝顺的儿子回来了，跪在这里。”叔宝叩首道：“太平郎回来了。”秦母原没有病，因想儿子想得这般模样。听见儿子回来，病就去了一半。平常起来解溲，媳妇同两个丫头搀半日还搀不起来。今听见儿子回来，就爬起了坐在床上，忙扯住叔宝手。老人家哭不出眼泪来，张着口只是喊，将秦琼膀臂上下乱捏。秦琼就叩拜老母。老母分付：“你不要拜我，拜你的媳妇。你二载在外，若不是媳妇孩儿能尽妇道，我死久矣，也不得与你相会了。”叔宝遵母命，转身拜张氏。张氏跪倒道：“侍姑乃妇道之当然，何劳丈夫拜谢？”

夫妻对拜四拜，起来坐于老母卧榻之前。

秦母便问在外的事。秦琼将潞州颠沛，远戍遇姑始末，一一说与母亲。老母道：“你姑爹做甚官？你姑母可曾生子？可好么？”叔宝道：“姑爹现为幽州大行台；姑母已生表弟罗成，今年已十三矣。”秦母道：“且喜你姑母已有后了。”遂挣起穿衣，命丫头取水净手，叫媳妇：“拈香，要望西北下拜，谢潞州单员外救吾儿活命之恩。”儿子媳妇一齐搀住道：“病体怎么劳动得？”老母道：“今日得母子团圆，夫妻完聚，皆此人大恩，怎不容我拜谢？”叔宝道：“待孩儿媳妇代拜了，母亲改日身子强健，再拜不迟。”秦母只得住了。

次日有诸友拜访，叔宝接待叙话。就收拾那罗公的荐书，自己开过脚色手本，戎服打扮，往来总管帅府投书。这来总管是江都人氏，原是世荫，因平陈有功，封黄县公，开府仪同三司、山东大行台，兼齐州总管。是日正放炮开门，升帐坐下。叔宝投文入进帅府。来公看了罗公荐书，又看了秦琼的手本，叫秦琼上来。叔宝答应：“有。”这一声答应，似牙缝里进出春雷，舌尖上跳起霹雳。来公抬头一看：秦琼跪在月台上，身高八尺，两根金装铜悬于腕下，身材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道眉黑如刷漆，是一个好汉子。来公甚喜，叫“秦琼，你在罗爷标下，是个列名旗牌；我衙门中官将却是论功行赏，法不可私亲。权补你做个实受的旗牌，日后有功，再行升赏。”叔宝叩首道：“蒙老爷收录于帐下，感知遇大恩不浅。”来公分付中军，给付秦琼本衙门旗牌官的服色，点鼓闭门。

叔宝回家，取礼物馈送中军，遍拜同袍。叔宝管二十五名军汉，都来叩见。叔宝却是有作用的人，将幽州带回来的千金囊橐，

改换门闾。在行台府中，做了旗牌三个月。是日隆冬天气，叔宝在帅府，伺候本官堂事已完，俱各出府。来公叫秦琼不要出去，去到后堂伺候。秦琼随至后堂跪下。来公道：“你在我标下为官三月，并不曾重用。来年正月十五，长安越公杨爷六旬寿诞。我已差官往江南织造一品服色，昨日方回。欲差官赍礼前去，天下荒乱，盗贼生发，恐中途疏虞。你却有兼人之勇，可当此任么？”叔宝叩首道：“老爷养军千日，用在一时，既蒙老爷差遣，秦琼不敢辞劳。”来爷分付家将，开宅门传礼出来。卷箱封锁，另取两个大红皮包。座上有发单，开卷箱照单检点，付秦琼入包。

计开：

圈金一品服五色什套、玲珑白玉带一围、光白玉带一围、明珠八颗、玉玩十件、马蹄金一千两、寿画一轴、寿表一道。

话说那越公杨素的寿诞，外京藩镇官将就谦卑，不过官衔礼单，怎么用个寿表？他也不是上位文皇帝之弟，亦突厥可汗一种，在隋有战功，赐御姓为杨。他出为大将，曾平江南，人为丞相，官居仆射，宠寇百僚，权倾中外。文帝与他言听计从。因他废了太子，囚了蜀王，在朝文武，在外藩镇，半出他门。以此天下官员以王侯尊之，差官赍礼，俱用寿表。

来公赏秦琼马牌令箭，并安家盘费银两，传令中军官：营中发马三匹，两匹背马引马，一匹差官坐马。因叔宝虎躯大，折一匹草料银两，又选二名健步背包。叔宝命健步背包，归家烧脚步纸起身，进内拜辞老母。老夫人见秦琼行色匆匆跪于膝下，就眼中落下泪来道：“我儿，我残年暮景，喜的是相逢，怕的是离别。在外二年，归家不久，目下又要远行，莫似当年，使老身倚门而望。”秦琼道：“儿今非昔比。奉本官马牌，驰驿往还，来年正月

十五赍过寿礼，只在二月初旬，准拜膝下。”分付张氏晨昏定省。张氏道：“不必分付。”叔宝令健步背包，上了黄骠马长行。

离了山东，过河南，进潼关渭南三县，到华州华阴县少华山地方，远望一山，势甚险恶，分付两名健步：“缓行，待我自己当先。”那二人道：“秦爷，正欲赶路，怎么传叫缓将下来？”叔宝道：“你二人不知，此间山势险恶，恐有歹人潜藏，待我自己当先。”二人见说，就不敢往先，让叔宝领紫缰纵黄骠马。三个人腾马相捱，攒出谷口。

只见前面簇拥着一筹英俊，貌若灵宫，横刀跃马，拦住去路，叫：“留下买路钱来！”这个就见得秦叔宝勇者不怕，见了许多喽罗，付之一笑道：“离乡三步远，别是一家风。在山东河南，绿林响马，闻我姓名，皆抱头鼠窜；今日进了关中地方，盗贼反来问我讨买路钱？我如今不要通名道姓，恐吓走了这个强人。”叔宝把双铜纵马，照此人顶梁门打将下来。此人举金背刀招架。双铜打在刀背上，火星乱爆，放开坐下马，杀个一团。刀来铜架，铜去刀迎，约斗有三十余合，不分胜败。

原来山中还有两个豪杰。倒有一个与叔宝通家，就是王伯当，因别了李玄邃，打此山经过，也因遇了寨主，战他不过，知是豪杰，留他入寨。那拦住叔宝讨常例的，叫做齐国远，上边陪王伯当饮酒的，叫做李如珪。

饮酒之间，喽罗传报上聚义厅来：“二位爷，齐爷巡山，遇公门官将，讨常例，不料那人不服，就杀将起来，三四十回合，不分胜败。小的们旁观，见齐爷刀法散乱，敌不过此人，请二位爷早早策应。”这班英雄义气相尚的，闻齐国远不能取胜他人，忙叫手下人看马，取了器械，下山关来，遥见平地人赌斗。伯当在

马上看那下面交战的，好像秦叔宝模样，相厚的朋友，恐怕损伤，半山中高叫道：“齐国远不要动手了！”

此山路高，下来还有十余里，怎么叫得应？况空谷传声，山鸣水应。此时齐国远相持，也不知叫谁，也不知谁叫，见尘头起处，二骑马籁的一响，已到平地。伯当道：“果然是叔宝兄！”二人都丢兵器，解鞍下马，上前陪罪。伯当要邀归山寨，叔宝此时恐惊坏了两名背包的健步，忙叫近前道：“你们不要着忙，不是外人，乃相知朋友，相聚在此。”两个健步方才放心。

李如珪分付手下，抬秦爷行李上山。众豪杰各上马，邀叔宝同上少华山。入关到厅叙礼，伯当引手彼此陪罪，摆酒与叔宝接风洗尘。叔宝与伯当叙阔别寒温，叔宝将皂角林伤人问罪，远戍幽州，遇亲提拔帅府至回乡，承罗公荐在来公标下为旗牌官，细细备说，“今奉本官差遣，赍送礼物，赶来年正月十五长安杨越公府中拜寿。适才齐兄见教，得会诸兄，实三生之幸。”因问李玄邃踪迹。伯当道：“他因杨越公公子相招而去，想也在长安。”

叔宝又问道：“伯当，你缘何在此？”伯当道：“小弟因此山经过，蒙齐、李二弟相留。已修书雄信，要去过节盘桓。今日遇见兄长进长安公干，却就鼓起小弟这个兴来，不往单二哥处去了，陪兄长安赍贺，就去看灯，兼访玄邃。”叔宝是个多情的人，道：“兄长有此高兴，同行极妙。”齐国远、李如珪开言道：“王兄同行，小弟愿随鞭镫”叔宝却不敢遽然招架，心中暗想：“王伯当偶在绿林中走动，却是个斯文人，进长安没有渗漏处。这齐国远、李如珪却是两个卤莽灭裂之人，若同他到长安，定要惹出一场不轨的事来，定然波及于我。”却又不好当面说他两个去不得，只得用粉饰之语，对齐、李二人道：“二位贤弟不要去。王

兄他是不爱功名富贵的人，弃了前程，浪游湖海。我看此山关隘城垣房屋殿宇，规矩森雄，仓廩富足，又兼二兄本领高强，人丁壮健，隋朝将乱之秋，举少华之众，则隋家疆土可分；事即不果，退居此山，足以养老。若与我同进长安看灯，不过是儿戏的小事。京行要一个月方回，众人散去，二位回来，将何为根本？那时却归怨于秦琼。”齐国远以叔宝为诚实之意，却也迟疑。李如珪却大笑道：“秦兄小觑我与兄弟，难道我们自幼习武艺时节，就要落草为寇？也只为粗鄙，不能习文，只得习武。近因奸臣当道，我们没奈何，同这班人啸聚此山，待时而动。兄倒说我二人，在此打家劫舍，养成野性，进长安恐怕不遵兄长的约束，惹出祸来，贻害仁兄。不领我们去是正理，惹说怕小弟们无所归着，只是小觑我二人了，是要把绿林做终身了。”把个叔宝说个透心凉，只得改口道：“二位贤弟，若是这等多心，大家同去就罢了。”齐国远道：“同去再无疑。”分付喽罗收拾战马，选了二十名壮健喽罗，背负包裹行李，带盘费银两。分付山上其余喽罗，不许擅自下山。秦叔宝也去扎缚那两个健步，不可泄漏，大家有祸。

三更时候，四友六骑马，手下众人，离了少华山，取路奔陕西。约离长安有六十里之地，是日夕阳时候，王伯当与李如珪连辔而行，远望一座旧寺鼎新，殿脊上现出一座流金宝瓶，被夕阳照射。伯当在马上道：“李贤弟，可见得世事忽成忽败。当年我进长安时候，这座寺已颓败了，却又是什么人发心，修得这样齐整？”如珪道：“我们如今且在山门下，只当歇歇脚步，进去瞻仰瞻仰，便晓得是何人修建。”叔宝自下少华山，不敢离齐、李二人左右。官道行商过客最多，恐二人放枝响箭，吓下人的行李来，贻祸不小。筹算这两个人到长安，只暂住两三日便好；若住得日

子多了，少不得有一桩大祸。今日才十二月十五日，到正月十五，还有一个整月，倒不如在前边修的这个寺里，问长老借僧房权住。过了残年，灯节前进城，三五日好拘管他。又不好上前明言，把马一夹，对齐、李二人道：“二位贤弟，今年长安城下处却贵哩！”齐国远笑道：“秦兄也不像个大丈夫，下处贵多用几两银子罢了，也拿在口里说。”叔宝道：“贤弟有所不知，长安歇家房屋，都是有数的。每年房价，行商过客，如旧停歇。今年却多了我们这辈朋友。我一个带两名健步，会见列位，就是二三十人。难道就是我秦琼有朋友，这些差来贺寿的官，那一个没个朋友？高兴到长安看灯，人多屋少，挤塞一块，受许多拘束，却不是有银子没处用？”他两个却是养成的野性，怕的是拘束，回道：“秦兄，若是这等，怎样的便好？”叔宝道：“我的意思，要在前边修的寺里借僧房权住。你看这荒郊野外，走马射箭，舞剑抡枪，无拘无束，多少快活。住过残年，到来春灯节前，我便进城送礼，列位却好看灯。”

王伯当也会意，也便极力掣掇。说话之间，已到山门首下马。命手下看了行囊马匹，四人整衣进了山寺二门，过韦驮殿，走甬道上大雄宝殿。那甬道也好远，这望上去，四角还不曾修得。佛殿的屋脊便画了，檐前还未收拾。月台下搭了高架，匠人收拾檐口。架木外设一张公座，张的黄罗伞。伞下公座上坐一紫衣少年，旁站五六人，各青衣大帽，垂手侍立，甚有规矩。月台下竖两面虎头硬牌，用朱笔标点，还有刑具排列。

这官儿不知是何人，叔宝众人不知进去不进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报德祠酬恩塑像 西明巷易服从夫

诗曰：

侠士不矜功，仁人岂昧德。

置壁感负羁，范金酬少伯。

恩深自合肝胆镂，肯同世俗心悠悠。

君不见报德祠宇揭天起，报德酬恩类如此。

信陵君魏无忌因妹夫平原君为秦国所围，亏如姬窃了兵符与信陵君，率兵十万，大破秦将蒙骜，救全赵国。他门客有人对信陵君道：“德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人有德於我，是不可忘；我有德於人，这不可不忘。”总之，施恩的断不可望报，受恩的断不可忘人。

话说王伯当乃弃隋的名公，眼空四海，他那里看得上那黄伞下的紫衣少年？齐国远、李如珪，青天白日，放火杀人，那里怕那个打黄伞的尊官？秦叔宝却委身公门，知高识下，赶在甬道中间，将三友拦住道：“贤弟们不要上去，那黄伞底下坐的少年人，就是修寺的施主。”伯当道：“施主罢了，怎么就不走？”叔宝道：“不是这等说，是个现任的官员。”李如珪道：“兄怎么知道？”叔宝道：“用这两面虎头硬牌，想是现任官员。今我兄弟四人走上去，与他见礼好，还是不见礼好？”伯当道：“兄讲得有理。”四人齐走小甬道，至大雄宝殿，见许多的匠作在那里做工。叔宝叫了一声。众人近前道：“老爷们有什么话分付？”叔宝道：“借问

一声，这寺院是何人修建得这等齐整？”匠人道：“是并州太原府唐国公李老爷修盖的。”叔宝道：“他留守太原，怎么又到此间来干此功德？”匠人道：“因仁寿元年八月十五日，李老爷奉圣恩钦赐回乡，晚间寺内权住，窦夫人分娩了第二位世子，李爷怕秽污了清净地土，发心布施，重新修建。那殿上坐着打黄伞的，就是他的郡马，姓柴名绍，字嗣昌。”叔宝心中就知是那日在临潼山，助他那一阵，晚间至此来了。

弟兄四人进东角门就是方丈。见东边新起一座门楼，悬红牌书金字，写“报德祠”三字。伯当道：“我们看报什么德的？”四人齐进，见三间殿宇，居中一座神龛，高有丈余。里边塑了一尊神道，却是立身，戴一顶荷叶檐粉青色的范阳毡笠，着皂布海衫，盖上黄罩甲，熟皮铤带，挂牙牌解刀，穿黄麂皮的战靴。向前竖一面红牌，楷书六个大金字：“恩公琼五生位。”旁边又是几个小字儿：“信官李渊沐手奉祀。”原来当年叔宝在临潼山打败假强盗时，李公问叔宝姓名，叔宝不敢通名，放马奔潼关道上。李公不舍，追赶十余里路。叔宝只得通名秦琼。李公见叔宝摇手，听了名，转不曾听姓，误书在此。叔宝暗暗点头：“那一年我在潞州怎么颠沛到那样田地，原来是李老爷折得我这样嘴脸。我是个布衣，怎么当得勋卫塑像，焚香作念。”暗自感叹咨嗟。

那三个人都看那像儿，齐国远连那六个金字都认不得，问：“伯当兄，这可是韦驮天尊么？”伯当笑道：“适才二山门里面朱红龛内，捧降魔杖，那便是韦驮。这个生位，其人还在，唐公曾受这人恩惠，故此建这个报德祠。”众人听见伯当说个“在”字，都惊诧起来，看看这个像，又瞧瞧叔宝的脸。那个神龛左右塑着四个人，左首二人，带一匹黄骠马。右首二人，捧两根金装铜。

伯当近叔宝附耳低言：“往年兄长出外远行，就是这等打扮？”叔宝暗暗摇手，叫：“贤弟低声说，这就是我了。”伯当道：“怎么是兄？”叔宝道：“那仁寿元年潞州相遇贤弟时，我与樊建威长安挂号出来，正是八月十五。唐公回乡，到临潼山被盜围杀，樊建威率我向前助唐公一阵，打退强贼。那时我放马就走，唐公追赶来问我姓名，我没奈何，只得通名秦琼，摇手叫他不要赶，不知他怎么仓猝了错记琼五，这话一些说不得。”伯当笑道：“只因他认你做琼将军，所以折得将军在潞州这样穷了。”

两边说笑，不期那些柴嗣昌坐在月台下，望见四人雄赳赳的进去，不知甚么人，分付家将，暗暗打听。家将们就随在后边，看他举动。叔宝们在祠堂内说话时，外面早有人听见，上月台来报郡马爷：“那四位老爷里面，有太老爷的恩人在内。”柴嗣昌听了，整衣下月台进报德祠，着地打一躬道：“那位是妻父活命的恩公？”四人答礼，伯当指着叔宝道：“此兄就是李老大人临潼山相会的故人，姓秦名琼，李大人当年仓猝错记琼五；郡马如不信，双铜马匹现在山门外面。”嗣昌道：“四位杰士，料不相欺，请到方丈。”命手下铺拜毡，顶礼相拜，各问姓名。齐国远、李如珪，都通了实在的姓名。郡马叫人山门外牵马，搬行李到僧房中打叠，就分付摆酒，接风洗尘。那夜就修书差人往太原通报唐公。将他兄弟四人，挽留寺内，饮酒作乐。

倏忽数日，又是新春，接连灯节相近。叔宝与伯当商议道：“来日向晚，就是正月十四，进长安还要收拾表章礼物，十五日绝早进礼。”伯当道：“也只是明日早行就罢了。”叔宝侵晨分付健步，收拾鞍马进城。柴嗣昌晓得他有公务，不好阻挠；只是太原的回书不到，心内踌躇，暗想：“叔宝进长安，赍过了寿礼，径

自回去了，决不肯重到寺中来；倘岳父有回书来敦请，此人去了，我前书岂不谬报？今我陪他进长安去也就看看灯，完了他的公事，邀回寺来，好候我岳父的回书。”嗣昌对叔宝道：“小生也要回长安看灯，陪恩公一行何如？”叔宝因搭班有些不妥当，也要借他势头进长安去，连声道好。嗣昌便分付手下收拾鞍马，着众将督工修寺。命随身二人，带了包匣，多带些银钱，陪同秦爷进京送礼。饭后起身，共是五筹英俊、七骑马、两名背包健步，从者二十二人，离永福寺进长安。

叔宝等从到寺至今，才过半月，路上景色，又已一变：

柳含金粟拂征鞍，草吐青芽媚远滩。

春气着山萌秀色，和风沾水弄微澜。

虽是六十里路，起身迟了些，到长安时，日已沉西。叔宝留心不进城中安下处，恐出入不便。离明德门还有八里路远，见一大姓人家，房屋高大，挂一个招牌，写“陶家店”。叔宝就道：“人多日晚，怕城中热闹，寻不出大店来，且在此歇下罢。”催趲行囊马匹进店，各人下马，到主人大厅上来，上边挂许多不曾点的珠灯。主人见众豪杰行李铺陈仆从，知是有势力的人，即忙笑脸殷勤道：“列位老爷，不嫌菲肴薄酒，今晚就在小店，看了几盏粗灯，权为接风洗尘之意。到明日城中方才灯市整齐，进去畅观，岂不是好？”叔宝是个有意思的人，心中是有个主意：今日才十四，恐怕朋友们进城没事下，街坊顽耍，惹出事来，况他公干还未完，正好趁主人酒席，款留诸友。到五更天，赍过了寿礼，却得这个闲身子陪他们看灯。叔宝见说，便道：“既承贤主人盛情，我们总酬就是了。”于是众友开怀痛饮，三更时尽欢而散，各归房安歇。

叔宝却不睡，立身庭前。主人督率手下收拾家伙，见叔宝立在面前，问：“公贵衙门。”叔宝道：“山东行台来爷标下，奉官赍寿礼与杨爷上寿，正有一事奉求。”店主道：“甚么见教？”叔宝道：“长安经行几遍，街道衙门日间好认。如今我不等天明，要进明德门去，宝店可有识路的尊使，借一位去引路？”主人指着收家伙一人道：“这个老仆名叫陶容，不要说路径，连礼貌称呼，都是知道的。陶容过来！这位山东秦爷要进明德门，往越府拜寿去，你可引路。”陶容道：“秦爷若带得人少，老汉还有个兄弟陶化，一发跟秦爷拿拿礼物。”叔宝道：“这个管家果然来得。”回房中叫健步取两串皮钱，赏了陶容、陶化，就打开皮包，照单顺号，分做四个毡包，两名健步，与陶容弟兄两个拿着，跟随在后。叔宝乘众友昏睡中，不与说知，竟出陶家店，进明德门去了不题。

却说越公乃朝廷元辅，文帝隆宠已极。当陈亡之时，将陈宫妃妾女官百员赐与越公为晚年娱景。越公虽是爵尊望重的大臣，也是一个奸雄汉子。一日因西堂丹桂齐开，治酒请幕僚宴饮，众人无不谄辞迎合，独李玄邃道：“明公齿爵俱尊，名震天下，所欠者惟老君一丹耳。”越公会意，即知玄邃道他后庭幸宠，恐不能长久的意思，即便道：“老夫老君丹也不用，自有法以处之。”

到明日越公出来，坐在内院，将内外锦屏大开，即叫人传旨与众姬妾道：“老爷念你们在此供奉日久，辛勤已著，恐怕误了你们青春。今老爷在后院中，着你们众姬妾出去。如众女子中，有愿去择配者立左，不愿去者立右。”众女子见说，如开笼放鸟，群然蜂拥将出来，见越公端坐在后院。越公道：“我刚才叫人传谕，你们都知道了么？如今各出己见站定，我自有处。”众女子虽在府中受用，然每想单夫独妻的快乐。准百女子，到有大半跪

在左边。越公瞥转头来，只见还有两个美人：一个捧剑的乐昌公主，陈主之妹；一个执拂美人，是姓张名出尘，颜色过人，聪颖出众，是个义侠的奇女子。越公向他两个说道：“你二人亦该下来，或左或右，亦该有处。”二人见说，走下来跪在面前。那个捧剑的涕泣不言，只有那执拂的独开言道：“老爷隆恩旷典，着众婢子出来择配，以了终身，也是千古奇逢，难得的快事；但婢子在府，耳目口鼻，皆是豪华受用，怎肯出去与那瓮牖绳枢之子，举案终身？古人云：‘受恩深处便为家。’况婢子不但无家，视天下并无人。”越公见说，点头称善。又问捧剑的：“你何故只顾悲泣？”乐昌公主便将昔曾配徐德言破镜分离之事，一一陈说。后得徐德言为门下幕宾，夫妻再合是后话。当时越公见说，也不嗟叹，便叫二美人起来站后，随分付总管领官开了内宅门。叫那些站左的女子四五十人，俱令出外归家，自择夫婿。凡有衣饰私蓄，悉听取去。於是众女子各各感恩叩首，泣谢而出。越公见那些粉黛娇娥，拥挤出门，反觉心中爽快。自此将乐昌公主与执拂张氏另眼眷宠，为女官领左右两班金钗。

光阴荏苒。那年上元十五，又值越公寿诞，天下文武大小官员，无不赍礼上表，到府称贺。其时李靖恰在长安，闻知越公寿诞，即具揭上谒，欲献奇策。未及到府，门吏把揭拿去。此时越府尚未开门，只得走进侧室班房里伺候。那些差官将吏俱亦在内忙乱。西边坐着一个虎背熊腰、仪表不凡的大汉，李靖定睛一看，便举手道：“兄是那里人？”那大汉亦起身举手道：“弟是山东人。”李靖道：“兄尊姓大名？”那人道：“弟姓秦名琼。”李靖道：“原来是历城叔宝兄。”叔宝道：“敢问兄长上姓何名？”李靖道：“弟是三原李靖。”叔宝道：“就是药师兄，久仰。”两人重新叙礼，握

手就坐，各问来因。叔宝问李靖所寓，靖答道：“寓在府前西明巷第三家。”

两人正在叙话得浓，忽听得府内奏乐开门，有一官吏进来喊道：“那个是三原李老爷，有旨请进去相见。”李靖对叔宝道：“弟此刻要进府去相见，不及奉陪；但弟有一要紧话，欲与兄说。兄若不弃，千万到弟寓所细谈片晌。”叔宝唯唯。李靖即同那官儿进府。越公本是尊荣得紧，文武官僚尚不轻见，缘何独见李靖？因李靖之父李受生时与越公同仕于隋，靖乃通家子侄，久闻李靖之才名，故此愿见。

其时那官儿引了李靖，不由仪门而走，乃从右手甬道中进去，到西厅院子内报名。李靖往上一望，见越公据胡床，戴七宝如意冠，披暗龙银裘褐，执如意，床后立着翡翠珠冠袍带女官十二员，以下群妾甚众，列为锦屏。李靖昂然向前揖道：“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当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越公敛容起谢，与靖寒温叙语，随问随答，娓娓无穷。越公大悦，欲留为记室，因是初会，未便即言。时有执拂美人，数目李靖。靖是个天挺英豪，怎比纨绔之子，见妇人注目偷视，就认做有顾盼小生之意，便想去调戏他？时已将午，李靖只得拜辞而出。越公曰通家子侄，即命执拂张美人送靖，张美人临轩对吏道：“主公问去的李生行第几，寓何处？可即他往否？”吏往外问明，进来回覆，张美人归内。

如今且慢题李靖回寓，再说秦叔宝押着礼物进越公府中来。原来天下藩镇官将，差遣赍礼官吏，俱分派在各幕僚处收礼物。那些收礼的官有许多难为人处：凡赍礼官员，除表章外，各具花名手本，将彼处土产礼物相送。稍不如意，这些收礼官苛刻起来，

受许多的波查。那山东一路礼物，却派在李玄邃记室厅交收。是时秦琼到来，玄邃看见，慌忙降阶迎接，喜出意外。叔宝呈上表章礼仪，玄邃一览，叫人尽收。私利尽璧，遂留叔宝到后轩取酒款待，细谈别后踪迹。叔宝把遇见王伯当同来的事，说了一遍：“但恐兄长事冗，不能出去一会。”并说：“遇见李靖，姿貌不凡，丰神卓犖。适才府门外倾盖如同夙契。小弟出去，就要到他寓所一叙。回书归批，乞兄作速打发。”玄邃见说，命青衣斟酒，自己却在案旁挥写回书回批，顿刻而就，付与叔宝。分手时，玄邃嘱托致意伯当，不得一面为恨。

叔宝别了玄邃，竟到西明巷来，李靖接见喜道：“兄真信人也。”坐定便问：“兄年齿多少？”叔宝道：“二十有四。”又问道：“兄入长安时，可有同伴否？”叔宝隐却下处四个朋友，便说：“奉本官差遣赍礼，止有健步两名，并无他人。兄长为何问及？”李靖道：“小弟身虽湖海飘蓬，凡诸子百家，九流异术，无不留心探讨。最喜的却是风鉴。兄今年正值印堂管事，眼下有些黑气侵入，怕有惊恐之灾，不敢不言。然他日必为国家股肱，每事还当仔细，小弟前日夜观乾像，正月十五三更时候，彗星过度，民间主有刀兵火盗之灾。兄长倘同朋友到京，切不可贪耍观灯游玩。既批回已有，不如速返山东为妙。”一番言语，说得叔宝毛骨耸然。念着齐国远在下处，恐怕惹出事来。慌忙谢别了李靖，要赶回下处。

今再说张美人，得了官吏回覆明白，进内自思道：“我张出尘在府中阅人多矣，未有如此子之少年英俊者，真人杰也。他日功名断不在越公之下。刚才听他言语，已知他未有家室。想我在此奉侍，终非了局；若舍此人，而欲留心再访，恐天下更无其人。

若此人不是我张出尘为配，恐彼终身亦难定偶。趁此今夜，非我该班，又兼府中演戏开宴之时，我私自到他寓所一会。岂不是好？”主意已定，把室中箱笼封锁，开一细帐。又写一个禀帖，押在案上。又恐街上巡兵拦阻，转到内院去，把兵符窃了。改装做后堂官儿，提着一盏灯笼，大模大样走出府门。未有里许，见三四个巡兵问道：“爷是往那里去的？”张氏道：“我是越府大老爷，有紧要公干，差往兵司马司去的。你们问我则甚？”那巡兵道：“小的问一声儿何碍？”说罢，大家鸣锣击梆的去了。

不移时，已到府前西明巷口。张美人数着第三家，见有个大门楼，即便叩门。主人家出来看了，问：“是会那个爷的？”张氏道：“三原李爷，可是寓在此？”主人道：“进门东首那间房里。”张氏见说，忙走进来。其时李靖夜膳过后，坐在房中灯下看那龙母所赠之书。只听见敲门，忙开门出来一看：

乌纱帽，翠眉束鬓光含貌。光含貌，紫袍软带，新装偏巧。粉痕隐映樱桃小，兵符手握殷勤道。殷勤道，疑城难破，令人思杳。

张美人走进，将兵符供在桌上，便与李靖叙礼坐定。李靖问道：“足下何处来的？到此何干？”张氏道：“小弟是越府中的内官，姓张，奉敝主之命差来。”李靖道：“有甚见教？”张氏道：“适间敝主传弟进去，当面嘱咐许多话，如今且慢说。先生是识见高广，颖悟非常的人，试猜一猜。若是猜得着，乃见先生是奇男子，真豪杰。”李靖见说：“这又奇了，怎么要弟猜起来？”低头一想便道：“弟日间到府拜公之时，承他屈尊优待，殷勤款洽，莫非要弟为其入幕之宾否？”张氏道：“敝府虽簿书繁冗，然幕僚共有一二十人，皆是多材多艺之士，身任其责。不要说敝主不敢

有屈高才，设有此意，先生断不肯在杨府作幕，请再猜之。”李靖道：“这个不是，莫非越公要弟往他处作一说客，为国家未雨绸缪之意？”张氏道：“皆非也。实对先生说了罢。越公有一继女，才貌双绝之，年已及笄，越公爱之，不啻已出。今见先生是个英奇卓荦，思天下佳婿未有如先生者，故传旨与弟，欲弟与先生为氤氲使耳。”李靖见说道：“这那里说起！弟一身四海为家，迹同萍梗；况所志未遂，何暇议及室家之事？虽承越公高谊，然门楣不敌，尊卑有褻，此事断乎不可，烦兄为我婉言辞之。张氏道：“先生何其迂也，敝主乃皇家重臣，一言之间，能使人荣辱。倘若先生赘入豪门，将来富贵正未可量，何乃守经而遂绝，先生还宜三思。”李靖道：“富贵人所自有，姻缘亦断非逆旅论及，容以异日。如再相逼，弟即此刻起身，浪游齐楚间矣！”张氏正容道：“先生不要把这事看轻了：倘弟归府，将尊意述之，设敝主一时震怒，先生虽有双翅，亦不能飞出长安，那时就有性命之忧了。”李靖变了颜色，立起身来道：“你这官儿，好不恼人。我李靖岂是怕人的！随你声高势重，我视之如同傀儡。此事头可断，决不敢从。”

两人正在房里乱嚷，只听见间壁寓的一人，推门进来，是武卫打扮，问道：“那位是药师兄？”李靖此时气得呆了，随口应道：“小弟便是。”张氏注目，把那人一看，忙举手道：“尊兄上姓？”那人道：“我姓张。”张氏道：“妾亦……”说了两个字，缩住了，忙改口道：“这——小弟亦姓张，如若不弃，愿为昆仲。”那人见说，复仔细一认，哈哈大笑道：“你与我结弟兄甚妙。”那时李靖方问道：“张兄尊字？”那人道：“我字仲坚。”李靖上前执手道：“莫非虬髯公么？”那人道：“然也。我刚才下寓在间壁，听见你

们谈论，知是药师兄，故此走来。前言我已听得；但此位贤弟，并不是为兄执柯者。细详张贤弟的心事，莫若弟爽利，待弟说了出来，到与二位执柯何如？”张氏道：“我的行藏，既是张兄识破，我可不便隐瞒了。”走去把房门关上，即把乌纱除下，卸去官裳，便道：“妾乃越府中女子。因见李爷眉宇不凡，顾托终身，不以自荐为丑，故而乘夜来奔。”仲坚见说，大笑称快。李靖道：“莫非就是日间执拂的美人么？既贤卿有此美意，何不早早明言，免我许多回肠。”张氏道：“郎君法眼不精，若我张兄，早已认出，不烦贱妾饶舌了。”仲坚笑道：“你夫妇原非等闲之人。快快拜谢了天地，待我去取现成酒肴来，权当花烛，畅饮了三杯何如？”两人见说，欣然对天拜谢了。

张氏复把官裳穿好，戴上乌纱。李靖道：“贤卿为何还要这等装束？”张氏道：“刚才进店来，是差官打扮；今见我是个妇人，反有许多不妥了。”李靖忖道：“好一个精细女子！”仲坚叫手下移了酒肴进来。大家举杯畅谈，酒过三杯，张氏问仲坚道：“大哥几时起身？”仲坚道：“心事已完，明日就走。”张氏见说，立起身来道：“李郎陪我张哥畅饮，我到一個所在去，如飞的就来。”李靖道：“这又奇了，还要到那里去？”张氏道：“郎君不必猜疑，少刻便知分晓。”说完点灯竟出房门。李靖见此光景，老大狐疑。仲坚道：“此女子行止非常，亦人中龙虎，少顷必来。”

两人又说了些心事。只听得门外马嘶声响，张氏早已走到面前。仲坚道：“贤妹又往何处去了来？”张氏道：“妾逢李郎，终身有托，原非贪男女之欢。今夜趁此兵符在手，刚才到中军厅里去，讨了三匹好马。我们吃完了酒，大家收拾上马出门。料有兵符在此，城门上亦不敢拦阻，即借此脚力，以游太原，岂非两便？”

两人见说，称奇赞叹。吃完了酒，即便收拾行装，谢别主人，三人上马扬长的去了。

越公到明日，因不见张美人进内来伺候，即差人查看。来回覆道：“房门封锁，人影俱无。”越公猛省道：“我失检点，此女必归李靖矣！”叫人开了房门，室中衣饰细软，纤毫不动，开载明白，同一禀帖留于案上，取来呈上越公，上写道：

越国府红拂侍儿张出尘，叩首上禀：妾以蒲柳贱质，得傍华桐，虽不及金屋阿娇，亦可作玉盘小秀。有何不满，遽起离心？妾缘幼受许君之术，暂施慧眼，聊识英雄，所谓弱草附兰，嫩萝依竹而已，敢为张耳之妻，庸奴其夫哉！临去朗然，不学儿女淫奔之态。谨禀。

越公看罢，心中了然。又晓得李靖也是个英雄，戒谕下人不许声扬，把这事儿丢开不题。

但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齐国远漫兴立球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诗曰：

玉宇晚苍茫，星河耿异芒。

中天悬玉镜，大地满金光。

人影蹁鸾鹤，箫声咽凤凰。

百年能底事，作戏且逢场。

常言道：玩耍无益。我想：人在少小时，玩耍尽得些趣，却不知是趣。一到大来，或是求名，或者觅利，将一个身子，弄得忙忙碌碌，那里去偷得一时一刻的闲？直到功名成遂，那时须鬓皤然，要玩耍却没了兴致。还有那不得成遂一命先亡的，这便干干的忙了一生。善于逢场作戏，也是一句至语。但要识得个悲欢相为倚伏，不得流而忘返。

却说秦叔宝见了李靖，忙赶回下处。这班朋友用过了酒饭，只等叔宝回来，才算还了店帐。见叔宝来了，众人齐道：“兄长怎么不带我们进城去？”叔宝道：“五鼓进城干什么事？如今正好进城耍子。”王伯当问起李玄邃，叔宝道：“所赍礼物恰好拨在玄邃记室厅收；但彼事冗，不及细谈。闻知兄长在此，托弟多多致意。”因对众人道：“我们如今收拾进城去罢。”

于是众豪杰多上马，共七骑马，三十多人，别了陶翁，离了店门。伯当在马上，回头笑将起来道：“秦大哥，丑都是我们这些朋友装尽了。”叔宝道：“怎么？”伯当指众人道：“我们七个，

骑在七匹马上，背后二十余人，背负包裹，如今进城，只得穿城走过去，行长路的到北方转来，人就说了，这些人路也认不得，错了路回来了。如今我们进城，却要在街道市井热闹去处，酒肆茶坊，取乐玩耍，带这些人，可像个模样？”叔宝此时又想：“李药师的言语，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如今进城，倘有些不美的事务，跨上马就走了。若依伯当，他只要步行玩耍，恐有不便怎处？”伯当与叔宝只管争这骑马不骑马的话，李如珪道：“二兄不要相争，莫若依我小弟。马只骑到城门口就罢了，这许多手下人，带他进城干甚么事？就城门外边，寻个小下处，把这些行李，都安顿在店。马卸鞍辔，牵在城河饮水，众人轮流吃饭。柴郡马两员家将甚有规矩，叫他带了毡包拜匣，并金银钱钞，跟进城去，以供杖头之用。其外面手下，到黄昏时候，将马紧辔整鞍，等候我们出城。”众朋友齐道：“说得有理。”

说话之间，已到城门口。叔宝分付两名健步：“我比众老爷不同，有公务在身。把回书与回批，可用毡袋随身带了，这都是性命相关的事。黄昏时候，我的马却要多加一条肚带，小心牢记。”叔宝同诸友各带随身暗器，领两员家将进城。那六街三市勋卫宰臣，黎民百姓，奉天子之命，与民同乐。家家结彩，户户铺毡，收拾灯棚。这班豪杰，都看到司马门来，却是宇文述的衙门，那扎彩匠扎缚灯楼。他却是个兵部尚书府，照墙后有个射圃，天下武职官的升袭比试弓马的去处，又叫做小教场。怎么有许多人喝采？乃是圆情的抛声。谁人敢在兵部射圃圆情？就是宇文述的公子宇文惠及。

宇文述有四子：长曰化及，官拜治书侍御史；次曰士及，尚晋阳公主，官拜驸马都尉；三曰智及，将作少监；惠及是他最小

的儿子，倚着门荫，少不得做了官。目不识丁，胸无点墨，穿了绫锦，吃的珍馐，随从的无非是一干游食游手，谗谄面谀的光棍帮闲，他使酒渔色顽耍游荡。这圆情一节，不曾踢得一两脚，就赞他在行，他也自说在行，是以天下圆情的把持，打听长安赏灯，都赶到长安来在宇文公子门下。公子把父亲的射圃讨了，改做个球场。正月初一踢到这灯节下来，把月台上用五彩装花缎匹搭起漫天帐来，遮了日色，正面结五彩球门，书“官球台”三字。公子上坐，左右坐二个美人，是长安城平康巷聘来的。因圆情无出其右，绰号金凤舞、彩霞飞。月台东西两旁，扎两座小牌楼。天下的这些圆情把持，两个一伙，吊顶行头，辅行头，雁翅排于左右，不下二百多人。射圃上有一二十处抛场，有一处两根单柱，扎起一座小牌楼来。牌楼上扎个圈儿，有斗来大，号为彩门。江湖上的豪杰朋友，不拘锁腰、单枪、对拐、肩妆、杂踢，踢过彩门，公子月台上就送彩缎一匹，银花一对，银牌一面。凭那人有多少谢意，都是这两个圆情的得了。也有踢过彩门，赢了彩缎银花去的；也有踢不过，遗笑于人的。正是：

村在骨中踢不去，俏从胎里带将来。

却说叔宝同众友捱拥到这个热闹的所在，又想起李药师的话来，对伯当道：“凡事不要与人争竞，以忍耐为先。要忍人不能忍处，才为好汉。”王伯当与柴嗣昌听了叔宝言语，一个个收敛形迹。只是齐国远、李如珪两个粗人，旧态复萌，以膂力方刚，把些人都挨倒，挤将进去，看圆情玩耍。李如珪出自富家，还晓得圆情。这齐国远自幼落草，惟风高放火，月黑杀人，他那里晓得什么圆情玩耍的事？看着人圆情，大睁着两眼，连行头也不认得，对李如珪附耳道：“李贤弟，圆骨碌的东西，叫做什么？”如

珪笑戏答道：“叫做皮包铅，按八卦之数，灌六十四斤冷铅造就。”国远道：“这三个人的力也大着呢，把脚略抬一抬，就踢那么样高。踢过圈儿，就赢一匹彩缎、一对银花，我可踢得动么？”

这些话不过二人附耳低言，却被那圆情的听得，捧行头下来道：“那位爷请行头？”李如珪拍齐国远肩背道：“这位爷要逢场作戏。”圆情近前道：“请老爷过论，小弟丢头，伙家张泛伏侍你老人家。”齐国远着了忙，暗想：“我只是尽力踢就罢了。”那个丢头的伙家，弄他技艺精巧，使个悬腿的勾子，拿个燕衔珠出海，送与子弟赚心里来。齐国远见球来，眼花缭乱，又恐怕踢不动，用尽平生气力，赶上前一脚，兀的响一声，把那球踢在青天云里。被风吹不见了。那圆情的见行头不见了，只得上前来，喜孜孜满面春风道：“我两小人又不曾有甚么得罪处，老爷怎么取笑，把小人的本钱都费了？”齐国远已自没趣，要动手撒野。李如珪见事不谐，只得来解围道：“你们这些六艺中朋友，也不知有多少见过。刚才来圆情，你也该问一声：‘老爷高姓，贵处那里？荣任何所？今日在京都相会，他日相逢，就是故人了。’怪你两个没有方情，故把你行头踢掉了，我这里赏你罢。”就在袖里取出五两银子，赏了圆情的，拉着国远道：“和你吃酒去罢。”分开众人，齐往外走。

见秦叔宝兄弟三人，从外进来，领两员家将，好好央人开路，人再不肯让路。只见纷纷的人都跌倒了，原来是齐国远、李如珪挤将出来，叔宝看见道：“二位贤弟那里去？还同我们进去耍子。”却又一同裹将进来。这四个人却都是会踢球的，叔宝虽是一身武艺，圆情是最有觔节的。王伯当却是弃隋的名公，博艺皆精，只是让柴郡马青年飘逸，推他上来。柴绍道：“小弟不敢。还是诸

兄内那一位上去，小弟过论。”叔宝道：“圆情虽会，未免有粗鄙之态。此间乃十目所视的去处，郡马斯文，全无渗漏。”

柴嗣昌少年乐于玩耍，接口道：“小弟放肆，容日陪罪罢。”那该伏侍的两个圆情捧行头上来：“那位相公请行头？”郡马道：“二位把持，公子旁边两个美女，可会圆情？”圆情的道：“是公子平康巷聘来的，惯会圆情，绰号金凤舞、彩霞飞。”郡马道：“我欲相攀，不知可否？”圆情的道：“只是要相公破格的搭合。”郡马道：“我也不惜缠头之赠，烦二位通禀一声，尽今朝一日之欢，我也重重的挂落。”圆情的道：“原来是个中的相公。”上月台来禀少爷：“江湖上有一位豪杰的相公，要请二位美人见行头。”公子却也只是要玩耍，分付两个美人好好下去，后边随着四个丫环，捧两轴五彩行头，下月台来与柴郡马相见施礼，各依方位站下，却起那五彩行头。公子也离了座位，立到牌楼下来观论。那座下各处抛场子弟，把持行头，尽来看美人圆情。柴郡马却拿出平生博艺的手段，用肩装杂踢，从彩门里就如穿梭一般踢将过去。月台上家将，把彩缎银花，抛将下来。跟随二人，往毡包里只管收起。齐国远喜得手舞足蹈：“郡马不要住脚，踢到晚才好！”那两个美人卖弄精神：

这个飘扬翠袖，那个摇曳湘裙。飘扬翠袖，轻笼玉手纤纤；摇拽湘裙，半露金莲窄窄。这个丢头过论有高低，那个张泛送来真又谐。踢个明珠上佛头，实踢埋尖拐；接来倒膝弄轻佻，错认多摇摆。踢到眉心处，千人齐喝彩。汗流粉面湿罗衫，兴尽情疏方叫海。

后人诗赞道：

美女当场簇绣团，仙风吹下两婵娟。

汗流粉面花含露，尘染蛾眉柳带烟。

翠袖低垂笼玉笋，湘裙斜曳露金莲。

几回踢罢娇无力，云鬓蓬松宝髻偏。

此时踢罢行头，叔宝取白银二十两、彩缎四匹，搭合两位圆情的美女；金扇二柄，白银五两，谢两个监论圆情的朋友。此时公子也待打发圆情的美女，各归院落，自家要往街市闲游了。叔宝一班别了公子，出打球场，上了蓝桥，只见街坊上灯烛辉煌。正是：

四围玛瑙城，五色琉璃洞。千寻云母塔，万座水晶宫。珠缨密密，锦绣重重。影晃得乾坤动，光摇得世界红。半空中火树花开，平地上金莲瓣涌。活泼泼神鳌出海，舞飘飘彩凤腾空。更兼天时地利相扶从。笑翻娇艳，走困儿童。彩楼中，词括尽万古风流；画桥边，谜打破千人懵懂；碧天外，灯照彻四海玲珑。花容女容，灯光月色争明莹。车马迎，笙歌送，端的彻夜连宵兴不穷。管什么漏尽壶铜，太平年岁，元宵佳节，乐与民同。

叔宝分付找熟路看灯，就到司马门来，看灯棚都齐备了。那个灯楼不过一时光景，也只是芦棚席殿搭在霄汉之间，下边却有彩缎装成那些富贵，居中挂着一盏麒麟灯。麒麟灯上，挂着四个金字扁，写着“万兽齐朝”。牌楼上一对灯联，左首一句：周柞呈祥，贤圣降凡邦有道；右首一句：隋朝献瑞，仁君治世寿无疆。麒麟灯下，有各样兽灯围绕：

獬豸灯，张牙舞爪。狮子灯，睁眼团毛。白泽灯，光辉灿烂。青熊灯，形相蹊跷。猛虎灯，虚张声势。锦豹灯，活像咆哮。老鼠灯，偷瓜抱蔓。山猴灯，上树摘桃。骆驼灯，不堪载辇。白象灯，俨似随朝。麋鹿灯，衔花朵朵。狡兔灯，带草飘飘。走马灯，

跃力驰骋。斗羊灯，随势低高。

各色兽灯，无不备具，不能尽数。有两个古人，骑两盏兽灯：左首是梓潼帝君骑白骡灯，下临凡世；右首是玉清老子踏青牛灯，西出阳关。有诗四句：

兽灯无数彩光摇，整整齐齐下复高。

麒麟乃是毛虫长，故引千群猛兽朝。

众人看了麒麟灯，过兵部衙门，跟叔宝奔杨越公府中来。这些宰臣勋卫在于门首，搭起个过街灯楼。那百姓人家，也搭个小灯棚儿。设天子牌位，点烛焚香，如同白昼。不移时已到越公门首。那灯楼挂的是一盏凤凰灯，上面牌匾四个金字：“天朝仪凤”。牌楼上一对金字联：

凤翅展南山天下咸欣兆瑞

龙髯扬北海人间尽得沾恩

凤凰灯下，有各色鸟灯悬挂：

仙鹤灯，身栖松柏。锦鸡灯，毛映云霞。黄鹂灯，欲鸣翠柳。孔雀灯，回看丹花。野鸭灯，口衔荇藻。宾鸿灯，足带芦葭。鹌鹑灯，似来桑柘。鸂鶒灯，隐卧汀沙。鹭鸶灯，窥鱼有势。鸱鸢灯，扑兔堪夸。鹦鹉灯，骂杀俗鸟。喜鹊灯，占尽鸣鸦。鹌鹑灯，缠锦债主。鸳鸯灯，欢喜冤家。

各色鸟灯，无不具备，也不能尽数。左右有两个古人，乘两盏鸟灯。因越公寿诞，左手是西池王母，乘青鸾瑶池赴宴；右手是南极寿星，跨白鹤海屋添筹。有诗四句：

鸟灯千万集鳌山，生动浑如试羽还。

因有羽王高伫立，纷纷群鸟尽随班。

众朋友看了越公杨府门首凤凰灯，已是初鼓了，却奔东长安

门来。那齐国远自幼落草，不曾到得帝都。今日又是个上元佳节，灯明月灿，锣鼓喧天；他也没有一句好话对朋友讲，扭捏这个粗笨身子，在人丛中捱来挤去，欢喜得紧，只是头摇眼转，乱叫乱跳，按捺他不住。

叔宝道：“我们进长安门，穿皇城，看看内里灯去。”到五凤楼前，人烟挤塞的紧。那五凤楼前，却设一座御灯楼。有两个大太监，都坐在银花交椅上，左手是司礼监裴寂，右手是内检点宗庆，带五百净军，都穿着团花锦袄，每人执齐眉红棍，把守着御灯楼。这座灯楼却不是纸绢颜料扎缚的，都是海外异香，宫中宝玩，砌就这一座灯楼，却又叫做御灯楼。上面悬一面牌匾，径寸宝珠，穿就四个字道：“光昭天下。”玉嵌金镶的一对联句道：

三千世界笙歌里，十二都城锦绣中。

御灯景致，大是不同。王伯当、柴嗣昌、齐国远、李如珪一班人看了御灯楼，东奔西走，时聚时散，或在茶坊，或在酒肆，或在戏馆，那里思量回寓？叔宝屡次催他们出城，只是不听。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八回 王碗儿观灯起衅 宇文子贪色亡身

诗曰：

自是英雄胆智奇，捐躯何必为相知。

秦庭欲碎荆卿首，韩市曾横聂政尸。

气断香魂寒粉骨，剑飞霜雪绝妖魑。

为君扫尽不平事，肯学长安轻薄儿？

夫天下尽多无益之事，尽多不平之事。无益之事不过是游玩戏耍；不平之事，一时愤怒，拔刀相向。要晓得不平之气常从无益里边寻出来。世人看了，眼珠中火生，听了心胸中怒发。这不平之气，个个有的。若没个济弱锄强的手段，也只干着恼一番。若凭着一勇到底，制服他不来，反惹出祸患，也不是英雄知彼知己的伎俩。果是英雄，凭着自己本领，怕甚王孙公子，又怕甚后拥前遮？小试着百万军中，取上将头的光景，怕不似斩狐系兔，除却一时大愁，却也是作淫恶的无不报之理。所谓：

祸淫原是天心，惟向英雄假手。

且说那些长安的妇人，生在富贵之家，衣丰食足，外面景致，也不大动他心里。偏是小户人家，巴巴急急，过了一年，喜遇着个闲月，见外边满街灯火，连陌笙歌；时人有诗，以道灯月交辉之盛：

月正圆时灯正新，满城灯月白如银。

团团月下灯千盏，灼灼灯中月一轮。

月下看灯灯富贵，灯前赏月月精神。

今宵月色灯光内，尽是观灯玩月人。

其时若老若幼，若男若女，往来游玩；凭你极老诚，极贞节的妇女，不由心神荡漾，一双脚头只管要妆扮的出来走桥步月。张家妹子搭了李店姨婆，赵氏亲娘约了钱铺妈妈，嘻嘻哈哈，按捺不住，做出许多风流波俏。惹得长安城中王孙公子，游侠少年，丢眉做眼，轻嘴薄舌的，都在灯市里穿来插去，寻香哄气，追踪觅影，调情绰趣，何尝真心看灯？因这走桥步月，惹出一段事来。

有一个孀居的王老娘，领了一个十八岁老大的女儿，小名碗儿，一时高兴也出去看灯来。你道那王老娘的女儿，生得如何？

腰似三春杨柳，脸如二月桃花。

冰肌玉骨占精华，况在灯前月下？

母女二人，留着小厮看了家，走出大街看灯。才出门时，便有一班游荡子弟，跟随在后，挨上闪下，瞧着碗儿。一到大街，蜂攒蚁挤，身不由己。不但碗儿惊慌，连老娘也着忙得没法。正在那里懊悔出来得多余，不料宇文公子的门下游棍在外寻绰，飞去报知公子。公子闻了美女在前，急忙追上。见了碗儿容貌，魂消魄散。见止有老妇同走，越道可欺，便去挨肩擦背调戏他。碗儿吓得只是不做声，走避无路。那王老娘不认得宇文公子，看到不堪处，只得发起话来。宇文惠及趁此势头，便假发起怒来道：“老妇人这等无礼，敢挺撞我，锁他回去！”说得一声，众家人齐声答应，轰的一阵，把母女掳到府门。老娘与碗儿吓得冷汗淋身，叫喊不出，就似云雾里推去的，雷电里提去的一般，都麻木了。就是街市上也有旁观的，那个不晓得宇文公子，敢来拦挡劝解？

到得府门，王老娘是用他不着的，将来羁住门房里。止将碗

儿撮过几座厅堂，到书房中方才住脚。宇文惠及早已来到，家人都退出房外，只剩几个丫环。宇文惠及免不得近前亲热一番。那碗儿都没好气，头便向脸上撞来，手便向面上打来，延推了一会，那公子一只手又从裤裆里伸来了。碗儿惊得乱跳，急把手掩，眼泪如注啼哭起来，怪叫道：“母亲快来救我！”此时王老娘隔了几座楼墙，便叫杀也不听得，宇文公子笑嘻嘻又一把紧抱在怀内道：“不消叫得了，倒不如从直，若肯贴心从我，少不得做个小夫人。若不情愿，消停几日，着人送你还家。如今是染坊铺，出不了白了。”这女子如何肯听，两脚不住乱蹬，恼了公子性儿，叫丫环推他床上去。公子将碗儿推出怀内。这些丫环一齐笑嘻嘻将碗儿推在床上。这床不比寻常的床，叫做“巫山床”，就是公子一个好友叫做何稠送的，又叫做“尽欢床”。凡遇着诳劫来的良家女子，没口好气对着公子，就推上这床。这床四角俱有机括，中有锦带二条。推上床时，扑的一声，手脚拴定，但凭云雨。那碗儿年纪虽有十八岁，身子生得娇怯，不经磨荡。侍儿掌了纱灯照着碗儿，公子兴发，碗儿痛叫，喊声响不能透转，身定不能跳动，侍儿掩口暗笑。窗外边有男女偷瞧，动火的遂对抱住了干事，那王碗儿一头哭，一头骂道：“那里说起！撞着你这个没天理、狠心的狗强盗，臭乌龟，把我这般埋灭，倒不如一刀杀了我罢！”说了又骂。公子也弄得不耐烦了，便怒骂道：“你这小贱人恁般放肆！我如今也不难叫手下取书童的名册过来。”公子照了名册唤集书童：“你们替我把这丫头着实戏弄，挨了名册轮流公干，不许争先厮闹。”话未说完，只见外边有人进来密报道：“那老妇人在府门外要死要活，怎生发付他去？”公子道：“不信有这样撒泼的，待我自家出去。”公子走出书房，那些书童得了主人乱命，越

发胆大，把碗儿弄得七死八活，眼泪都已哭干了，竟似死人一般。这些书童里面也有有人心的，暖了些酒，私下开了栓板，扶碗儿起来与他吃。碗儿那里要吃？书童打铺与他睡了。碗儿略觉苏醒，又问起母亲在那里。众书童道：“你的母亲早已打发他回去了，还问他怎么？”碗儿哭泣不休，众书童拥住劝解不题。

公子走出府门，问老姬何故的这般撒泼。老姬见公子出来，更添叫喊，捶胸跌足，呼天抢地，要讨女儿，公子道：“你的女儿我已用了，你好好及早回去罢，不消在此候打。”老姬道：“不要说打，就杀我也说不得，决要还我女儿。我老身孀居，便生这个女儿。已许人家，尚未出嫁，母女相依，性命攸关。若不放还，今夜就死在这里。”公子说：“若是这等说起来，我这门首也死不得许多哩。”叫手下撵他出去。众家人推的推，扯的扯，打的打，把王老娘直打出了巷口栅栏门，再不放进去了。宇文公子此时意兴未阑，又带了一二百狼汉，街上闲撞。还要再撞一个有窍的妇女将来补兴。时已二鼓。也是宇文公子淫恶贯盈，合当打死，又出来寻事。大凡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况生死大数，也逃不得天意。正是：

祸福本无门，惟人乃自召。

塞翁曾有言，彼苍焉可料？

却说叔宝一班豪杰，遍处玩耍，见百官下马牌旁，有几百人围绕喧嚷。众豪杰分开众人观看，却是个老妇人，白发蓬松，匍匐在地，放声大哭。伯当问旁边的人：“这个老妇人为何在街坊啼哭？”看的人答道：“列位，你不要管他这件事。这老妇人不知世务，一个女儿，受了人的聘礼，还不曾出嫁，带了街上看灯，却撞上宇文公子抢了去。”叔宝道：“是那个宇文公子？”那人道：

“就是兵部尚书宇文述老爷的公子。”叔宝道：“可就是射圃圆情的？”众人答道：“就是他。”这个时候，连叔宝把李药师之言丢在爪哇国里去了，却都是专抱不平的人，听见说话，一个个都恶气填胸，双眸爆火，叫那老妇人：“你姓什么？”老妇道：“老身姓王，住在宇文公子府后。”齐国远道：“你且回去，那个宇文公子在射圃踢球，我们赢他彩缎银花有数十余匹在此，寻着公子，赎你女儿来还你。”老妇叩首四拜，哭回家去。

叔宝问两边的人：“那公子抢他的女儿，果有此事么？”众人道：“不是今日才抢，十二日就抢起，长安的世俗，元宵赏灯，百姓人家的妇女，都出来走桥到市院中看灯，公子拣好的就抢了回家去。有乖巧会奉承的，次日或叫父母丈夫进府去，赏些银钱就罢了。有那不会说话的，冲撞了公子，打死了丢在夹墙里，没人敢与他索命。十三、十四两日，又抢了几人，今晚轮着这个老妇人的女儿。”始初时叔宝还有输彩缎银花赎还他的意思，到后听见这些话，都动了打的念头，逢人就问宇文公子。众人道：“列位是外京，衣冠与此不同；倘遇公子，言语对答不来，公子性气不好，恐怕伤了列位。”叔宝道：“不知他怎样一个行头？问了我们好回避。”众人道：“宇文公子么，他有一所私下的房屋，蓄养许多亡命之徒，都是不怕冷热的人。这样时候，都脱得赤条条的。每人掌一条齐眉短棍，有一二百个在前边开路，后边是会武艺的家将，真枪真刀，摆着社火。公子骑马。马前青衣大帽管家，摆着五六对，都执着纱灯提炉，面前摆队。长安城里，这些勋卫府中的家将，扮的什么社火，遇见公子，当街舞来，舞得好，像射圃圆情的赏花红；若舞得不好的，一顿棍打散了。”叔宝道：“多谢列位了。”在那西长安门外御道上寻宇文公子。

三更时候，月明如昼。正在找寻间，见宇文公子到了。果然短棍有几百条，如狼牙相似。公子穿了艳服，坐在马上，后边簇拥家丁。自古道：“不是冤家不对头。”众人躲在街旁，正要寻他的事，刚刚到他面前，就站住了，对子报道：“夏国公窦爷府中家将，有社火来参。”公子问：“什么故事？”答道：“是虎牢关三战吕布。”舞罢，公子道好，众人讨赏。公子才打发这伙人去，叔宝衣服都抓扎停当了，高叫道：“还有社火哩！”五个豪杰，隔人头窜将进来道：“我们是五马破曹。”公子识货，暗疑这班人却不是跳鬼的身法。秦叔宝是两根金装铜，王伯当是两口宝剑，柴嗣昌是一口宝剑，齐国远是两柄金锤，李如珪是一条水磨竹节钢鞭。那鞭铜相撞，叮咣咣剥之声，如火星爆烈，只管舞。街道虽是宽阔，众豪杰却展不开。手执兵器又沉重，舞到人面上，寒气逼人，两边人家门口，都站不住了，挤到两头去。齐国远心中暗想道：“此时打死他不难，难是看的人阻住去路，不得脱身。除非这灯棚上放起火来，这百姓们要救火，就不得拦我弟兄。”便往屋上一窜。公子只道有这么一个家数，五个人正舞，一个要从上边舞将下来，却不知道他放火。

秦叔宝见灯棚上火起，料止不得这件事了，用身法纵一个虎跳，跳于马前，举铜照公子头上就打。那公子坐在马上，仰着身躯，是不防备的；况且叔宝六十四斤重金装铜，打在头上，连马都打矬了，撞将下来。手下众将看道：“不好了，打死了公子了！”各举枪刀棒棍，向叔宝打来。叔宝抡金装铜，招架众人。齐国远从灯棚上跳将下来，抡动金锤。这些豪杰，一个个：

心头火起，口角雷鸣，猛兽身躯，直冲横撞。打得前奔后涌，杀得东倒西歪。风流才子坠冠簪，蓬头乱窜，美貌佳人褪罗袜，

跣足狂奔。尸骸堆积平街，血水遍流满地。正是：威势踏翻白玉殿，喊声震动紫金城。

这些豪杰，在人丛中打成一条血路，向大街奔明德门而来。已是三更已后。城门外却有二十二人，黄昏时候吃过晚饭，上过马料，备了鞍辔，带在那宽阔街道口，等候主人。他们也分做两班，着一半人看了马匹，一半人进城门口街道上，看一回灯，换这看马的进去。到三更时候，换了几次，复进城看灯。只见黎民百姓，蓬头跣足，露体赤身，满面流血，身带重伤，口中叫喊快走。那看灯几个喽罗，听这个话，慌慌忙忙的奔出城来道：“列位，想是我们老爷在城里惹出祸来，打死什么宇文公子。你们着几个看马，着几个有臂力的，同我去把城门拦住，不要叫守门官把城门关了；若放他关了，我们主人就不得出城了。”众人道：“说得有理。”十数个大汉，到城门口，几个故意要进城，几个故意要出城，互相扯扭，就打将起来，把这看门的军人，都推倒了鬼混。

此时巡街的金吾将军与京兆府尹听得打死了宇文公子，怕走了人，飞马传令来关门。如何关得住？众豪杰恰好打到城门口，见城门不闭，都有生路了，便招出门。夺门喽罗灯月下见了主人，也一哄而出。见路旁自己的马，飞身骑上，顿开缰辔：

滚碎青丝网，走了锦鳞蛟。

冲破漫天套，高飞玉爪雕。

七骑马带了一千人，齐奔潼关道，至永福寺前。柴郡马要留叔宝在寺候唐公回书。叔宝道：“恐有人物色不便。”还嘱咐寺中，把报德祠速速毁了，那两根泥铜不要露在人眼中。举手作别，马走如飞。

将近少华山，叔宝在马上对伯当道：“来年九月二十三日，是家母的整寿六十，贤弟可来光顾光顾？”伯当与李如珪、齐国远道：“小弟辈自然都来。”叔宝也不肯进山，两下分手，自回齐州不题。

却说城门口留门去，才得关门，正所谓贼去关门。那街坊就是尸山血海一般，黎民百姓的房屋，烧毁不知其数。此时宇文述府中，因天子赐灯，却就有赐的御宴，大堂开宴。风烛高烧，阶下奏乐，一门权贵，享天子洪恩。饮酒之间，府门外如潮水一般，涓涓不断，许多人拥将进来，口称“祸事”。宇文述着忙，离宴下滴水檐来，摇着手叫众人不要乱叫。有几个本府家将来禀道：“小爷在西长安门外看灯，遇响马舞社火为由，伤了小爷性命。”宇文述最溺爱此子，闻知死于非命，五内皆裂，道：“吾儿与响马何仇，被他打死？”这些家将不敢言纵公子为恶。众家将俱用谎言遮盖道：“小爷因酒后与王氏女子作戏玩耍，他那老妇哭诉于响马；响马就行凶，把小爷伤了性命。”宇文述问：“那老妇女子何在？”答道：“老妇不知去向，女子现在府中。”宇文述大怒道：“快拿这个贱人，与我拖出仪门，一顿乱棒打死了罢！”又命家将各带刀斧，查看那妇人家，还有几口家属，尽行杀戮；将住居房屋，尽行拆毁，放火焚烧。众人得令，便把此女拖将出来打死了，丢在夹墙里去；老妇家口，都已杀尽。正是：

说甚倾城丽色，却是亡家祸胎。

那宇文述犹恨恨不已，叫本府善丹青的来，问在市上拒敌的家将，把打死公子的强人面貌衣装一一报来，要图画形容，差人捱拿。众人先报道：“这人有一丈身躯，二十多年纪，青素衣服，舞双铜。”一说到双铜，旁边便惹动了一人，是宇文述的家丁，

东宫护卫头目，忙跪下道：“老爷，若说这人使双铜的，这人好查了。小的当日仁寿元年，奉爷将令，在楂树岗打那李爷时，撞着这人来，当时也吃了他亏，不曾害得李爷。”宇文述道：“这等，是李渊知我当日要害他，故着此人来报仇了。”此时宇文述的三子，俱在面前，化及忙道：“这不消讲，明日只题本问李渊讨命。”智及也骂李渊，要报杀弟之仇。只有宇文士及，他平昔知些理，道：“这也不然。天下人面庞相似的多，会舞铜的也多。若使李渊要报怨，岂在今日？且强人不曾拿着，也没证据，便是楂树岗见来，可对人讲得的么？也只从容察访罢！”宇文述听了，也便执不定是唐公家丁。到了次日，也只说得是不知姓名人，将他儿子打死，烧毁民房，杀伤人口，速行缉捕。

不知事体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 逞弑逆扶王升御座

诗曰：

荣华富贵马头尘，怪是痴儿苦认真。

情染红颜忘却父，心膺黄屋不知亲。

仙都梦逐湘云冷，仁寿冤成鬼火磷。

一十三年瞬息事，顿教遗笑历千春。

世间最坏事，是酒色财气四种。酒，人笑是酒徒；财，人道是贪夫；只有色与气，人道是风流节侠，不知个中都有祸机。就如叔宝一时之愤，难道不说是英雄义气？若想到打死得一个宇文惠及，却害了碗儿一家；更使杀不出都城，不又害了己身，设使身死异乡，妻母何所依托？这气争他做甚么？至于女色，一时兴起，不顾名分，中间惹出祸来，虽免得一时丧身失位，弄到骑虎之势，把悖逆之事都做了，遗臭千秋，也终不免国破身亡之祸，也只是一着之错。且不说叔宝归家之事，再说太子杨广，他既谋了哥哥杨勇东宫之位，又逼去了一个李渊，还怕得一个母亲独孤娘娘。不料册立东宫之后，皇后随即崩了，把平日妆饰的那一段不好奢侈、不近女色的光景，都按捺不住。况且隋文帝，也亏得独孤皇后身死，没人拘束，宠幸了宣华陈夫人、容华蔡夫人，把朝政渐渐丢与太子，所以越得像意了。到仁寿四年，文帝已在六旬之外了，禁不得这两把斧头，虽然快乐，毕竟损耗精神，勉强支撑，终是将晓的月光，半晞的露水，那禁得十分熬炼？四月间

已成病了。因令杨素营建仁寿宫，却不在长安大内。在仁寿宫养病，到七月病势渐重。尚书左仆射杨素，他是勋臣；礼部尚书柳述，他是驸马；还有黄门侍郎元岩，是近臣。三个人宿阁中。太子广，宿于大宝寝宫中，常入宫门问候。

一日清晨入宫，恰好宣华夫人在那里调药与文帝吃，太子看见宣华，慌忙下拜，夫人回避不及，只得答拜。拜罢，夫人依旧将药调了，拿到龙床边，奉与文帝不题。

却说太子当初要谋东宫，求宣华在文帝面前帮衬，曾送他金珠宝物；宣华虽曾收受，但两边从未曾见面。到这时同在宫中侍疾，便也不相避忌。又陈夫人举止风流，态度闲雅，正是：

肌如玉琢还输腻，色似花妖更让妍。

语处莺声娇欲滴，行来弱柳影蹁跹。

况他是金枝玉叶，锦绣丛中生长，说不尽他的风致。太子见了，早已魂消魄散，如何禁得住一腔欲火？立在旁边，不转珠的偷眼细看；但在父皇之前，终不敢放肆。

不期一日又问疾入宫，远远望见一丽人，独自缓步雍容而来，不带一个宫女。太子举头一看，却是陈夫人，他是要更衣出宫，故此不带一人。太子喜得心花大开，暗想道：“机会在此矣！”当时分付从人：“且莫随来！”自己尾后，随入更衣处。那陈夫人看见太子来，吃了一惊道：“太子至此何为？”太子笑道：“也来随便。”陈夫人觉太子轻薄，转身待走，太子一把扯住道：“夫人，我终日在御榻前与夫人相对，虽是神情飞越，却似隔着万水千山。今幸得便，望夫人赐我片刻之间，慰我平生之愿。”夫人道：“太子，我已托体圣上，名分攸关，岂可如此？”太子道：“夫人如何这般认真？人生行乐耳，有甚么名分不名分。此时真一刻千

金之会也。”夫人道：“这断不可。”极力推拒，太子如何肯放，笑道：“大凡识时务者，呼为俊杰。夫人不见父皇的光景么，如何尚自执迷？恐今日不肯做人情，到明日便做人情时，却迟了。”口里说着，眼睛里看着，脸儿笑着，将身子只管挨将上来。夫人体弱力微，太子是男人力大，正在不可解脱之时，只听得宫中一片传呼道：“圣上宣陈夫人！”此时太子知道留他不住，只得放手道：“不敢相强，且待后期。”夫人喜得脱身，早已衣衫皆皱，神色惊惶。太子只得出宫去了。

陈夫人稍俟喘息宁定，入宫，知是文帝朦胧睡醒，从他索药饵，不敢迟延，只得忙忙走进宫来。不期头上一股金钗，被帘钩抓下，刚落在一个金盆上，咣的一声响，将文帝惊醒。开眼看时，只见夫人立在御榻前，有慌张的模样。文帝问道：“你为何这等惊慌？”夫人着了忙，一时答应不出，只得低了头去拾金钗。文帝又问道：“朕问你为何不答应？”夫人没奈何，只得乱应道：“没，没有惊慌。”文帝见夫人光景奇怪，仔细一看，只见夫人满脸上的红晕，尚自未消，鼻中犹噓噓喘息，又且鬓松发乱，大有可疑，便惊问：“你为何这般光景？”夫人道：“我没，没有什么光景。”文帝道：“我看你举止异常，必有隐昧之事；若不直言，当赐尔死。”夫人见文帝大怒，只得跪下说道：“太子无礼。”文帝听了这句，不觉怒气填胸，把手在御榻上敲上两下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独孤误我！快宣柳述与元岩到宫来。”

太子也怕这事有些决撒，也自在宫门首窃听。听得叫宣柳述、元岩，不宣杨素，知道光景不妥，急奔来寻张衡、宇文述一千，计议这一件事。一班从龙之臣都聚在一处。见太子来得慌忙，众臣问起缘故。宇文述道：“这好事也只在早晚间了，只这事甚

急。只是柳述这厮，他倚着尚了兰陵公主，他是一个重臣，与臣等不相下，断不肯为太子周旋，如何是好？”张衡道：“如今只有一条急计，不是太子，就是圣上。”正说时，只见杨素慌张走来到：“殿下不知怎么忤了圣上，如今圣上叫柳、元两臣进宫，叫作速撰敕，召前日废的太子。只待敕完用宝，赍往长安。他若来时，我们都是仇家，如何是好？”太子道：“张庶子已定了一计。”张衡便向杨素耳边说了几句。杨素道：“也不得不如此了。这就是张庶子去做，只怕柳述、元岩去取了废太子来，双是一番事。这就烦宇文先生，太子这边就假一道旨意，说他二人乘上弥留，不能将顺，妄恩拥戴。将他下了大理寺狱，再传旨说宿卫兵士勤劳，暂时放散。就着郭衍带领东宫兵士，把守各处宫门，不许外边人出入，也不许宫中人出去，泄漏宫省事务。还再得一个人往长安，害却旧太子，绝了人望。”想一想：“有了，我兄弟杨约，他自伊州来此，便差他干了这一功。”张衡又道：“我是个书生，恐不能了事，还是杨仆射老手坚膊。”太子道：“张庶子不必推辞，有福同享。我还着几个有胆力内侍随你去。”

杨素以太子在太宝殿，宇文述就带下几个旗校，赶到路上，去把柳尚书、元侍郎两人绑缚，赴大理寺去了，回来覆命。郭衍已将卫士处处更换，都是东宫旗校，分投把守。此时文帝半睡不睡的，问：“柳述曾写完诏了么？”陈夫人道：“还未见进呈。”文帝道：“诏完即使用宝，着柳述马上飞递去。”还是气愤愤不息的。只见外边报太子差庶子张衡侍疾，也不候旨，带了二十余内监闯入宫来，分付入直的内侍道：“东宫爷有旨：道你们连日伏侍辛苦，着我带这些内监更替你等，连榻前这些宫女。皇爷前自有带来内侍供应，你等也暂去休息，要用来宣你。”苦是这些穿宫宫

妾，因在宫中承应日久，也巴不得偷闲，听得一声分付，一哄的出去。只有陈夫人、蔡夫人两个，紧紧站在榻前，张衡走到榻前，见文帝昏昏沉沉的，他头也不叩一个，也没一些好气的，对着两个夫人道：“二位夫人，暂且回避儿。”陈夫人道：“怕圣上不时宣唤。”张衡道：“有我在，夫人且请少退一步，让皇上静养。”这两位夫人，眼泪流离，没些主张，只得暂且离宫，向阁子里坐地。宫中人俱是带来内侍看守定了，不放人来宫。两个夫人，放心不下，只得差宫娥在门外打听。

没有一个时辰，那张衡洋洋的走将出来道：“这干呆妮子，皇上已自宾天了。适才还是这等围绕着，不报太子知道。”又分付各阁子内嫔妃，不得哭泣。待启过太子，举哀发丧。这些宫主嫔妃都猜疑。惟有陈夫人他心中豁突的道：“这分明是太子怕圣上害他，所以先下手为强；但这衅由我起，他忍于害父，难道不忍于害我？与其遭他毒手，倒不如先寻一个自尽。圣上为我亡，我为圣上死，却也该应。”只是决断不下。

轻盈不让赵飞燕，侠烈还输虞美人。

这壁厢太子与杨素是热锅上蚂蚁，盼不到一个消息。却说张衡忙忙的走来说道：“恭喜大事了毕，只是太子的心上人，恐怕也要从亡。”太子见说，一时变喜为愁，忙将前日与杨素预定下的贴子来递与杨素道：“这些事一发仆射与庶子替我料理罢，我自有事去了。”杨素见说，忙传令旨，令那伊州刺史杨约，长安公干完，不必至仁寿宫覆旨，竟暑京兆尹，弹压京畿。梁公萧矩，乃萧妃之弟，着他提督京师十门。郭衍署左领卫大将军，管领京营人马。宇文述升左领卫大将军，管领行宫宿卫及护从车驾人马。驸马宇文士及，管辖京都宫省各门。将作大匠宇文恺，管理

梓宫一行等事。大府少卿何稠，管理山陵，黄门侍郎裴矩、内史侍郎虞世基，管典丧礼。张衡充礼部尚书，管即位仪注。

不说这厢众人忙做一团，只说太子见张衡说了，着了急，忙叫左右取出一个黄金小盒，悄悄拿了一件物事，放在里面，外面用纸条紧紧封了；又于合口处，将御笔就署一个花押，即差一个内侍，赐与陈夫人，叫他亲手自开。内侍领旨，忙到后宫来。

却说夫人自被张衡逼还后宫，随即驾崩，心下十分忧疑，哭泣得寝食俱废。只见一个内侍，双手捧了一个金盒子，走进宫来，对夫人说道：“新皇爷钦赐娘娘一物，藏于盒内。叫奴婢拿来，请娘娘开取。”随将金盒放在桌上。夫人见了，心下有几分疑惧，不敢开封，因问内侍道：“内中莫非鸩毒？”内侍答道：“此乃皇爷亲手自封，奴婢如何得知？娘娘开看，便知端的。”夫人见内侍推说不知，一发认真是毒药，忽一阵心酸，扑簌簌泪如泉涌，因放声大哭道：“妾自国亡被掳，已拼老死掖庭。得蒙先帝宠幸，道是今生之福。谁知红颜命薄，转是一场大祸；到不如沦落长门，还得保全性命。”一头说，一头哭，又说道：“妾蒙先帝厚恩，今日便从死地下，亦所甘心。早上之事，我但回避，并不曾伤触于他，奈何就突然赐死？”道罢又哭。众宫人都认做毒药，也一齐哭将起来。

内侍见大家哭做一团，恐怕做出事来，忙催促道：“娘娘哭也无益，请开了盒，奴婢好去覆旨。”夫人被催不过，只得恨一声道：“何期今日死于非命！”遂拭泪将黄封扯去，把金盒盖轻轻揭开。仔细一看，那里是毒药，却是几个五彩制成同心结子。众宫人看见，一齐欢笑起来，说：“娘娘万千之喜，得免死矣。”夫人见非鸩毒，心下安然；又见是同心结子，知太子不能忘情，转

又快快不乐。也不来取结子，也不谢恩，竟回转身，坐于床上，沉吟不语。内侍催逼道：“皇爷等久，奴婢要去回旨，娘娘快谢恩收了。”夫人只是低头不做一声，众宫人劝道：“娘娘差了，早间因一时任性，抵触皇爷，致生惶惑。今日皇爷一些不恼，转赐娘娘同心结子，已是百分侥幸，为何还做这般模样？那时惹得皇爷动起怒来，娘娘只怕又要像方才哭了。何不快快谢恩？”左右催促得夫人无奈何，只得叹一口气道：“中篝之羞，我知难免。”强起身来把同心结子取出，放在桌上，对着金盒儿拜了几拜，依旧到床上去坐了。内侍见取了结子，便捧着空盒儿去回旨不题。

陈夫人虽受了结子，心中只是闷闷不乐，坐了一回，便倒身在床上去睡。众宫人不好只管劝他，又恐怕太子驾临，大家悄悄的在宫中收拾。金鼎内烧了些龙涎香，宝阁中张起那翠幕珠帘。不多时天色西沉，碧天上早涌出一轮明月。只见太子私自带几个宫人，提着一对素纱灯笼，悄悄的来会夫人。宫人看见太子驾到，慌忙跑到床边，报与夫人。夫人因心中懊恼，不觉昏昏睡去；忽被众宫人唤醒，说道：“驾到了，快去迎接。”夫人朦朦胧胧，尚不肯就走，早被几个宫人扶的扶，拽的拽，将他搀出宫来迎驾。才走到阶下，太子早已立在殿上。夫人望见，心中又羞又恼，然到了这个地位，怎敢抗拒，只得俯伏在地，低低呼了一声：“万岁。”太子慌忙搀了起来。是夜太子就在夫人阁中歇宿。

说甚寝苦籍块，且自殢雨尤云。

七月丁未，文皇晏驾，至甲寅诸事已定。次日杨素辅佐太子袁纁在梓宫前举哀发丧。群臣都衰纁，各依班次入临。然后太子吉服，拜告天地祖宗，换冕服即位；群臣也都换了朝服入贺。只是太子将升御座时，也不知是喜极，也不知是慌极，还不知有愧

于心，有所不安，走到座前，不觉精神惶悚了，手足慌忙。那御座又甚高，才跨上一只脚，要上去，不期被阶下仪卫静鞭三响，心虚之际，着了一惊，把捉不定，那双脚早蹋了下来，几乎跌倒。众宫人连忙上前搀住，就要趁势儿扶他上去。也是天地有灵，鬼神共愤，太子脚才上去，不知不觉，忽然又蹋将下来。杨素在殿前，看见光景不雅，只得自走上去。他虽然老迈，终是武将出身，有些力量，分开左右，只消一只手，便轻轻的把太子掖上御座；即走下殿来，率领百官，山呼朝拜。正是：

莫言人事宜奸诡，毕竟天心厌不仁。

总有十年天子分，也应三被鬼神嗔。

隋主在龙座上坐了半晌，神情方才稍定。又见百官朝贺，知无异说，更觉心安。便传旨一面差官往各王府州镇告哀，又一面差官赍即位诏诏告中外：以明年为大业元年，荣升从龙各官，在朝文武，各进爵级。犒赏各边镇军士，优礼天下高年，赐与粟帛。其余杨素、宇文述、张衡等升赏，俱不必言。又追封废太子勇为房陵王，掩饰自己害他之迹。此时行宫有杨素等一干夹辅，长安有杨约一干镇压，喜得没有一毫变故。但是人生大伦，莫重君父与兄弟；弑父杀兄，窃这大位，根本都已失了；总使早朝晏里，勤政恤民，也只是个枝叶。若又不免荒淫无道，如何免得天怒人怨，破国亡家？

却又不知新主嗣位，做出何等样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皇后假宫娥贪欢博宠 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

词曰：

香径蘼芜满，苏台麋鹿游。清歌妙舞木兰舟，寂寞有寒流。

红粉今何在？朱颜不可留。空余明月照芳洲，聚散水中鸥。

右调《巫山一段云》

电光石火，人世颇短，而最是朱颜绿发更短。人生七十中间，颜红鬓绿能得几时？就是齐东昏侯的步步金莲，陈后主的后庭玉树，也只些时。与那权奸声势，气满贯盈，随你赫赫英雄，一朝命尽，顷刻间竟为乌有，岂不与红粉朱颜，如同一辙？

却说炀帝自登宝位，退朝之后，即往宣华宫，恣意交欢，任情取乐，足足半月有余。当初萧后在东宫，原朝夕不离，极相恩爱；今立皇后，并不一幸。萧后初起疑他新丧在身，别宫独处。后来打听他夜夜在宣华宫里淫荡，不觉大怒道：“才做皇帝，便如此淫乱，将来作何底止？”这日恰适炀帝退朝进宫，萧后便扯住嚷道：“好个皇帝，才做得几日，便背弃正妻，奸淫父妃；若再做几年，天下妇人，都被你狂淫尽了！”炀帝道：“偶然适兴，御妻何须动怒？”萧后道：“偶然不偶然，我也不管你，只趁早将他罚入冷宫，不容见面，妾就罢了。若还恋恋不舍，妾传一道懿旨，将这些丑行，晓与百官，叫你做人不成。”炀帝着忙道：“御

妻这般性急，容朕慢慢区处。”萧后道：“有甚区处？若舍他不得，妾便叫宫人去凌辱他一场，看他羞也不羞。”炀帝原畏萧后，今见他说话动气，心下愈加着忙，只得起身说道：“御妻少说，待朕去与他说明，叫他寻个自便，朕就回宫，与御妻陪罪。”萧后道：“讲不讲也由陛下，来不来也由陛下，妾自有处。”

其时这些言语早有宫人报知宣华夫人。夫人听知，不胜悲泣。忽见宫奴报道驾到。宣华只得含着泪，低头迎接。炀帝走近前，将宣华一把抱在怀里，见他杏脸低垂，泪痕犹湿，说道：“刚才朕与皇后争吵，想夫人预知；但朕自有主意。设言皇后有甚意思，朕心断不忍为。”宣华道：“妾葑菲陋质，昔待罪于先君，今又点污龙体，自知死有余辜。今求陛下依皇后懿旨，将妾罚入冷宫，白首长门，方为万全。”炀帝叹息道：“情之所钟，生死不易。朕与夫人，虽欢娱未久，恩情如同海深。即使朕与夫人为庶人夫妇，亦所甘心，安忍轻抛割爱？难道夫人心肠倒硬，反忍把朕抛弃？”宣华捧住了炀帝，悲泣道：“妾非心硬，若只管贪恋，不但坏了陛下声名，抑思先帝尉迟之女，恐蹈前辙；倘明日皇后一怒，妾死无地矣，陛下何不为妾早计，欲贻后悔耶！”说到这个地位，炀帝怅叹道：“听夫人之言，似恨我之情太薄，而谅我之情太深也。”便分付一个掌朝太监，把外边仙都宫院打扫洁净，迁宣华夫人出去，各项支用，俱着司监照旧支給。二人正在绸缪之际，一旦分离，讲了又讲，说了又说，炀帝十分不忍放手，还是宣华再三苦辞，炀帝方才许行，出宫而去。正是：

死别已吞声，生离常恻恻。

最苦妇人身，事人以颜色。

炀帝自宣华去后，终日如醉如痴，长吁短叹，眠里梦里，茶

里饭里，都是宣华。萧后见炀帝情牵意缠，料道禁他不得，便对炀帝道：“妾因要笃夫妇之情，劝陛下遣去宣华；不意陛下如此眷恋，到把妾认做妒妇，渐渐参商，是妾求亲而反疏也。莫若传旨，将宣华仍召进宫，朝夕以慰圣怀，妾亦得以分陛下之欢颜，岂不两便？”炀帝笑道：“若果如此，御妻贤德高千古矣；但恐是戏言耳。”萧后道：“妾安敢戏陛下。”炀帝大喜，那里还等得几时，随着一个中官，飞马去召宣华。

却说宣华自从出宫，也无心望幸，镇日不描不画，到也清闲自在。这日忽见中官奉旨来宣，他就对中官说道：“妾既蒙圣恩放出，如落花逝水，安有复入之理？你可为我辞谢皇爷。”中官奏道：“皇爷在宫，立召娘娘，时刻也等候不得，奴婢焉敢空手回旨？”宣华想一想道：“我自有处。”取鸾笺一副，题一词于上，叠成方胜，付于中官道：“为我持此致谢皇爷。”中官不敢再强，只得拿了回奏炀帝。炀帝忙拆开一看，却是一首《长相思》词，道：

红已稀，绿已稀，多谢春风着地吹，残花难上枝。 得宠疑，失宠疑，想象为欢能几时，怕添新别离。

炀帝看了笑道：“他恐怕朕又弃他；今既与皇后讲明，安忍再离。”随取纸笔，也依来韵和词一首：

雨不稀，露不稀，愿化春风日夕吹，种成千岁枝。 恩何疑，爱何疑，一日为欢十二时，谁能生死离？

炀帝写完，也叠成一个方胜，仍叫中官再去。宣华见了这词，见炀帝情意谆谆，不便再却，只得重施朱粉，再画蛾眉，驾了七香车儿，竟入朝来。炀帝见了，喜得骨爽神苏，随同宣华，到中宫来见萧后。萧后见了，心下虽然不乐，因晓得炀帝的性儿，只

得勉强做好人，欢天喜地，则排宴贺喜。正是：

合殿春风丽色新，深宫淑景艳芳辰。

萧郎陌路还相遇，刘阮天台再得亲。

自此炀帝与宣华朝欢暮乐，比前更觉亲热。未及半年，何知圆月不常，名花易谢，红颜命薄，一病而殁。炀帝哭了几场，命有司厚礼安葬。终日痴痴迷迷，愁眉泪眼。萧后道：“死者不可复生，悲伤何益？何不在后宫更选佳者，聊慰圣怀，免得这般凄惨。”炀帝道：“宫中这些残香剩粉，如何可选？”萧后道：“当时宣华也是后宫选出，那里定得，只当借此消遣。”炀帝依了萧后，真个传一道旨，着各宫院大小嫔妃彩女，俱赴正宫听选。那些官娥，一个个巧挽乌云，奇分绿鬓，到正宫来，炀帝与萧后同到殿上，叫这些女子近前。一边饮酒，一边选择。真个是观于海者难为水，虽是花成队，柳作行，选来选去，竟无出色的奇姿。炀帝烦躁起来，道：“选杀了总是这般模样，怎能如宣华这般天姿国色？”遂传旨免选。众宫人闻旨一哄而散。

萧后道：“陛下请耐烦宽饮几杯，待妾自往各宫去搜求，包陛下寻一个出色的女子来。”炀帝道：“现今选不出，何苦费御妻神思？”萧后道：“不是这等说。自来有志绝色女子，必然价高自重，甘愿老守长门，断不肯轻易随行逐队赴选。如今待妾去细细搜求，决无遗漏；如搜不出，陛下罚妾三巨觥如何？”说了忙起身上了宝车，出宫去了。炀帝搂着一个内监，浅斟细酌。

原来萧后那里是去各宫探访女子，一迳驾到长乐宫来，把宫袍卸下，重施朱粉，再点樱桃，把发髻扯齐向前，改作苏妆。头上插着龙凤钗，三颗明珠，滴垂挂面，换一套艳丽的宫娥衣服。打扮停当，先差一个内侍，走去报知。此时炀帝已饮得半酣，尚

不见萧后到来，正要差人去请，只见一个内侍，进来禀道：“娘娘选中一位女子，着奴婢先送进宫御见。娘娘又到别宫去了。”炀帝笑道：“御妻为我，可谓不惮烦矣。”

那时萧后改妆，驾到宫门，就停车细步，装着袅娜娉婷，走进丹墀，离殿上尚有一箭之地。炀帝举目往下一看，果然有宫人拥一位女子，态度幽娴，轻尘夺目，一步步缓缓的走进殿来，俯伏在地。炀帝不胜狂喜道：“果然后宫还有这样女子，快叫平身。”连说了三次，那女尚俯伏不起。炀帝此时觉淫心荡漾，竟不顾体统，走下御座，御手相搀，那女子方搀起来，垂头而立，炀帝仔细一认，不觉哈哈大笑道：“原来是御妻，可谓慧心巧思矣！我说那有遗才沦落！”炀帝携了萧后的手，同至御座来道：“这三巨觥，御妻不能免矣！”萧后道：“妾往后宫搜求，不意竟无有中式者；因思前言已出，恐陛下见罪，暂假丑形，以宽圣怀，以博一笑耳。这三巨觥，还求陛下赦免。”炀帝道：“这使不得，朕不罚御妻，罚新选的美人耳！”萧后道：“若认真是个美人，恐陛下又舍不得罚他了。”一头说，一头接杯在手道：“妾想宫中虽无，天下尽有，陛下既为天下之主，何不差人各处去选，怕没有比宣华强十倍的，何苦这般烦恼？”炀帝道：“御妻之言虽善，只恐廷臣有许多议论谏阻。”萧后道：“廷臣敢言直谏者少，所虑者推老儿杨素耳。趁此盆兰盛开，明日陛下何不诏他人苑，宴赏春兰，把几句言语挑动他，看他意思行止，就可定了。”炀帝道：“御妻之言甚善。”商议已定，过了一宵。次日炀帝驾临于御苑，只见这些盆中蕙兰长短不齐。尽皆开放。正是：

无数幽香闻满户，几丝垂柳照清池。

炀帝忙差两个内侍，去宣杨素入苑。却说杨素自拥立了炀帝，赫

赫有功，朝政兵权，皆在其手。这日正与这些歌儿舞女快活，听得有旨直诏，宣即乘凉轿，竟入御苑中来。到太液池边，炀帝看见，自然迎下殿来，规矩是叫免朝，即便赐坐。杨素也不谦让，竟只是一拜就坐。炀帝道：“久不面卿，顿生鄙吝。今见幽兰大放盆中，新柳绿妍池上，香风袭人，游鱼可数，故诏卿来同观而钓焉。”杨素道：“臣闻从禽则荒，从兽则亡。昔鲁隐公观鱼于棠，春秋讥之；舜歌南风之诗，万世颂德。陛下新登大位，年富力强，愿以虞舜为法，不当效鲁隐公之尤。”炀帝道：“朕闻蟠溪叟，一钓而兴周朝八百之基；贤卿之功，何异于此？”杨素大喜道：“陛下既以此比臣，臣敢不以此报陛下。”君臣相顾大悦。炀帝即令近侍，将坐席移到池边看鱼。大家投纶于清流之中，随波痕往来而钓。

炀帝道：“朕与贤卿同钓，先得者为胜，迟得者罚一巨觥何如？”杨素道：“圣谕最妙。”不多时，炀帝将手往上一提，早钓一个三寸长的小金鱼。炀帝大喜，对杨素道：“朕钓得一尾了，贤卿可记一觥。”杨素因投纶在水，恐惊了鱼，竟不答应；但把头点了两点，及扯起看时，却是一空钓，将钓儿依旧投下水去。不多时，炀帝又钓起小小一尾，便说道：“朕已钓二尾，贤卿可记二觥。”杨素往上一扯，却又是一个空。众宫人看了，不觉掩口而笑。杨素看见，面上微有怒色，便说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待老臣试展钓鳌之手，钓一个金色鲤鱼，为陛下称万年之觞何如？”炀帝见杨素说此大话，全无君臣之礼，心中不悦，把竿儿放下，只推净手，起身竟进后宫，满脸怒气。萧后接住问道：“陛下与杨素钓鱼，为何忿怒还宫？”炀帝道：“叵耐这老贼骄傲无礼，在朕面前十分放肆。朕欲叫几个宫人杀了他，方泄我胸中

之恨。”萧后忙阻道：“这个使不得。杨素乃先朝老臣，且有功于陛下。今日宣他赐宴，无故杀了，他官必然不服；况他又是个猛将，几个官人，如何禁得他过？一时弄破了圈儿，他兵权在手，猖獗起来，社稷不可知矣。陛下就要除他，也须缓缓而图，今日如何使得？”炀帝见说，便道：“御妻之言甚是。”更了衣服，依旧到太液池来了。

杨素坐在垂柳之下，风神俊秀，相貌魁梧，几缕如银白须，趁着微风，两边飘起，恍然有帝王气象，炀帝看了，心下甚怀妒忌，强为笑问道：“贤卿这一会，钓得几个？”杨素道：“化龙之鱼，能有几个？”说未了，将手一扯，刚刚的钓起一尾金色鲤鱼，长有一尺二三寸。杨素把竿儿丢下笑道：“有志者事竟成，陛下以老臣为何如？”炀帝亦笑道：“有臣如此，朕复何忧？”随命看宴。

君臣上席，只见一个内相走来奏道：“朝门外有个治水渔人，获一尾金鳞赭尾大鲤鱼，有些异相，不敢私卖，愿献万岁。”炀帝叫取进来。不多时两三个太监，将大盆盛了，抬到面前。炀帝与杨素仔细一看，只见那鱼有五尺长短，鳞甲上金色照耀，与日争光。炀帝看了大喜，就要放入池中。杨素道：“此鱼大有神气，恐非池中之物，莫若杀之，可免异日风雷之患。”炀帝笑道：“若是成龙之物，虽欲杀之，不可得也。”因问左右道：“此鱼曾有名否？”左右道：“没有。”炀帝遂叫取朱笔在鲤鱼额上头，写“解生”二字以为记号，放入池中，厚赏渔人。

左右斟上酒来，次第而饮。众宫人歌一回，舞一回，又清奏一回细乐。炀帝正要开谈，挑动杨素，却又见左右将钓起的三尾鱼，切成细脍，做了鲜汤，捧了上来。炀帝看见，就叫近侍，满

斟一巨觥，送与杨素道：“适才钓鱼有约，朕幸先得，贤卿当满饮此觥，庶不负嘉鱼之美。”杨素接酒饮干，也叫近臣斟了一觥，送与炀帝说道：“老臣得鱼虽迟，却是一尾金色鲤鱼，陛下也该进一觥，赏臣之功。”炀帝吃干了，又说道：“朕钓得是二尾，贤卿还该补一杯。”就叫左右斟了上来。

此时杨素酒已有七八分了，就说道：“陛下虽是二尾，未若臣一尾之大。陛下若以多寡赐老臣，臣即以大小敬陛下。臣不敢奉旨。”左右送酒到杨素面前，杨素把手一推，左右不曾防备，把一个金杯泼翻桌上，溅了杨素一件暗蟒袍上满身是酒，便勃然大怒道：“这些蠢才如此无状，怎敢在天子面前戏侮大臣！要朝廷的法度何用？”高声叫道：“扯下去打！”炀帝见宫人泼了酒，正要发作，今见杨素这般光景，不好拦阻，反默默不语。众宫人见炀帝不语，只得将那泼酒的宫人，扯下去打了二十。杨素才转身对炀帝说道：“这些宦官宫妾最是可恶；古来帝王稍加姑息，便每每被他们坏事。今日不是老臣粗鲁，惩治他们一番，后日方小心谨慎，才不敢放肆。”炀帝此时忍了一肚子气，那选女佚乐之事，也不便去挑动他，反假做笑容道：“贤卿为朕既外治天下，又内清宫禁，真可谓功臣矣，再喝一杯酬劳。”杨素又吃了几杯，已是十分大醉，方才起身谢宴。炀帝叫两个太监，将他扶掖而出。

走下殿将出苑门，忽然一阵阴风，扑面刮来，吹的毛骨耸然。抬头只见宣华夫人走近前来，对着杨素喊道：“杨仆射，当初晋王谋夺东宫之时，有你没有我，有我总由你。”杨素此时竟忘了宣华是死过的，便道：“这已往之事，夫人今日何必再提？”宣华道：“如今皇爷差我来，要与你证明这一案。”杨素道：“刚才我在里头赐宴，并不提起。”话犹未了，只见文帝头带龙冠，身穿

袞服，手内执金钺斧，坐在逍遥车上，拦住骂道：“你弑君老贼，还要强口！”把金钺斧照头砍来，杨素躲避不及，一交跌倒在地，口鼻中鲜血迸流。近侍看见，忙报与炀帝。炀帝大喜，即命卫士扶出杨素；扶得到家，稍稍醒来，对其子玄感道：“吾儿，谋位之事发矣，可急备后事。”未至夜半，即便呜呼哀哉。正是：

天道有循环，奸雄鲜终始。

饶他跋扈生，虽免无常死。

炀帝闻杨素已死。大喜道：“老贼已死，朕无所畏矣！”防宣许廷辅等十个停当太监，分付道：“你十人可分往天下，要精选美女，不论地方，只要选十五以至二十真有艳色者。选了便陆续送入京来备用。选不着有罚，不许怠玩生事。”许廷辅等领了旨意出来，就于京城内选起，大张皇榜。捉媒供报，京城内闹得涨翻。

一夕，炀帝又与萧后商议，道：“朕想古来帝王俱有离宫别馆，以为行乐之地。朕今当此富强，若不及时行乐，徒使江山笑人。联想洛阳乃天下之中，何不改为东京，造一所显仁宫以朝四方，逍遥游乐？”随宣两个佞臣：宇文恺、封德彝，当面要他二人董理其事。

宇文恺奏道：“古昔帝王，皆有明堂，以朝诸侯；况舜有二室，文王有灵台灵沼，皆功丰烈盛，欲显仁德于天下。今陛下造显仁宫，欲显圣化，与舜文同轨，诚古今盛事，臣等敢不效力？”封德彝又奏道：“天子造殿，不广大不足以壮观，不富丽不足以树德；必须南临皂涧，北跨洛滨，选天下之良材异石，与各种嘉花瑞草、珍禽奇兽，充实其中，方可为天下万国瞻仰。”炀帝大喜道：“二卿竭力用心，朕自有重酬。”遂传旨敕宇文恺、封德

彝，营造显仁宫于洛阳。凡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各样材料，俱听凭选用。不得违误。其匠作工费，除江都东都现在兴役地方外，着每省府、每州县出银三千两，催征起解，赴洛阳协济。二人领旨出去，即便起程往洛，分头做事。真个弄得四方骚动，万姓遭殃。

未知后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借酒肆初结金兰 通姓名自显豪杰

诗曰：

荷锄老翁泣如雨，惆怅来年事场圃。
县官租赋苦日增，增者不除蠲复取。
羨余火耗媚令长，加派飞洒胶閭里。
典衣何惜妇无襦，啼饥宁复顾儿孙。
三征早已空悬磬，鞭笞更加无完臀。
沟渠辗转泪不干，迁徙尤思行路难。
阿谁为把穷民绘，试起当年人主观。

小民食王之土，秋粮夏税，理之当然，亦不为苦。所苦无艺之征，因事加派。譬如一府，加派三千两助工，照正额所增有限，因那班贪污官吏，乘机射利，便要加出等头火耗，连起解路费，上纳铺垫，都要出在小民。所以小民弄得贫者愈贫，富者消乏，以致四方嗟怨，各起盗心。当时隋主为要起这件大工，附近大州先已差官解银，赴洛阳协济，山东齐州与青州亦各措置协济银三千两，行将起解，因此上早打动了一位好汉。

兖州东阿县武南庄一个豪杰，姓尤名通，字俊达，在绿林中行走多年，其家大富，山东六府皆称他做尤员外。原来北边响马是有本钱的强盗，必定大户方做得。此人闻得青州有三千银子上京，兖州乃必由之地，意欲探取，但想：“打劫客商，不过一起十多个人，就有几个了得的，也不怕他；这是官钱粮，必竟差官

兵护送，所过州县，拨兵防护，打劫甚难，况又是邻州的钱粮，怕擒捉得紧，不如放下这肚肠罢。”但说起人的利心，极是可笑，尤员外明知利害，毕竟贪心重了，放不下这三千两银子，想家中几个庄客，都没甚膂力，要寻个好手。与庄客商议：“我这武南庄左近，可有埋名的好汉？想寻一人，取此无碍之物，也是一桩大生意。”庄客答道：“我们街前巷后虽有几个拨手拨脚的，说不上好汉，离此五六里，有一人姓程，名咬金，字知节，原在斑鸠店住的，今移在此，当初曾贩卖私盐，拒了官兵，问边外充军，遇赦还家。若得此人，做事便容易了。”尤员外道：“我向闻其名，你们可认得他么？”庄客道：“小的们也只耳闻，不会识面。”尤员外牢记在心。

不道事有凑巧，一日尤员外偶过郊外，天气作冷，西风刮地，树叶纷飞。尤员外动了吃酒的兴，下马走进酒家，厅上坐下，才吃了一杯茶，只见一个长大汉子，走入店来。那汉子怎生状貌，恁般打扮？但见他：

双眉剔竖，两目晶莹。疙瘩脸横生怪肉，邋遢嘴露出獠牙。腮边卷结淡红须，耳后蓬松长短发。粗豪气质，浑如生铁团成；强悍身材，却似顽铜铸就。真个一条刚直汉，须知不是等闲人。

这汉子衣衫褴褛，脚步仓皇，肩上驮几个柴扒儿，放了柴扒坐下，便讨热酒来吃，好像与店家熟识的一般。尤员外定睛观看，见他举止古怪，因悄声问店小二道：“这人姓甚名谁？你可认得他么？”小二道：“这人常来吃酒的，他住在斑鸠店，小名程一郎，不知他的名字。”尤员外听得斑鸠店，又是姓程，就想到程咬金身上，起身近前拱手道：“请问老兄上姓？”咬金道：“在下姓程。”尤员外道：“高居何处？”咬金道：“住在斑鸠店。”尤员外道：

“斑鸠店有一位程知节兄，莫非就是盛族么？”咬金笑道：“那里什么盛族！家母便生得区区一人，不知有族里也没有族里，只小子叫做程咬金，表字知节，又叫做程一郎。员外问咱怎么？”尤员外听说是程咬金，好像拾了活宝的一般，问道：“为何有这些柴扒？敢是卖的么？”咬金道：“也差不多。小子家中止有老母，全靠编些竹箕，做两个柴扒养他。今日驮出来，没有人买，风又大得紧，在此吃杯热酒，也待要回去了。请问员外上姓大号？为何问及小子？”尤通道：“久慕大名，有事相烦，且是一桩大生意，只是店里不好讲话，屈到寒家去，才好细细商量。”咬金道：“今日遇了知己，但凭分付，敢不追随！只是酒在口边，且吃了几碗，到宅上再吃何如？”尤通道：“这却甚妙！”就拉他同坐。一个富翁与一个穷汉对坐，店主人看了掩口而笑。他两人吃了几大碗，尤通算了帐出店，咬金道：“这几把柴扒儿作了前日欠你的酒钱罢！”拱手出店。

尤通先时骑的马，着人打回，与咬金同行。到了家里，促膝而坐，说：“连年水旱，家道消乏，要出门营运，路上难走，要求老兄同行，赚来东西平分。”咬金道：“你要我做伙计么？”尤通道：“这却说差了，小弟久仰义勇，无由一见，今日订交，须要结为兄弟，永远相交，再无疑贰。”咬金道：“小弟粗笨，怎好结拜？”尤通道：“小弟夙愿，不必推辞。”二人叙了年纪，尤通长咬金五岁，就拜为兄，咬金为弟，拈香八拜，誓同生死，患难扶持。正是：

结交未可分贫富，定谊须堪托死生。

咬金道：“出路固好，只是我母亲在家，无人看管。如何是好？”尤通道：“既为兄弟，令堂是小弟的伯母，自当接过寒家供

养，就是今夜接得过来才妙。”咬金道：“小弟卖了柴扒，有几个钱余几颗米儿回去，才好见他。今日柴扒又不曾卖得。天色已晚，卒然要他到宅上来，他也未必肯信。”尤通道：“说得有理。这却不难，今夜先取一锭银子，去与令堂为搬移之费，他见了自然欢喜，自然肯来了。”咬金道：“这倒使得，快些拿来！”尤通袖中出银一锭递与咬金。咬金接来就入袖中，略不道谢。

尤员外一面分付摆饭，咬金心中欢喜，放开酒量，杯杯满，盏盏干，不知是家酿香醪，十分酒力，只见甜津津好上口，迭连倒了几十碗急酒，渐渐的醉来了；劝他再请一杯，倒吃下三四碗。尤员外怕他吃得太醉了，倒嘱咐咬金快去迎请令堂过来，明日好日，便要出门做生理。咬金只得起身，虽是醉中，一心牵系着这一锭银子，把破衣裳的袖儿，狠命捏紧，打躬唱喏，作别出门。不想袖口虽是捏紧，那袖底却是破的，举手一拱，那锭银子早在肋边溜将下来，滚在地上，正在尤家大门口。那些庄客看见，拾将起来，向尤通道：“员外适才送他的银子，倒脱落在这里，可要赶上去送还他？”尤通道：“我送银子与他，正在此懊悔。”庄客道：“既要送他，如何又懊悔起来？”尤通道：“这人是没福气的，拿了回去，倘然母子商量起来竟不肯来了，也没法处置他；如今落掉了这锭银子，少不得放我不下，今晚母子必定同来。”

却说咬金一路捏了袖口走到家中，见了母亲，一味欢喜。母亲饿得半死，见他吃得脸红，不觉怒从心上起，嗔骂道：“你这畜生，在外边吃得这般醉了，竟不管我在家中无柴无米，饿得半僵，还要呆着脸笑些什么！我且问你，今日柴扒已卖完，卖的钱却怎么用了？”咬金笑道：“我的令堂，不须着恼，有大生意到了，还问起柴扒做甚！”母亲道：“你是醉了的人，都是酒在那里讲话，

我那里信你。”咬金道：“母亲若不肯信，待我袖里取出银子来看。”母亲道：“银子在那里？”咬金摸袖，不见了银子，又摸那一只袖，跌脚叹道：“一锭银子掉在那里去了？”母亲道：“我说是醉话，那里有什么银子？”咬金睁眼道：“母亲若不信孩儿，孩儿就抹杀在母亲面前。孩儿凭着大醉，决不敢欺诳母亲，孩儿今日驮着柴扒，街坊村落，周回走转，没有人买，在酒店上吃酒。不想遇着个财主，武南庄的尤员外，一见如故，拉孩儿回去。孩儿就把几把柴扒，算清酒钱，跟到他家，他与孩儿结拜弟兄，要同孩儿出去做些生理。孩儿道母亲在家，无人奉养。他说连夜接了过来，先送一锭银子为搬移之费。孩儿心中欢喜，多吃了几杯，又恐怕遗失了，一路里把衣袖捏紧。不想这作怪的东西，倒在袖里边钻了出去。你若不信，如今就驮你到他家去，便知孩儿说话不虚了。”母亲道：“既如此，我如今就同你去，家中左右没有家伙，锁了门就去罢。我肚里饿得紧，却怎么处？”咬金道：“你熬到他家，只怕吃不尽，消化不及，要囫囵撒出来哩！”说罢，将门锁上，驮了母亲，黑暗里直到武南庄尤家门首，酒都弄醒了。咬金放下母亲，忙去叩门。管门的早受员外分付，料他必来，一闻咬金叩门，随即开了，进去报与员外得知。

尤通尚未睡，也待咬金到来，听得到了，喜不可言，接进母子在中堂坐了。尤通便进言道：“忝先人遗下些薄产，连年因水涝旱荒，家私日废，今欲往江南贩卖罗缎，因各处盗贼生发，恐不好走。闻得令郎大哥是个豪杰，要屈他做同行伙计，得利均分，以供老母甘旨。”程母出自大家，晓事解理，笑道：“员外差矣，员外是富翁，小儿是粗鄙手艺之人，员外为商，或者途中没人伏侍，雇小儿做个后生，月支多少钱钞，做老身养老之用，还像个

说话；小儿有何德能，敢与员外结拜兄弟？况且分文本钱也没有，怎么讲个伙计二字，名分也不好相称。”员外道：“尤通久慕令郎大哥高义，情愿如此。”分付铺毡，匹立仆六，一顿拜过了。程母头晕眼花，也拜了四拜。尤通道：“小侄与令郎出门之后，恐老伯母家中不便，故此接到寒家居住，倘有不周，百凡体谅。”程母道：“小儿得附员外，老身感激不尽，但恐小儿性格粗糙，员外只要另眼看顾他，宽恕他，小儿敢不知恩报恩！”尤员外请程母到里面用饭去了，自己与咬金重新吃酒。

吃到酒兴刚来，尤通却把皇银的事来挑动咬金：“贤弟可知新君即位以来的事？”咬金此时深感天子，应道：“兄长，好皇帝，小弟在外边思想老母，昼夜熬煎，若不是新君即位，焉能遇赦还乡，母子重会？”尤员外道：“新君大兴工役，每州县都要出银三千两，协济大工，实是不堪。”咬金道：“做他的百姓，自然要纳粮当差；做他的官，自然要与他催征起解，不要管闲事。”尤员外道：“这也罢了，只是我这山东青州，也遵天子旨意，要三千两协济。那青州府太守借名洒派，当分外之差，杖死无辜百姓，敛取民膏，贪酷太甚，只把三千两银子起解。他的银子上京，我这兖州乃必由之地，我今欲仗贤弟大力，取他这三千两银子，作本为商，贤弟可有什么高见？”这个程咬金曾卖私盐，与为盗也不远，见尤员外如此相待他，心中又要驰骋，笑道：“哥哥，只怕他银子不从此路来，若打这条路经过，不劳兄长费心，只消小弟一马当先，这项银子，就滚进来了。”员外道：“贤弟却会什么兵器？”咬金道：“小弟会用斧，却也没有传授，但闲中无事，将劈柴的板斧，装了长柄，自家舞得到也即溜了。”俊达道：“我倒有一柄斧，重六十斤，贤弟可用得？”咬金应道：“五六十斤，也

不为重。”

尤员外回后院去取出那柄斧来，却是浑铁打成的，两边铸就八卦，名为八卦宣花斧。量咬金身躯，取一副青铜盔甲，绿罗袍，槽头有一骑青驄的劣马。尤俊达自己有一副披挂，铁幞头，乌油甲，黑缨枪，皂罗袍，乌雅马。这些东西，也搬将出来，到饮酒处，与咬金一同披挂停当，命手下掌灯火出庄，打稻场上去。用蔑簋点火高照，势如白昼，二人马上比势几个回合，手下众人齐声喝采。这个尤家庄上人家都靠着尤员外吃饭，所以明火持枪，不避嫌疑。斗罢下马，收拾回庄寝宿。

次日着人青州打探皇银什么人押解，几时起身，那一日到长叶林地方。数日之间，探听人回来报：“十月望后起身，二十四日可到长叶林地方。有一员解官、一员防送武官、二十名长箭手护送。”二十三夜间，尤员外先取好酒把咬金吃个半酣，带从人五鼓时候到长叶林，掣掇咬金道：“贤弟，我与你终身受用，在此一举。”咬金点头，提斧上马，出长叶林宫道，带住马，横斧于鞍，如猛虎踞于当道。先有打前站官卢方，乃青州折冲校尉，当先开路，也防小人不测之事，先到长叶林。咬金一马冲将下来，高叫：“留下买路钱！”那个卢方却也是弓马熟娴的将官，举枪招架，骂道：“响马，你只好在深山僻处剪径，只图衣食，这是三京六府解京的钱粮，须要回避。你这贼人这等大胆！”咬金道：“大户客商，老爷分毫不取，闻得青州有三千两银子，特来做这件生意。”卢方道：“咄，响马无知，什么生意！”纵马挺枪，分心就挑。咬金手中斧火连忙迎。两马相撞，斧枪并举。斗上十数回合，后面尘头起处，押银官银扛已到。咬金见后面人来，恐又增帮手，纵马摇斧砍来。卢方架不住，砍于马下。二十名长箭手

赶到，见卢方落马，各举标枪叫道：“前站卢爷被响马伤了”咬金乘势砍倒三四个部下，众人都丢枪弃棒，过涧而去，把银子弃在长叶林中。解官户曹参军薛亮收回马奔旧路逃生。咬金不舍，纵马赶去，手下庄客报知员外：“程老爷得胜了，皇银都丢在长叶林下。”尤员外领手下上官道，将鞘箍劈开，把皇银都搬回武南庄去，杀猪羊还愿摆酒，为咬金贺喜。

咬金此时追解官薛亮十数里之远，还赶着他，这个主意不为赶尽杀绝，他不晓得银子弃在长叶林中，只道马上带回去了，故要追赶这解官。薛亮回头，见赶得近了，老大着忙，叫道：“响马，我与你无怨无仇，你剪径不过要银子，如今银子已都撒在长叶林，却又来追我怎的！”咬金听说银子在长叶林，就不追赶，拨回马，走得缓了。薛亮见咬金不赶，又骂两声：“响马，银子便剪去，好好看守，我回去禀了刺史，差人来缉拿你，却不要走。”触起咬金怒来，叫道：“你且不要走，我不杀你，我不是无名的好汉，通一个名与你去，我叫做程咬金，平生再不欺人。我一个相厚朋友，叫尤俊达。是我二人取了这三千两银子，你去罢。”咬金通了两个的名，方才收马回来。到庄还远，马上懊悔：“适才也不该通名，尤员外晓得要埋怨我，倒隐了这句话罢。”不一时到庄下马，欢喜饮酒不题。正是：

喜入酒肠宽似海，闷堆眉角重如山。

且说那解银官薛亮赶到州中，正直刺史斛斯平坐堂，连忙跪下道：“差委督解银两前赴洛阳；二十四日行至齐州长叶林地方，闪出贼首数十人，劫去银两，砍杀了将官卢方，长箭手四名，小官抵死相持，留得性命，特来禀上大人，乞移文齐州，着他缉捕这干贼人，与这三千银两。”斛刺史听了，大怒道：“岂有响马敢

劫钱粮！你不小心失去银两，我只解你到钦差洛阳总理宇文老爷跟前，凭他着你赔，着齐州赔。”叫声拿下，薛亮惊得魂不附体，忙叫道：“老爷在上，这贼人还可缉捕。他拦截时，自称甚么靖山大王陈达、牛金，只要坐名在齐州，访拿他便了。”

斛刺史叫书吏做一角文书，申总理东都营造宇文愷道：“已经措银三千两起解，行至齐州长叶林，因该州不行防送，致遭响马劫去，乞着该州缉捕赔偿。”一面移文齐州，要他根缉陈达、牛金并银两。薛亮羁候，俟东都回文区处。

过了数日，宇文愷回道：“大工紧急，一月之内如拿不着，该州先行措银赔偿二月之内，贼人未获，刺史停俸，巡捕员役重处，薛亮革职为民，卢方优恤。”这番青州斛刺史卸了担子，却把来推在齐州刘刺史身上。这刘刺史便急躁起来，道：“三千两银子非同小可，如何赔得起？我今只把捕盗狠比，他比不过，定行缉出这干大伙积盗。”就坐堂，便叫原领批广捕捕盗都头樊虎、副都头唐万仞道：“这干响马既有名字，可以搜查，怎么数月并无消息？这明系你等与他瓜分这项钱粮，不为我缉捕。”樊虎道：“老爷，从来再无强盗大胆，敢通姓名的，明是故说诡名，将人炫惑。所以小的遍处捕缉，并无踪迹。”刘知府道：“纵有诡名，岂有劫去三千银子已经数月，并没个影响；这不是怠玩，不肯用心！”就把樊虎、唐万仞打了十五板，限三日一比，以后一概三十板。

日子易过，明日又该比较了，都在樊虎家中，烧齐心纸，吃协力酒，计较个主意，明日进府比较，好回话转限。樊虎私对唐万仞道：“贤弟，我们枉受官刑，我想起，当初秦大哥在本州捕盗多年，方情远达，就不认得陈达，也或认得牛金；今在来总

管标下为官，怎能够我们本官讨得他来，我们也就造化，自然有些影响了。”这樊虎二人与叔宝都是通家厚友，还是这等从长私议，那五十个士兵，都是小人儿，听得这句话，都乱嚷起来道：“这样好话，瞒着我们讲！明日进州禀太爷，说原有捕盗秦琼，在本州捕盗多年，深知赋人巢穴，暗受响马常例，如今谋干在来老爷标下为旗牌官，遮掩身体，求老爷作主，讨得秦琼来，就有陈达、牛金了。”樊虎道：“列位不要在我家里乱嚷，明日进衙门禀官就是。”各散去讫。

明早众人进府，樊虎拿批上月台来转限，众人都跪在丹墀下面。刘刺史问樊虎道：“这响马曾有踪迹么？”樊虎道：“老爷，踪迹全无。”刺史叫用刑的拿去打。用刑的将要来扯，樊虎道：“小的还有一事，禀上老爷。”刺史道：“有什么事？”樊虎道：“本州府有个秦琼，原来是本衙门捕盗，如今现在总管来节度老爷标下为官。他捕盗多年，还知些踪影。望老爷到来爷府中将秦琼讨回，那陈达、牛金，定有下落。”刺史还不曾答应允与不允，那五十多人上月台乱叫：“爷爷作主，讨回秦琼，这秦琼受响马常例，买间在来爷节度府中为官。老爷若不作主讨回秦琼，到此捕盗，老爷就打死小的们，也无济于事。”刘刺史见众人异口一词，只得笔头转限免比，出府伺候。

不说众人躲过一限，却说秦叔宝自长安回家，常想起当日虽然是个义举，几乎弄出事来，甚觉猛浪之至，自此在家，只是收敛。这日正在府中立班，外面报本州刘刺史相见。来总管命请进。两下相见了，叙了几句寒温。刘刺史便开言：“上年因东都起建宫殿，山东各州，都有协济银两，不料青州三千两钱粮行至本州长叶林被劫，那强盗还自通名，叫甚陈达、牛金。青州申文东都，

那督理的宇文司空移文将下官停俸，着令一月内赔偿前银，并要这干强贼。如迟还要加罪，已曾差人缉拿，并无消息。据众捕禀称，原有都头秦琼，今在贵府做旗牌，他极会捕贼，意欲暂从老大人处借去，捉拿此贼。”

来总管把秦琼一看，对刘刺史道：“那长大的便是秦琼，虽有才干，下官要不时差遣，怎又好兼州中事？”秦叔宝也就跪下道：“旗牌在府原要伺候老爷，不时差委捕盗，原有樊虎一干，怎教旗牌代他？”来总管道：“正是。还着该州捕盗跟缉才是。”刘刺史见秦琼推诿，总管不从，心中不快道：“下官也只要拿得贼人，免于赔偿，岂苦苦要这秦琼？但各捕人禀称，秦琼原是捕盗，平日惯受响马常例，谋充在老大人军前为官，还要到上司及东都告状。下官以为不若等他协同捕盗，若侥幸拿着，也是一功；若或推辞，怕这干人在行台及东都告下状来，那时秦琼推也推不得了。”来总管听说，便道：“我却有处。秦琼过来。据刘刺史说你受响马常例，难道果有此事？这也不过激励你成功。就是捕盗，也是国家的正事，不要在此推调，你就跟那刘刺史出去罢。”叔宝见本官不做主，就没把臂了，只得改口道：“老爷分付，刘爷要旗牌去，怎敢不去？只是旗牌力量与樊虎一干差不多，怕了不了事来反代他们受祸。”来总管道：“他这一干捕盗要你，毕竟知你本事了得，你且去，我这厢有事，还要来取你。”

秦琼只得随了刘刺史出来。唐万仞、连明都在府外接住，道：“秦大哥，没奈何缠到你身上来。兄的义气深重，决不肯亲自去拿，露个风声在小弟耳内，我们舍死忘生的去，也说不得了。”叔宝道：“贤弟，我果然不知什么陈达、牛金。”叔宝换了平常的衣服，进府公堂跪下。刘刺史以好言宽慰道：“秦琼，你比不得别

的捕盗人员，你却是个有前程的人，素常也能事。就是今日我讨你下来，也出于无奈，你若果然拿了这两个通名的贼寇，我这个衙门中信赏钱外，别有许多看顾处。就是你那本官来爷自然加奖。这个批上，我就即用你的名字了。”叔宝同众友出府烧纸，齐心捕缉，此事踪迹全无。三日进府转限，看来总管衙门分上，也不好就打。第二第三限，秦琼也受无妄之灾了。

毕竟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驰令箭雄信传名 屈官刑叔宝受责

诗曰：

四海知交金石坚，何堪间别已经年。

相携一笑浑无语，却忆曾从梦里圆。

人生只有朋友没有君臣父子的尊严，有兄弟的友爱，更有妻子前亦说不得的，偏是朋友可以相商。故朋友最是难忘，最能起人记念。况在豪杰见豪杰，意气相投，彼此没有初相见的嫌疑，也没贫富贵贱的色相，若是知心义盟好友，偶然别去，真是一日三秋，常要寻着个机会相聚。

时值三秋，九月天气，单雄信在家中督促庄客家童经理秋收之事。正坐在厅上，只见门上人报王、李二位爷到。单雄信听了，欢然迎出门来，邀他二人下马进内，就拉在书房中，列下些现成酒肴，叙向来间阔。雄信道：“前岁底接兄华翰，正扫门下榻，怎直至今日方来？”伯当道：“前时自与兄相别，李玄邃因杨越公府上相招，自入长安，后弟又自他处迁延，要去长安会李兄时，路经少华山，为齐国远所留，住彼日久，书达仁兄，到宝庄来过节盘桓。不期发书之后，就遇见齐州秦大哥。”雄信惊诧：“他在舍下回去，今闻得在总管标下为官，怎么在关中又与兄相会？”伯当道：“叔宝因本官差遣，赍礼到京中杨越公拜寿，齐国远不认得叔宝，讨起拦路的常例来。两人力战不分胜败，是我下山看见邀到山上，言及进京拜寿，就鼓起长安看灯的兴来，失信于仁兄。

将到长安六十里，在永福寺内遇见太原唐公的令婿柴嗣昌。叔宝当初在楂树岗曾救他令岳一场大难，故此起个词堂报德，叫做报德祠。叔宝因看祠言及，就被嗣昌晓得了，留住在此处。过了残年，正月十四日进京，十五日就惹出泼天祸来，打死了宇文公子。”雄信吐舌惊张道：“吓杀我，我传闻有六个人在长安大乱，着忙得紧，不知何人。后来打听的实，说是太原李渊的家将，我到放心了。却是你们做的这一件事！”李玄邃道：“这节事也太孟浪，若不是唐公脚力大，宇文述拿不着实迹，几乎把一桩大祸葬在我族兄身上。”单雄信道：“这等叔宝已久在家中了。”伯当道：“当夜他即散去。”雄信道：“我几番要往山东去看他，没有个机会，今日闻贤弟之言，却又引起我山东的兴头来。”伯当道：“小弟们一则因别久来看见，二则要邀兄往山东去。”雄信道：“有什么事来？”伯当道：“今年九月二十三日，是叔宝令堂老夫人整寿六旬。叔宝是个孝子，京师大闹之夜，分手匆匆，马上嘱咐：‘家母整寿，九月二十三日，兄如不弃，光降寒门。’故此我到长安寻了李兄，又偶然长安会了柴嗣昌，他在京中为岳翁构干甚事，谈起拜寿，他就欣然说岳翁有银数千两要赠叔宝，他要回家取了送去。故我先与玄邃兄来拉你同往。”正是：

纵联胶漆似陈雷，骨肉情浓又不回。

嵩祝好伸犹子意，北堂齐进万年杯。

雄信道：“此事最好，只是一件：我的朋友多，知事的说，伯当邀雄信往齐州与叔宝母亲拜寿。不知事的道雄信为人待朋友自有厚薄，往山东与秦母拜寿，只邀了王伯当去，不携带我一走。却不怪到我身上来！”李玄邃道：“小弟有个愚见，使兄一举两得。”雄信道：“请教。”李玄邃道：“兄何不把相知的朋友，邀几

个同往：一者替叔宝增辉，二者见兄不偏朋友。叔宝还在不足的时候，多带些礼物去，也表得我们相知的意思。”雄信道：“好。却只是一件：都是潞州朋友，如今传帖邀他去，恐路远近不同，在家与不在家，路途往返，误了寿期，反为不美。今我也有个道理，二位且自饮酒。”

雄信回内书房，取了二十两碎银，包做两包，拿两枝自己的令箭。雄信却不是武弁官员，怎么用得令箭？这令箭原是做就的竹筹，有雄信字号花押，取信于江湖豪杰，朋友观了此筹，如君命召，不俟驾而行。把这两枝令箭，安在银包两处，用盘儿盛着，叫小童捧至席前，当王、李二友发付，叫两个走差的手下来。门下有許多去得的人，一齐应道：“小的们都在。”雄信指定两个人道：“你两个上来，听我分付。着你两个槽头认缰口，备两匹马，一个人拿十两银子，为路费草料之资，领一枝令箭分头走。一个从河北良乡涿州郡顺义村幽州，但是相知的，就把令箭与他瞧，九月十五日二贤庄会齐，算就七八个日子，到齐州赶九月二十三日，与秦太太拜寿。九月十五日到不得二贤庄，就赶出山东，直至兖州武南庄尤老爷庄上为止。这东路的老爷，却不要枉道，又请进潞州，收拾寿礼，在官路会齐，同进齐州拜寿。”二人答应，分头去了。正是：

羽檄飞如雨，良朋聚若云。

王伯当、李玄邃在单员外庄上饮酒盘桓。十四日，北路的朋友就到了三位，良乡、涿州顺义村、幽州，是张公谨、史大奈、白显道。明日就要起身。雄信又叫手下拿两封柬帖，对伯当道：“童佩之、金国俊，昔年与叔宝也曾有一拜，不要偏了二人，拿帖请他山东走走。”童佩之、金国俊，相邀济南府，与叔宝母亲

拜寿，却问来人，又知外日北路朋友皆到，随即收拾礼物，备马出城到二贤庄会诸友，叙情饮酒。次日绝早起身，宾主八人，部下从者不止十余人，行囊礼物，随身兵器，用小车子车着，也有个打前路的骑马在前途，先寻下处，过汝南奔山东一路而来。

九月间，金风送，树叶飘黄，众豪杰拍鞍驰骤。正走之间，只见尘头乱起，打前站的发马来报：“众老爷，到山东界内，前有绿林老爷拦住，一位少年在前厮杀，不好前去。”这个手下人为何称呼绿林中叫老爷，要晓得这八个人里面，倒有好几个曾在绿林中吃茶饭的，因此碍门，只得叫老爷。雄信以为得意，马上笑道：“不知是哪个兄弟，看了我的令箭，在中途伺候，随便觅些盘费了。着那个前去看看？”童佩之、金国俊二人只道是自己豪杰，不知绿林利害，便对雄信道：“小弟二人愿往。”纵马前去。

雄信在鞍辔上对伯当点头道：“这两个兄弟虽是通家，不曾见他武艺，才闻绿林二字，他就奋勇当先。”伯当摇头道：“单二哥，此二友去得不好。”雄信道：“为何？”伯当道：“他二人在潞州当差，没有什么方情，闻绿林二字，他就有个薰莸不相容的意思。他没有方情，就不认出那拦路的人了，拦路的却也不认得他。言语不妥，就厮杀起来，这童、金二友，倘有差池，兄却是拿帖邀他往山东来的，同行无疏伴，兄却推不得干系。他两个本领若好，拦路的朋友有失，却是奉兄令箭等候的，伤了江湖的信义。”雄信道：“贤弟讲得有理，你就该去看看。”伯当道：“小弟却不敢辞劳。”取银矛纵马前来。但见尘头起处，果然金、童败将下来，却是柴嗣昌王伯当相期来驾叔宝。他带得行李沉重，衣装炫耀，撞了尤俊达、程咬金，触他的眼，拦路要截他的。这柴嗣昌也有些本领，只是战他两个不下，恰好金、童两人赶来，便拔刀

相助。不知这程咬金逞着膂力，那里怕你！留着尤俊达与柴嗣昌恋战，他自赶来，没上没下一顿斧，砍得金、童两个飞走，他直追下来，好似：

得霜鹰眼疾，觅穴兔奔忙。

金、童两个见王伯当道：“好一个狠响马！”伯当笑一笑，让过二人，接住后边，马上横枪，高叫：“朋友慢来，我和你都是道中。”咬金不通方语，举斧照伯当顶梁门就砍，道：“我又不是吃素的，怎么道中？”伯当暗笑：“好个粗人，我和你都是绿林中朋友。”咬金道：“就是七林中，也要留下买路钱来。”斧照伯当上三路，如瓢泼盆倾，疾风暴雨，砍剁下来。伯当手中的枪不回他手，只是钩撩磕拨，搪塞斜避，等他膂力尽了，斧法散乱，将左手枪杆一松，右手一串，就似银龙出海，玉蟒伸腰，奔咬金面门，锁喉刺将上来。伯当留情，刚到他喉下，枪就收回，不然挑落下马。咬金用斧来勾他的枪，勾便勾开了，连人带马都闪动招架不住，拍马落荒。伯当随后追赶，问其来历。咬金叫：“尤员外救我！”

这时尤俊达又为柴嗣昌战住，不得脱身。到是伯当见了道：“柴郡马，尤员外，你两人不要战，都是一家人，往齐州去的。”此时三人俱下马来相见。程咬金气喘吁吁的，兜着马在那厢看。尤俊达也叫来相见。尤俊达对伯当道：“曾见单二哥否？”伯当望后边指道：“兀那来的不是雄信！”因金、童两个去道响马甚是了得，故此单雄信一行忙来策应。一到，彼此相叙。正是：

莫言萍梗随漂泊，喜见因风有聚时。

伯当对雄信道：“这便是柴郡马。”都序齿揖了。单雄信道：“还有适才金国俊道的有膂力的朋友呢？”尤俊达道：“是敝友程

知节。”大家也都大笑，见了礼。尤俊达要留众人回庄歇马。雄信道：“今日是九月二十一日，若到宝庄，恐误寿期。拜寿之后，尊府多住几日。贤弟的礼物可曾带来？”俊达道：“不过是折干的意思。”

共十一友同进济南。离齐州有四十里地，已夕阳时候，到了义桑村，有三四百户人家。这个市镇因遍地多种桑麻，且是官地，任凭民间采取，故叫做义桑村，春末夏初蚕忙时，也还热闹。九月间秋深天气，人家都关门闭户，只有一家大姓，起盖一带好楼，迎接往来客商，手下人都往义桑村投店。众豪杰至店门下马，店主着伙家搬行李进书房，马牵槽头上料，众豪杰邀上草楼饮酒。忽然官路上三骑马赶路而来。

这三骑马却是何人？乃幽州罗公差官，为雄信令箭知会张公谨、史大奈、尉迟兄弟闻知，史大奈还是新旗牌，没有任职，打发他先行。尉迟兄弟打手本，进帅府知会公子罗成。公子与母亲讲，老夫人却也记得九月二十三日，是嫂嫂的整寿，商议差官送礼，尉迟托公子窜掇谋差山东，假公济私，就与秦母拜寿。这来的就是尉迟南、尉迟北，却还带一名背包袱的马夫，共是三骑马。恰好那日也到义桑村。主人柜里招呼二位老爷道：“齐州还有四十里路，途中没有宿头，在小店安歇了罢。”尉迟分付，叫手下把包接过，尉迟兄弟下马进店。主人出柜迎道：“二位，先前有几位老爷，一行楼上饮酒多时，言语想是醉了。二位老爷却是尊客，上楼恐有不便。楼下有一张干净的座头，就自在用晚饭罢。”尉迟南道：“这主人着实知事，那酒后的人，我们不好和他相处，就在楼下罢。”主人分付摆上酒饭，兄弟二人自用。

且说楼上的那十一个豪杰，饮酒作乐。酒方半酣，独程咬金

先醉。他好酒，遇了酒直等醉才住，拿这一杯酒在手中，又想那心上这些穷事：“在关外多年，何等苦恼。回家不久，遇尤员外相邀长叶林，做了这庄生意，今日结交天下豪杰，我也快活。”这些话在腹内踌躇，他胸里有这个念头，口里就叫将出来。吃干了这盅酒，把酒往桌上狠狠的一放，就像自己呼干的，叫一声：“我快活！”手放杯落，杯如粉碎，还不打紧，脚下一蹬，把楼板蹬折了一块。

量为欢中阔，言因醉后多。

山东地方人家起盖的草楼，楼板却都是杨柳木锯的薄板，上又有节头，怎么当得他那一脚？蹬折楼板，掉下灰尘，把尉迟兄弟酒席都打坏了。尉迟南还尊重，袖拂灰尘道：“这个朋友，怎么这样村的紧！”尉迟北却是少年英雄，那里容得，仰面望楼上就骂：“上面是什么畜生，吃草料罢了，把蹄子怎么乱捣！”

咬金是容不得人的，听见这人骂，坐近楼梯，将身一跃，就跳将下来，径奔尉迟北。尉迟北抓住程咬金，两个豪杰膂力无穷，罗缎衣服，都扯得粉碎，乒乓劈拍，拳头乱打。还亏那草楼像生根柱棵，不然一霎儿就捱倒了。尉迟南不好动手帮兄弟，自展他的官腔，叫酒保：“这个地方是什么衙门管的？”觉道他就是个官了。雄信楼上闻言，也就动起气来，道：“列位，下边这个朋友，出言也自满。野店荒村，酒后斗殴相争，以强为胜，问什么衙门该管，管得着那一个？都下去！”那问“是什么衙门，该管地方的”却是幽州土音，上面张公谨，却是幽州朋友。公谨道：“兄且息怒，像是敝乡里的声音。”雄信道：“贤弟快下去看。”

公谨下楼梯还有几步，就看见尉迟南，转身上来对雄信道：“却是尉迟昆玉。”雄信大喜，叫速速下去。尉迟南看见公谨同一

班豪杰下来，料是雄信朋友，喝退尉迟北。尤俊达也喝回程咬金。咬金、尉迟更换衣服，都来相见，彼此陪礼。主人叫酒保拿斧头上楼，把蹬坏的一块板，都敲打停当，又排一桌齐整酒上去。单雄信一干共十三筹好汉，掌灯饮酒。

这一番酒兴都有些阑残了，各人好恶不同，爱饮的，楼上灯下，残肴剩酒行令猜拳；受不得劳碌的，叫手下打了铺盖，客房中好去睡了；又有几个高兴的，出了酒店，夜深月色微明，携手在桑林里面，叙相逢间阔之情。楼上吃酒的张公谨、白显道、史大奈，原是酒友，因大奈打擂台，在幽州做官，间别久了，要吃酒叙话。那童佩之、金国俊日间被程咬金杀败了一阵，骨软筋酥；柴嗣昌也是骄贵惯了的人，先去睡了。单雄信、尤员外、王伯当、李玄邃、尉迟南这五个人，在桑林中说话良久，也都先后睡了。

到五鼓起身进齐州。这义桑村离州四十里路，五鼓起身，行二十里路天明，到城中还有二十里路，就有许多人迎接住了。不是叔宝有人来迎，却是齐州城开牙行经纪人家接客的后生。各行人家口内招呼，有柴米粮，贩卖罗缎、西马、北布、木植等行，乱扯行李。雄信在马上分付众人：“不要乱扯，我们自有旧主人家，西门外鞭杖行贾家店是我们旧主。”原来贾润甫开鞭杖行，雄信西路有马往山东来卖，都在贾家下。如今都也有两个后生在内，说起就认得是单员外：“呀，是单爷，小的就是贾家店来的了。”雄信道：“着一个引行李缓走，着一个通报你主人。”

却说贾润甫原也是秦叔宝好友，侵晨起来，书房里收拾礼物，开礼单行款，明日与秦母拜寿。后生走将进来道：“启老爷，潞州单爷同一二十位老爷都到了。”贾润甫笑道：“单二哥同众朋友，今日赶到此间，也为明日拜寿来的，少不得我做主人。把这

礼物且收过去，不得自家拜寿了，毕竟要随班行礼。”分付厨下庖人，客人众了，先摆十来桌下马饭，用家中便菜，叫管事的人城中去买时新果品，精致肴馔，正席的酒，也是十桌罢，手下人虽多，多把些酒与他们吃；叫班吹鼓手来，壮观壮观。自己换了衣服，出门降阶迎接。

雄信诸友将入街头，都下马步行，车辆马匹俱随后。贾润甫在大街迎住。雄信让众友先行，进了三重门里，却是大厅。手下搬车辆行囊，进客房；马摘鞍辔，都槽头上料。若是第二个人家，人便容得，容不得这些大马。这马多有千里龙驹，缰口大，同不得槽。有一匹马就要一间马房。亏他是个鞭杖行人家，容得这些马匹。众人大厅铺拜毡，故旧叙礼对拜，不曾相会的，引手通名，各致殷勤。坐下点茶，摆下马饭。雄信却等不得，叫道：“贾润甫，可好今日就将叔宝请到尊府来，先相会一会？不然明日偶然就去，使主人措办不及我们的酒食。”贾润甫想道：“今日却是个双日，叔宝为响马的事，府中该比较。他是个多情的人，闻雄信到此，把公事误了，少不得来相会。我不知道他有这件事，请他也罢了，我知道他有这件事，又去请他，教他事出两难。”人又多不便说话，只得含糊答应道：“我就叫人去请。”又向众人道：“单二哥一到舍下，就叫小弟差人去请秦大哥，只怕就来了。”贾润甫为何说此一句？恐怕众朋友吃过饭，到街坊顽耍，晓得里面有两个不尴尬的人，故说秦大哥就来，使众人安心等候，摆酒吃就罢了。正是：

筵开玳瑁留知己，酒泛葡萄醉故人。

不说贾润甫盛宴留宾。却说叔宝自当日被这干公人攀了下来，樊建威也只说他有本领，会得捉贼，可以了得这件公事，也

无意害他。不知叔宝若说马上一枪一刀的本领，果然没有敌手，若论缉听的事，也只平常。况且没天理的人，还去拿两个踪迹可疑的人，夹打他遮盖两卯，他又不肯干这样事，甘着与众人同比。就是樊建威心上也甚过不去，要出脱他，那刘刺史也不肯放，除是代他赔这宗赃银，或者他心里欢喜，把这宗事懈了去。这干人也拿不出三千两银子，只得随卯去比较，捱板儿罢了。这番未限，叔宝同五十三人进府。刘知府着恼，升堂也迟，已牌时候才开门。秦琼带一千人进府，到仪门，禁子扛两捆竹片进去，仪门关了，问秦琼响马可有踪迹，答应没有踪迹。刘刺史便红涨了脸道：“岂有几个月中，捱不出两个响马的理！分明你这干与他瓜分了，把这身子在这里捱，害我老爷在这里措置赔他。”不由分说，拔签就打，五十四家亲戚朋友邻舍都到府前来看，大门里外都塞满了。他这比较却不是打一个就放一个出来，他直等打完了，动笔转限，一齐发出五十四人，每人三十板。直到日已沉西，才打得完，一声开门出来，外边亲友哭哭啼啼的迎接。那里面搀的扶的，驮的背的，都出来了。出了大门，各人相邀，也有往店中去的，也有归家饮酒暖痛的。只有叔宝他比别人不同，经得打，浑身都是虬筋板肋，把腿伸一伸，竹片震裂，行刑的虎口皆裂。叔宝不肯难为这些人，倒把气平将下来，让他打。皮便破了，不能动他的筋骨。出了府来，自己收拾杖疮。正是：

一部鼓吹喧白昼，几人冤恨泣黄昏。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酒筵供盗状生死无辞 灯前焚捕批古今罕见

诗曰：

勇士不乞怜，侠士不乘危。

相逢义气重，生死等一麾。

虞卿弃相印，患难相追随。

肯作轻薄儿，翻覆须臾时。

豪杰之士，一死鸿毛，自作自受，岂肯害人？这也是他生来伎俩。但在我手中，不能为他出九死于一生，以他的死，为我的功，这又是侠夫不为的事。却说叔宝出府门，收拾杖疮，只见个老者，叫：“秦旗牌！”叔宝抬头：“呀，张社长！”社长道：“秦旗牌受此无妄之灾，小儿在府前新开一个酒肆，老夫替旗牌暖一壶解闷。”这是叔宝平昔施恩于人，故老者如此殷勤。叔宝道：“长者赐，少者不敢辞。”将叔宝邀进店来，竟往后走，却不是卖酒与人吃的去处，内室书房。家下取了小菜，外面拿肴馔，暖一壶酒来，斟了一杯酒与叔宝。

叔宝接酒，眼中落泪。张社长将好言劝慰：“秦旗牌不要悲伤，拿住响马，自有升赏之日；若是饮食伤感，易成疾病。”叔宝道：“太公，秦琼顽劣，也不为本官比较打这几板疼痛难禁，眼中落泪。”社长道：“为甚么？”叔宝道：“昔年公干河东，有个好友单雄信赠金数百两回乡，教我不要在公门当差，求荣不在朱门下。此言常记在心，只为功名心急，思量在来总管门下，一刀一

枪，博个一官半职。不料被州官请将下来，今日却将父母遗体，遭官刑戮辱，羞见故人，是以眼中落泪。”

清泪落淫淫，含悲气不禁。

无端遭戮辱，俯首愧知心。

却不知雄信不远千里而来，已到齐州来与他母亲拜寿，止有一程之隔。叔宝与张社长正饮酒叙话之间，酒店外面喧将进来，问张公：“酒店里秦爷可在里面？”酒保认得樊老爷，应道：“秦爷在里面。”引将进来，却是樊虎。张社长接住道：“请坐。”叔宝道：“贤弟来得好，张社长高情，你也饮一杯。”樊虎道：“秦大哥，不是饮酒的事。”叔宝道：“有什么紧要的说话？”樊虎与叔宝附耳低言：“小弟方才西门朋友邀去吃酒，人都讲翻了，贾润甫家中到了十五骑大马，都是异言异服，有面生可疑之人，怕有陈达、牛金在内。”叔宝闻言大喜道：“社长也不瞒你，樊建威在西门来，贾柳店中到些异样的人，怕有断皇扛的二寇在内，我却不敢饮酒了。”张社长却有情，道：“老夫这酒是无益之酒，不过是与足下解闷。既有佳音，二位速去，擒了二寇，老夫当来贺喜。”

叔宝与建威辞了张社长，离了店门，往西门来。那西门人都挤满了，吊桥上瓮城内，都是那街坊上没事的闲汉，也搭着些衙门中当差的，却不是捕盗行头的人；见贾润甫家中到些异样人，都是猜疑。有认得秦琼与樊虎的说：“列位，有这两个人来，只怕其中真有缘故了。”却与叔宝举手道：“秦旗牌，贾家那话儿，倘有什么风声，传个号头出来，我们领壮丁百姓，帮助秦旗牌下手。”叔宝举手答言：“多谢列位，看衙门面上，不要散了，帮助帮助。”下吊桥到贾润甫门首，门都关了，门面吊闼板都放将下

来，招牌都收进去。叔宝用手一推，门还不曾拴，回头对樊虎道：“樊建威，我两个不要一齐进去。”樊虎道：“怎么说？”叔宝道：“一齐进去，就撞住了，没有救手。我们虽说当不过日逐比并，未必就死；他这班人，却是亡命之徒，常言道，双拳不敌四手。你外面，我先进去。倘有风声，我口里打一个哨子，你就招呼吊桥和城门口那些人，拦住两头街道，把巷口栅栏栅住，帮扶我两个动手。”樊虎道：“小弟晓得。”

叔宝捱二门三门进来。三门里面，却是一座大天井，那天井里的人又挤满了。却是什么人？众朋友吃下马饭已久，安席饮酒，又有鼓手吹打，近筵前都是跟随众豪杰的手下，下面都是两边住的邻居的小人，看见这班齐整人，安席饮酒，就挤了许多。

此时叔宝怕冒冒失失的进去，惊走了席上的响马，又且贾润甫是认得的，怕先被他见了，就不好做事，只得矜着身体，混在人丛中，向上窥探。都是一干熊腰虎体的好汉，高巾盛服之人，止得一两个人是小帽儿。待要看他面庞，安席时都向着上作揖打躬，又有一干从人围绕，急切看不出辨他是何等人。要听他那方言语时，鼓手又吹得响，不听见。直至点上了灯，影影里望将去，一个立出在众人前些的，好似单雄信。叔宝想一想：“此人好似单雄信，他若来访我，一定先对我家，怎在此间？”正踌躇要看的实，却好席已安完，鼓手扎住吹打。主人叫：“单员外请坐罢。”雄信道：“僭越诸公。”巧又是王伯当向外与人说话，又为叔宝见了。叔宝心中就道：“不消说起，是伯当约他来与我母亲拜寿了，早是不被他看见。”转身往外就走。

走到门外，樊虎已自把许多人都叫在门口，迎着叔宝问道：“秦大哥，怎么样了？”叔宝把樊虎一啐：“你人也认不得，只管

轻事重报！却是潞州单二哥，你前日在他庄上相会，送你潞州盘费的，你刚才到府前还是对我讲；若是那些小人知道，来这门首吵吵闹闹，却怎么了？”樊虎道：“小弟不曾相见，不知是单二哥。听人言语，故此来请。这等，回去罢。”人挤得多了，樊虎就走开了。叔宝却恐里面朋友晓得没趣，分散外边这些人道：“列位都散了罢，没相干，不是歹人。潞州有名的单员外同些相知的朋友，到这厢来，明日与家母做生日的。”人多得紧，一起问了，又是一起来问。

却说雄信坐于首席。他却领了几个不尴尬的朋友在内，未免留心，叫贾润甫：“适才安席的时候，许多人在阶下，我看见一个大汉，躲躲藏藏，在那些人背后看了我们一回，往外便走，这边人也纷纷的随他出去了。你去看看是什么人？”贾润甫因雄信之言，急出门来观看。

只见还有在那厢间问的，拦住叔宝不得走，已被贾润甫见了，忙道：“秦大哥，单二哥为令堂称寿，不远千里而来，一到舍下就叫小弟来请兄。小弟知兄今日府中有公干，不敢来混乱，怎么来了反要缩将转去？单二哥看见了，怎好回去？”叔宝却不好讲樊建威那些话，将机就计，说：“贤弟你晓得，我今日进府比较，偶然听得雄信到此，惟恐不的，亲自来看看，果然是他。我穿比较的衣服在此，不好相见。当年在潞州少饭钱卖马，今日在家中又是这等样一个形状，羞见故人。回家去换了衣服，就来见他。”贾润甫道：“路途又远，家去更衣不便。小弟适才成衣店内做的两件新衣，明日到尊府与令堂拜寿壮观的，贱躯与尊躯差不多长。”叫手下打后门去，把方才取回的两件新衣服拿来与秦老爷穿。那些众人都散了。

叔宝换了衣服，同贾润甫笑将进来。贾润甫补前头的那个谎话叫道：“单二哥，小弟着人把秦大哥请来了。”都欢呼下坐，铺拜毡。叔宝先拜谢雄信昔年周全性命之恩，伯当、嗣昌这一班故友，都是对拜八拜，不曾相会的，因亲而及亲，道过名字，都拜过了。贾润甫举盅箸，定叔宝的坐席。义桑村是十三个人来，连贾润甫宾主十五个，倒摆下八桌酒，两人一席，雄信独坐首席。主人的意思取便：“秦大哥就与单员外同坐了罢。”叔宝道：“君子爱人以德，不可徇情废礼。单二哥敝地来，贾兄忝有一拜，小弟今日也叨为半主，只好僭主人一坐；诸兄内让一位上去与单二哥同席为是。”雄信道：“叔宝，我们适才定席时，相宜者同坐，若叙上一位，席席都要举动。莫若权从主人之情，倒与小弟同坐，就叙叙间阔之情。”叔宝却只管推辞，又恐负雄信叙旧之意，公然坐下，有许多远路尊客在内，却也有一段才思。叫贾润甫命手下人：“把单二哥的尊席前这些高照果顶，连桌围都掇去了。我们相厚朋友，不以虚礼为尚，拿一张机坐儿，放在单二哥的席前，我与单二哥对坐，好叙说话。”众朋友道：“好！”坐下灯烛辉煌，群雄相聚，烈烈轰轰，飞酒往来，传递不绝。有一首减字唐诗道：

美酒郁金香，盛来琥珀光。

主人能醉客，何处是他乡？

先是贾润甫拿着大银杯，每席都去敬上两杯。次后秦叔宝道：“承诸兄远来，为着小弟，今日未及奉款，且借花献佛，也敬一杯。”席席去敬，都是旧相与，都有说有道的。到了左手第三席，是尤俊达、程咬金。他两个都没有文，况夹在这干人内。王伯当、柴嗣昌、李玄邃都温雅有大家举止；单雄信、尉迟兄弟、张公谨、白显道、史大奈，虽粗却有豪气；童佩之、金国俊公门

中人，也会修饰。独有程咬金一片粗鲁，故相待甚是薄薄的。不知程咬金自信是个旧交，尤俊达初时也听程咬金说道是旧交，见叔宝相待冷淡，吃了几杯酒，有了些酒意了，就说起程咬金来：“贤弟，你一向是老成人，不意你会说谎。”咬金道：“小弟再不会说谎。”尤员外道：“前日单二哥拿令箭知会，与秦老伯母上寿，我说：‘贤弟你不会罢。’你勉强说：‘秦大哥与我髻年有一拜，童稚之交’。若是与你有一拜，他就晓得你会饮了，初见时恰似不相认一般。如今来敬酒，并不见叙一句寒温，不多劝你一杯酒，是甚缘故？”咬金急得暴躁道：“兄不信，等我叫他就是。”尤俊达道：“你叫。”咬金厉声高叫：“太平哥，你今日怎么就倨傲到这等田地！”就是春雷一般，满座皆惊。连叔宝也不知是那一个，慌得站起身来：“那位仁兄错爱秦琼，叫我乳名？”王伯当这一班好耍的朋友鼓掌大笑道：“秦大哥的乳名原来叫做太平哥，我们都知道了。”贾润甫替程咬金分割道：“就是尤员外的厚友程知节兄，呼大哥乳名。”叔宝惊讶其声，走至咬金膝前，扯住衣服，定睛一看，问道：“贤弟，尊府住于何所？”咬金落下泪来，出席跪倒，自说乳名：“小弟就是班鸠店的程一郎。”叔宝也跪下道：“原来是一郎贤弟。”

垂髫叹分袂，一别不知春。

莫怪不相识，及此皆成人。

当初叔宝咬金相与，是朝夕玩耍弟兄，怎再认不出？只因当日咬金面貌，还不曾这般丑陋，后因遇异人服了些丹药，长得这等青面獠牙，红发黄须。二人重拜。叔宝道：“垂髫相与，时常怀念。就是家母常常思念令堂，别久不知安否？何如今日相逢，都这等峥嵘了。”坐间朋友，一个个都点头嗟叹。叔宝起来，命

手下将单员外席前坐机，移在咬金席旁，叙垂髫之交，更胜似雄信邂逅相逢。却只是叔宝有些坐得不安，才与雄信对坐时，隔着酒席，端端正正，接杯举盏，坐得舒畅。如今尤员外正席，左首下首一席，是咬金坐了，叔宝却坐在桌子横头，坐得不安也罢了，咬金却又是个粗人，斟杯酒在面前，叔宝饮得迟些，咬金动手一挟一扯的，叔宝又因比较，打破了皮，有些疼痛。眉头略皱了一皱。咬金心中就不欢喜起来，对叔宝道：“兄还与单二哥吃酒去罢！”叔宝道：“贤弟为何？”咬金道：“兄不比当年，如今眼界宽了，有些嫌贫爱富了。似才与单二哥饮酒，何等欢畅，与小弟吃两杯酒就攒眉皱脸起来。”叔宝却不好说腿疼，答道：“贤弟不要多心，我不是这等轻薄人的。”贾润甫又替叔宝分辩道：“知节兄不要错怪了秦大哥。秦兄的贵体却有些不方便。”咬金是个粗人，也不解“不方便”之言，就罢了。

雄信却与叔宝相厚，席上问贾润甫：“叔宝见身上有什么不方便处？”贾润甫道：“一言难尽。”雄信道：“都是相厚朋友，有甚说不得的话？”贾润甫叫手下问道：“站着些人都是什么人？”手下回覆道：“都是跟随众爷的管家。”贾润甫又向自己手下人说：“你们好没分晓，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这些众管家在此，你们怎不支值茶饭？”又向管家道：“列位不要在此站立，请外边小房中用晚饭，舍下却自有人服事。”贾润甫将众人都送出三门外。自己把门都拴了，方才入席。众朋友见贾润甫这样个行藏动静，都有个猜疑之意，不知何故。雄信待贾润甫入席，才问道：“贤弟，叔宝不方便为何？请教罢！”

贾润甫道：“异见异闻之事。新君即位，起造东都宫殿，山东各州俱要协济银三千两。青州着解官解三千两银子上京，到长

叶林地方，被两个没天理的朋友，取了这银子，又杀了官。杀官劫财的事，还是平常，却又临阵通名，报两个名，叫做甚么陈达、牛金。系是齐州地方，青州申文东都，行齐州州官赔补，并要缉获这两个贼人。秦大哥在来总管府中，明晃晃金带前程，好不兴头。为这件事扳扯将下来，如今着落在他身上，要捕此二人。先前比较，看衙门分上，还不打，如今连秦大哥都打坏了。这九月二十四日，就限满了。刘刺史声口，要在他们十余人身上，赔这项银子，不然要解到东都宇文司空处去。还不知怎么了！”

坐间朋友，一个个吐舌惊张。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尤俊达在桌子下面，捏咬金的腿，知会此事。咬金却就叫将起来道：“尤大哥，你不要捏我，就捏我也少不得要说出来。”尤员外吓了一跳冷汗，动也不敢动。叔宝问道：“贤弟说什么？”咬金斟一大杯酒道：“叔宝兄，请这一杯酒，明日与令堂拜寿之后，就有陈达、牛金与兄长请功受赏。”叔宝大喜，将大杯酒一吸而干道：“贤弟，此二人在何方？”咬金道：“当初那解官错记了名姓，就是程咬金、尤俊达，是我与尤大哥干的事。”

众人听见此言，连叔宝的脸都黄了，离坐而立。贾润甫将左右小门都关了，众友都围住了叔宝三人的桌子。雄信开言：“叔宝兄，此事怎么了得？”叔宝道：“兄长不必着惊，没有此事。程知节与我自幼之交，他浑名叫做程抡掙。才听见贾润甫说我有这些心事，他说这句呆话，开我怀抱，好陪诸兄饮酒。流言止于智者，诸兄都是高人，怎么以戏言当真？”程咬金急得暴躁起来，一声如雷道：“秦大哥，你小觑我！这是什么事，好说戏话？若说谎就是畜生了！”一边口里嚷，一边用手在腰囊里摸出十两一锭银来，放在桌上，指着道：“这就是兖州官银，小弟带来做寿礼

的。齐州却有样银。”

叔宝见是真事，把那锭银子转拿来纳在自己衣袖里。许多豪杰，个个如痴，并无一言。惟雄信却还有些担当，道：“叔宝兄，这件事在兄与尤员外、程知节三位身上，都还好处，独叫我单雄信两下做人难。”叔宝开口道：“怎么在兄身上转不便？”雄信道：“当年寒舍曾与仁兄有一拜之交，誓同生死患难，真莫逆之交我如今求足下不要难为他二人，兄毕竟也就依了；只是把兄解到京，却有些差池，到为那一拜断送了兄的性命。如今要把尤俊达与程咬金交付与兄受赏，却又是我前日邀到齐州来与令堂拜寿的。害他性命，于心何安。却不是两下做人难？”叔宝道：“但凭兄长分付。”雄信低头思想了一会，说：“我如今在难处之时，只是告半日宽限罢。”叔宝道：“怎么半日宽限？”雄信道：“我们只当今日不知此事，众朋友不要有辜来意，明日还到尊府与令堂拜寿，携来的薄礼献上。酒是不敢领了，这等个怀抱，还吃甚酒？告辞各散。兄只说打听，知道是他二人，领官兵围住武南庄。他两个人，也不是呆汉子，决不肯束手受缚，或者出来也敌斗一会，那个胜负的事，我们也管不得了。这也是出于无奈，在叔宝兄可允么？”

且袖渔人手，由他鹬蚌争。

叔宝道：“兄长你知自己是豪杰，却藐视天下再无人物。”雄信道：“兄是怪我的言语了。”叔宝道：“小弟怎么敢怪兄？昔年在潞州颠沛险难，感兄活命之恩，图报无能，不要说尤俊达、程咬金是兄请往齐州来替我家母做生日。就是他弟兄两个自己来的，咬金又与我髻年之交，适才闻了此事，就慷慨说将出来，小弟却没有拿他二人之理。如今口说，诸兄心不自安，却有个不语

的中人，取出来与列位看一看，方才放心。”雄信道：“请教。”

叔宝在招文袋内取出应捕批来与雄信。雄信与众目同观，上面止有“陈达”、“牛金”两个名字，并无他人。咬金道：“刚刚是我两人，一些也不差，拜寿之后，同兄见刺史便了。”雄信把捕批交与叔宝。叔宝接来豁的一声，双手扯得粉碎。其时李玄邃与柴嗣昌两个来夺时，早就在灯上烧了。

自从烛焰烧批后，慷慨声名天下闻。

毕竟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豪杰庆千秋冰霜寿母 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儿

诗曰：

君不见段卿倒用司农章，焚词四叔援梁王。丈夫作事胆如斗，肯因利害生忧惶？生轻谊始重，身殒名更香。莫令左儒笑我交谊簿，贪功卖友如豺狼。

智士多谋，勇士能断，天下事若经智人肠肚，毕竟也思量得周到。只是一瞻前顾后，审利图害，事如何做得成？惟是侠烈汉子，一时激发，便不顾后来如何结局，却也惊得一时人动。

当时秦叔宝只为朋友分上，也不想到烧了批，如何回覆刘刺史？这些人见他一时慷慨，大半拜伏在地。叔宝也拜伏在地。只为：

世尽浮云态，君子济难心。

谊坚金石脆，情与海同深。

这时候止有个李玄邃，袖手攒眉，似有所思。柴嗣昌靠着椅子，像个闲想。程咬金直立着不拜道：“秦大哥，不是这等讲。自古道，自身作事自身当。这事是我做的，怎么累你？只是前日获不着我两个，尚且累你；如今失了批回，如何回话？这官儿怕不说你抗违党盗，这事怎了？况且我无妻子，止得一个老母。也亏做了这事，尤员外尽心供奉饱食暖衣，你却何辜？倘有一些长短，丢下老母娇妻，谁人看管？如今我有一个计议，尤员外你只要尽心供奉我老母，我出脱了你，我一身承认了就是。就是杀官时原

只有我，没有你，追赶解官通名时也只有我，没有你，这可与解官面质得的。只我明日拜寿之后，自行出首就是。就是秦大哥失了批回，也不究了；若是烧了批回，放我二人，我们岂不感秦大哥恩德？却不是了局，枉自害了秦大哥。”

众人先时也都快活，听到烧了批回，也不结局，枉累了秦叔宝这一片话，人都目瞪口呆。只有李玄邃道：“这事我在烧批时便想来。先时只恐秦大哥要救自己急，不肯放程知节，及见他肯放他两人时，我心中说，叔宝若解东都宇文恺处，我自去央人说情，可以保全不妨。不料烧了批。如今我为秦大哥想，来总管原在我先父帐下，我曾与他相厚；况叔宝亦曾与他效劳，我自往见来总管，要他说一个事故，取了叔宝去，这事便解了。”

伯当道：“也是一策。”程咬金道：“是便是，若来总管取得他去，便不发他下来了，况且不得我两个，不得这赃，州官要赔。这些官不植银子家去罢了，肯拿出来赔？这是断断不放的。只是我出首便了！”叔宝道：“且慢，我自明日央一个大分上说：屡比不获，情愿赔赃，事也松得。”正是：

十万通神，有钱使鬼。

说甚铁面，也便唯唯。

却说柴嗣昌拍着手道：“这却二兄无忧，柴嗣昌一身任了罢！”众人跟前，怎柴嗣昌敢说这大话？却为刘刺史是他父亲知贡举时取的门生，柴嗣昌是通家兄弟，原是要来拜谢叔宝，打他抽丰做路费，撞在这事里，他也待做个白分上，总是刘刺史要赔赃，却不道有带来唐公酬谢叔宝银三千两，叔宝料不遽收，就将来赔了，岂不两尽？故此说这话道：“实不瞒诸兄说，刘刺史是我先父门生，我去解这危罢！”程咬金道：“就是通家弟兄，送了

百十两银子便罢，如何肯听了自赔三千两皇银？”尤俊达道：“只要柴大哥说得不难为叔宝，银子我自措来。”柴嗣昌道：“这银子也在我身上，不须兄措得。众位且静坐饮酒，不可露了风声，为他人知觉，反费手脚。”正是：

神谋奇六出，指顾解重围。

好泛尊前醉，从教月影微。

单雄信道：“既是李大哥、柴大哥都肯任这节事，拜寿之后，两路并行，救他两人之急罢了。”众人仍又欢欢喜喜的入席饮酒，分外欢畅，说了几许时话，吃了几多时酒。不觉将五鼓，叔宝先告辞回家。

进城到自家门口，只见门还不闭，老母倚门而立，媳妇站在旁边。叔宝惊讶道：“母亲这早晚还立在门口何干？”老母把衣袖一洒，洋洋的径回里面坐下，眼中落泪。叔宝慌忙跪倒。老母道：“你这个冤家，在何处饮酒，这早晚方回，全不知儿行千里母担忧。虽不曾远出，你却有事在身上，昨日府中比较，我看见被打的人，街坊上纷纷的走过去，我心中何等苦楚！你却把我老母付于度外。”叔宝道：“孩儿怎敢忘母亲养育之恩，只是有一桩不得已事。”老母道：“什么不得已事？”叔宝道：“就是昔年潞州破格救孩儿的性命单员外，同许多朋友，赶到齐州来，今日天明与母亲拜寿。”老母道：“既然如此，你且起来叫媳妇，现有远路尊客到家中，茶果小菜，不比寻常，都要安排精洁些。”

叔宝把做旗牌官管下共二十五名士兵都唤到家中使用，同批捕盗的二友，请来代劳。樊建威是个粗人，着他收入盘盒礼物，打发行的脚钱；唐万仞写的字好，发领谢帖子，就开礼单记帐；连巨真礼貌周旋，登堂拜寿的朋友，都是他迎接相陪；有走马到

任的酒面，叔宝内外照管。却不止于西门外这班朋友，山东六府，远近都有人来，只这本地来总管标下，中军官差人送礼，同袍旗牌听用等官，俱登堂拜寿。齐州除正堂以下佐贰衙的官员，并历城县都要叔宝担捕盗的担子。二十四日顶限，解赴东都，只得奉承。也有差人送礼的，有登堂拜寿的。还有绿林中一班人，感叔宝周旋，不敢登堂拜寿，月初时黑夜入城，用折干礼物，单书姓名，隔墙投入。叔宝受有千金。如今见府县官员来拜寿，着人出外城去知会雄信等。缓着些进来，恐咬金说话露出些风声来，多有不便。

众人下处吃过了饭，到巳时以后，方才进城。十七位正客，手下倒有二十多人，礼物抬了一条街道。将近叔宝门首，叔宝与建威等重换衣服，降阶迎接。众人相见了，先将礼物抬将进去。此时门上结彩，堂前铺毡，天井里用布幔遮了日色，月台上摆十张桌子，尺头盘盒俱安于桌上；果盘等件，就月台地下摆了；羊酒与鹅酒，俱放在丹墀下面。众人各捧礼单，立于滴水檐前，请老母见寿。看堂上开寿域规模，屏门上面悬一面牌匾，写四个大字：“节寿双荣。”庭柱上一对联句，称老夫人节操：“历尽冰霜方见节，乐随松柏共齐年。”居中古铜鼎内焚好香，左右两张香几，宝鼎焚香。左首供一轴工绘南极寿星图，右首供一幅细绣西池王母。檐前结五彩球门，两厢房鼓手奏乐

叔宝到屏门边，请老母堂前与诸兄相见。老母出来，虽是六旬，儿子却在得意之秋。老母黄发童颜，穿一身道扮的素服，拿一串龙颌头的念珠，后边跟两个丫环。秦母近堂前举手道：“老身且不敢为礼。”先净手拈香，拜了天地，拜罢转在主人的席边，方才开言道：“老身小儿有何德能，感诸公远降，蓬荜生辉。诸

位大人风霜远路，老身也不敢为礼，就此站拜了。”雄信领班登堂，众口同声道：“晚生辈不远千里而来，无以为敬，惟有一拜。”推金山，倒玉柱，一群虎豹罗拜于阶下。老母也跪下。那樊虎、唐万仞、连巨真，却不随班下拜，扯住了秦母两边衣袖，不容他还拜。叔宝却跪在母亲旁边，代老母还礼。雄信道：“恐烦伯母，我等连叩八拜罢。”老母还礼起来称谢。众人却将各处礼单，递与叔宝，献于老母观看，安在居中桌上。老夫人道：“诸公厚仪，却则反有不恭之罪。”分付秦琼都收了，各家的寿轴从屏门两边鹅毛扇挂将起来，惟工致者揭面。

雄信又上前道：“老伯母在上，适才物鲜不足与伯母为寿，还备得有寿酒在此，每人各敬三杯，以介眉寿。”叔宝道：“单二哥，就是樊建威三位兄弟，还不曾赐家母的酒。家母年高，不要说大杯，就是小杯也领不得许多。兄长分付，总领三杯便了。”李玄邃道：“依单员外每人三杯太多，依叔宝总领三杯太少。我学生有个愚见：众朋友若是一个个来的，就该每人奉三杯了；若是一家来的，总只该奉三杯；我们也不是一家，也不是一个，各有一张礼单在此，照礼单奉酒，有一张礼单，奉三杯酒。”叔宝看礼单甚多：“这等容小弟代饮。”伯当道：“这个使得，母子同寿千秋。”

先是雄信的，这个单上的人多，八个人：单通、王勇、李密、童环、金甲、张公谨、史大奈、白显道，他这八人，九月十五二贤庄起身，礼单礼物，都是雄信办停当来的。老母见客众，却领两杯，叔宝代饮一杯。第二是柴绍独一个礼单，老母也领了两杯，叔宝代饮一杯。次后尉迟南、尉迟北，却又重新讲起：“小弟二人，虽是一张礼单，却要奉六杯寿酒。”叔宝道：“单二哥许多朋

友，遵李兄之言，只赐三杯，贤昆玉却怎么又要破格？”尉迟兄弟道：“小弟也说出理来。适才乱收礼物进去，却有我本官罗公书礼在内，愚兄弟奉公差遣，假公而济私来的，不要辱主人之命，先替我罗老爷奉过三杯，然后才尽我弟兄二人来意。”众人都道好，老夫人听得说是姑夫差官，勉强饮两杯，叔宝代饮四杯。却轮到尤俊达、程咬金。叔宝道：“这位就是斑鸠店住的程一郎。”秦母失惊道：“这就是程一郎！怎面庞一些不像了？记得乱离时与令堂相依，两边通家往还数年，后来令堂要往东阿，以后音信隔绝，不料今日相逢，令堂可好么？”咬金道：“托庇粗安，令知节致意老伯母。”秦母又欢喜，吃了两杯，叔宝又代饮一杯。雄信又叫住了。“还留主人陪我们盘桓，你本地方朋友，总只奉三杯罢。”还有张礼单，贾润甫城中的三友：樊虎、连明、唐万仞，共奉三杯。

寿酒已毕，老夫人称谢，分付叔宝：“诸公远来光顾，须得通宵快饮。”老夫人进去，叔宝将二门都关了，各按次序而坐，都是贾柳家中叙过的，今日只多城里三人，又是那叔宝通家兄弟，都做主人。奏乐进酒，因酒无令不行，将雄信贺寿的词做一酒令，每人执一大杯，饮一杯酒，念寿词一遍；一字差讹，则敬一杯。先是雄信首唱其词曰：

秋光将老，霜月何清。皎态傲寒惟香草，花周虽暮景，和气如春晓，恍疑似，西池阿母来蓬岛。杯浮玉女浆，盘列安期枣，绮筵上风光好。昂昂丈夫子，四海英名早，捧霞觞，愿期颐长共花前笑。

众豪杰歌寿词，饮寿酒。词原是单雄信家李玄邃做来的，他两个不消讲记得。王伯当与张公谨，都曾见来，这两人文武全才，

略略省记，也都不差。到柴嗣昌不惟记得，抑且歌韵悠扬合调。贾润甫素通文墨，也还歌得。苦了是白显道、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尤俊达、金国俊、童佩之、樊建威一干等人，程咬金道：“这明是作耍我了，我也不认得，念不来，吃几盅酒罢。”众人一齐笑了一番，开怀畅饮。

却说外厢这些手下仆从士兵，亦安排了几桌酒饭，陪着他们吃。忽听得外面叩门声甚急，一个士兵忙取火开门出来一看，却是一个长大的道人，肩上背着一口宝剑。士兵道：“你来做什么？”道人道：“我来化斋。”士兵道：“斋是日里边化的，这是什么时候了，却来鬼混！”道人道：“别人化斋是日里，我偏要在夜里化。”士兵道：“里边有事，谁耐烦和你缠，请你出去罢！”把手向道人一推，只见士兵反自仰面一交翻天的跌向照壁上去。这一响惊动了厢房这些士兵，与那手下仆从齐走出来，这干人都是会动手动脚的，见跌倒了那个士兵，大家上前要打这道人。只见道人把手一格，一二十人纷纷的上堆也似倒在尘埃。一个士兵忙进堂中，向席上去报知。叔宝见说便道：“你们好不晓事，他要化斋，或荤或素，斋他一饱便了，值甚事大惊小怪？”樊建威道：“秦大哥你自陪客，待弟出去看来。”

樊建威走到门首，只见那道人虎躯雄壮，一部髯须，知非常人，忙举手一恭道：“老师还是要化斋，还是别有话说？”道人道：“我那里要化什么斋？我是要会叔宝兄一面，与他说句话儿就去的。”樊建威道：“既如此，老师少待，我去请他出来。”樊建威进来说了，叔宝方要出去，只见道人已到面前，叫道：“那位是叔宝兄？”此时众豪杰看见，也都出位走下来。叔宝应道：“小弟就是。”忙向道人作了揖。道人又问：“那一位是二贤庄单

雄信兄？”雄信道：“小弟便是单通。”也与道人揖过。王伯当道：“老师，我们人众，大家团揖了坐罢！”叔宝便问：“老师上姓？”道人道：“小弟姓徐，贱字洪客。”叔宝见说，大喜道：“原来是徐洪客兄，何缘有辱降临？”单雄信道：“魏玄成时常道及老师许多奇谋异术、文武才能，日夕企慕得紧。今幸一见，足慰平生。”叔宝就要安席敬酒。徐洪客道：“坐且少停，弟此来为庆老伯母大寿，此时不敢又动烦出阁，弟在山中，带得仙液香醪在此，烦兄送进去敬上老伯母，小弟在外遥拜便了。”便叫取一个空壶来，手下人忙把来放在桌上。徐洪客向袖中取出一个三四寸长的葫芦来，对天默念了几句，又将一指在葫芦外划了几划，揭起壶盖倾下，一时异香满室，烟浮篆结，热腾腾竟是一满壶香醪。徐洪客把一指在葫芦口边一击，即便住了，执壶在手道：“本欲就送进去，奈弟与叔宝兄乍会，恐有猜疑，待弟先自饮一杯。”就斟上一杯，自饮干了，又斟一杯，送与叔宝道：“兄亦先奉一杯，然后好烦兄送进去与老伯母增寿。”叔宝道：“承赐仙醪，家母尚未奉过，弟安敢先尝？”只见程咬金抢出来喊道：“待弟与秦大哥饮罢！”便举杯向口只一合饮干，觉得香流满颊，精回肺腑，便道：“可要再代一杯？”徐洪客道：“这未必了，且拿进去，奉过了老伯母，剩下的取来敬诸兄。”叔宝捧了壶，进里边去了，洪客向内拜了四拜起来。正是：

眉寿添筹献，香醪异味新。

不一时叔宝出来，对洪客拜道：“老母叫弟致谢徐兄天浆，家母已饮受三杯。剩下的叫秦琼分惠与诸兄长。”樊建威把徐洪客向内拜祝，说与叔宝知道。叔宝连忙又拜下去，洪客扯住，又在袖内取出一个葫芦来，向口内吹了一口气，把壶瓶倾满，大家你

一杯，我一盏，恰好轮到了叔宝主人家一杯，壶中方竭。众人吃了，个个赞美称奇。叔宝就定徐洪客在单雄信肩下坐了，众豪杰亦各就位。叔宝对徐洪客道：“前岁小弟公干长安，遇李药师兄尝道吾兄大名。”雄信问道：“洪客兄，你几时不会魏玄成了？”洪客道：“弟于前月望间，道过华山西岳庙，蒙玄成兄留弟住了一宵，说叔宝兄前年在潞州东岳庙染病，亏兄接秦兄到尊府调理好了，彼此相聚约有半载。秦兄后边误遭人命，配入幽州，如今四五载音信杳然，心甚挂念。玄成兄因庙中不能脱身，托弟附一札到尊府相访，欲同来祝寿。尊价云爷已同诸位爷往山东拜秦太太寿去了，故此弟连夜赶来，奉祝伯母荣寿。”说罢就在袖中取出魏玄成的两札来。

雄信拆开看了，不过说前日在潞时，承兄护法、光耀山门的意思。那叔宝一札，前边聊叙阔踪，中间道不及亲身奉祝之意，后边说来友徐洪客非等闲之人，嘱叔宝以法眼物色之；另具寿词一幅，颂祝冈陵。叔宝看完，纳入袖中，道：“小弟当年在庙中抱病，亏他的药石调理；及弟在幽州，回到潞州，刚欲图报，玄成兄又到华山去了。许多隆情厚谊，尚未少酬，至今犹自歉然。”李玄邃道：“徐兄几时到这里的？”徐洪客道：“小弟下午方赶进城，寓在颜家店内。原拟明晨来拜秦伯母寿，因见巽方上今晚气色不佳，防有小灾，一路看觑，恰在这个里中，故此只得暮夜来奉陪诸兄。”众人见说，齐声问道：“什么灾眚？”洪客答道：“诸兄少刻便知”

众豪杰见徐洪客丰神潇洒，举动非常，都与谈论，劝他的酒。正在觥筹交错之时，只见徐洪客停着酒杯在案，把左眼往外一瞬，说道：“不好，灾星来了！”忙跳起身起，执着一杯酒，向月

台站定，拔出背上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把酒向空中一洒，进来一霎时，狂风骤起，黑雾迷天，堂中灯烛，光摇影乱，众人正在惊疑。只呼得外边喧嚷，进来报道：“不好了，左首邻家漏了火了！”叔宝与众人见说，忙要起身往外着人去救火，洪客止住道：“诸兄不要动，外边大雨了。”话未说完，只听得庭中倾盆大雨，倒将下来，足有一个时辰，却云收雨息，手下人进来说道：“恰好逢着一场大雨，把火都救灭了，不然必致延烧了不得。”于是众豪杰愈钦服徐洪客。

其时正交五鼓，众人便起身谢别。洪客对叔宝道：“小弟明早不及登堂了。”叔宝道：“吾兄远临，诸兄又在此，再屈盘桓几日。”洪客道：“小弟因魏玄成常说太原有天子气，故与刘文静兄相订，急欲到彼一晤，故此就要动身。”叔宝道：“既如此，弟亦欲修一札，去候文静兄，并欲作札致谢玄成，明早遣人送到尊寓。”洪客应允，众位齐声谢别出门。正是：

胜席本无常，盛筵难再得。

第二十五回 李玄邃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浼赃官

词曰：

天福英雄，早托与匡扶奇业。肯困他七尺雄躯，一腔义烈？事值颠危浑不惧，遇当生死心何惧。堪羨处，说甚胆如瓢，身似叶。羞弹他，无鱼铗，喜击他，中流楫。每济困解纷，步凌荆、聂。囊底青蚨尘土散，教胸中豪气烟云接。岂耿耿贪着千古名，一时侠。

右调《满江红》

尝看天下忠臣义士身上，每每到摆脱不来处，所与他一条出路，绝处逢生。忠臣义士，虽不思量，靠着个天图个侥幸成功，也可知天心福善，君子落得为君子。叔宝一时意气，那里图有李玄邃、柴嗣昌两个为他周旋？不期天早埋伏这两路救应。当日饮够了半夜，单雄信一干回到贾润甫家歇宿；徐洪客到颜家店里候叔宝的回札；樊建威等三人，各自回家。

雄信睡到天明，忙去催李、柴两个行事，两人分投而往。李玄邃去见来总管，明说为拜秦叔宝母亲寿诞而来，今叔宝因捕盗，遭州中荼毒，要兄托甚名色，取了他来，以免此害。来总管道：“此人了得，我也有心看他；但只是说两个毛贼，他去擒拿也不难，不料遭州中责比。只是目下要取他来，无个名色取来，留在帐下，州中还要来争。”想了一想道：“有了。前日麻总管移文来道，督催河工将士，物故数多，要我这边发五百人抵补。我

如今竟将他充做将领，给文与他前去，这是紧急公务，他如何留得住？他再来留，我自有话说。当先原只说他受贿，不肯捕贼，如今将他责比，只是捕不来，可知不是纵贼了。他州中自有捕人，怎挟私害我将官？我这边点下军士，叫他整束行装，只待文出就行便了。”留玄邃吃饭。玄邃再三不肯道：“兄只周旋得秦旗牌，小弟感惠多了。”要留他在衙中盘桓几日，玄邃通“恐刘刺史申文到宇文愷处害秦琼，在彼处为他周全，以此不便久留。”来总管只得金了一张批，自到贾润甫家答拜，送与李玄邃，赠他下程折席盘费银数百两。叔宝这番呵：

汤网开二面，冥鸿不可求。

弋人何所慕，目断碧云头。

这厢柴嗣昌去见刘刺史，刺史因是座主之子，就留茶饭。倒是刘刺史先说起自己在齐州一廉如水，只吃得一口水。起解银两，并不曾要他加耗词讼，多是赶散，并不罚赎。不料被响马劫去邻州协济银三千两，反要我州里赔。别无设处，连日追比捕人，并无消息，好生烦恼。柴嗣昌就趁势说去道：“正是捕人中有个秦琼，前奉差来长安，曾与八拜为交，昨来拜他母亲寿，闻他以此无辜受累，特来为他求一方便。”刘刺史道：“仁兄不知，这秦琼他专一接受响马常例，养盗分赃，故此得夤充旗牌，交结远方。众捕盗攻他；小弟又访得确实，故此责令他追捕。纵是追不着贼，他也赔得起赃。若依仁兄宽了他，贼毕竟拿不着，这项三千银子，必定小弟要赔了。明日小弟正待做文书，解他到东都总理宇文司空处去，今日兄分付小弟，止可宽他几限，使他得盗得赃罢了。”嗣昌道：“我想东都只要银子去，人不解去，具文去也罢。”刘刺史道：“正是这银子难得。小弟是赔不起，就要在本州属县搜括，

凡可搜括得的，都是县官肉己钱，那个肯拿出来？故此不得不比这干捕人。”

柴嗣昌看这刘刺史的意思，是要叔宝众人身上出这项银子的了，因笑一笑道：“这等不若待众捕人赔偿一半，注销了此事罢。”刘刺史道：“这如何注销得？即少一两，还是一宗未完，关着我考成的。”柴嗣昌道：“这等待各捕盗赔了，完了这考成罢。”刘刺史道：“论这干人，多赔也不难，且惯得赋人常例，就赔也应该。只是这干人，都是东都讨解的，莫说解去是十死一生，只盘费也要若干。如今兄出题目，要他赔赃，外再送兄五百两，这个作小弟薄敬，小弟明日就不比较，听他纳银了。小弟还给一个执照与他，拿着贼时，一一追来给还。”柴嗣昌又含笑起身道：“只恐这些穷人，还不能全赔。”刘刺史道：“这皇银断不可少，只要秦琼出一张认状，分派到众人身上，小弟自会追足。就是仁兄的谢礼，切不可听他诉说穷苦，便短少了。”柴嗣昌道：“只要赔得赃完，小弟的心领了罢。”起身告别，刘刺史直送出府门。正是：

只要自己医疮，那管他们剜肉。

柴嗣昌回到贾家时，李玄邃已得了来总管送来批文，只待柴嗣昌来问府中消息，同去见叔宝。两边相见，玄邃便把批与柴嗣昌看，说：“正待同你见叔宝，叫他打叠起身。”柴嗣昌看了，叹了一口气道：“如今人薄武官，还是武官爽快。这些文官臭吝，体面虽好，却也刁钻，把一个免解，就做了一件大分上，大意要这干捕盗身上赔赃，说给与执照，待拿着贼时追给。”单雄信道：“这也是果子话。但是这干捕盗，除了叔宝，樊建威、唐万仞、连巨真三个，想还家道稍可，其余这干穿在身上，吃在肚中，那一

个拿得出银子的？”伯当道：“这个须我们为他设处。”程咬金道：“这不须讲得，原是我们拿去，还是我们补还。尤员外快家去，把原银倾过，用费些可补上，拿了来救秦大哥。”尤俊达也应声要去。柴嗣昌道：“这是小弟说过，都在我身上。”张公谨道：“岂有独累兄一人之理？”柴嗣昌道：“不然，这也是秦大哥的银子。”伯当道：“秦大哥几时有银子在你处？”柴嗣昌道：“就是秦叔宝先时在楂树岗救了岳父，小弟在报德祠相会时，曾有书达知岳父，及至岳父有书差人送些银子来时，叔宝已回。逡巡至今，小弟方带得来。正拟拜寿后送去，还恐他是好汉子，为人不求报的，不肯收这银子，不若将来完了此事。”白显道与贾润甫道：“此事最妙。”童环、金甲道：“怪见前日程兄有眼力，拦住厮杀，终久替他了事。”程咬金笑道：“正是太便宜了我两个。”这是：

张公吃酒李公醉，楚国亡猿林木灾。

正谈时，听得外边喝道：“是刘刺史来拜了。”众人都回避，独嗣昌相见，送了三两折程，三两折席。吃茶时，刘刺史道：“所事我已着人吹风去，先完了仁兄谢仪，然后小弟才立限收他银子，免他解给照与他。这分上若不是兄，断断不听。这五十余人解向东京，都是一个死，莫想得回来。”柴嗣昌道：“小弟领仁兄情便了。”刘刺史道：“兄不是这样说，务要他足数，不然是小弟谎兄了；且敝地寒苦，若舍了这桩分了。再没大分上，兄不可放松。”说罢，作别上轿去了。

仕途要术莫如慳，谁向知交赠一镮。

交际总交穷百姓，带他膏血过关山。

众人听了这番说话，道：“方才刘刺史教你不要放松是甚事？”柴嗣昌笑道：“他是叫我索他们谢礼五百两。这不要睬他，

只说我已得便完了。”李玄邃道：“这等你折了五百两了。”柴嗣昌叫家人带了银子，同单雄信、李玄邃、王伯当四人，竟到秦叔宝家中。樊建威因刘刺史差个心腹吏放风与他，要他们赔赃，且要出五百两银子送柴嗣昌，极少也要三百两，慌做一团，赶来与叔宝计议。却值柴嗣昌四人到来，与樊建威见了礼，又与秦叔宝交相谢了；李玄邃却递出一张批文来，却是：

钦差齐州总管府来为公务事，仰本职督领本州骑兵五百名，并花名文册，前至钦差河道大总管麻处告投，不许迟延生事。所至关津，不得阻挡，须至批者。

右仰领军校尉秦琼准此大业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行限日投

李玄邃道：“来总管一面整点人马，大约三日内，要兄启行了。”叔宝看了也不介意，只有樊建威失惊道：“恭喜仁兄，奉差即要荣行，脱离这苦门了，只是我们怎赔得这三千两银子，还要出五百两分上钱送柴兄？”单雄信道：“樊建威也知道了。”樊建威道：“小弟衙门中多有相知，柴兄讲时，就有人出来通信了。后边刘爷又差个吏来明说，甚是心焦，故此特来与叔宝兄计议。”王伯当道：“建威莫慌，柴大哥不惟不要你们分上钱，这三千两银子，还是他出。”樊建威道：“果有此事？”秦叔宝道：“有此事没有此理，我也不要柴兄出，也不要樊建威众人出，尽着家当赔官罢，不敷我还有处借。”柴嗣昌道：“这宗银子原也是足下的。”柴嗣昌便取出唐公书，从人将两个挂箱，一个拜匣，一个皮箱，拿将过来。柴嗣昌道：“这是岳父手札，送到小弟处，见已回久，后来小弟值事，要面送不曾来得，磋跎至今。”叔宝启书，却是一个“侍生李渊顿首拜”名帖，又是一个副启，上写道：

关中之役，五内铭德，每恨图报无由。接小婿书，不胜欣快。谨具白金三千两为将军寿。萍水有期，还当面谢。

叔宝看了作色道：“柴仁兄，这令岳小视我了，丈夫作事求报的么？”柴嗣昌陪着笑道：“秦兄固不望报，我岳父又可作昧德的么？既来之则安之。”单雄信道：“叔宝兄，这原不是你要他的，路上难行，也没个柴兄复带去的理。如今将来完此事，却又保全这五十余家身家，你并不得分毫，受而不受，你不要固执。”樊建威道：“叔宝兄放了现钟去买铜，这便是我们五十三家的性命在上边了。柴兄慨然，你也慨然。”叔宝犹在迟疑，单雄信道：“建威，叔宝他奉官差，就要起身，这银子你却收去完官。”王伯当道：“分上钱，我这边柴大哥也出虚领了；只是我们这居间加一，管家这加一，不可少的。”众人一齐笑起来。叔宝道：“只是我心中不安。”自起身进里边，又拿出三百两银子来对樊建威道：“我想刘刺史毕竟还要什么兑头火耗，并甚么路费贴垫，你一发拿这三百银子去凑，不要累众人捕批，我也不去销了。”正是：

千金等一毛，高谊照千古。

樊建威道：“我一人也拿不去，你且收着，待我叫了康万仞众人来，也见你一团豪气。”叔宝收了，就留他数人在家中吃酒。

正吃时，只见尤俊达与程咬金来辞。先时程咬金在路邀截柴嗣昌与杀败金、童两个，后来虽系俱是相与，心中也有些不安，到认了杀官劫掠时，明明供出个响马来咬金也便过了，尤俊达甚觉乏趣，勉强捱到拜寿，就要起身。程咬金道：“毕竟看得叔宝下落方去，不然岂有独累他之理？”及至柴、李两人回覆，知道叔宝可保无事，尤俊达又恐前日晚间言语之际，走漏风声，被人缉捕，故此要先回；贾润甫亦要脱干系，懈懈相留，故此两人

特来拜谢告别。叔宝又留了，问坐作钱。

樊建威在坐，两边都不提起。叔宝道：“本意还要留二兄盘桓数日，只为我后日就要起身，故不敢相留。”临行时，里面去取出些礼来，却是秦母送与程母的。吃到大醉，尤俊达、程咬金同单雄信等回店。到五更时，尤俊达与程咬金先起身去讬。

满地霜华映月明，喔咿远近遍鸡声。

困鳞脱网游偏疾，病鸟惊弦身更轻。

次日早，秦叔宝知刘刺史处只要赔赃，料不要他，他就挺身去谢来总管辞他。来总管道：“我当日一时不能执持，令你受了许多凌辱，如今你且去。罗老将军、李玄邃分上，回时我还着实看你，你也是不久人下的人。”叔宝叩辞了出来复大设宴，请北来朋友，也是贾润甫、樊建威、唐万仞、连巨真陪。这三人感谢柴嗣昌不尽。不知若不为秦叔宝，柴嗣昌如何肯出这部耐力？叔宝又浼李玄邃作三封书：一封托柴嗣昌回唐公；一封附尉迟南答罗行台，有礼与他姑娘姑夫；又有书与罗家表弟。一班意气朋友这一日传杯弄盏，话旧谈心，更比平时畅快。

杯移飞落月，酒溢泛初霞。

谈剧不知夜，深林噪晓鸦。

吃到天明，还没有散。外边人马喧阗，是这五百人来参谒。叔宝换了戎服，在厅上分付，止叫队什长进见。恰是十个队长五十个什长，斑斑烂烂的摆了一天井，都叩了头。叔宝道：“来爷分付，只在明日起行，你们已领行粮，可作速准备行李，明日巳时在西门伺候。”众人应了一声散去。单雄信对叔宝道：“前日说的求荣不在朱门下，若如此也不妨。”叔宝道：“遇了李、柴二仁兄，可谓因祸得福。”李玄邃道：“大丈夫事业正不可量。”众人

都到寓所取礼来贺。叔宝也都送有贐礼，彼此俱不肯收。伯当道：“叔宝连日忙，我们不要在此鬼混，也等他去收拾收拾行李，也与老嫂讲两句话儿。明日叔宝兄出西门，打从我寓所过，明日在彼相送罢。”众人一笑而散。

果然叔宝在家收拾了行李，措置了些家事，叫樊建威众人取了赔赃的这项银子去。到不得明日巳时，队什长都全装贯带来迎，请他起身。叔宝烧了一陌纸，拜别了母妻，却是缠综大帽，红刺绣通袖金闹装带，骑上黄骠马。这五十人列着队伍出西门来，与那青衣小帽在州中比较时，大似不同了。

萧萧班马鸣，宝剑倚天横。

丈夫誓许国，胜作一书生。

出得西门，到吊桥边，两下都是从行军士排围。那市尽头有座迎恩寺，叔宝下了马，进到寺里。恐有不到的，取花名册一一点了，又捐已资：队长每人三钱，什长二钱，散兵一钱；犒赏也费五六十两银子。内中选二十名精壮的做家丁，随身跟用，另有赏。事完，先是他同袍旗牌都来饯送，递了三杯酒作别了。次后是单雄信一干，也递了三杯酒。叔宝道：“承诸公远来，该候诸公启行才去为是；只奈因玄邃兄提掇得这一差事，期限迫近，不能担延。”又对柴嗣昌道：“柴大哥，刘刺史处再周旋，莫因弟去还赔累樊建威兄弟。”柴嗣昌道：“小弟还要为他取执照，不必兄长费心。”对着尉迟兄弟说：“家姑丈处烦为致意，公事所羁，不得躬谢。”对伯当及众人道：“难得众兄弟聚在一处，正好盘桓，不料又有此别。”对贾润甫，樊建威道：“家中老母，凡百周旋。”与众人作别上了马，三个大铎起行。

相逢一笑间，不料还成别。

回首盼枫林，尽洒离人血。

去后，柴嗣昌在齐州结了赔赃的局，一齐起身。贾润甫处都有厚赠，柴嗣昌自往往汾阳。尉迟兄弟、史大奈他三个却是官身，不敢十分担搁，与张公谨、白显道也只得同走幽州去了。止剩李玄邃、王伯当、单雄信、金国俊、童佩之五位豪杰在路。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词曰：

泪湿郊原芳草路，唱到阳关愁聚。撒手平分取，一鞭骄马疏林觑。

雷嗔风飒堪惊异，倏忽荆榛满地。今夜山凹里，梦魂安得空回去。

右调《惜分飞》

人生天地间，有盛必有衰，有聚必有散。处承平之世，人人思安享守业，共乐升平。若处荒淫之世，凡有一材一艺之士，个个思量寻一番事业，讨一番烦恼；或聚在一处，或散于四方，谁肯株守林泉，老死牖下？

再说金国俊、童佩之恐怕衙门有事，亦先告别，赶回潞州去了。单雄信、王伯当、李玄邃，他三人是无拘无束，心上没有甚要紧，逢山玩山，遇水玩水，一路游览。不觉多时，出了临淄界口。李玄邃道：“单二哥，我们今番会过，不知何日重聚，本该送兄回府，恐家间有事，只得要在此分路了。”王伯当道：“弟亦离家日久，良晤非遥，大约来岁，少不得还要来候兄。”单雄信依依不舍，便道：“二兄如不肯到我小庄去，也不是这个别法，且到前面去寻一个所在，我们痛饮一回，然后分手。”伯当、玄邃道：“说得有理。”大家放辔前行。雄信把手指道：“前面乃是鲍山，乃管鲍分金之地。弟与二兄情虽不足，义尚有余，当于此地

快饮三杯何如？”伯当、玄邃应声道：“好。”举头一望，只见：

山原高耸，气接层楼。绿树森森，隐隐时闻虎啸；青杨袅袅，飞飞目送莺啼。真个是为卫水兮禽翔，鲸鲵踊兮夹毂。

这鲍山脚下，止不过三、四十人家，中间一个酒肆，斜挑着酒帘在外。三人下了牲口，到了店门首，见有三、四个牲口，先在草棚下上料。店主人忙出来接进草堂，拂面洗尘。雄信对主人问道：“门外牲口，客人又下在何处？”店主把手指道：“就在左首一间洁净房里饮酒。”雄信正要去看来，只见侧门里早有一人探出头来。伯当瞥眼一认笑道：“原来是李贤弟在此。”李如珪看见，忙叫道：“众兄弟出来，伯当兄在此。”齐国远忙走出来，大家叙礼过。伯当问道：“为何你们二位在此？”李如珪道：“这话且慢讲。里边还有一位好朋友在内，待我请他出来见了才说。”便向门内叫道：“窦大哥出来，潞州单二哥在此。”

只见气昂昂走出伟然一丈夫来。李如珪道：“这是贝州窦建德兄。”单雄信道：“前岁刘黑闼兄，承他到山庄来，道及窦兄尚义雄豪，久切瞻仰，今日一见，实慰平生。”雄信忙叫人铺毡，六人重新彼此交拜。伯当对如珪、国远道：“你二位在少华山快活，为何到此？”李如珪道：“弟与兄别后，即往清河访一敝友，不想被一个卢明日来占据，齐兄又抵敌他不过，只得弃了，迁到桃花山来。遣孩子们到清河报知，直至前日，弟方得还山。齐兄弟打听得单二哥传令，邀请众朋友到山东与秦伯母上寿。窦大哥久慕叔宝与三兄义气，恰值在山说起，他趁便要往齐郡，访伊亲左孝友，兼识荆诸兄一面，故此同来。不知三兄是拜过了寿回来，还是至今日方去？”李玄邃道：“叔宝兄已不在家，奉差公出矣。”齐国远道：“他又往那里去了？”单雄信道：“这话甚长。”见堂中已

摆上酒席。“我们且吃几杯酒，然后说与三兄知道。”

大家入席，饮过三杯。如珪又问：“秦大哥有何公干出外？”王伯当停杯，把豪杰备礼，同进山东；至贾润甫店，请叔宝出城相会；席间程咬金认盗，秦叔宝烧捕批的事叙说一遍。齐国远听见，喜得手舞足蹈，拍案狂叫爽快。李如珪道：“叔宝与程咬金真天下一对快人，真大豪杰。四海朋友不与此二人结纳者，非丈夫也！后来便怎么样？”王伯当又将李玄邃去见来总管，移文唤取；柴嗣昌去求刘刺史，许多撙措征赃，幸得唐公处三千金，移赠叔宝，方得完局起身。说完，只见窦建德击案叹恨道：“国家这些赃狗，少不得一个个在我们弟兄手里杀尽！”李如珪道：“又触动了窦大哥的心事来了。”李玄邃道：“窦兄有何心事？亦求试说一番。”

窦建德道：“小弟附居贝州，薄有家业，因遭两先人弃世，弟性粗豪，不务生产，仅存二三千金，聊为糊口。去岁拙荆亡过，秋杪往河间探亲，不意朝廷差官点选绣女，州中市宦村民，俱挨图开报，分上中下三等。小女线娘，年方十三，色艺双绝，好读韬略，闺中时舞一剑，竟若游龙。弟止生此女，如同掌珠。晓得小女尚未有人家，竟把他报在一等里边。小女晓得，即便变产，将一二百金，托人挽回，希图豁免。可奈州官与阍狗坚执不允，小女闻知，尽将家产货卖，招集亡命，竟要与州吏差官对垒起来，幸亏家中寡嫂与舍侄立止。弟亦闻信赶回，费了千金有余，方才允免。恐后捕及，只得将小女与寡嫂离州，暂时寄居介休张善士舍亲处。因遭遇齐、李二兄，彼此聚义同行。”

单雄信道：“叔宝今已不在家，今三兄去也无人接待；莫若到在小庄去畅聚几天，暂放襟怀何如？”又向伯当、玄邃道：“本

欲要放二兄回去，今恰遇三兄，二兄只算奉陪他们，再盘桓几日。”伯当与玄邃不好再辞，只得应允。齐国远便道：“大家同去有些兴。我们要认一认尊府，日后好常来相聚。”李如珪道：“既如此，快取饭来用了，好赶路造府。”众豪杰吃完了饭，单雄信叫人到柜会帐，连齐国远三位先吃的酒钱一并算还了。

众人出了店门，跨上牲口，加鞭赶路。行不多几里，只见道旁石上，有个老者曲肱睡在那里，被囊撇在身旁。窦建德看见，好像老仆窦成模样，跳下牲口仔细一看，正是窦成，心中吃了一惊，忙道：“窦成，你为何在此？”那老者把眼一擦，认得是家主，便道：“谢天地遇着了家主。大爷出门之后，就有贝州人传说，州里因选不出个出色女子，官吏重新又要来搜求，见我们躲避，便叫人四下查访。姑娘见消息不妥，故着老奴连夜起身，来赶大爷回去。”其时五人俱下牲口，站在道旁。窦建德执着单雄信的手道：“承兄错爱，不弃愚劣，本当陪诸兄造府一拜，奈弟一时方寸已乱，急欲回去看觑小女下落，再来登堂奉候。”李玄邃道：“刚得识荆，又要云别，一时山灵为之黯然。”单雄信道：“这是吾兄正事，弟亦不敢强留；但弟有一句话：隋朝虽是天子荒淫，佞臣残刻，然四方勤王之师尚众，还该忍一时之忿，避其乱政为是。倘介休不能安顿，不妨携令爱到敝庄与小女同居，万无他虑，就是兄要他往，亦差免内顾。”齐国远道：“单二哥那里不要说几个脏狗，就是隋朝皇帝亲自到门，单二哥也未必就肯与他。”王伯当道：“窦大哥，单兄之言，肺腑之论，兄作速回到介休去罢。”雄信又向伯当、玄邃道：“四海兄弟，忝在一拜便成骨肉。弟欲烦二兄枉道同窦兄介休去；二兄才干敏捷，不比弟粗鲁，看彼事体若何，我们兄弟方才放心。”便对自己手下人道：“你剩下的盘

费，取一封来。”手下人忙在腰间取出奉上。雄信接在手里，内中拣一个能干的伴当与他道：“这五十两银子，你拿去盘缠。三位爷到介休去，另寻个下处，不可寓在窦大爷寓所。打听窦小姐的事体无恙，或别有变动，火速回来报我。”家人应诺。窦建德对雄信、国远、如珪谢别，同伯当、玄邃上马去了。正是：

异姓情何切，阅墙实可羞。

只因敦义气，不与世蜉蝣。

雄信见三人去了，对国远、如珪道：“你们二位兄弟没甚要紧，到我家去走走。”李如珪道：“我们丢这些孩子在山上，心也放不下，不若大家散了，再会罢。”雄信见说，也便别过，兜转马进潞州去了。

齐国远在马上对李如珪道：“刚才我们同窦大哥到来，不想单二哥倒叫他两个伴去，难道我两个毕竟是个粗人，再做不来事业？”李如珪道：“我也在这里想：我们两个或者粗中生出细来，亦未可知。我与你作速赶回到山寨里去看一看，也往介休去打听窦大哥令爱消息，或者他们三人做不来，我们两个倒做得来，后日单二哥晓得了，也见得齐国远、李如珪不单是杀人放火，原是有用的。”二人在路上商议停当，连夜奔回山寨，料理了，跟了两个小喽罗，抄近路赶到介休来。

原来窦小姐见事势不妥，窦成起身两日后，自己即便改装了男子，同婢娘兄弟，潜出介休，恰好路上撞见了父亲。建德喜极。伯当、玄邃即辇掇建德送往二贤庄去了。

再说李如珪同齐国远赶到介休，在城外寻了个僻静下处，安顿了行李。次日进城中访察，并不见伯当、玄邃二人，亦不晓得那张善士住在何处。东穿西撞，但闻街谈巷语，东一堆西一簇，

说某家送了几千两，某家送了几百两，可惜河西夏家独养女儿，把家私费完了，止凑得五百金，那差官到底不肯免，竟点了入册。听来听去，总是点绣女的话头。二人走了几条街巷，不耐烦了，转入一个小肆中饮酒。

只见两个老人家，亦进店来坐下，敲着桌子要酒，口里说道：“这个瘟世界那里说起，弄出这条旨意来！扰得大家小户，哭哭啼啼，日夜不宁。”那一个道：“册籍如今已定了，可惜我们的甥女不能挽回，但恨这个贪赃阍狗，又没有妻儿妇女，要这许多银子何用？”李如珪道：“请问你老人家，如今天使驻扎在何处？”一老人答道：“刚才在县里起身，往永宁州去了。”李如珪见说，低头想了一想，把手向齐国远捏上一把，即便起身，还了酒钱，出门赶到城外下处，叫手下捎了行李，即欲登程。齐国远道：“窦兄尚未有下落，为何这等要紧起身？”李如珪道：“窦兄又没处找寻，今有一桩大生意，我同你去做。”便向齐国远耳边说道：“须如此如此而行，岂不是一桩好买卖？你如今带了孩子们走西山小路，穿过宁乡县，到石楼地方，有一处地名清虚阁，他们必至那里歇马。你须恁般恁般停当，不得有误。我今星飞到寨，选几个能干了得的人，兼取了要紧的物件来，穿到石楼，在清虚阁十里内，会你行事。”说完大家上马，到前面分路去了。正是：

虽非诸葛良谋，亦算隆中巧策。

却说钦差正使许庭辅在介休起身，先差兵士打马前牌到永宁州去；自己乘了暖轿，十来个扈从，又是十来名防送官兵，一路里慢慢的行来。在路住了两日，那日午牌时候，离永宁尚有五十余里远，清虚阁尚有三四里，只见：

狂风骤起，怪雾迷天。山摇岳动，倏忽虎啸龙吟；树乱

沙飞、顷刻猿惊兔走。霎时尽唱行路难，一任石尤师伯舞。

一行人在路上遇着这疾风暴雨，个个淋得遍身透湿。望着了清虚阁，巴不能进内避过。

原来那清虚阁共有两三进，里边是三间小阁，外边是三间敞轩，一个老僧住在后边看守。一行人进内安放了。天使在阁上坐了，众人把衣服卸下来，取些柴火在地煨烘。只见门外四五个车辆，载着许多熟猪、肥羊、鸟、鹅、火烧、馍馍等类，一二十盘，另有十六样一个盘盒，是天使用的；四五坛老酒，摆列在地。一个官儿，手里拿着揭帖，进来说道：“永宁州驿丞，差送下马饭来，迎接天使大老爷。”众人见说，忙引他到阁上去相见。那官儿跪下去道：“小官永宁州驿丞贾文参见天使大老爷。”把禀揭礼单送上去看了，说声：“起来，”便问：“这里到州，还有多少路？”驿丞答道：“尚有四五十里。州里太爷恐怕大老爷鞍马劳顿，故此先着小官来伺候。”众人把食盒放在桌上，抬近身来，安上杯箸。天使分付手下：“把下边这些食物，你们向兵卫一齐吃了罢！”众人见说，即便下阁去了；尚有两个近身小内监站在后边。那驿丞道：“二位爷也下阁去用些酒饭，这里小官在此伺候。”两个见说，也就到下边去了。

吃不多时，只见走上一个大汉，捧上一壶热酒，丢了一个眼色去了。那驿丞忙把大杯斟满，跪下去道：“外边风色甚紧，求大老爷开怀，用一大杯。”那天使道：“你这官儿甚好，咱到后日回去，替部里说了，升你一个州官。”那驿丞打一个半跪道：“多谢大老爷天恩。”正说时，只见天使饮干了酒，一交跌倒在地。原来那驿丞就是李如珪假装的。齐国远管待手下人，见他们吃了些时，就将蒙汗药倾在酒里，一个个劝上一杯，尽皆跌倒。李如珪

叫众喽罗把天使抬下来，与那两个小内监多背剪了，把天使缚在轿中，将小内监扶上马，把这些东西尽皆弃了，跨上牲口，连夜赶上山来。

当时许庭辅在轿中一觉直睡到更余时候，方才醒来；见两手背剪住了，身子捆缚在轿中，活动不得，着了急，口中乱喊乱叫：“是什么意思，把咱这般搬弄！”那山凹里随你喊破了喉，谁来睬你，只得由他抬到山下。其时东方发白。有人抛起轿帘，扶了许庭辅出来，往外一望，只见那两个亲随太监也绑缚了站在面前。大家见了，面面相觑，不敢则声。只听得三个大炮，面前三四十个强盗，簇拥着许庭辅与两个小太监进了山寨。上边刀枪密密，杀气腾腾，三间草堂，居中两把虎皮交椅，李如珪换了包巾扎袖，身穿红锦战袍坐在上面。许庭辅偷眼一认，却就是昨日的驿丞，吓得魂飞魄散，只得跪将下去。

李如珪在上面说道：“你这阉狗，朝廷差你钦点绣女，虽是君王的旨意，也该体恤民情，为甚要诈人家银子几千几百，弄得远近大小门户，人离财散？”许庭辅道：“大王，咱那里要百姓的？这是府县吏胥，借题婪贿，咱何尝受他毫厘？”李如珪喝道：“放屁！我一路打听得实，还要强口。孩子们拿这阉狗下去砍了罢！留着这两个小没鸡巴的我们受用。”许庭辅听见，垂泪哀求。只见外边报道：“二大王回来了。”原来齐国远劫了天使来，恐怕护兵醒来劫夺，领着喽罗半路埋伏了多时，然后还山。见他三人跪在阶前，便道：“李大哥为什么这般弄松？倘日后朝廷招安，我们还要仰仗他哩。”李如珪笑道：“昨日在清虚阁，我也会跪他，敬他的酒；如今戏耍他一番，只算扯直。”

两个忙下来，替他去了绑缚绳索，搀入草堂叙礼，口称“有

罪”、“冒犯”，就分付孩子们：“快摆酒席，与公公压惊。”众喽罗搬出肴馔，安放停当。三人入席坐定，酒过三杯，许庭辅道：“二位好汉，不知有何见教，拿咱到山来？”李如珪道：“公公在上，我们弟兄两个，踞住此山有年，打家劫舍，附近州县俱已骚扰遍了。目下因各处我辈甚多，客商竟无往来，山中粮草不敷，意欲向公公处暂挪万金，稍充粮切饷，望公公幸勿推诿。”许庭辅道：“咱奉差出都，不比客商带了金银出门，就是所过州县官送些体面赞礼，也是有限，那有准千准百存下取来可以孝敬你们？”齐国远见说，把双睛弹出说道：“公公，我实对你说，你若好好拿一万银子来，我们便佛眼相看，放你回去；如若再说半个没有，你这颗头颅不要想留在项上！”说罢，腰间拔出明晃晃的宝刀放在桌上。李如珪道：“公公不要这等吓呆了，你到外边去与两个尊价私议一议。”

许庭辅起身，同两个小太监到月台上，一个是满眼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那个大些的说道：“如今哭也无益，强盗只要银子，老公公肯拿些与他，三人就太平无事回去了；稍不遂意，不说要头颅，连这几根骨头也无人来收拾。这些人杀人不霎眼的，那希罕我们三个？”许庭辅听了这番说话，又见两个这般光景，便道：“既如此说，我去求他，放你到州里去报知，看这班官吏如何商议；如他拿不出这许多，只得将我寄在各府各县库上的银子取来罢。”说了要打发一个起身。李如珪叫喽罗拿酒饭与那个大些的内监吃饱了，又取出一锭银子来赏了他，对他说道：“你叫什么？”那内监道：“小的叫周全。”李如珪道：“好，这一锭银子，赏你做盘费的。限你五日内拿银子来赎你家主人；若五日内不见来，这里主仆两个休想得活了。”叫手下把他在清虚阁骑来的马

原骑了去；着两个喽罗送他下山。许庭辅与那小内监锁在一间阱房内，好酒好肉管待他。

说那内监周全，骑着马跑到清虚阁边，只见阁门封锁，并无一人，只得问到州里。那州官因报知强盗劫了天使，着了忙，如飞到清虚阁看验了，把老和尚与地方及护送兵卫带进州里，忙申文到汾州府里去。府官着了急，连夜就赶到州中。此时各官正在那里勘问地方与老和尚，只见内监周全回来，众官儿都起身来盘问他。内监周全把桃花山强盗如何长短，一一告诉。众官儿听见，个个如同泥塑，且把和尚地方保出在外，大家从长商议。有的说道：“这事必须申文上台，动疏会兵征剿。”有的说道：“强盗只要银子。”又有一个说道：“倘然送了五百又要一千，送了一千又要二千，这宗银子出在那一项？莫若再宽缓几日，看见我们不拿银子去了，他要这两个人何用，自然放下山来。”那汾州府官道：“不是这等讲，这几个钦差内官，多是朝廷的宠臣，倘然在我们地方上有些差失，不但革职问罪，连身家性命亦不能保，岂止降级罚俸？莫若且在库中暂挪一二千金送去，赎了天使回来，弥缝这节事再处。”大家在库中撮出二千金，叫人扛了，同周全到山。那齐国远、李如珪只是不肯，许庭辅只得分付自己又凑出三千金，再四哀求，方才放下山来。自此许庭辅所过州县，愈加装模做样，要人家银子，千方百计，点选了许多绣女，然后起身。可见世上有义气的强盗，原少不得。正是：

只道地中多猛虎，谁知此地出贪狼。

第二十七回 穷土木炀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偶

词曰：

日食三餐，夜眠七尺，所求此处无他。问君何事，苦苦竞繁华？试想江南富贵，临春与结绮交加。到头来，身为亡虏，妻妾委泥沙。

何似唐虞际，茅茨不剪，饮水衣麻。享芳名万载，其乐无涯。叹息世人不悟，只知认白骨为家。闹烘烘争强道胜，谁识眼前花。

右调《满庭芳》

天下物力有限，人心无穷。论起人君，富有四海，便有兴作，亦何损于民？不知那一件不是民财买办，那一件不是民力转输？且中间虚冒侵克，那一节不在小民身上？为君的在深宫中，不晓得今日兴宫，明日造殿，今日构阁，明日营楼，有宫殿楼阁，便有宫殿上的装饰，宫殿前的点缀，宫殿中的陈设，岂止一土木了事？毕竟到骚扰天下而后止。

如今再说炀帝荒淫之念日觉愈识，初命侍御许庭辅等十人点选绣女；又命宇文恺营建显仁宫于洛阳；又令麻叔谋、令狐达开通各处河道；又要幸洛阳，又思游江都。弄得这些百姓东奔西驰，不是驱使造作，定是力役河工，各色采办。各官府州县邑，如同鼎沸。莫说大家作事尚且不难，何况朝廷不过多费几百万银

子，苦了海内百姓的气力。不多几时，东京的地方广阔，不但一座显仁宫先已告竣；那虞世基还要凑朝廷的意思，飞章上报，说：“显仁宫虽已告成，恐一宫不足以广圣馭游幸，臣又在宫西择丰厚之地，筑一苑囿，方可以备宸游。”炀帝览奏大喜，敕虞世基道：“卿奏深得朕心，着任意揆度建造，不得苟简，以辜朕意。”

于是南半边开了五个湖，每湖方圆十里，四围尽种奇花异草。湖傍筑几条长堤，堤上百步一亭，五十步一树。两边尽栽桃花，夹岸柳叶分行。造些龙舟凤舸，在内荡漾中流。北边掘一个北海，周围四十里，筑渠与五湖相通。海中造起三座山：一座蓬莱，一座方丈，一座瀛洲，像海上三神山一般。山上楼台殿阁，四围掩映。山顶高出百丈，可以回眺西京，又可远望江南湖海。交界中间却造正殿，海北一带，委委曲曲凿一道长渠，引接外边为活水，索洄婉转，曲通于海。傍渠胜处，便造一院，一带相沿十六院，以便停留美人在内供奉。苑墙上都以琉璃作瓦，紫脂泥壁。三山都用长峰怪石，叠得嶙嶙峋峋；台榭尽是奇材异料，金装银裹，浑如锦绣裁成，珠玑造就。其中桃成蹊，李列径，梅花环屋，芙蓉绕堤，仙鹤成行，锦鸡作对，金猿共啸，青鹿交游，就像天地间开辟生成的一般。不知又坑害了多少性命，又耗费了多少钱粮，方得完成。虞世基即便上表，请炀帝亲临观看。

炀帝见表来请，以观落成，满心欢喜。即便择日同萧后带领众宫妃妾，发车驾竟望东京而来。不一日，先到了显仁宫。早有宇文恺、封德彝二人接住，朝见过，遂引了炀帝御驾，从正宫门首，一层层看将进来。但见：

飞栋冲霄，连楹接汉。画梁直拂星辰，阁道横穿日月。

琼门玉户，恍疑阆苑仙家；金殿瑶阶，俨似九天帝阙。帘栊

迥合，锁万里之祥云；香气氤氲，结一天之瑞霭。真个是影鹅池上好风流，鸂鶒楼中多富贵。

炀帝看见楼台华丽，殿阁峥嵘，四方朝贡，亦足以临之，不胜大悦。便道：“二卿之功大矣！”即命取金帛表里厚赐二人，就留二人在后院饮酒。正是：

莫言天道善人亲，骄主从来宠佞臣。

不是夸强兴土木，何缘南幸不迴轮。

炀帝在显仁宫游玩了数日，又厌烦了，驾了飞辇同萧后与众嫔妃到西苑中来。少不得那宇文恺、封德彝二佞臣，亦便伴驾。到得苑中，只见：

五湖荡漾，北海波摇。三神山佳气郁葱，十六院风光淡爽。真个是九州仙岛，极乐琼宫。

后人有诗，单道这五湖之妙，云：

五湖湖水碧浮烟，不是花围便柳牵。

常恐君王过湖去，玉箫金管满龙船。

又有诗道这北海之妙，云：

北海涵虚混太空，跳波逐浪遍鱼龙。

三山日暮祥云合，疑是仙人咫尺逢。

又有诗道这三山之妙，云：

三山万叠海中浮，云雾纵横十二楼。

莫讶福来人世里，若无仙骨亦难游。

又有诗道这长渠之妙，云：

逶迤碧水达长渠，院院临渠花压居。

不是宫人争斗丽，要留天子夜回车。

又有诗道这楼台亭榭之妙，云：

十步楼台五步亭，柳遮花映锦围屏。

传宣夜半烧银烛，远近高低灿若星。

炆帝——看遍，满心欢喜，道：“此苑造得大称朕心，卿功不小。”虞世基奏道：“此乃陛下福德所致，天地鬼神效灵，小臣何功之有？”炆帝又道：“五湖十六院，可曾有名？”虞世基道：“微臣焉敢擅专，伏乞陛下圣裁。”炆帝遂命驾到各处细看了，方才——定名。

东湖，因四围种的都是碧柳，又见两山的翠微与波光相映，遂名为“翠光湖”。南湖，因有高楼夹岸，倒射日光入湖，遂名为“迎阳湖”。西湖，因有芙蓉临水，黄菊满山，又有白鹭青鸥，时时往来，遂名为“金光湖”。北湖，因有许多白石，若怪兽高高下下，横在水中，微风一动，清沁人心，遂名为“洁水湖”。中湖，因四围宽阔，月光照人，宛若水天相接，遂名为“广明湖”。

第一院，因南轩高敞，时时有熏风流入，遂名为“景明院”。第二院，因有朱栏屈曲，回压琐窗，朝日上时，百花妩媚，遂名为“迎晖院”。第三院，因有碧梧数株，流阴满地，金风初度，树叶有声，遂名为“秋声院”。第四院，因将西京的杨梅移入，开花若朝霞，遂名为“晨光院”。第五院，因酸枣县进玉李一株，开花纯白，丽胜彩霞，遂名为“明霞院”。第六院，因有长松数株，团团如盖，罩定满院，遂名为“翠华院”。第七院，因隔水造起一片石壁，壁上苔痕纵横，如天成的一幅画图，遂名为“文安院”。第八院，因桃杏列为锦屏，花茵铺为绣褥，流水鸣琴，新莺奏管，遂名为“积珍院”。第九院，因长渠中碎石砌底，簇起许多细细波纹，日光映照，射入帘栊，连枕上都有五色之痕，遂名为“影纹院”。第十院，因四围疏竹环绕，中间突出一座丹阁，

就像凤鸣一般，遂名为“仪凤院”。第十一院，因左边是山，右边是水，取乐山乐水之意，遂名为“仁智院”。第十二院，因乳石叠断出路，惟小舟缘渠方能入去，中间桃花流水，别是一天，遂名为“清修院”。第十三院，因种了许多祇树，尽似黄金布地，就像寺院一般，遂名为“宝林院。”第十四院，因有桃蹊桂阁，春可以纳和风，夏可以玩明月，遂名为“和明院。”第十五院，因繁花细柳，凝阴如绮，遂名为“绮阴院”。第十六院，因有梅花绕屋，楼台向暖，凭栏赏雪，了不知寒，遂名为“降阳院”。长渠一道，逶迤如龙，楼台亭榭，鳞甲相似，遂名为“龙鳞渠”。

炀帝都一一定了名字，因带的宫娥嫔妃甚少，未即派定居住，专望许庭辅等十人选绣女来，然后拨派掌管院事。

却说许庭辅因受了桃花山齐国远、李如珪的一番劫去，诈了五千金，自此愈加贪贿。凡选中女子，有金珠礼物馈送他，就开报在上等册籍里边；金银少些的，就放在中等册籍里边；如没有甚么东西见惠，纵是国色，也就入在三等册籍里头去了。其时会同了九人，选了千余绣女。晓得朝廷在东京西苑，人家取齐了，进西苑中来见驾缴旨，将三本册籍呈上，炀帝看了册籍，共有千余名，对许庭辅道：“先将上等中等的选进苑来；其三等的，且放在后宫里充用。”许庭辅十人领旨出去，逐名点进苑来。炀帝仔细一看，见个个都是欺桃赛杏的容颜，笑燕羞莺的模样，善意满足。即同萧后，尖上选尖，美中求美，选了十六个形容窈窕，体态幽闲，有端庄气度的，封为四品夫人。就命分管西苑十六院事，各人赐一方小小玉印，上镌着院名，以便启笺表奏上用。又选三百二十名风流潇洒，柳娇花媚的，充作美人。每院分二十名，叫他学习吹弹歌舞，以备侍宴。其余或十名，或二十名，或是龙

舟，或是凤舞，或是楼台，或是亭榭，连带来后宫的宫女，都一一分拨了。又封太监马守忠为西苑令，叫他专管出入启闭。不一时，将一个西苑填塞得锦绣成行，绮罗成队。那十六院的夫人既分了宫院，一个个都思想要君王宠幸，在院中铺设起琴棋书画，打点下凤管鸾笙。恐怕炀帝不时游幸。这一院烧龙涎，那一院就燃凤脑，前一院唱吴歌，后一院就翻楚舞；东一院作金釭玉脍，西一院就酿仙液琼浆。百样安排。止博得炀帝临幸时一刻欢喜，再一次便就厌了，又要去翻新立异。正是：

宫中行乐万千般，止博君王一刻欢。

终日用心裙带下，江山却送别人看。

说这些外国各岛，因闻知新天子喜欢声色货利，边远地方，无不来进贡奇珍异玩，名马美姬尽将来进献。一日炀帝设朝，有南楚道州地方，进一矮民，叫做王义，生得眉清目秀，身材短小，行动举止，皆可人意，又口巧心灵，善于应对。炀帝看了，问道：“你既非绝色佳人，又不是无价异宝，有何好处，敢来进贡？”王义对道：“陛下德高尧舜，道过禹汤，南楚远民，仰沐圣人恭俭之化，不敢以倾国之美入，不祥之异宝蛊惑君心，故遣侏儒小臣，备役驱使。臣虽不才，一腔忠义，望圣恩收录。”炀帝笑道：“我这里无数文官武将，那一个不是忠臣义士，何独在你一人？”王义道：“忠义乃国家之宝，人君每患不足，安有厌其多而弃之者；况犬马恋主之诚，君子所取，臣虽远方废民，实风化所关，陛下宁忍弃之乎？”炀帝听了大喜，遂重赏进贡来人，便将王义留在左右应用。自此以后，炀帝凡事设朝，或各处游赏，俱带王义伺候。王义每事小心谨慎，说话做事俱能体恤小心。炀帝便十分爱他，后渐用熟了，时刻要他在面前，只是不能入宫。

一日炀帝设朝无事，正要退入后宫，回头忽见王义，面多愁惨之色。炀帝问道：“王义，你为何这般光景？”王义慌忙答道。“臣蒙陛下厚恩，使臣日近天颜，真不世之遭逢，但恨深宫咫尺，不能出入随侍，少效犬马之劳，故心常快快，今日觉忧形于色，望陛下宽恩。”炀帝道：“朕亦时刻少你不得，但恨你非宫中之物奈何？”说罢玉辇早已入宫而去。

王义此时在宫门首，又不忍回来，又不敢进去，痴痴立在那里呆想。忽背后一人，轻轻的在他肩上一拍，说道：“王先儿，思想些什么？”王义回头看时，却是守显仁宫太监张成，慌忙答道：“张公公，失瞻。”张成问道：“万岁爷待你好，只是这般加厚，还有什么不称意，在此默想？”王义与张成交厚，便说道“实不相瞒，我王义因蒙皇恩，十分宠爱，情愿朝夕随驾，希图报效，但恨皇宫隔越，不得遂心，故此常怀快快，不期今日被老公公看破。”张成笑了一笑，戏耍他道：“王先儿，你要入宫这何难，轻轻的将下边那道儿割去，有甚么进宫不得？”王义沉吟道：“吾闻净身乃幼童之事，如今恐怕做不得了。”张成道：“做倒做得，只怕你忍痛不起。”王义道：“若做得来，便忍痛何妨。”张成道：“你当真要做，我自有妙药相送。”王义道：“男子汉说话，岂有虚谬！”

二人说笑了一回，便携手走出宫来，意到张成家中坐下。张成置酒款待。酒过三杯，王义再三求药。张成道：“如今药有，还须从长计较。莫要一时高兴，后来娶不得老婆，生不得令郎，却来埋怨学生。”王义正色道：“人生天地间，既遭逢知遇之君，死亦不惜，怎敢复以妻子为念？”张成遂到里边去，拿出一把吹毛可断的刀并两包药来，放在桌上，用手指定，说道：“这一包黄

色的是麻药，将酒调来吃了，便不知痛；这一包五色的、是止血收口的灵药，都是珍珠琥珀各样奇珍在内，搽上便能结盖；这把刀便是动手之物。三物相送，吾兄回去，还须斟酌而行。”王义道：“既蒙指教，便劳下手如何？”张成道：“这个恐怕使不得。”王义道：“不必推辞，断无遗累。”张成见王义真心要净，只得又拿些酒出来，畅饮一番，王义吃得半醉，正是：

休谈遗体不当残，贪却君王眷宠固。

说当时炀帝退入后宫，萧后接住，排宴取乐，叫新选剩下的宫女，轮班进酒，将有数巡，炀帝见一宫女，颜色虽是平常，行动到也庄重。炀帝问他何处人氏。那女子忙跑下去，回答几句，一字也省他不出，惹得众美人忍不住的好笑。炀帝叫他起来，想道：“王义性格乖巧，四方乡语，他多会讲。”萧后道：“何不宣他进来，与他讲一讲，到也有趣。”炀帝便差两个小内监，去宣王义进宫。

那两个小内监奉旨忙出宫来，正要问到王义家去，有一太监说道：“王义在张成家里去了。”两个小内监就寻到张成家，门上忙欲去通报，他们是无家眷的，又是内监，便没有什么避忌，两个直撞进里边来，推门进去，只见王义直挺挺的睡在一张榻上，露出了下体，张成正在那里把药擦在阳物的根上，将要动手。张成看见了两个，即便缩住；王义也忙起身，系裤结带。那两个小内监，见他两个这般举动，又见桌上刀子药包，大家笑个不止，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事？”张成见他两个是炀帝的近身太监，不便隐瞒，只得将王义要净身的缘故一一说了。两个小内监道：“幸是我们寻到这里，若再迟些，王先儿那物早已割去了。万岁爷在后宫，特旨叫我二人来宣你，作速行动罢。”此时王义已有

八九分酒，见炀帝宣他，忙向张成讨些水来洗去了药，如飞同两个内监到后宫来。

炀帝见王义圆脸微醺，垂头跪下，便道：“你在那里吃酒来？”王义平昔口舌利便，此时竟弄得一句话也对答不来，两个内监又微微冷笑。炀帝见光景异常，便问两个内监道：“你两个刚才在何处宣王义到来？”小内监道：“在守宫监张成家里。”炀帝道：“吃酒不消说了，还有甚勾当？”小内监把张成的说话，与桌上的刀药，一一奏闻。炀帝听了，把龙眉微蹙道：“王义你起来，朕对你说，凡净身之人，都是命犯孤鸾，伤克刑害，不是有妨父母兄弟，定是刑克妻孥，算来与其为僧为道，不若净了身，后来或有光耀受用的日子。就是父母肯割舍了，我们那些老内监，还要替他推八字算划度，然后好下手；况是孩童之事。你年二十有余，岂可妄自造作，倘有未妥，岂不枉害了性命？”

王义道：“臣蒙陛下隆恩，天高地厚，即使粉身碎骨，亦所不惜；倘有差误，愿甘任受。”炀帝道：“你的忠讲义胆，朕已深知；但你只思尽忠，却忘报本。父母生你下来，虽是蛮夸，也望你宜室宜家，生枝繁衍，岂可把他的遗体轻弃毁伤？为朕一人，使你父母幽魂，不安窀穸，这断不许。如若不依朕谕，你不但不见为忠，而反为逆矣！”王义见说，止不住流泪，叩首谢恩。

炀帝道：“刚才有前日新选进来的一个宫女，言语不明，要你去盘问他，看是何处人。”说罢，便唤那宫人当面，王义与他一问一答，竟如鹦鹉画眉在柳阴中弄舌啼唤，婉转好听。喜得萧后与众美人笑个不止。王义盘问了一回，转身对炀帝奏道：“那女子是徽州歙县人，姓姜，祖父世家，他小名叫做亭亭，年方一十八岁。为因父母俱亡，其兄奸顽，贪了财帛，要将他许配钱牛，

恰蒙万岁爷点选绣女，亭亭自诣州县，甘愿入选，备充宫役。”炀帝听了，说道：“据这般说起来，也是个有志女子，所以举止行动，原自不凡。朕今将此女赐你为妻，成一对贤明夫妇如何？”王义见说，忙跪下去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正欲捐躯报效，何暇念及室家？况此女已备选入宫，臣亦不便领出。”炀帝道：“朕意已决，不必推辞。”王义晓得炀帝的心性，不敢再辞，只得同亭亭叩首谢恩。萧后道：“王义，你领他去，教了他吴话，不可仍说鸟音。倘宫中有事，以便宣他进来顾问。”炀帝又赐了些金帛，萧后亦赐了他些珍珠。

王义领了亭亭出宫到家，成其夫妇。王义深感炀帝厚恩，与亭亭朝夕焚香遥拜，夫妇恩爱异常。正是：

本欲净身报主，谁知宜室宜家。

倘然一时残损，几成梦里空花。

第二十八回 众娇娃剪彩为花 侯妃子题诗自缢

词曰：

上林一夜花如织，万卉争芳染彩色。造化岂天工，
繁华喜不穷。

红颜空自惜，雨露恩无及。何处着香魂，伤心哭帏
灵。

右调《菩萨蛮》

世间男子才情敏捷，颖悟天成，不知妇人女子，心灵性巧，
比男子更胜十倍者甚多。男子或诗或文，或艺或术，有所传授，
由来有本。惟有女子的智慧，可以平空造作，巧夺天工。

再说王义得赐宫女姜亭亭，成了夫妇之后，深感炀帝隆恩，
每日随朝伺候，愈加小心谨慎。姜氏亭亭亦时刻在念，无由可报。
一日王义朝罢归家，对妻子姜氏道：“今早有一人，姓何名稠，自
制得一驾御女车来献，做得巧妙非常。”姜氏道：“何为御女车？”
王义道：“那车儿中间宽阔，床帐枕衾一一皆备，四周却用蛟绡
细细织成帏幔，外面窥里面却一毫不见，里面十分透亮，外边的
山水，皆看得明白。又将许多金铃玉片，散挂在帏幔中间，车行
时摇动的铿铿锵锵，就如奏细乐一般。在车中百般笑语，外边总
听不见。一路上要幸宫女，俱可恣心而为，故叫做‘御女车’。”
姜氏道：“这不过仿旧时逍遥车式，点缀得好，乃刀锯之功，何
足为奇！妾感皇恩深厚，时刻在念，意欲制一件东西去进献，作

料虽已构求，但还未备，故此尚未动手。”王义道：“要用何物制造！”姜氏道：“要用活人身上的青丝细发。如今我头上及使女们的已选下些在那里了，但还少些。”王义道：“我头上的可用得么？”姜氏道：“你是丈夫家，未便取下来。”王义笑道：“前日下边的东西尚要割下来，何况头发？”就把帽儿除下道：“望贤妻任意剪将下来。若还少，待我去购来制成了献上。”姜氏见说，便把丈夫的头发梳通了，拣长黑的，剔下许多，慢慢的做起。正是：

闺中施妙手，苑内见灵心。

其时仲冬时候，芳菲已尽，树木凋零。一日，炀帝同萧后众夫人在苑中饮宴。炀帝道：“四时光景，惟春景最佳，万卉争妍，百花尽放，红的使人可爱，绿的使人可怜。至夏天青莲满池，碧筒劝酒。秋天一轮明月，斜挂梧桐，还有丹桂芬芳，香浮杯袴，许多佳景。惟此冬时寂寂寞寞，毫无意趣，只好时刻在枕衾中过日，出户便觉扫兴。”萧后道：“妾闻僧家有禅床，可容数人，陛下何不叫人也做一张，用长枕大被，贮众美女于其中，饮食燕乐，岂不适意。”秋声院薛夫人道：“有了这样大床大被，须得绣一顶大帐子。”炀帝笑道：“你们设想虽好，总不如春和景明，柳舒花放，亭台宫院，无一处不使人发兴，无一刻觉得寂寞。”清修院秦夫人道：“陛下要不寂寞，有何难哉！妾等今夜虔祷天公，管取明朝百花齐放。”炀帝只当作戏话，也就耍他道：“这等说，今宵我也不便与你们骚扰了。”说笑了一回，吃了一两个时辰的酒，便与萧后并辇回宫。

到了次日早膳时，果然十六院夫人来请。炀帝心上有几分懒去。萧后再三劝驾，炀帝勉强同萧后而行。才进苑门，早望见千红万紫，桃杏争妍，就簇簇如锦绣一般。炀帝与萧后吃了一惊道：

“这样天气，为何一夜果然开得这般整齐？大是奇怪。”说未了，只见十六位夫人带了许多宫人美女，一齐笙箫歌舞的来迎銮，到了面前便问道：“苑中花柳，天宫开得如何？”炀帝又惊又喜道：“众妃子有何妙术，使群芳一夜齐开？”众夫人都笑道：“有何妙术，不过大家费了一夜工夫。”炀帝道：“怎么费一夜工夫？”众夫人道：“陛下不必细问，但请摘一两枝来看便知详细。”炀帝真个走到一株垂丝海棠边，攀枝细看，原来不是生成的，都是五彩彩缎细细剪成，拴在枝上的。炀帝大喜道：“是谁有此奇想，制得这样红娇绿嫩，宛然如生。虽是人巧，实夺天工矣！”众夫人道：“此乃秦夫人主意，令妾等与众宫人连夜制成，以供御览。”炀帝目视秦夫人说道：“昨日朕以妃子为戏言，不期果有如此手段。”遂同萧后慢慢的游赏进来。只见绿一团，红一簇，也不分春夏秋冬，万卉千花，尽皆铺缀，比那天生的更觉鲜妍百倍。怎见得？正是：

只道天工有四时，谁知人力挽回之。
红绡生长根枝速，金剪裁培雨露私。
万卉齐开梅不早，千花共放菊非迟。
夭桃岂得春风绽，嫩李何须细雨滋。
芍药非无经雪态，牡丹亦有傲霜姿。
三春桂子飘丹院，十月荷花满绿池。
杜宇经年红簇蕊，荼蘼终岁锦堆枝。
不教露下芙蓉落，一任风前杨柳吹。
兰叶不风飘翠带，海棠无雨滋胭脂。
开时不许东皇管，落处何妨蜂蝶知。
照面最宜临月姊，拂枝从不怕风姨。

四时不谢神仙妙，八节长春阆苑奇。

莫道乾坤持造化，帝王富贵亦如斯。

炀帝一一看了，真个喜动龙颜，因说道：“蓬莱阆苑，不过如此，众妃子心灵巧手，直夺造化，真一大快事也。”遂命内监将内帑金帛珠玉玩好等物，尽行取来，分赏各院。众夫人一齐谢恩。炀帝爱之不已，又同萧后登楼眺望了半晌，方才下来饮酒。

须臾，觥筹交错，丝竹齐鸣，众夫人递相献酬。炀帝忽然笑说道：“秦妃子既能标新取异，剪彩为花，与湖山增胜，众美人还只管这些旧曲，甚不相宜。是谁唱一个新词，朕即满饮三巨觥。”说犹未了，只见一个美人，穿一件紫绡衣，束一条碧丝鸾带，袅袅婷婷，出来奏道：“贱妾不才，愿祝颜博万岁一笑。”众人看时，却是仁智院的美人，小名叫做雅娘，炀帝道：“最妙，最妙。”雅娘走近筵前，轻敲擅板，慢启朱唇，就如新莺初啭，唱一首《如梦令》词道：

莫道繁华如梦，一夜剪刀声重。晓起锦堆枝，笑杀春风无用。非颂非颂，真是蓬莱仙洞。

炀帝听了，大喜道：“唱得妙，不可不饮。”当真的连饮了三觥，萧后与众夫人陪饮了一杯。酒才完，只见又有一个美人，浅淡梳妆，娇羞体态，出来奏道：“贱妾不才，亦有小词奉献。”炀帝举目看时，却是迎晖院的朱贵儿。炀帝笑道：“是贵儿一定更有妙曲。”贵儿不慌不忙，慢慢的移商拨羽，也唱一首《如梦令》词儿道：

帝女天孙游戏，细把锦云裁碎。一夜巧铺春，群向枝头点缀。奇瑞奇瑞，写出皇家富贵。

贵儿歌罢，炀帝鼓掌称赞道：“好一个‘写出皇家富贵’！不

独音如贯珠，描写情景，亦自有韵。”又满饮了三杯，不觉笑声哑哑，陶然欲醉。只见守苑太监马守忠进来跪奏道：“王义在苑外说，造成一物来献上万岁爷。”炀帝见说王义，便喜道：“宣他进来。”

不多时，只见马守忠领王义到阶前跪下，手里捧着一物，奏道：“臣姜亭亭，感万岁洪恩，自织成一帐，叫臣来贡上。”炀帝叫宫人取上来看，却是一个锦包，解开来，中间一物其黑如漆，其软如绵，捏在手中，不满一握。炀帝觉道奇怪，问道：“王义，这是什么东西？”王义道：“臣妻姜亭亭，日夕念陛下深恩，无由可报，将自己头上的青丝细发，拣色黑而长者，以神胶续之，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为帏幔，内可以视外，外不可以视内，冬天则暖，夏天则凉；舒之则广，卷之可纳于枕中。”炀帝称奇，忙叫宫人撑开。

萧后与众夫人齐起身来看，只见烟气轻生，香云满室，广阔可施一间大屋。萧后对炀帝道：“不意此女能穷虑尽思至此，陛下不可不赏赉以酬其功。”炀帝见说，叫宫人将广绡二端，霞帔一幅，赐与王义，道：“汝妻能穷尽心思，制成此帐，朕聊以此二物酬之。”王义接了，谢恩而出。炀帝对萧后道：“前日御妻说僧家禅床，可容数人，今此帐岂止数人而已哉！”便分付宫人：“将前日外国进来的合欢床，在显仁宫侧首明间里头，今快移至这里放下，把几十床锦褥铺上，将这顶青丝帐挂起来。”分付已毕，宫人多手忙脚乱，不一时铺设齐整。炀帝对萧后与众夫人道：“秦妃子之心灵，姜亭亭之手巧，一日而逢双绝，岂不大快人意。如今我们再畅饮一番，今宵御妻率领众妃子，就宿此帐内草榻合欢床上做一个合欢盛会何如？”萧后笑道：“他们多住在此，妾却

不能，就要回宫了。”炀帝笑道：“御妻要去，须饮三杯。”萧后真个吃了三大杯，起身去了。炀帝就拉众夫人同寝合欢床。正是：

恰似桃源家不远，几时巫峡梦方还。

如今再说后宫有一个侯妃子，生得天姿国色，百媚千娇，果然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又且赋性聪慧，能诗善赋。自选入宫来，恃着有才有色，又值炀帝好色怜才，以为阿娇金屋，飞燕昭阳，可计日而待。谁知才不敌命，色不逢时，进宫数年，从未见君王一面，终日只是焚香独坐。黄昏长夜，捱了多少苦雨凄风，春昼秋宵，受了多少魂惊目断。便是铁石人，也打熬不过。日见犹可强度，到了灯昏梦醒的时候，真个一泪千行。起初犹爱惜容颜，强忍去调脂抹粉，以望一时遇合。怎禁得日月如流，日复一日，只管虚度过去，不觉暗暗的香消玉减。虽有几个同行妹妹常来劝慰，怎奈愁人说与愁人，未免转添一番凄惨。

一日闻得炀帝又差许庭辅到后宫拣选宫女。有个宫人劝侯夫人拿几件珠玉送他，叫他奏知万岁。侯夫人道：“妾闻汉室昭君，宁甘点痣，不肯以千金去买嘱画师，虽一时被遣，远嫁单于，后来琵琶青冢，倒落个芳名不朽，谁不怜他惜他？毕竟不失为千古美人。妾纵然不及昭君，若要去贿赂小人以邀宠幸，其实羞为。自恨生来命薄，纵使见君，也是枉然。倒不如猛拼一死，做个千载伤心之鬼，也强似捱这宫中寂寞！”后又闻得许庭辅选了百余名送进西苑。侯夫人遂大哭一场说道：“妾此生终不得见君矣，若要君王一顾，或者倒在死后。”说罢又哭，这日连茶饭也不吃，竟走到镜台前，装束得齐齐整整，将自制的几幅乌丝笺，把平日寄兴感怀诗句，写在上面。又将一个锦囊来盛了，系在左臂上。其余诗稿，尽投火中烧毁了。又孤孤零零的四下里走了一回，又鸣

呜咽咽的倚着栏杆，哭了半晌。到晚来静悄悄掩上房门，捱到了三更之后，熬不过伤心痛楚，遂将一幅白绫，悬梁自缢而死。正是：

香魂已断愁何在，玉貌全消怨尚深。

几个宫人听见声息不好，慌忙进来解救时，早已香消玉碎，呜呼逝矣。大家哭了一回，捱到次早，不敢隐瞒，只得来报与萧后。

却说萧后在西苑青丝帐里，睡到酒醒，炀帝毕竟放他不过，缠了一回，到五更时候，伺炀帝酣睡，悄悄上辇，先自回宫。梳洗已过，分付宫人整备筵宴伺候，要答众夫人之席。忽见侯夫人的宫人来报知死信。萧后随差宫人去看。宫人在侯夫人左臂上捡得一个锦囊，送与萧后。萧后打开看时，却是几首诗，遂照旧放在囊中，叫宫人送与炀帝。

这时炀帝已起身，坐在侧首，看众夫人晓妆，因与宝林院沙夫人谈论古今的得失。炀帝道：“殷纣王只宠得一个妲己，周幽王只宠得一个褒姒，就把天下坏了。朕今日佳丽盈前，而四海安如泰山，此何故也？”沙夫人道：“妲己、褒姒安能坏殷、周天下，自是纣、幽二王，贪恋妲己、褒姒的颜色，不顾天下，天下遂由此渐渐破坏。今陛下南巡北狩，何等留心治国，天下岂不安宁。至于万机之暇，宫中行乐，妃妾虽多，愈见关雎雅化。”炀帝笑道：“纣、幽二王，虽无君德，然待妲己、褒姒二人之恩，亦厚极矣！”沙夫人道：“弱之一人，谓之私爱，普同雨露，然后叫做公恩。此纣、幽所以败坏，而陛下所以安享也。”炀帝大喜道：“妃子之论，深得朕心。朕虽有两京十六院无数奇姿异色，朕都一样加厚，并未曾冷落一人，使他不得其所，故朕到处欢然，盖

有恩而无怨也。”

炀帝与沙夫人正谈论得畅快，忽见萧后差宫人送锦囊来，报知侯夫人之事。炀帝只道寻常妃妾，死了个没甚要紧，还笑笑的打开锦囊来，见几幅绝精的乌丝笺，齐齐整整的写着诗词，字体端楷，笔锋清劲，心下已有几分惻然动念。其时众夫人各各梳妆已完，换了霓裳，多到炀帝面前来看。炀帝先展开第一幅，却是《看梅》二首：

其一：

砌雪无消日，卷帘时自颦。

庭梅对我有怜处，先露枝头一点春。

其二：

香消寒艳好，谁识是天真？

玉梅谢后阳和至，散与群芳自在春。

炀帝看了大惊道：“宫中如何还有这般美才妇人？”忙展第二幅来看，却是《妆成》一首、《自感》三首。

《妆成》云：

妆成多自惜，梦好却成悲。

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

《自感》云：

庭绝玉辇迹，芳草渐成窠。

隐隐闻箫鼓，君恩何处多？

其二云：

欲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

庭花方烂漫，无计奈春何。

其三云：

春阳正无际，独步意如何。

不及闲花草，翻成雨露多。

展第三幅，却是《自伤》一首，云：

初入承明股，深深报未央。

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

春寒入骨软，独坐愁空房。

飒履步庭下，幽杯空感伤。

平日所爱惜，自待却非常。

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

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傍徨。

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

此方无羽翼，何计出高墙？

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

系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

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

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

炀帝不曾读完，就泫然泪下说道：“是朕之过也！朕何等爱才，不料宫帙中，到失了一个才女，真可痛惜。”再拭泪展第四幅，却是《遗意》一首云：

秘洞扃仙卉，雕窗锁玉人。

毛君真可戮，不及写昭君。

炀帝看了，勃然大怒道：“原来这厮误事！”沙夫人问：“是谁？”炀帝道：“朕前日叫许庭辅到后宫去拣选，如何不选他！其中一定有弊。这诗明明是怨许庭辅不肯选他，故含愤而死。”便要叫人拿许庭辅。降阳院贾夫人劝道：“许庭辅只知看容貌，那

里识得他的才华？侯夫人才华美矣，不知容貌如何，陛下何不差人去看，若颜色平常，罪还可赦；若才貌俱佳，再拿未迟。”炀帝道：“若不是个绝色佳人，那有这般锦心绣口？既是妃子们如此说，待朕亲自去看。”遂别了众夫人，乘辇还宫。

萧后接住，便同到后宫来看。只看侯夫人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虽然死了，却装束得齐整，颜色如生，腮红颊白，就如一朵含露的桃花。炀帝看了，也不怕触污了身体，走进前将手抚着他尸肉之上，放声痛哭道：“朕这般爱才好色，宫闱中却失了妃子。妃子这般的有才有色，咫尺间却不能遇朕，非朕负妃子，是妃子生来的命薄；非妃子不遇朕，是朕生来的缘慳。妃子九泉之下，慎勿怨朕。”说罢又哭，哭了又说，絮絮叨叨，就像孔夫子哭麒麟的一般，到十分凄切。正是：

圣人悲道，常人哭色。

同一伤心，天渊之隔。

萧后劝道：“人琴已亡，悲之何益？愿陛下保重。”炀帝遂传旨，拿许庭辅下狱，细细审问定罪。一面叫人备衣衾棺槨，厚葬侯夫人，又叫宫人寻遗下的诗稿。宫人回奏道：“侯夫人吟咏极多，临死这一日，哭了一场，尽行烧毁了。”炀帝痛惜不已，又将锦囊内诗笺放在案上，看了一遍，说一遍可惜，十分珍重。随付众夫人翻入乐谱。

众夫人打听得炀帝厚治侯夫人葬礼，也都备了祭仪，到后宫来吊唁。炀帝自制祭文一篇去祭他，中间几联云：长门五载，冷月寒烟。妃不遇朕，谁将妃怜？妃不遇朕，晨夜孤眠。朕不遇妃，遗恨九泉。朕伤死后，妃苦生前。许多酸语哀词，不及备载。

炀帝做完了祭文，自家朗诵一遍，连萧后也不觉堕下泪来，

说道：“陛下何多情若此？”炀帝道：“非朕多情，情到伤心，自不能已。”惹得众夫人也都出声下泪。炀帝赐侯夫人御祭一坛，将祭文烧在灵前，卜地厚葬。又敕郡县官厚恤他父母。这许庭辅被刑官拷问，熬炼不过，只得将索骗金钱的真情，一一招出。刑官具奏本闻，炀帝大怒，要发出东市腰斩，亏众夫人再三苦劝，批旨赐许庭辅狱中自尽。正是：

只倚权贪利，谁知财作灾。

虽然争早晚，一样到泉台。

第二十九回 隋炀帝两院观花 众夫人同舟游海

词曰：

伤心未已，欢情犹继。天宫早显些微异，秣桃艳李斗当时，一杯浇释胸中忌。北海层峦，五湖新柳，天涯遥望真无际。梦回一枕黑甜余，碧栏又听轻轻语。

右调《踏莎行》

人于声色货利上，能有几个打得穿识得透的？况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凭他穷奢极欲，逞志荒淫，那个敢来拦阻他？任你天心显示，草木预兆，也只做不见不闻，毕竟要弄到败坏决裂而后止。

却说炀帝虽将许庭辅赐死，只是思念侯夫人。众夫人百般劝慰，炀帝终是难忘。萧后道：“死者不可复生，思之何益？如宣华死后，复得列位夫人，今后宫或者更有美色，亦未可知。”炀帝道：“御妻之言有理。”遂传旨各宫：不论才人、美人、嫔妃、彩女，或有色有才，能歌善舞，稍有一技可见者，许报名到显仁宫自献。

此旨一出，不一日就有能诗善画，吹弹歌舞、投壶蹴鞠的，都纷纷来献技。炀帝大喜，随即排宴显仁宫大殿上，召萧后与十六院夫人同来，面试众人。这日炀帝与萧后坐在上面，众夫人列坐两旁。一霎时，做诗的，描画的，吹的吹，唱的唱，弄得笔墨纵横，珠玑错落，宫商迭奏，鸾凤齐鸣。炀帝看见一个个技艺超

群，容貌出众，满心欢喜道：“这番遴选，应无遗珠；但伤侯夫人才色不能再得耳！”随各赐酒三杯，录了名字，或封美人，或赐才人，共百余名，都一一派入西苑各苑。分派将完，尚有一个美人，也不作诗，又不写字，不歌不舞，立在半边。炀帝将他仔细一看，只见那女子：

貌风流而品异，神清俊而骨奇。

不屑人间脂粉，翩翩别有丰姿。

炀帝忙问道：“你叫甚名字？别人献诗献画，争娇竞宠，你却为何不言不语，立在半边？”那美人不慌不忙，走进前来答道：“妾姓袁，江西贵溪人，小字叫做紫烟。自入宫来，从未一睹天颜，今蒙采选，故敢冒死上请。”炀帝道：“你既来见朕，定有一技之长，何不当筵献上？”紫烟道：“妾虽有微能，却非艳舞娇歌，可以娱人耳目。”炀帝道：“既非歌舞，又是何能？”袁紫烟道：“妾自幼好览玄象，故一切女工尽皆弃去。今别无他长，只能观星望气，识五行之消息，察国家之运数。”炀帝大惊道：“此圣人之学也，你一个朱颜女子，如何得能参透？”袁紫烟道：“妾为儿时，曾遇一老尼，说妾生得眼有奇光，可以观天，遂教妾璇玑玉衡、五纬七政之学。又戒妾道：熟习此，后日当为王者师。妾因朝夕仰窥，故得略知一二。”炀帝道：“朕自幼无书不读，只恨天文一书，不曾穷究。那些台官，往往渎奏灾祥祸福，朕也不甚理他。今日你既能识，朕即于宫中起一高台，就封你为贵人兼女司天监，专管内司天台事。朕亦得时时仰观天象，岂不快哉！”袁紫烟慌忙谢恩，炀帝即赐他列坐在众夫人下首。萧后贺道：“今日之选，不独得了许多佳丽，又得袁贵人善观玄象，协助化理，皆陛下洪福所致也。”

炀帝大喜，与众人饮到月上时，等不及造观天台，就拉着袁紫烟到月台上来，叫宫人把台桌数张，搭起一座高台。炀帝携着袁紫烟，同上台去观象。两人并立。紫烟先指示了三垣，又遍分二十八宿。炀帝道：“何谓三垣？”紫烟道：“三垣者，紫微、太微、天市也。紫微垣乃天子所都之宫也；太微垣乃天子出政令、朝诸侯之所也；天市垣乃天子主权衡聚积之都市也。星明气明，则国家享和平之福；彗孛干犯，则社稷有变乱之忧。”炀帝又问道：“二十八宿环绕中天，分管天下地方，何以知其休咎？”紫烟道：“加五星干犯何宿，则知何地方有灾，或是兵丧，或是水旱，俱以青黄赤黑白五色辨之。”炀帝又问道：“帝星安在？”紫烟用手向北指道：“那紫微垣中，一连五星，前一星主月，太子之象；第二星主日，有赤色独大者，即帝星也。”炀帝看了道：“为何帝星这般摇动？”紫烟道：“帝星摇动无常，主天子好游。”炀帝笑道：“朕好游乐，其事甚小，何上天星文便也垂象？”紫烟道：“天子者，天下之主，一举一动，皆上应天象。故古之圣帝明王，常懔懔不敢自肆者，畏天命也。”炀帝又细细看了半晌，问道：“紫微垣中，为何这等晦昧不明？”紫烟道：“妾不敢言。”炀帝道：“上天既已垂象，妃子不言，是欺朕也；况兴亡自有定数，妃子明言何害？”紫烟道：“紫微晦昧，但恐国祚不永。”炀帝沉吟良久道：“此事尚可挽回否？”紫烟道：“紫微虽然晦昧，幸明堂尚亮，泰阶犹一；况至诚可以格天，陛下若修德以禳之，何患天下不回？”炀帝道：“既可挽回，则不足深虑矣。”

二人将要下台，忽见西北上一道赤气，如龙纹一般，冲将起来。紫烟猛然看见，着了一惊，忙说道：“此天子气也！何以至此？”炀帝忙回头看时，果然见赤光缕缕，团成五彩，照映半天，

有十分奇怪，不觉也惊讶起来，因问道：“何已知为天子气？”紫烟道：“五彩成文，状如龙凤，如何不是？气起之处，其下定有异人。”炀帝道：“此气当应在何处？”紫烟手指着道：“此乃参井之分，恐只在太原一带地方。”炀帝道：“太原去西京不远，朕明日即差人去细细缉访，倘有异人，拿来杀了，便可除减此患。”紫烟道：“此乃天意，恐非人力能除，惟愿陛下慎修明德，或者其祸自消，昔老尼曾授妾偈言三句道：‘虎头牛尾，刀兵乱起，谁为君王，木之子。’若以‘木’、‘子’二字详解，‘木’在‘子’上，乃是‘李’字；然天意微妙，实难以私心揣度。”炀帝道：“天意既定，忧之无益。这等良夜，且与妃子及时行乐。”遂起身同下台来，与萧后众夫人又吃了一回酒，萧后与众夫人各自散归，炀帝就在显仁宫，同袁紫烟宿了。

次日炀帝才起来梳洗，忽见明霞院杨夫人差内监来奏道：“昔日酸枣县进贡的玉李树，一向不甚开花，昨夜忽然花开无数，清阴素影交映，有数里之遥，满院皆香，大是祥瑞，伏望万岁爷亲临赏玩。”炀帝因袁紫烟说木子是‘李’字，今见报玉李茂盛，心下先有几分不快，沉吟了一回，方问道：“这玉李久不开花，为何忽然大开，必定有些奇异。”太监奏道：“果是有些奇异，昨夜满院中人，俱听得树下有几千神人说道：‘木子当盛，吾等皆宜扶助。’奴婢等都不肯信，不料清晨看时，开得花叶交加，十分繁衍。此皆万岁爷洪福齐天，故有此等奇瑞。”炀帝闻言愈加疑虑，正踌躇间，忽又见一个太监来奏道：“奴婢乃晨光院周夫人遣来。院中旧日西京移来的杨梅树，昨夜忽花开满树，十分烂漫，特请万岁爷亲临赏玩。”炀帝见说杨梅盛开，合着了自家的姓氏，方才转过脸来，欢喜道：“杨梅却也盛开，妙哉妙哉！”因问太监：

“为何一夜之间就开得这般茂盛？”太监奏道：“昨夜花下忽闻有许多神人说道：此花气运发泄已极，可一发开完。今早看时，树上至下无一处不开得烂漫。”炀帝道：“杨梅这般茂盛，比明霞院的玉李如何？”太监道：“奴婢不曾看见玉李。”炀帝又向明霞院的太监道：“你看见晨光院的杨梅花么？”太监道：“奴婢也不曾看见杨梅花。”袁紫烟在旁说道：“二花一时齐发，系国家祥瑞，陛下何不去一观？”炀帝见说，便道：“我与妃子同去看来。”遂上了金辇，袁紫烟随驾。

到西苑，早有杨夫人、周夫人接往。炀帝问道：“杨梅乃西京移来，原是宿根老本，固该十分开放，这玉李乃外县所献，不过是浮蔓之质，如何也忽然开放？”二夫人道：“正是奇怪，玉李转盛似杨梅，比往年大不相同，开得没枝没叶，一层一层都堆将起来，真个若有神助一般。”炀帝道：“那里便得如此？”二夫人道：“圣目亲看便知。”须臾，驾到了明霞院，杨夫人便要邀炀帝进看玉李。炀帝不肯下辇道：“先去看了杨梅，再来看他。”杨夫人不敢勉强，只得让辇过去，自家转随到晨光院来。炀帝进院，竟来到杨梅树下来看，只见花枝簇簇，开得浑如锦绣一般，十分欢喜道：“果然开得茂盛，国家祥瑞，不卜可知。”须臾各院夫人闻知二院花开，也都来看，皆极口称赞。炀帝大喜，便要排宴赏花。众夫人不知炀帝的意思，齐说道：“闻得玉李开得更盛，陛下何不一往观之？”炀帝道：“料没有杨梅这般繁盛。”众夫人道：“盛与不盛，大家去看看何妨？”炀帝被众夫人催逼不过，只得同到明霞院来。

方进得院来，早闻得浓浓郁郁的异香扑鼻；及走至后院窗前一看，只见奇花满树，异蕊盈枝，就如琼瑶造就，珠玉装成，清

阴素影，掩映的满院中祥光万道，瑞霭千层，真个有鬼神赞助之功，与杨梅大不相同。有《踏莎行》词一首为证：

白雪横铺，碧云乱落。明珠仙露浮花萼，浑如一夜气呵成，果然不假春雕琢。天地栽培，鬼神寄托。东皇何敢相拘缚，风来香气欲成龙，凡花谁敢争强弱！

炀帝看见玉李精光璀璨，也不像一枝树木，就似什么宝贝放光一般，吓得目瞪口呆，半晌开口不得。众夫人不知就里，只管称扬赞叹。众内侍宫人也不识窍，这一个道“大奇”，那一个道“茂盛”，都乱纷纷称赞不绝。炀帝不觉忿然，大声说道：“这样一技小树，忽然开花如此，定是花妖作祟，留之必然为祸。”叫左右快用刀斧连根砍去。众夫人听了，都大惊道：“开花茂盛，乃国家祯祥，为何转说是妖，望陛下三思。”炀帝道：“众妃子那里晓得，只是砍去为妙。”众夫人苦劝，炀帝那里肯听。惟袁紫烟心中明白，对炀帝说道：“此花虽是茂盛，然太发泄尽了，恐不长久。今陛下莫若以酒酬之，则此花不为妖，而反为瑞矣。”众太监正在那里延挨，不忍动手，忽报娘娘驾到。

原来萧后闻得二院开花茂盛，故来赏玩。到了院中，众夫人齐出来迎接，就说道：“这样好花，万岁转说他是妖，倒要伐去，望娘娘劝解。”萧后见过了炀帝，仔细将玉李一看，果然是雪堆玉砌，十分茂盛，心下也沉吟了一会，因问炀帝道：“陛下为何要伐此树？”炀帝道：“御妻明白人，何必细问？”萧后道：“此天意也，非妖也，伐之何益？陛下若威福不替，则此皆木德来助之象也。”炀帝道：“御妻所见极是，且同你去看杨梅。”遂不伐树，便起身依旧同到晨光院来。

萧后看那杨梅虽然繁郁，怎敌得玉李？然萧后终是个乖人，

晓得炀帝的意思，勉强说道：“杨梅香清色美，得天地之正气；玉李不过是鲜媚之姿。以妾看来，二花还是杨梅为上。”炀帝方笑道：“终是御妻有眼力。”随命取酒来赏。须臾酒至，大家就在花下团坐而饮。饮到半晌，真个是观于海者难为水，不但众人心中都有一点不足之意，就是炀帝自家看了一会，也觉道没甚趣味，忽然走起身来道：“这样春光明媚，大地皆是文章，何苦守着一株花树吃酒。”萧后道：“陛下之论有理，莫若移席到五湖中去。”炀帝道：“索性过北海一游，好豁豁胸襟眼界。”众夫人听了，忙叫近侍将酒席移入龙舟。安排停当，炀帝与萧后、众夫人，一齐同上龙舟，望北海中来。只见风和景明，水天一色，比湖中更觉不同。有诗为证：

御苑东风丽，吹着满碧流。

红移花覆岸，绿压柳垂舟。

树影依山殿，莺声渡水楼。

今朝天气好，宜向五湖游。

炀帝与萧后众夫人在龙舟中，把帘幕卷起，细细的赏玩那些山水之妙。早游过了北海，到了三神山脚下，一齐登岸。正待上山，忽听波心里一声响亮，只见海中一尾大鱼，扬鳍鼓鬣，翻波逐浪游戏，逼近岸边游来游去。见了炀帝，就如认得的一般。炀帝定眼细看，却是一个一丈四、五尺的大鲤鱼，浑身锦鳞金甲，照耀在日光之下，就如万点金星。鱼额上隐隐有一个像是朱砂写的角字，偏在半边。炀帝看了，忽然想起，说道：“原来就是此鱼。”萧后忙问道：“此是何鱼？”炀帝道：“御妻记不得了？朕昔日曾与杨素在太液池钓鱼，有个洛水渔人持一尾金色鲤鱼来献。朕见有些奇相，曾将朱笔题‘解生’二字在鱼额上，放入池中。

后来虞世基凿海，要引入活水，遂与池相通。不知几时游到海中，养得这般大了。如今‘生’字被水浸去，止有‘解’字半边一个‘角’字在上，岂不是他？”萧后道：“鲤鱼有角，非凡物也！”袁紫烟道：“趁此未成龙时，陛下当早除之，以免后日风雷之患。”炀帝道：“妃子之言甚是。”叫近侍快取弓箭来。

近侍忙将金镞羽箭奉上。炀帝接在手，展起袖袍，引箭当弦，觑定了那鱼肚腹之上，飏的放一箭去。忽然水面上卷起一阵风来，刮得海中波浪滔天，像有几百万鱼龙跳跃的模样，浪头的水直喷上岸来，连炀帝与萧后众夫人衣裳尽皆打湿，吓得众人个个魂飞魄散。萧后同众夫人慌忙退避。炀帝也吃了一惊，立脚不定；只见袁紫烟反趋到炀帝面前来，说道：“陛下站定，待贱妾来。”炀帝慌了，正要扯他，那袁紫烟忙在袖中取出一物，如算丸木蛋一般，左手挽住一条五彩锦索，右手把那丸儿掷下水去。将近鱼身，那鲤鱼一见，扑转鳌头，悠然入海去了。

袁紫烟收起水中一二十丈锦索，执着那件宝贝。此时炀帝喘息已定，向紫烟取那件东西来看，原来是个圆滴溜溜的一个五色光生丸儿。炀帝道：“此是何物，能使怪鱼退避？”袁紫烟道：“此亦妾幼时老尼所赠。说是太乙混天球，是当年老君炼就，能辟诸邪，可驱水中怪异，叫妾常佩在身，以防不测。”正说时，只见萧后同众夫人走到面前；炀帝吃了这惊，亦无兴上山游览，大家上龙舟，进北海摇回。

方登南岸，只见中门使段达俯伏在地，手捧着几道表章，奏道：“边防有紧急文书，臣不敢耽阻，谨进上御览定夺。”炀帝笑道：“当今四海承平，万方朝贡，有什么紧急事情，这等大惊小怪？”遂叫取上来看，左右忙将第一道献上。”炀帝展开看时，上

写道：为边报事，弘化郡至关右一带地方，连年荒旱，盗贼蜂起，郡县不能禁治，伏乞早发良将，剿捕安集等情。炀帝道：“这都是郡县官员假捏虚情，后日平复了冒功请赏。”萧后道：“此等之事虽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陛下只遣一员能将去剿捕便了。”炀帝又取第二道表文来看，却是：吏、兵二部为推补事，关右一十三郡盗贼生发，郡县告请良将。臣等会推卫尉少卿李渊才略兼备，御众宽简得中，可补弘化郡留守，提兵剿捕盗贼等情，伏乞圣旨定夺。炀帝看了，就批旨道：“李渊既有才略，即着补弘化郡留守，总管关右十三郡兵马，剿除盗贼，安集生民，俟有功另行升赏，该部知道。”帝批完，即发与段达。段达因边防紧急事务，不敢耽搁，随即传与吏、兵二部去了。炀帝猛想起李渊当年伐陈时，他立意杀了张丽华，况又姓李，恐怕应了天文讖语，如何反假他兵权？心下只管沉吟，欲要追回成命，又见疏已发出，待要改发一人，一时没有个良将。

也是天意有定。炀帝正踌躇间，段达忽又献上一道表来，炀帝展开看时，却是长安令献美人的奏疏。炀帝见了，心下大喜，把李渊的事都丢开了，因问段达道：“既是献美人，美人今在何处？”段达奏道：“美人现在苑外，未奉圣旨，不敢擅入。”炀帝即传旨宣来。不多时，将美人宣到。那美人见了炀帝与萧后，慌忙轻折纤腰，低垂素脸，俯伏在地。炀帝将那美人仔细一看，真个生得娇怯怯一团俊俏，软温温无限丰姿。有诗为证：

浣雪蒸霞骨欲仙，况当十五正芳年。

画眉窗下娇新月，掠鬓风前斗晚烟。

桃露不堪争半笑，梨云何敢压双肩。

更余一种憨憨态，消尽人魂实可怜。

炀帝见那女子十分娇倩，满心欢喜，用手扶他起来问道：“你今年十几岁，叫甚名字？”那美人答道：“姜姓袁，小字宝儿，年一十五岁。妾家中父母闻万岁选御车女，故将贱妾献上，望圣恩收录。”炀帝笑道：“放心放心，决不退回。”遂同萧后带了宝儿，竟到十六院来。众夫人见炀帝新收宝儿，忙治酒来贺。又吃了半夜，单送萧后回宫。炀帝就在翠华院中，与宝儿宿了。次日起来，就赐他为美人。自此以后，行住坐卧，皆带在身旁，十分宠幸。宝儿却无一点持宠之意，终日只是憨憨耍笑，也不娇人，也不作态。炀帝更加宠爱，各院夫人，也都欢喜他温柔软款，教他歌舞吹唱。他福至心灵，一学便会。

一日，炀帝在院中午睡未起，袁宝儿私自走出院来，寻着朱贵儿、韩俊娥、杏娘、妥娘众美人耍子。杏娘道：“这样春天，百花开放，我们去斗草如何？”妥娘道：“斗草，左右是这些花，大家都有的，不好耍子，到不如去打秋千，还有些笑声。”韩俊娥道：“不好不好，秋千怕人，我不去。”朱贵儿道：“打秋千既不好，大家不如同到赤栏桥上去钓鱼罢。”袁宝儿道：“去不得，倘或万岁睡醒，寻我们时，那里晓得？莫若还到后院去演歌舞耍子，还不误了正事。”大家都道：“说得是。”一齐转到后院西轩中来。众美人把四周窗牖俱开，将珠帘把金钩挂起，柳丝袅袅，檐前槛外群芳相映。正是：

帘卷斜阳归燕语，池生芳草乱蛙鸣。

第三十回 赌新歌宝儿博宠 观图画萧后思游

词曰：

午梦初回闲信步，转过雕栏，又听新声度。蜂飞蝶舞凤回住，莺啼一唤情难去。醉向花阴日未暮，漫把珠帘，钩起游丝絮。画上天涯萦意绪，令人没个安排处。

右调《蝶恋花》

凡人的心性，总是静则思动，动则思静。怎能个像修真炼性的日坐蒲团？至若妇人念头尤难收束，处贫处富，日夕好动荡者俱多，肯恬静的甚少，其中但看他所志趋向耳。

再说朱贵儿、韩俊娥、杏娘、妥娘、袁宝儿一班美人，齐转到院后西轩中坐下，一递一个把那些新学的词曲共演唱了片时。朱贵儿忽然说道：“这些曲子，只管唱，没有甚么趣味。如今春光明媚，你看轩前的杨柳青青，好不可爱。我们各人何不自出心思，即景题情，唱一首杨柳词儿耍子？”杏娘道：“既如此，便不要白唱，唱得好的，送他明珠一颗；唱不来的，罚他一席酒请众人如何？”四人都道：“使得，使得。”妥娘道：“还该那个唱起？”朱贵儿道：“这个不拘，有卷先递。”说未了，韩俊娥便轻敲檀板，细嗽莺喉，唱道：

杨柳青青青可怜，一丝一丝拖寒烟。

何须桃李描春色，画出东风二月天。

韩俊娥唱罢，众人都称赞道：“韩家姐姐，唱得这样精妙，真

个是阳春白雪，叫我们如何开口？”韩俊娥道：“姐姐们不要笑我，少不得要罚一席相请。”还未说完，只见妥娘也启朱唇，翻贝齿，娇滴滴的唱道：

杨柳青青欲迷，几枝长锁几枝低。

不知萦织春多少，惹得宫莺不住啼。

妥娘唱毕，大家又称赞了一会，朱贵儿方才轻吞慢吐，嘹嘹咧咧，唱将起来道：

杨柳青青几万枝，枝枝都解寄相思。

宫中那有相思寄，闲挂春风暗皱眉。

贵儿唱完，大家说道：“还是贵姐姐唱得有些风韵。”贵儿笑道：“勉强塞责，有甚么风韵。”因将手指着杏娘、宝儿说道：“你们且听他两个小姐姐唱来，方见趣味。”杏娘微笑了一笑，轻轻的调了香喉，如箫如管的唱道：

杨柳青青不绾春，春柔好似小腰身。

漫言宫里无愁恨，想到春风愁杀人。

杏娘唱罢，大家称赞道：“风流蕴藉，又有感慨，其实要让此曲。”杏娘道：“不要羞人，且听袁姐姐的佳音。”宝儿道：“我是新学的，如何唱得？”四人道：“大家都胡乱唱了，偏你能歌善唱的，到要谦逊！”宝儿真个是会家不忙，手执红牙，慢慢的把声容镇定，方才吐遏云之调，发绕梁之音，婉婉的唱道：

杨柳青青压禁门，翻风挂月欲销魂。

莫夸自己春情态，半是皇家雨露恩。

宝儿唱完，大家俱各称赞。朱贵儿说道：“若论歌喉婉转，音律不差，字眼端正，大家也差不多儿；若论词意之妙，却是袁宝儿的不忘君恩，大有深情，我们皆不及也。大家都该取明珠相

送。”宝儿笑道：“众姐姐休得取笑，免得罚就够了，还敢要甚么明珠？羞死，羞死。”杏娘道：“果然是袁姐姐唱得词情俱妙，我们大家该罚。”

众美人正争嚷间，只见炀帝从屏风背后转将出来，笑说道：“你们好大胆，怎么瞒了朕在这里赌歌？”众美人看见了炀帝，都笑将起来，说道：“妾等在此赌，胡诌的歌儿耍子，不期被万岁听见。”炀帝道：“朕已听了多时矣！”原来炀帝一觉睡醒，不见了宝儿，忙问左右，对道：“在后院轩子里，与众美人演唱去了。”炀帝遂悄悄走来。将到轩前，听见众美人，说也有，笑也有，恐打断了他们兴头，遂不进轩，到转过轩后，躲在屏风里面，张他们耍子。故这些歌儿，俱一听得明白。当下说道：“你们不要争论，快来听朕替你们评定。”众美人真个都走到面前。

炀帝看着朱贵儿、韩俊娥、妥娘、杏娘说道：“你们四个，词意风流，歌声清亮，也都是等闲难得。”又将手指着袁宝儿道：“你这个小妮子，学得几时唱，就晓得遣词立意，又念皇家雨露之恩，真个聪明敏惠，可喜可爱。”宝儿也不答应，只是憨憨的嘻笑。炀帝又道：“你们到耍得有趣，都该重赏。”遂叫左右取吴綾蜀锦，每人两端，宝儿加赏明珠两颗，说道：“你既念皇家的雨露，雨露不得不偏厚于你。”宝儿与众人一齐谢恩，说：“万岁评论极公。”炀帝大喜，正欲分付看宴来，忽闻隔墙隐隐有许多笑声，将近轩来。左右报道：“众美人来了。”

炀帝见说，笑对众美人道：“你们把朕藏着，待他们来，只说朕不在这里。”韩俊娥道：“叫妾等藏万岁爷到那里去？”朱贵儿道：“左首短屏后，可以藏得。”炀帝道：“下身露出不好。”杏娘道：“假山后芭蕉阴里到好。”炀帝道：“倘或一阵风来，吹倒

了叶儿，就看见了，也不好。”袁宝儿笑道：“有便有一个所在，只怕万岁不好意思。”炀帝笑道：“小油嘴，快说来，不要耽搁了工夫。”宝儿把手指右首壁上一口壁橱道：“这内中甚是广阔，上边又有雕花。可以看外，又不闷人，不要说万岁一个，再有一个陪驾，亦可容得。”炀帝见说，点头笑道：“妙，你们快开了，待朕躲进去。”众美人忙把橱门展开，炀帝轻身一跃，闪进里头去了。众美人仍然关好，把屈戌扣上。

不一时，七八位夫人，携着手笑进轩来。只见众美人都站四散的在那里，四围一看，并不见炀帝。明霞院杨夫人道：“万岁不在这里？”清修院秦夫人问众美人道：“万岁那里去了？”众美人都说：“不晓得。”晨光院周夫人道：“宝辇尚停在院外，宫人们都说在西轩里，难道万岁有隐身法的，就不见了？”景明院梁夫人笑对袁宝儿道：“别的说不晓得也就罢了，你是时刻要侍奉的，岂不知万岁在何处。若藏在那里，快些说出来，不然我们大家要动手了。”宝儿憨憨的答道：“我一个娃娃家，怎便可以藏得万岁？”迎晖院罗夫人笑道：“好一个娃娃家！只怕来年这时候要做娘了。”众夫人都笑起来。秋声院薛夫人道：“不是这等讲，我有个法在此。他们是不肯说的了，我们莫若将宝儿这妮子劫了去。万岁是时刻少他不得，他不见了，他自然要寻到我们院里来的，何须此时性急？”众夫人都道：“有理，有理。”正要大家动手，翠华院花夫人只见壁橱里边一影，便道：“万岁在这里，我寻着了。”忙把壁橱屈戌除去，正要开门，听见里边格吱吱笑声，跳出一个炀帝来，拍手大笑道：“好呀，众妃子要劫朕可人去，是何道理？”文安院狄夫人笑道：“幸亏薛大人的妙策，激动天颜，方才泄漏；不然只道这里头是凤池，那晓得倒是个龙窟。”众夫

人与众美人都大笑起来。

炀帝对众夫人问道：“你们这一伙，为甚么游到这里来？”秦夫人道：“妾等俱有耳报法，晓得陛下在这里评品歌词，妾等亦赶来随喜随喜。”薛夫人问道：“他们歌的是新词是旧曲？”炀帝便把五个美人的杨柳词逐个述与众夫人听。周夫人道：“他们到玩得有些意思，我们亦该寻个题目来做做，消遣韶华，强如去抹牌下棋，猜谜行令。”炀帝笑道：“题目不拘，就众妃子各人写怀赋志，何必别去搜求。”狄夫人道：“题目虽好，只是如今现在只有妾等八人，万岁何不连他们一发去宣了来，以见十六院多有吟咏，方成个诗文会集，大家有兴。”炀帝道：“妃子之论甚佳。”随叫左右近侍们：“快些去宣那八院夫人来。”宫人领旨，如飞的分头去了。正是：

横陈锦幃栏杆内，尽吸江云翰墨中。

不一时，只见众夫人多打扮得鲜妍妩媚，袅袅娉娉，齐走进轩来，见过了炀帝，又见了八位夫人。炀帝一看，只有六人，少了两位：仪凤院李夫人，宝林院沙夫人。便问道：“为何庆儿不来？”绮阴院夏夫人道：“李夫人么，是陛下不到他院里去临幸，事了相思病来不得。”炀帝笑道：“别样病朕不会医，惟相思病朕手到病除。”又问道：“沙妃子为何也不来？”降阳院贾夫人道：“他说身子有些诧异，看动弹得也就来。”又道：“陛下宣妾等来，有何圣谕？”秦夫人道：“陛下因众美人赌唱新词，也要命题，叫妾等或诗或词，大家做一首题目，各人或写景或感怀，随意可做。”积珍院樊夫人对炀帝道：“他们吟风弄月惯的，妾却笔砚荒疏，恐做出来反污龙目。”炀帝道：“这也不过遣一时之兴，胡诌几句消遣，妃子何须过逊？”影纹院谢夫人道：“若要考文，必须

定个优劣赏罚。”仁智院姜夫人道：“主司自然是陛下了，但妾赏则不敢望，罚则当如何？”花夫人道：“赏则各输明珠一颗，以赠元魁，罚则送主司到他院里去，针灸他一夜，再考。”秦夫人道：“这等说，人人去做歪诗，再无好咏了。”和明院姜夫人道：“不是这等讲，若是做得丑的，要罚他备酒一席，以作竟日欢；若是做得奇思幻想，清新中式的，大家送主司到他院里去，欢娱一夜。”周夫人笑道：“照依你说，我是再不沾雨露的了。”

炀帝听见众夫人议论，大笑不止，便道：“众妃子不必争论，好歹做了，朕自有公评。”于是众夫人笑将下来，向炀帝告坐了，便四散去了，各占了坐位。桌上预先设下砚一方，笔一枝，一幅花笺。大家静悄悄凝坐构思。炀帝坐在中间，四围观看：也有手托着香腮；也有颦蹙了画眉；也有看着地弄裙带的；也有执着笔仰天想的；有几个倚遍栏杆；有几个缓步花阴；有的咬着指爪，微微吟咏；有的抱着护膝，唧唧呆思。炀帝看了这些佳人的态度，不觉心荡神怡，忍不住立起身来，好像元宵走马灯，团团的在中间转，往东边去磨一磨墨；往西边来镇一镇笺；那边去倚着桌，觑一觑花容；这边来靠着椅，衬一衬香肩。转到庭中，又舍不得这里几个出神摹拟；走进轩里，又要看外边这几个心情无那。引得一个风流天子，如同戏台上的傀儡，提进提出。

正得意之时，只见一个内监进来奏道：“娘娘见木兰庭上百花盛开，遣臣请万岁御驾赏玩。”炀帝见说，便道：“木兰庭上到也有景致，自从有了西苑，许久不曾去游，只是此刻众夫人在这里题诗看花，明日罢。”内监道：“娘娘已先进木兰庭去了，专候万岁驾临。”狄夫人起身，对炀帝说道：“妾等做诗，原没甚要紧，陛下还是进宫去的是，不要因了妾们拂了娘娘的兴。”炀帝沉吟

了一回，说道：“既如此，妃子们同去走走何如？”罗夫人道：“使不得，娘娘又没有旨唤妾们，妾等成队的进宫去，不惟不能凑其欢，反取其厌了。”炀帝点头道：“也说得是，待朕去看，光景好，再差人来宣你们未迟。如今大家且在这里构思完题。”说了起身，众夫人送出轩来，炀帝便止住道：“众妃子各自干正事，不要乱了文思。”众夫人应命进轩。

炀帝见众美人都在轩外，说道：“你们总是闲着，随朕去游赏片时。”宝儿等五人欢喜不胜，随炀帝上了玉辇，转过西轩，又行过了明霞、晨光二院，将到翠华院玉山嘴口，只见一辆小车儿迎将上来。炀帝仔细一看，却是仪凤院李夫人。李夫人望见了炀帝的玉辇，忙下车来，俯伏辇前。炀帝把手扶他起来道：“好呀，你躲到这时候方来，夏妃子说你害了相思病，朕正要来替你诊治。”李夫人笑道：“陛下那有闲工夫来，妾偶尔伤春贪睡来迟，望陛下恕罪，不知宣妾等在何处供奉？”炀帝便把美人赌歌，众妃子也想吟诗，朕叫他们各自写怀，在西轩中题咏，如今因木兰庭上花开，皇后来请，不得不去走遭，说了一遍。李夫人道：“既是陛下要进宫去了，妾又到西轩去有甚兴致，不如仍回院去，做了诗呈上御览便了。”炀帝道：“妃子既是体中欠安，诗词今日不做，后日亦可补得，没甚要紧，到不如同朕进宫去看一看花，夜间朕就到你院中歇了。朕还有点话对你说。”李夫人不敢推辞。炀帝拉李夫人同坐了玉辇，亲亲切切、又说了许多体己话。

不一时已到宫中，萧后接住。李夫人见过了萧后。萧后对炀帝道：“妾见木兰庭上，万花齐放，故差奴婢们迎请陛下一赏。”又对李夫人道：“前日承夫人差官人来候问，又承见惠花观，穿扎得甚巧，两日正在这里想念，今日同来，正惬我心。”李夫人

道：“微物孝顺娘娘，何足记怀。”炀帝道：“朕久不到木兰庭，正要一游，不想御妻亦有同心。”三人一头说，一头走，须臾之间，早到木兰庭上。炀帝四围一看，只见千花万卉，簇簇俱开。真个是：

皇家富贵如天地，禁内繁华胜万方。

炀帝与萧后众人四下里游赏了一会，方到庭上来饮酒。萧后问道：“陛下在苑中作何赏玩，却被妾邀来？”炀帝道：“朕偶然睡起，见朱贵儿等躲在院后轩子里，赌唱歌儿耍子，被朕窃听了半日，到唱得有些趣味。”萧后道：“怎样有趣？”炀帝遂把众美人如何唱、如何赌，与自家如何评定，细细述了一遍。萧后看着众美人说道：“你们既有这等好歌儿，何不再唱一遍，与我听听？看万岁评定的，公也不公？”炀帝道：“有理有理，也不要你们白唱，唱一首，朕与娘娘饮一杯酒，李妃子也陪饮一杯。”众美人不敢推辞，只得将杨柳词，一个个重新唱了一遍。萧后俱称赞不已。末后轮到袁宝儿唱时，炀帝正要卖弄他皇家雨露之恩，留心侧耳而听，不想他更逞聪明，不袭旧词，又信着口儿唱道：

杨柳青青娇欲花，画眉终是小官娃。

九重上有春如海，敢把天公雨露夸。

炀帝听了，又惊又喜道：“你看这小妮子专会作怪。他因御妻在此，便唱‘九重上有春如海，敢把天公雨露夸’。这明是以宫娃自谦，见他不专宠之意。”萧后大喜道：“他年纪虽小，到有些才情分量。”因叫他到面前，亲自把一杯酒赐与他吃，说道：“你小小年纪，到知高识低，晓得事务，先念皇恩，又不敢夸张，真可谓淑女矣！”将自带的一副金自川，取下来赏他。宝儿谢恩，接了也不做声，只是憨憨的嘻笑。

萧后对炀帝道：“刚才奴婢们说陛下在西轩，与众夫人赋诗，怎么众位不见，陛下独同李夫人来？”炀帝指着众美人道：“因他们赌唱新词，众妃子偶然撞来，晓得了，也要朕出个题目，消遣消遣。李妃子是没有来，直到御妻请朕回宫，在玉山嘴口遇见朕，因拉他来看花助兴。”萧后道：“李夫人来，更觉花神增色；只是打断了陛下考文的兴趣，奈何？”大家说说笑笑，炀帝不觉微有醉意，遂起身到各处闲耍。偶走上殿来，只见中间挂着一幅大画，画上都是泥金青绿的山水人物，也有楼台寺院，也有村落人家。炀帝见了，便立住细看，并不转移。萧后见炀帝注看多时，恐劳神思，便叫宝儿去请来饮酒。宝儿去请，炀帝也不答应，只是注目看画。萧后又叫宝儿拿一钟新煎的龙团细茶，送与那炀帝，炀帝只顾看画，也不接茶。

萧后见炀帝看得有些古怪，忙起身同李夫人走到画前，徐徐问道：“这是那个名人的妙笔？陛下为何这等爱他，凝眸不舍？”炀帝道：“这画乃是一幅广陵图，朕见此图，忽想起广陵风景，故有些恋恋不舍。”萧后道：“此图与广陵不知可有几分相似？”炀帝道：“论广陵山明水秀，柳媚花娇，这图如何描写得出？若只论殿宫寺宇，一指顾间，历历如在目前。”萧后将手指着问道：“此一条是什么河道，有这些舳舻舟楫在内？”炀帝见萧后问他详细，遂走近一步，将左手伏在萧后身上，把右手指着图画，细细说道：“这不是河道，乃是扬子江。此水自西蜀三峡中流出，奔腾万余里，直到海中，由此遂分南北，古今所谓天堑者，以此江而得名也。”李夫人道：“沿江这一带，都是甚么山？”炀帝道：“这正面一带，是甘泉山；左边的是浮山，昔大禹治水，曾经此山，至今山上还有个禹庙；右边这一座，叫做大铜山，汉时吴

王凖在此处铸钱，故此得名；背后一带小山，叫做横山，梁昭明太子在此处读书；四面散出的，乃是瓜步山、罗浮山、摩诃山、狼山、孤山，是广陵的门户。”

李夫人悄悄的叫贵儿点两杯浓酽酽的茶来。李夫人递了一杯与萧后吃了，又取了一杯茶，轻轻的凑在炀帝面前去。炀帝把手来接了。萧后放了杯，又问道：“中间这座城池，却是何处？”炀帝吃完了茶，答道：“这叫做芜城，又叫做古邗沟城，乃是列国时吴王夫差的旧都。旁边这一条水，也是吴王凿的，护此城池。此城据于广陵之中，又得这些山川相为护卫。朕向来曾镇扬州，意欲另建一都，以便收览江都秀气。”李夫人道：“这小小一城，如何容得天子建都？”炀帝笑道：“妃子在画上看了觉小，若到那里尽宽大，可以任情受用。”又以手指着西北一隅地方说道：“只此一处，有二百余里，与西苑大小争差不多。朕若建都此处，可造十六宫院，与西苑一般。”又四下里乱指道：“此处可以筑台，此处可以起楼，此处可以建桥，此处可以凿池。”这炀帝说到了兴豪之际，得意之时，不觉手舞足蹈，欣然畅快起来。萧后见了笑道：“陛下既说得如此有兴，何不差人快做起来，挈带贱妾并众夫人与美人同去一游？”炀帝道：“朕实有此心，只恨这是一条旱路，虽有离宫别馆晚间住扎，日间那些车尘马足的劳攘，甚是闷人；再带了许多妃妾们，七起八落，如何能够快活？”李夫人道：“何不寻条水路，多造龙舟，妾等皆可安然而往？”炀帝笑道：“若有水路，也不等今日。”萧后道：“难道就没有一条河路？方才那条扬子江，恐怕有路。”炀帝道：“太远，太远，通不得。”萧后道：“陛下不要这般执定，明天召群臣商议，或别有水路。亦未可知。且去饮酒，莫要只管愁烦。”

炀帝见说，携了萧后的手，三人依旧到庭上来饮酒。大家你一杯，我一盏，饮至掌灯时，李夫人起身，向炀帝与萧后要告辞归院。炀帝不开口，只顾看那萧后。萧后便知炀帝的意思，况又李夫人性格温柔，时常到宫来候问，故此萧后待他更觉亲热，便一把扯住道：“夫人不比别个，就住在我宫中一宵，亦何妨碍？况且陛下又在这里，决不使你寂寞。”炀帝笑道：“御妻你不晓得，他刚对朕说道这两日身上有些欠安，朕勉强拉他来看花助兴。”萧后见说，笑道：“身子不好，这不打紧，住在这里，少刻我叫陛下送一帖黄昏散来，保你来朝原神胜旧。”引得李夫人掩着口儿，只是笑，见萧后意思殷勤，只得仍旧坐下；又吃了更余酒，然后与炀帝、萧后同在宫中歇了。正是：

烛开并蒂摇金屋，带结同心绾玉钩。

次日，炀帝设朝，聚集大臣会议，要开一条河道直通广陵，以便巡幸。众臣奏道：“旱路却有，并不闻有河道可以相通。”炀帝再三要众臣筹策一条河路来，各官俱面面相觑，无言可答。大家捱了一会，只得奏道：“臣等愚昧，一时不能通变，伏望陛下宽限，容臣等退出，会同该部与各地方官，细细查勘回旨。”炀帝依奏，即传旨退朝，起身退入后宫。正是：

欲上还寻欲，荒中更觅荒。

江山磐石固，到此也应亡。

第三十一回 薛冶儿舞剑分欢 众夫人题诗邀宠

词曰：

莺声未老燕初归，正好传杯。鱼肠试舞逞雄奇，争
羨峨眉。锦笺觅句漫留题，且共追陪。浅斟细酌乐
深闺，情尽和谐。

右调《玉树后庭花》

自来诗词虽是写怀寄兴，然其中原有起承转合，故人不得草草涂鸦。但今作者，只取体艳句娇，标新领异而已，原没甚骨力规则。独诧天公使有才之女，生在一时，令荒淫之主志乱心迷，每事令人欲罢不能。

再说炀帝与众臣议论，要开通广陵河道。退前回宫，萧后接住问道：“陛下与众臣商议的水道何如？”炀帝道：“群臣商酌了半日，再寻不出一条路来，今领旨去查，多分也不能有。”萧后道：“众臣既去细查，定还有别路，且待他们来回旨再处；陛下不要思量未来，倒误了眼前。”炀帝问道：“为何不见李妃子？”萧后道：“他因念着诗题，恐怕各院到他那里去寻他，晓得了在这里，不好意思。等不及陛下还宫，忙回院去了。”炀帝见说，便道：“正是，为什么众妃子不把诗来进呈？朕与御妻到院中去问他们。”萧后道：“这也使得。前日绮阴院差人来，说院中花柳十分可人，请妾去赏玩，因两日不得闲，故没有去。今日天气甚好，陛下何不同到那里去一乐？”炀帝笑道：“御妻倒会排遣。”萧后

道：“妾妇人家，只好是这样排遣，比不得陛下东寻西趁，要十分快乐。”炀帝道：“御妻恁说，朕就不去，在这里与御妻促膝谈心何如？”萧后微笑道：“妾是戏言，陛下怎么认起真来，难道宵来刚沐恩波，今晚又思多露，奢望若此？”一头说，一头挽着炀帝的手，走出宫来。随着内相去唤袁宝儿等到绮阴院侍候。

萧后与炀帝上了宝辇，竟到绮阴院。夏夫人接住。炀帝就问夏夫人道：“昨日众妃子吟的诗词，为什么不送来朕览？”夏夫人见过了萧后，对炀帝道：“诗是没有做，见陛下回宫去了，妾等亦遂散归。”炀帝笑道：“你们好大胆，难道见朕回宫，众妃子就不奉旨了？”夏夫人笑道：“诗多是做的，交在清修院秦夫人处，他一齐送呈御览。”又转对萧后道：“前日妾望娘娘玉趾降临，为何直至今日？”萧后道：“承夫人见邀，满拟即来游玩，不知为甚缘故，春未去而病先来，觉得身子甚懒，因陛下有兴，故此同来。”炀帝与萧后大家说说笑笑，各处游赏。只见鸟啼花落，日淡风和，春夏之交，光景清幽可爱。正是：

领略花蹊看不尽，平分风月意如何。

炀帝赏玩了多时，心下畅快，因对萧后道：“早是御妻邀来游玩，不然将这样好风光都错过了。”夏夫人忙排上宴来。炀帝饮了数杯，忽问道：“袁宝儿众人如何不来？”众内相听了，慌忙去叫，却都不在院中。各处去寻，寻了半晌，一个个忙忙乱乱的走将进来。炀帝见他们举止失常，便问道：“你这干小妮子，躲在何处，这时候才来，又这般模样？”众美人料隐瞒不住，只得齐跪下道：“妾等在仁智院山上，看舞剑耍子，不知万岁与娘娘驾到，有失随侍，罪该万死。”炀帝道：“是谁舞剑？”宝儿道：“是薛冶儿。”炀帝道：“薛冶儿从不曾说他会舞剑，敢是你们说

慌？”萧后道：“谎不谎有何难见，只叫冶儿来，便知端的。”炀帝点头，放了众美人起来，随叫内相去唤冶儿。不多时，冶儿唤到，怎生打扮？但见：

穿一件淡红衫子，似薄薄明霞剪就；系一条缟素裙儿，如盈盈秋水裁成。青云交绾头上髻松盘百缕；碧月充作耳边珰，斜挂一双。宝钏低弹彩鸾飞，绣带轻飘金凤舞。梨花高削两肩，杨柳横拖双黛。绝无尘气，恍疑天上掌书仙；别有风情，自是人间豪侠女。

炀帝见了薛冶儿便说道：“你这小妮子既晓得舞剑，如何不舞与朕看，却在背后卖弄？”冶儿答道：“舞剑原非韵事，被众美人逼勒不过，偶然耍子，有何妙处，敢在万岁与娘娘面前献丑？”炀帝笑道：“美人舞剑，乃是美观，如何反说不韵？赐他一杯酒，舞一回与朕看。”冶儿不敢推辞，饮了酒，取了两口宝剑，走到阶下，也不挽衣，也不挽袖，便轻轻的舞将起来。初时一来一往，还袅袅婷婷，就如蜻蜓点水，燕子穿花，逞弄那些美人的姿态，后渐渐舞得紧了，便看不清来踪去迹。两口宝剑寒森森的就像两条白龙，在上下盘旋。再舞到妙处时，剑也看不见，人也看不见，只见冷气飕飕，寒光闪闪，一团白雪在阶前乱滚。炀帝与萧后看了，喜得眉欢眼笑，拍手称好。

冶儿舞了半晌，忽然就地一滚，直滚到东南角上。炀帝疑惑，在席上直站起来看。只听得翻天一声响，碗大的一株枣树，砍将下来，惊得内监与众美人都避进院。冶儿将身一闪，徐徐收住宝剑，恍如雪堆销尽，现出一个美人来的模样，轻轻的走到檐前，将双剑放下，气也不喘，面也不红，发丝一根也不散乱，阶前并无半点尘埃飞起。望他走来，仍旧衣裳楚楚，笑容可掬。炀帝不

觉击桌叹赏道：“奇哉冶儿！直令人爱死！”就叫冶儿近身，用手在他身上一摸，却又香温玉软，柔媚可怜，就像连剑也拿不动的。心下十分欢爱，因对萧后道：“冶儿美人姿容，英雄伎俩，非有仙骨不能到此。若非今日，朕又几乎错过。”萧后道：“如今也未迟，真个我见犹怜。”炀帝能臻化境真难测，伎到精时妙能臻化境真难测，伎到精时妙入满院不扬尘。

炀帝归到席上，萧后道：“今日之乐，比往日更觉快畅，皆夏夫人之惠也。”夏夫人道：“妾有何功，幸赖冶儿舞剑，庶不寂寞耳。陛下与娘娘该进一巨觞，冶儿亦当以酒酬之。”炀帝笑道：“难道主人到不饮？”夏夫人答道：“妾自然奉陪。”正要斟酒，只见宫娥进来报道：“众夫人进院来了。”夏夫人见说，忙起身出去接了进来。十六院夫人，一位也不少，上前见过了炀帝与萧后。夏夫人与众位夫人叙过了礼，叫左右重整杯盘，入席坐定。炀帝笑道：“你们这时候才来见朕，不怕主司责罚么？先罚三杯一个，然后把诗来呈。”谢夫人道：“主司今日却轮不到陛下了，还该让娘娘；陛下只好做个副主考。”炀帝道：“这是什么缘故？”狄夫人道：“吾辈女门生，自然该娘娘收入宫墙，陛下理宜回避，始免嫌疑。”萧后道：“《易经》、《葩经》，各服一经，还是陛下善于作养人材。”炀帝亦笑道：“御妻久著关雎雅化，深得《诗经》之旨。”萧后笑道：“不比陛下一味春秋。”引得众夫人美人都大笑起来。

秦夫人在宫奴手里取诗稿一本呈上。炀帝揭开第一页来看，见上写“仁智院臣妾姜桂恭呈御览”，下边一个小小方印“月仙氏”。炀帝看了，笑对姜夫人道：“论来还该序齿论次，你的年纪最小，为甚反把你列为首唱？”姜夫人答道：“昨日因杨夫人、周

夫人说先完的先录，不必拘泥。妾是腹中空虚，无对思索，故此僭越。比不得众夫人们，肚子里有物，要细细推敲揣摩。”话未说完，秦夫人对着姜夫人道：“我们被你说也罢了，怎么独嘲笑起沙夫人来？”姜夫人道：“妾何尝嘲笑沙夫人？”秦夫人道：“你说肚子里有物，不是打趣他么？”姜夫人道：“妾实不知，望沙夫人恕罪。”萧后听说，忙问道：“依众夫人说来，可是沙夫人恭喜了？这也是九庙之灵，陛下之福。”

炀帝口也不开，觑着沙夫人注目的看。只见沙夫人桃花脸上两朵红云登时现将出来，垂头无那。炀帝看见光景，有些厮像，问下首梁夫人道：“妃子是诚实人，实对朕说，沙妃子的喜是真是耍？”梁夫人在桌底下伸出三个手指来，低低的答道：“三个月了。”炀帝见说，大喜道：“妙极，妙极！快取热酒来，待朕饮三大杯，御妻也饮三杯。”杨夫人道：“此皆娘娘德化所致，使妾等普沾恩泽。三杯岂足以报娘娘万一，陛下何功，却要吃起三大觥来？”炀帝笑道：“虽说朕没有大功，亦曾少效微劳。”惹得众人都大笑起来。炀帝把手乱指道：“你们众妃子一概都吃三杯。”又笑对沙夫人道：“妃子只饮一杯罢。”贾夫人道：“一回儿就是陛下徇私了。刚才说妾们一齐吃三杯，为何沙夫人反只要吃一杯？”江夫人道：“少刻，诗词若是陛下看得不公，还要求娘娘磨勘。”炀帝一头笑饮，看姜夫人的诗，却是一首绝句：

六宫清昼斗云鬟，谁把君王肯放闲？

舞罢霓裳歌一阕，不知天上与人间。

炀帝看罢笑道：“姜妃子从不曾见他吟咏，亏他倒扯得来，竟不出丑。”又看下去，上写“影纹院臣妾谢初萼”，下边图印“天然氏”，也是绝句一首：

晚妆零落一枝花，又听銮舆出翠华。

忙里新翻清夜曲，背人偷拨紫琵琶。

炀帝对谢夫人道：“别人诗中的兴比，不过是借题寓意，你却却是典实。那一夜朕在清修院歇，隔垣听得谢妃子的琵琶，真个弹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令人听之忘寐。今此诗竟如写自己的画图。”萧后道：“有此妙技，少刻定要请教。”炀帝又看下去，见上写“翠华院臣妾花舒霞”，图印上“字伴鸿”，是一首词。炀帝遂朗吟云：

桐窗扶醉梦和谐，恼乱心怀，没甚心怀。拉来花下赌金钗，懒坐瑶阶，又上瑶阶。银河对面似天涯，不是云霾，即是风霾，鹊桥有处已安排，道是君乖，还是奴乖。（右调《一剪梅》）

炀帝念完，萧后问道：“这是谁的？倒做得有趣。”炀帝道：“是花妃子的。”萧后笑道：“只怕今夜花夫人乖不去了。”炀帝道：“词句鲜妍妩媚，深得丽人情致。”花夫人道：“胡诌塞责，有甚情致？蒙陛下过誉。”樊夫人道：“花夫人过谦，陛下可要罚他一杯？”炀帝点点头儿，又看下去，写着“和明院臣妾江涛”印章是“惊波氏”。却是绝句二首：

梦断扬州三月春，五桥东畔草如茵。

君王若问侬家里，记得琼花是比邻。

其二：

晓妆螺黛费安排，惊听鹦哥报午牌。

约略君王今夜事，悄挨花底下弓鞋。

炀帝念完，说道：“二诗做得情真艳丽，但觉乡思之念切耳。”萧后叫宫人取大杯：“奉陛下三巨觞。”炀帝道：“御妻为甚要罚起朕来？”萧后道：“陛下论诗不明，故此要罚。”炀帝道：“御妻

说有何不明？”萧后道：“妾说来，陛下自然心服。你们众夫人都来看。”众夫人见说，齐到萧后身边来。萧后指着江夫人的诗说道：“这两首诗，是兴比之体。前一首，是江夫人借家乡之意，切念君心，其实非念家乡，隐念君心也。第二首，文义是总归题旨，明写重念君心，非念家乡也，为何反说思乡之念太切，岂不是论诗不明？”炀帝哈哈大笑道：“朕岂不知，因御妻与众妃子多在这里，难道独赞江妃子的诗意念朕，众妃子独不念朕耶！看诗者，只好以意逆志耳！”周夫人道：“亏得娘娘明敏，道破了作者诗意，像妾们只好被陛下掩饰过了。”炀帝道：“朕将一杯转奉与御妻，以见磨勘的切当；再一杯寄与周妃子，以酬其帮衬，朕自吃一杯。”周夫人笑道：“总是多嘴的不好，难道江夫人倒不要吃？”萧后道：“陛下这三杯，是要奉的，妾们大家再陪一杯，乃是至公。”于是各人斟酒而饮。炀帝吃了酒，看后边去，见上写着“文安院臣妾狄玄蕊”，印章“字亭珍”，是一首词，调寄《巫山一段云》。

时雨山堂润，卿云水殿幽。花花草草过春秋，何处是瀛州？
翠袖承恩遍，朱弦度曲稠。御香深惹薄言愁，天子趁风流。

炀帝念完，赞道：“好，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得吟词正体。”萧后笑道：“此首别人做不出，更妙在结题。陛下又该饮一大杯。”炀帝道：“该吃，快快斟来。”又看到下边去，上写着“秋声院臣妾薛印花谨呈御览”，图印是“小字南哥”。是七言绝句一首：

午凉庭院倚微醒，弄水池头学采苹。

荷惯恩私疏礼节，梦中犹自唤卿卿。

炀帝念完道：“妙！文如其人，情致宛然。”萧后笑道：“再加几个‘卿’字，陛下还要妙哩！”罗夫人亦笑道：“这几声唤，薛夫人难道不下来递陛下一杯酒？”薛夫人见说，含着娇羞，认

真要起身来，炀帝见了，忙止住道：“你自坐着，不要睬他。”又看了下去，上写道：“积珍院臣妾樊娟”，印章是“素云氏”，也是绝句一首：

梦里诗吟雨露恩，那须司马赋长门。

温泉浴罢君王唤，遮莫残妆枕簟痕。

炀帝念完，说道：“情深而意淡，深得佳人韵致。”又看下去，上写道：降阳院臣妾贾素贞谨呈御览”，下边图章“字林云”，是绝句两首：

玉质光合不染纛，清香别是异芳芬。

曾经醉入潇湘梦，起倚雕栏弄素裙。

其二：

相思未解翰何题，一自承恩情也迷。

记得当年幽梦里，赐环惊起望虹霓。

炀帝念完，微笑赞道：“不事脂粉，天然妍媚，所谓粗服乱头俱好。”只见众夫人格吱吱笑起来。炀帝问道：“众妃子为甚好笑？”姜夫人道：“妾们笑昨日。”说了就止住口道：“妾不说了，刚才无心唐突了沙夫人，如今何苦又多嘴？”炀帝道：“你不说，罚三巨觥”花夫人道：“他吃不得，待妾代说了罢。昨日贾夫人做诗，一回儿起了稿，自己看了摇摇头，团做纸圆儿吃了。如此三四回，吃了三四个纸圆。后见陛下进宫去了，要请周夫人与杨夫人代笔。他两个不肯，贾夫人气起来，道：‘求人不如求自己，陛下晓得我是初学，好歹放几个屁在上，量陛下不把奴打到赘字号里去。’今见陛下赞他的诗，故此妾们好笑。”薛夫人笑道：“亏那几个纸圆儿，方放出好屁来。”炀帝见贾夫人有些愠意，罚了姜夫人、花夫人、薛夫人一杯酒。又展一首来看：“绮阴院臣

妾夏绿瑶谨呈御览”，印章是“琼琼氏”，乃是一首词儿：

春满西湖好，月满前山小。匝地笙歌，接天灯火。君王归了，
问酒政何如？个过是催花斗草。 辜负黄昏早，懒把眉儿扫。
心字香烧，谁敢望鸾颠凤倒。尧舜心肠，时怜却汉宫人老。

炀帝念完赞道：“色韵性度，跃跃如纸上出。”萧后笑道：“不但做得有情有致，且为陛下今宵下一速帖。”夏夫人道：“蒙娘娘降临，已出万幸，焉敢更有他望？”炀帝又看下去，写着“迎晖院臣妾罗小玉谨呈御览，”印章上是“佩声氏”，是绝句两首：

亭西小院灿名花，岂比寻常富贵家。
染尽上林好风景，瑶琴一曲胜琵琶。

其二：

别样新妆懒画容，玉山颓处两三峰。
漫言姚魏堪为侣，还让宫花报九重。

萧后见炀帝念完，因说道：“二诗才情分量，兼得之矣，陛下以为是否？”炀帝道：“御妻评拟不差。”又看下去，上写道：“清修院臣妾秦美”，印章是“丽娥氏”，绝句一首：

宫禁春深雨露饶，万堆红紫绿千条。
不知花叶谁裁里，始信东风胜剪刀。

炀帝点点头儿，又看下去，见上写“明霞院臣妾杨毓”，印章上是“翩翩氏”，也是绝句一首：

娇痴何分沐恩光，占尽春风别有香。
自是妾身无状甚，错疑花木恼君王。

炀帝微笑一笑，又看下去，上写着“晨光院臣妾周含香”，印章“字幼兰”，是小词一首，调寄《如梦令》：

昨夜东风吹透，一树杨梅开骤，香露浥金樽，满祝千秋万寿。
非谬非谬，共醉太平时候。

炀帝念完，点几点头儿，又看下去，上写着“景明院臣妾梁玉谨呈御览”，图记上是“莹娘氏”，是绝句一首：

腰肢怯怯怕追欢，镜里幽情只自看。

莫说宫闱多媚态，轻罗小袖醉阑干。

炀帝微笑一笑。萧后问道：“为甚么这几首陛下只点头微笑？”炀帝道：“御妻，你不知六宫中如杨翩翩、周幼兰、秦丽娥、梁莹娘、沙雪娥是宫中的诗伯，今竟如臣下应制，并不见出色文字，合着旧曲一句，把往事今朝重提起。”引得众夫人没得说，都笑起来。萧后道：“只要是诗就罢了，陛下不必苛求。”炀帝又看下去，是“宝林院臣妾沙映”，印章是“雪娥氏”，乃五言律诗一首：

披发入深宫，承恩战栗中。

笑歌花潋潋，醉舞月朦朦。

共颂螽斯羽，相忘日在东。

千秋长侍从，草木恋春风。

炀帝看完赞道：“正说难道没有一首出色的，原来在这里。”萧后见说，重新又念了一遍，赞道：“果然好，端庄纯静，居然大家。”炀帝又看下去，上写道“仪凤院臣妾李小环”，印章上字是“庆儿”，乃绝句一首：

君王明圣比唐尧，脱珥无烦自早朝。

闲论关雎多雅化，落红飞上赭黄袍。

炀帝看完，笑对李夫人道：“到也亏你。”萧后故意问李夫人道：“想是昨夜做的？”李夫人道：“昨夜题目也不晓得，今早秦

夫人来，一回儿逼勒着，乱道几句，殊失陛下命题之意。”炀帝道：“若说闺阁中要如众妃子的，急切间亦不易得；如沙妃子的律诗，颇称佳咏，即如词臣，亦不过如此。诗已看完，我们痛饮一番罢！”萧后叫众夫人奏起乐来。一霎时吹的吹，唱的唱，觥筹交错，各各尽饮。

萧后对夏夫人道：“承主人之兴，酒已过量，要回宫去了。”又对沙夫人道：“夫人玉体，亦不该久坐，还宜先回院去。”沙夫人见说，亦即起身。炀帝欲同萧后回宫，萧后忙止住了，对炀帝道：“若论别宵，任凭陛下心中去受用；今夜是妾作主，陛下理该进宝林院安寝。更遣薛冶儿陪驾，一正一副，谅不寂寞，不知众夫人以为是否？”沙夫人道：“承蒙娘娘厚爱，贱妾断不敢独沾恩宠。”众夫人齐声道：“娘娘分付，使妾等试服，沙夫人亦不必推辞。”萧后笑道：“可与不可，权在陛下；让与不让，权在众夫人。”炀帝笑执着一大杯酒，扯住萧后道：“御妻且饮一上马杯。”萧后笑道：“委实吃不了，陛下也要少饮，留些正经。”说完遂登辇回宫。众夫人也就送炀帝到宝林院，又命薛冶儿随了沙夫人进去，各自散归院内。正是：

无数名花新点色，一枝独占上林春。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击大鼠

词曰：

人世堪怜，被鬼神播弄，倒倒颠颠。才教名引去，复以利驱旋。船带纤，马加鞭，谁能得自然？细看来朝朝尘土，日日风烟。饶他狡猾雄奸，向火坑深处，抵死胡缠。杀身求富贵，服毒望神仙。枯骨朽，血痕鲜，方知是罪愆。能几人超然物外，独步机先？

右调《意难忘》

自古道：“人逢利处难逃，心到贪时最硬。”不要说市井中卖菜佣、守财奴见了银钱，欢喜爱惜；即如和尚道士的设心，手里拨素珠，口里诵黄庭，外足恭而内多欲，单只要想人家的财物。至若士子，尤其奸险，凭你窗下读书明理，一入仕途，初叨简命之荣，便想地方上的树皮都要剥回家去，管甚么民脂民膏，竟忘了礼义廉耻，直至身将就木，还遗命叫儿子薄殡殓，勿治丧，勿礼忏，宁可准千准万丢下与子孙日后浪费，妻妾贴赠他人。所以使天怒人怨，以至阴阳果报，历历不爽，还要看了他人，忘了自己。除非是刀上颈鬼来拿，始放下这一块贪心。安能如大英雄，看得富贵功名，犹如敝屣。

再说炀帝，那夜在宝林院与沙夫人、薛冶儿两个人欢娱了一夜，明日起身，因夜来萧后凑趣得体，梳洗过，即便上辇回宫。

刚到宫门首，只见君臣都在那里候驾。炀帝坐了便殿，就问道：“卿等会议广陵河道，未知可曾商量出来？”宇文述奏道：“臣等与工部河道众人细查，并无一路可通。今有谏议大夫萧怀静说有一条河路可以通得，故臣等同在此面圣。”原来萧怀静乃萧后之弟，系国舅，现任上大夫之职。炀帝听了，喜问萧怀静道：“卿有何路，可以直通广陵？”怀静答道：“此去大梁西北，有一条旧河路，秦时大将王离曾于此处掘引孟津之水，直灌大梁。今岁久湮塞不通，若能广集民夫，从大梁起首，由河阴、陈留、雍邱、宁陵、睢阳等处，一路重新开浚，引孟津之水，东接淮河，不过一千里路，便可直到广陵。臣又听得耿纯臣奏，睢阳有天子气，见今开河，必要从睢阳境中穿过，天子之气，必然挖断。此河一成，既不险远，又可除后患。臣鄙见若此。不知圣意以为何如？”炀帝听毕大喜道：“好议论，非卿才智识见，不能思想及此。”遂传旨，以征北大总管麻叔谋为开河都护；又对众臣道：“路途纡远，工程浩繁，须再得一人协理方妙。”时宇文述因疑李渊杀其子惠及，欲解其兵权，寻他空隙，遂乘机奏道：“太原留守李渊颇有才干，陛下可着他协理，庶几工程容易告竣。”炀帝见说，即以太原留守李渊为开河副使。从大梁起工，由睢阳一带，直掘到淮河，速调天下人夫自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要赴工，如有隐匿者，诛三族。圣旨一下，谁敢进谏，该衙门随即移文催麻叔谋、李渊上任。

原来麻叔谋为人性最残忍，又贪婪好利，一闻升开河都护，满心欢喜，即便赴任。其时柴绍夫妇在鄆县，晓得了旨意，知这是宇文述的奸计，故将岳父调离太原，寻事要害他。李氏对丈夫道：“这差不惟有祸，还惹民怨。”慌忙一面差人去报与父亲，叫

他托病；一面叫丈夫多带些金珠，进东京打关节，另换一人，庶几无患。

柴绍到东京，买嘱了一个梁公萧炬，是萧后的嫡弟，一个千牛宇文晁，是隋主弄臣，日夕出入宫禁，做了内应；外边又在张衡处打了关节。张衡前造谣有害唐公，不过是为太子，原不曾与唐公有仇，况是小人，见了银子，也就罢了。唐公病本一到，改差左屯卫将军令狐达，着唐公仍养病太原。这两员官领了敕，定限要十五丈深，四十步阔。河南淮北，共起丁夫三百六十万。每五家出老幼或妇女一名，管炊食馈送，又是七十二万。又调河南山东淮北骁骑五万，督催工程。那里管农忙之际，任你山根石脚都要凿开，坟墓民居尽皆发掘。那些丁夫受苦万千。

其时一队人夫开到一处，忽见下面隐隐露出一条屋脊，丁夫随着屋脊，慢慢的挖将下去，却是一所堂屋，有三五间大小，四围白石砌成，有两石门，关得甚紧，不能开展。众夫只道其中有金银宝物，遂一齐将锹锄铲插望着石门捣掘，谁想那门就像生铁铸的，百般敲打，莫想动得分毫。忙了半日，众夫恐怕弄出事来，只得报知队长。队长禀知麻叔谋，麻叔谋同令狐达来看，众夫都道：“掘撞凿打，总是无用。”令狐达道：“这座坟墓不是古帝王的陵寝，定是仙家的圻穴，岂是用椎凿可以开得？必须具礼焚香，宣皇上的旨意拜求，或有可开之理。”麻叔谋没法，只得叫左右排下香案，同令狐达穿了公服，宣读旨意。

拜祝祷告未完，只见香案前忽然卷起一阵冷风来，一声响亮，两扇石门，轻轻的闪开。麻叔谋等众人走进去，见里面几百盏漆灯，点得雪亮，如同白昼，中间放着一个石匣，有四五尺长，上面都是凿的细细花纹。麻叔谋见了，心下有些惧怯，不敢轻易

开看；又转着后一层，却是一个小小圆洞，洞中壁直的停着一个石棺材。麻叔谋同令狐达又礼拜了，叫人揭开盖儿细看，只见里面仰卧一人，容貌犹红白颜色如未死的一般；浑身肌肉肥胖如玉；一顶黑发从头上脸上腹上盖将下来，直至脚下，从身后转绕上去，上得脊背中间方住；手上的指爪，都有尺余长短。麻叔谋看了，料是得道仙人骨相，不敢轻易毁动，仍叫左右将棺材盖上。把前边石匣开看，匣中并无别物，只有三尺来长一块石板，上写着许多蝌蚪篆文。这些人俱不能辨认。亏得山中一个修真炼性，百来多岁的老人，抄译出来。其文曰：

我是大金仙，死来一千年。数满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谋，葬我在高原。发长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

麻叔谋见连他姓名都先写在上面，惊讶不已，方信仙家妙用，自有神机。与令狐达商议：检块丰隆高厚的地方，加礼迁葬。即今大佛寺是其遗迹。

后又掘至陈留地方，众夫正在开掘，忽见乌云陡暗，猛风骤雨，冰雹如阵一般打来，打得那些丁夫，跌跌倒倒，往后退避。麻叔谋不信，自来踏看，亦被风雨冰雹打得个不亦乐乎。唤地方耆老细询，说有汉代张良为此地土神，十分灵显。麻叔谋见说，知张良显应，要护守疆界，只得申表具奏朝廷。炀帝即命翰林院做了一道祝文，用了国宝，差太常卿牛弘，赍白璧一双，到陈留致祭，始得开通。丁夫开过陈留，正是：

莫道幽明隔，神灵自有威

这些丁夫督趲了几日，开到雍邱地方一带大林之中，有一所坟墓，墓上有一座祠堂，正碍着开河的道路。队长前来报禀，麻叔谋亲自来看，只见周围扩卫，觉有几分灵气，叫左右唤乡民来

问。乡民答道：“此乃上古高人的圻穴，不知其姓氏，相传叫做隐士墓。”麻叔谋见说是隐士墓，就不放在心下，遂叫丁夫掘开。众夫急忙动手，拆祠的拆祠，掘墓的掘墓，谁知底下有两三层石板，凿到第三层，忽然一声响亮，就如山崩地裂之状，连人连石板都坠下去，忙忙救得起来，伤的伤，死的死，不知损坏了多少丁夫。麻叔谋吃了一惊，忙着的当人役下去探看多时，说有二三丈深，底下又有一穴，荧荧煌煌，一派灯火，里边照得雪亮，隐隐约约，有钟鼓之声，望去就像枯海一般，其深无底。众人不敢下去，只得系将上来。令狐达沉思良久道：“须得此人下去，方可知其详细。”麻叔谋忙问：“是谁？”令狐达道：“此人平素专好剑术，常自比荆轲、聂政，为人有胆气智勇；姓狄名去邪，现任武平郎将；如今现在后营管督粮米；若差此人，他定然去得。”麻叔谋听了，随叫左右去请。

此时去邪正在后营点查粮米，见麻叔谋来请，只得换了公服，进营参见。麻叔谋看见狄去邪，身長八尺，腰大十围，双眸灼灼生光，满脸堂堂吐气，是一个好男子，忙出位来说道：请将军来别无他事，因前有隐士墓，挖出一个大穴，穴中灯火荧煌，不知是何奇异。闻将军胆勇兼全，敢烦入穴中一探，便是开河第一功。”狄去邪道：“既蒙二位老大人差遣，敢不效力，但不知穴在何处？”麻叔谋同令狐达引狄去邪到穴边来看。

狄去邪看了一回说道：“既要下去，便斯文不得。”遂去了公服，换上一身紧身细甲，腰间系了一口宝剑，叫人取几十丈长索，索上拴上了许多大铃，坐在一个大竹篮内。系将下去。

狄去邪起初在上面看时，见底下辉煌照耀，及到下面，却又黑暗。存息了一会，睁眼看时，觉微微有些亮影。走出篮来，趁

着亮影摸将去，不上十数步，渐觉比前更是明亮。再行四五十步，忽然通到一处，猛抬头看时，依旧有天有日，别是一个世界。狄去邪看了这段光景，不觉恍然感叹道：“人只知在世上争名夺利，苦恋定了阎浮尘土，谁知这深穴中，又有一重天地，真是天外有天，神仙妙用无穷。”心中早把功名之念看淡了几分，又信着步往前走去。转过了一带石壁，忽见一座洞府，四围白石砌成，中间一座门楼，门外列着两个石狮子，就像人间王侯的第宅。狄去邪不管好歹，竟走进门去，东西一看，并不见有人在内，只见向南一层石门紧紧关着，忽听得东边一间石房里，得得有声。狄去邪忙走近前，从窗眼里一张，见里边四角上，多是石柱，石柱上有铁索一条，系着一个怪兽。那怪兽把蹄儿突了几突，故外面听见。那兽生得尖头贼眼，脚短体肥，仿佛有一个牛大，也不是虎、又不是豹。狄去邪看了半晌，再认不出，猛然想了一想，又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大老鼠。狄去邪着惊道：“老鼠有这般大，还不知猫有怎样大？”正呆看时，忽见正南两扇正门开放，走出一个童子来，生得：

皙皙清眉秀目，纤纤齿白唇红。双丫髻，煞有仙风；黄布衫，颇多道气。若非野鹤为胎，定是白云作骨。

那童子看见了，便问道：“将军莫非狄去邪乎？”狄去邪大惊道：“正是，仙童何以得知？”童子道：“皇甫君待将军久矣，可快快进去。”

狄去邪见有些奇异，只得随着童子进门来。见殿宇峥嵘，厅堂宏敞，不是等闲气象。将到殿前，见殿上坐着一位贵人，身穿龙蟠绛服，头戴八宝云冠，垂缨佩玉，俨然是个王者，左右列着许多官吏，阶下传卫森严。狄去邪到了殿庭，只得望上礼拜，听

得那位贵人开口问道：“狄去邪，你来了么？”狄去邪答道：“狄去邪奉当今圣旨开河，蒙都护卫麻叔谋差委探穴，不想误入仙府，实为有罪。”那贵人便道：“你道当今炀帝尊荣么？你且站在一边，我叫你看一物事来。”就对旁边一个凶恶的武卫道：“快去牵那阿摩过来。”那武卫见说，慌忙手执巨棍，大步往外边去了。不多时听得铁链声音，那个武卫将一条长链牵着一兽前来。狄去邪仔细一看，却就是外边石柱上的大鼠。那武卫牵到庭中，把一手带住，那鼠蹲踞于月台上，扬须啮爪，状如得意。那贵人在上怒目而视，把寸木在桌上一击道：“你这畜生，吾令你暂脱皮毛，为国之主，苍生何罪，遭你荼毒；骸骨何辜，遭你发掘；荒淫肆虐，一至于此！我今把你击死，以泄人鬼之愤。”喝武士照头重重的打他。那武士卷袖撩衣，举起大棍，往鼠头上打一下，那鼠疼痛难禁，咆哮大叫，浑似雷鸣。武士方要举棍再打，忽半空中降下一个童子，手捧着一道天符，忙止住武士：“不要动手！”对皇甫君说道：“上帝有命。”皇甫君慌忙下殿来，俯伏在地。童子遂转到殿上，宣读天符道：“阿摩国运，数本一纪，尚未该绝，再候五年，可将练巾系颈赐死，以偿荒淫之罪，今且免其和紬楚之苦。”童子读罢，腾空而去。皇甫君复上殿说道：“饶了这个畜生，若不是上帝好生，活活的将你打杀。今还有五年受享，你若不知改悔，终难免项上之苦！”说罢，叫武士牵去锁了。武士领旨牵去。皇甫君叫狄去邪问道：“你看得明白么？”狄去邪道：“去邪乃尘凡下吏，仙机安能测透。”皇甫君道：“你但记了，后日自然应验。此乃九华堂上，你非有仙缘，也不能到此。”狄去邪忙跪下叩恳道：“去邪奉差，误入仙府，今进退茫茫，伏乞神明指示。”皇甫君道：“你前程有在，但须澄心猛省，不可自甘堕落。麻叔

谋小人得志横行，罪在不赦，你与我对他说：感他伐我台城，无以为谢，明年当以二金刀相赠。”说罢，遂分付一个绿衣吏道：“你可引他出去。”

狄去邪在威严之下，不敢细问，拜谢而出。绿衣吏引着狄去邪，不往旧路，转过几株大树，走不上一二百步，绿衣吏用手指道：“前边林子里就是大路。”急回头同时，绿衣吏早已不见，再转身看时，连那座洞府都不知哪里去了。狄去邪骇然道：“神仙之妙，原来如此。”只得一步步奔过林子来，转过了一个山岗，照着大路，又走了二三里田地，忽见几株乔木环绕成村，忙奔入村来问路。见一家篱门半开，遂走进去，轻轻的咳嗽几声，早惊动了一双小花犬儿，向着去邪乱叫。里面走出一个老者来，狄去邪忙施礼道：“下官迷失道路，敢求老翁指教。”那老者答礼道：“将军为何徒步至此？”狄去邪不敢隐瞒，遂将入穴遇皇甫君，及棍打大鼠事情述了一遍。老者听了笑道：“原来当今炀帝是老鼠变的，大奇大奇，怪到这般荒淫无度。”狄去邪就问：“此间是何地方？到雍邱还有多远？”老者道：“此乃嵩阳少室山中，向大路往东去，只二里便是宁陵县，不消又往雍邱去。想麻叔谋早晚就到了，将军若不弃嫌，野人粗治一餐，慢去未迟。”遂邀狄去邪走入草堂。

老者分付一个老苍头收拾便饭出来，因对狄去邪道：“据将军所见看将起来，当今炀帝料亦不永；就是麻叔谋，只怕其祸亦不甚远。我看将军容貌气度非常，何苦随波逐流，与这班虐民的权奸为伍？”狄去邪逊谢道：“承老翁指教。某非不知开河乃虐民之事，只恨官卑职小，不敢不奉令而行。”老者微笑道：“做官便要奉令而行，不做官他须令将军不得。”狄去邪道：“老翁金玉之

言，某虽不材，当奉为蓍龟。”

须臾老苍头排上饭来，狄去邪饱餐了一顿，起身谢别而去。老翁直送到大路上，因说道：“转过前边那个山嘴，便望得见县中了。”狄去邪称谢拱手而别。走得十数步，回头看时，已不见老者，那里有什么人家，两边都是长松怪石。去邪看见，又吃了一惊，心上恍惚，忙赶到县中，见了城市人民，方才如梦初醒。入城在公馆中等候。

麻叔谋只道狄去邪寻不出穴口，已死在穴中，催促丁夫开成河道已经七八日，往宁陵县界口来。狄去邪就去见麻叔谋，将穴中所见所闻之事细述了一遍。麻叔谋那里肯信，只道狄去邪有甚剑术，隐遁了这几日，造此虚诞之言来恐吓他，反被麻叔谋抢白了一场。狄去邪只得退回后营，自家思想道：“我本以忠言相告，他却以戏言见侮。我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何苦与豺狼同干害民之事。国家气数有限，我何必在奸佞群中，恋此鸡肋，倒不如托了狂疾，隐于山中，到觉得逍遥自在。”算计已定，遂递了两张病呈。麻叔谋厌他说谎，遂将呈子批准，另委官吏管督粮米。狄去邪见准了呈子，遂收拾行李，带了两个仆从，竟回家乡而去。行到路上，因想皇甫君呼大鼠为阿摩，心中委决不下道：“岂有中国天子却是老鼠之理？若果有此事，前日大棍打时，也该有些头痛脑热。鬼神之事虽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何不便道往东京探访一个消息，便知端的。”遂悄悄来京体访。正是：

欲识仙机虚与实，慢辞劳苦涉风尘。

第三十三回

睢阳界触忌被斥 齐州城卜居迎养

诗曰：

区区名利岂关情，出处须当致治平。

剑冷冰霜诛佞倖，词铿金石计苍生。

绳愆不觉威难犯，解组须知官足轻。

可笑运途多牴牾，丈夫应作铁铮铮。

做官的不论些小前程，若是有意向的，就可做出事业来。到处留恩，随处为国，怕甚强梁，怕甚权势，一拳一脚，一言一语，都是作福，到其间一身一官，都不在心上。人都笑是蠢夫拙宦，不知正是豪杰作事本色。

秦叔宝离却齐州，差人打听开河都护麻叔谋他已过宁陵，将及睢阳地方了。分付速向睢阳投批。行了数日，只见道儿上一个人，将巾皂袍，似一个武官打扮，带住马，让叔宝兵过。叔宝看来有些面善，想起是旧时同窗狄去邪。叔宝着人请来相见，两人见了，去邪问叔宝去向。叔宝道：“奉差督河工。”叔宝也问去邪踪迹。去邪道：“小弟也充开河都护下指挥官。”因把雍邱开河时，人石穴中，见皇甫君打大鼠，分付许多说话，及后在嵩阳少室山中，老人待饭，许多奇异，细细道与秦叔宝听。叔宝道：“如今兄又欲何往？”去邪道：“弟已看破世情，托病辞官，回去寻一个所在隐遁。不料兄也差委到他跟前，那麻叔谋处心贪婪，甚难服事，兄可留心。”两人相别去了。

叔宝也是个正直不信鬼神的人，听了也做一场谎话不信。却是未到得睢阳两三个日头，或是大小村坊，或是远远茅房草舍，常有哭声。叔宝道：“想是这厢近河道，人都被拿去做工，荒功废业，家里一定弄得少衣缺食，这等苦恼。”及至细听他哭声，又都是哭儿哭女的，便想道：“定是无行疹子，小儿们死得多，所以哭泣。”只是那哭声中，却又咒诅着人，道：“贼王八，怎把咱家好端端的儿子偷了去也！”又有的道：“我的儿，不知你怎生被贼人抓了去，被贼人怎生摆布了。”也千儿万儿的哭，也千贼万贼的骂。叔宝听了道：“怪事，这却又不是死了儿子的哭了。”思忖一回：“或者时年荒歉，有拐骗孩子的，却也不能这等多，一定有什么原由。”

野哭村村急，悲声处处闻。

哀蛩相间处，行客泪纷纷。

来到一个牛家集上，军士也有先行的，也有落后的。叔宝自与这二十个家丁，在集上打中火，一时小米饭还不曾炊熟。叔宝心上有这事不明白，故意走出店面来瞧瞧，只见离着五七家门面，有两三个少年，立住在那厢说话，一个老者拄着拐杖，侧耳听着。叔宝便捱将近去。一个道：“便是前日张家这娃子，抓了去。”一个道：“昨日王嫂子家孩子，也是被偷了去。他老子被拨去开河。家来怎了？”一个道：“稀罕他家的娃子哩！赵家夫妻单生这个儿，却是生金子一般，昨夜也失了。”那老者点头叹息道：“好狠贼子，这村坊上也丢了二、三十个孩子了。”叔宝就向那老人问道：“老丈，敢问这村坊被往来督工军士拐骗了几个小儿去了么？”老者道：“拐骗去的，倒也还得个命；却拿去便杀了。却也不关军士事，自有这一干贼！”叔宝道：“便是这两年，年成也

好，这地方吃人？”那老者道：“客官有所不知，只为开河，这总管好吃的是小儿，将来杀害，加上五味，烂蒸了吃。所以有这干贼把人家小儿偷去，蒸熟献他，便赏得几两银子。贼人也不止一个，被盗的也不止我一村。”正是：

总因财利膺人意，变得贪心尽虎狼。

叔宝道：“怎一个做官的做这样事，怕也不真么？”老者道：“谁谎你来，怕不一路来听得哭声？如今弄得各村人，梦也做得一个安稳的，有儿女人家，要不时照管，不敢放出在道儿上行走。夜间或是停着灯火看守，还有做着木栏柜子，将来关锁在内。客官不信，来瞧一瞧。”领到一处小人家里来，果是一个木柜，上边是人铺铺睡觉防守的。叔宝道：“怎不设计拿他？”老者道：“客官，只有千日做贼，那有千日防贼。”叔宝点头称是，自回店中吃饭，就分付众家丁道：“今日身子不快，便在此地歇了，明日再行罢！”先在客房中打开铺陈，酣睡一觉，想要捉这一干贼人，为地方除害。

捱到晚，吃了晚饭，村集没有更鼓，淡月微明，约摸更尽，叔宝悄悄走出店门一看，街上并无人影。走到市东头观望，没个形影。转来时，忽听得一家子怪叫起来，却是夫妻两个梦里不见了儿子，梦中发喊，倒把儿子惊得怪哭，知道不曾着手，彼此晬了一番，自安息了。

叔宝又蹑过西来，远远望着，似有两个人影，望集上来。叔宝忙向店中闪入，门扇缝中张去，停一会，果是两个人过来。叔宝待他过去，仍旧出来，远远似两点蝇子一般，飞在这厢伏一伏，又向那厢听一听。良久把一家子茹桔梗门扇掇开，一个进去了。一会子，外边这人先跑，刚到叔宝跟前，叔宝喝一声：“那里走！”

照脊梁一拳，打个不提备，跌了一个倒栽葱，把一个小孩子也丢在路边啼哭。叔宝也不顾他，竟赶到那失盗人家来时，这贼也出门了，因听见叔宝这一喝，正在那厢观望，不料叔宝又赶到，待要走时，早已被叔宝一脚飞起，一个狗吃屎，跌倒在门边。里边男女听得门外响时，床上已没了儿女，哭的叫的，披衣起来。叔宝已把这入挟了，拿到自己客店前来；先打倒这人，正在地下挣坐起来。不料店中家丁因听喝声，知是叔宝声音，也赶出来，看见这人，一把抓住，故此也不得走。此时地下的小儿啼哭，失盗的男女叫喊，集中也在睡梦中惊起几个人来。那寻得儿子的人罢了，倒是这干旁观的人，将这两个乱打。叔宝道：“列位不要动手，拿绳子来拴了，只要拷问他从前盗去男女在哪厢？还有许多党羽？他是哪一方人氏？甚名字？追捕可绝民患，乱打死了，却谁承当？”随唤家丁，将绳来捆了。

审他口词。一个是张耍子，一个陶京儿，都是宁陵县上马村人，还有一个贼首，叫陶柳儿，盗去孩子，委是杀来蒸熟，献与麻都护受用。叔宝审了口词。天色将明，各村人听得拿了偷小儿的，都来看；男人却被叔宝喝住，只有这些被害女人，挝的咬的，拿柴打的，决拦不住。叔宝此时放又放不得，着地方送官，又怕私自打死，连累叔宝。因此叔宝想一想道：“列位，麻都护是员大臣，决不作此歹事。他如今将到睢阳，不若我将这二人送与麻爷。他指官杀人，麻爷断断不留他性命；若果然有此事，他见外面扰攘，心下不安，不敢做了。”众人道：“将军讲得有理，只不要路上卖放了，又来我们集上做贼。”叔宝道：“我若放他，我不拿他了。”昨日老者见了道：“就是昨日这位客官，替集上除了一害。”要掠些盘费相谢，叔宝不肯，自押了这两个贼人，急急赶

上大队士卒。

赶到睢阳时，麻叔谋与令狐达才到，在行台坐下，要相视河道开凿。叔宝点齐了人夫，进见投批。麻叔谋见了叔宝一表人材，长躯伟貌，好生欢喜，就着他充壕寨副使，监督睢阳开河事务。叔宝谢了，想一想道：“狄去邪曾说此人贪婪，难于服事，只一见，便与我职事，也像个认得人的；只是拿着两个贼人，禀知他，恐他见怪，不禀放了他去，又恐仍旧为害。也罢，宁可招他一人怪，不可使这干小儿含冤。”却又走过去跪下道：“齐州领兵校尉，有事禀上老爷。”麻叔谋不知禀甚事，却也和着颜色，只见叔宝禀道：“卑职奉差在牛家集经过，有两个贼人，指称老爷取用小儿，公行偷盗，一个叫张耍子，一个叫陶京儿，被卑职擒拿，解在外面，候爷发落。”麻叔谋听了，不觉怫然道：“是那个拿的？”叔宝道：“是卑职。”叔谋道：“窃盗乃地方捕官事，与我衙门何干？你又过往领兵官，不该管这等的事。”令狐达道：“若是指官坏事，也应究问一究问。”叔谋道：“只我们开河事理管不来，管这小事则甚？”令狐达道：“既拿来，也发有司一问。”麻叔谋道：“发有司与他诈了钱放，莫如我这里放。”分付不必解进，竟释放去，把叔宝一团高兴丢在水窖里去了。正是：

开柙逃猛兽，张罗枉用心。

外面跟随叔宝的家丁，说拿了两个贼人，毕竟有得奖赏，不期竟自放了，都为叔宝不快，不知叔宝却又惹了叔谋之忌。叔谋原先奉旨，只为耿纯臣奏睢阳有王气，故此欲乘治河开凿他。不意到得睢阳，把一座宋司马华元墓掘开去了，将次近城，城中大户，央求督理河工壕寨使陈伯恭，叫他去探叔谋口气，回护城池。不期叔谋大怒，几乎要将伯恭斩首，决意定了河道穿城直过。这

番满城百姓慌张，要顾城外的坟墓，城里的屋舍；内有一百八十家大户，共凑黄金三千两，要买求叔谋，没个门路。却值陶京儿得释放后，在外边调喉道：“我是老爷最亲信的人，这没生官儿，却来拿我。你看官肯难为我么？连他这蚂蚁前程，少不得断送在我们手里。”众人听他，说得大来头，是麻总管亲信，就有几个暗暗与他讲，要说这回护城池一节。陶京儿道：“我还有一个弟兄更亲近，我指引你去见他。”却与他做线，引见麻爷最得意管家黄金窟，众人许谢他两个白金一千两。黄金窟满口应承道：“都拿来，明日就有晓报。”众人果然将这金银都交与黄金窟。

黄金窟晓得主人极是见钱欢喜的，便乘他日间在房中打睡时，悄悄将一个恭献黄米三千石的手本，并金子都摆在桌上，一片辉煌，待他醒时问及进言。站在侧边时许久，正是申时相近，只见叔谋从床中跳起来道：“你这厮这等欺心，怎落我金子，又推我一跌！”把眼连擦几擦，见了桌上金子大笑道：“我说宋襄公断不谎我，断落不去的。”黄金窟看了，笑道：“老爷，是那个宋襄公送爷金子？”叔谋道：“是一个穿绛色衣、带进贤冠的。他求我护城，我不肯。又央出一个暴眼大肚皮胡子，戴进贤冠穿紫的，叫做甚大司马华元来说，这厮又使势，要把我捆缚，溶铜汁灌我口内惊我。我必不肯。他两个只得应承送我黄金三千，要我方便。我正不见金子，怕人克落，与守门的相争，被他推了一跌，不期金子已摆在此了，待我点一点，不要被他短少。”

黄金窟又笑道：“爷想做梦了。这金子是睢阳百姓央我送来与爷求方便的，有甚宋襄公？”叔谋道：“岂有此理，明明我与宋襄公华司马说话，怎是梦？”黄金窟道：“爷再想一想，还是爷去见宋襄公，宋襄公来见爷，如今人在哪里？相见在哪里？”叔谋

又想一想道：“莫不是梦，明明听得说上帝赐金三千两，取之民间，这金子岂不是我的？”黄金窟道：“说取之民间，这宗金子原该爷受的，但实是百姓要保全城中庐舍送来，爷不可说这梦话。”叔谋笑道：“我只要有金子，上帝也得，民间也得，就依他保全城郭便了。”把手本收了，分付明日出堂，即便改定道路。

次日升堂，叫壕寨使。此时陈伯恭正在督工，只有叔宝在彼伺候，过来参谒。叔谋道：“河道掘离城尚有多远？”叔宝道：“尚有十里之遥，县官现在出牌，着令城中百姓搬移，拆毁房屋兴工。”叔谋道：“我想前日陈伯恭说回护城池，大是有理。这等坚固城池，繁盛烟火，怎忍将他拆去，又使百姓这等迁移？不若就在城外取道，莫惊动城池罢，就差你去相视。”秦叔宝道：“前日爷台已画定图式，分付说奉旨要开凿此城，泄去王气，恐难改移。”叔谋道：“你这迂人，奉旨开凿王气，只要在此一方，何必城中？凡事择便而行，说甚画定图式，快去相视回我。”叔宝领了这差，是个好差，经过乡村人户，或是要免掘他坟墓田园，或是要求保全他房产的，都十两五两，二十三十，央人来说。叔宝一概不受，止酌定一个更改的河道，回覆叔谋。

恰是这日，副总管令狐达闻知要改河道，来见叔谋，彼此议论争执不合，只见叔宝跪下禀道：“卑职蒙差相视河道，若由城外取道迂回，较城中差二十余里。”叔谋正没发恼处，道：“我但差你视城外河道，你管甚差二十里三十里？”叔宝道：“路远所用人工要多，钱粮要增，限期要宽，卑职也要禀明。”叔谋越发恼道：“人工不用你家人工，钱粮不用你家钱粮，你多大官，在此胡讲！”这话分明是侵令狐达。令狐达道：“民间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大小是朝廷的官。管得朝廷的事，也都该从长酌议；况

此城开掘，奉有圣旨的。”叔谋道：“寅兄只说圣旨，这回护城池，宋襄公奉有天旨。前日梦中我为执法，几乎被华司马钢汁灌杀，那时叫不得你两人应。”令狐达大笑道：“那里来这等鬼话！”叔谋又向叔宝道：“是你这样一个朝廷官，也要来管朝廷事，你得了城外百姓的银子，故此来胡讲，我只不用你，看你还管得么！”令狐达争不过叔谋，愤愤不平，只得自回衙宇，写本题奏去了。

叔宝出得门来，叔谋里面已挂出一面白牌道：“壕寨副使秦琼，生事扰民，阻挠公务，着革职回籍。”叔宝看了道：“狄去邪原道这人难服事，果然。”即便收拾行李还家，却不知这正是天救全叔宝处。莫说当日工程严急，人半死亡；后来隋主南幸，因河道有浅处，做造一丈二尺铁脚木鹅，试水深浅，共有一百二十余处。查将浅处，两岸丁夫，督催官骑，尽埋地下，道叫他生作开河夫，死为扒沙鬼。麻叔谋以致问罪腰斩。这时若是叔宝督工，料也难免。正是：

得马何足喜，失马何必忧。

老天爱英雄，颠倒有奇谋。

叔宝因遭麻叔谋罢斥，正收拾起身，只见令狐达差人来要他麾下效用。秦叔宝笑道：“我此行不过是李玄邃为我谋避祸而来，这监督河工，料也做不出事业来；况且那些无赖的，在这工上，希图放卖些役夫，克扣些工食。或是狠打狠骂，逼索些常例，到后来随班叙功得些赏赐，我志不在此，在此何为？”便向差官道：“卑职家有八旬老母，奈奉官差，不得已而来，今幸放回，归心如箭，不得服事令狐爷了。”打发了差官，又想：“来总管平日待我甚好，且在李玄邃、罗老将军分上，不曾看我，我回日另要看取。着回他麾下，他毕竟还用我。但我高高兴兴出来，今又转去，

这叫做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了。看如今工役不休，巡游不息，百姓怨愤，不出十年，天下定然大乱，这时怕不是我辈出来扫除平定？功名爵禄只争迟早，何必着急？况家有老母，正宜菽水承欢，何苦恋这微名，亏了子职。”又想：“若到城中，来总管必要取用我，即刘刺史这等歪缠也有之；不若还在山林寄迹。”因此就于齐州城外村落去处，觅一所房屋：

前带寒流后倚林，桑榆冉冉绿成阴。

半篱翠色编朝槿，一榻声音噪暮禽。

窗外烟光连戏彩，树头风韵杂鸣琴。

婆娑未灭英雄气，提笔闲成梁父吟。

草草三间茅屋，里边有几间内房，堂侧深竹里有几间书房，周围短墙，植以桑榆疏篱，篱外是数十亩麦田枣地。叔宝自入城中见了母亲，说起与世不合，不欲求名之意。秦母因见他为求名，常是出差，这等奔走，也就决意叫他安居。叔宝就将城中宅子赠与樊建威，酬他看顾家下之意。自与母亲妻了移到村居。樊建威与贾润甫还劝他再进总管府，叔宝微笑道：“光景也只如此，倒是偷得一两刻闲是好处。”后来来总管知得，仍来叫他服役。叔宝只推母老，自己有病，不肯着役。来总管也不苦苦强他，凡一应朋友来的也不拒，只为亲老，自己不敢出外交游。每日寻山问水，种竹浇花，酒送黄昏，棋消白昼，一切英豪壮气，尽皆收敛。就是樊建威、贾润甫都道：“可惜这个英雄，只为连遭折挫，就便意气消磨，放情山水。”不知道他已看得破，识得定，晓得日后少他不得，不肯把这雄风锐气轻易用去，故尔如此。正是：

日落淮城把钓竿，晚风习习葛衣单。

丈夫未展丝纶手，一任旁人带笑看。